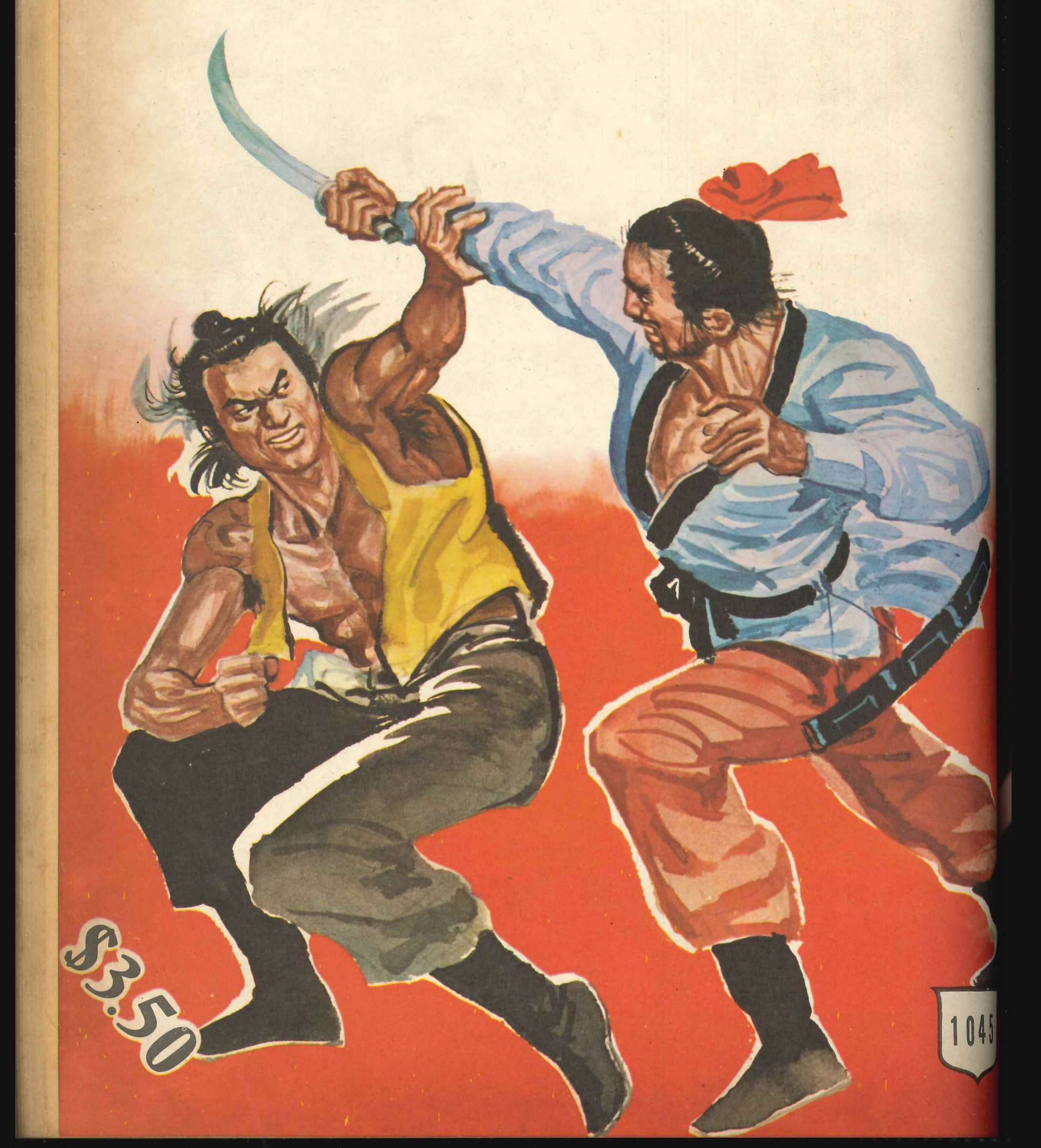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護血書（赤手空拳走天涯故事）馬雲・著

一封血書，不知賠上了多少人命。俠客劉郎憑赤手空拳將這鐵証護送上京，其過程令人無法預測，結果非你所能想像。



編者話

本刊自1040期開始增加篇幅，加强內容後，各地讀友紛紛函電稱讚，反應良好，使到近數期書刊銷路激增，本刊衷心銘謝各地讀友的擁愛，使本刊同人士氣激增，當繼續努力，邀聘名家，加盟本刊，使本刊更爲完美，以不負讀友之愛戴。爲此，近期內本刊將陸續推出的新作有：獨孤紅新著：「一身是胆」，高皐新著：「神捕世家」及「黑鷹喋血記」，隆中客新著：「劍胆琴心」，司馬翎新著：「春雨孤行」等等。

**　**　**

本期巨型小說是馬雲新著：「護血書」，本文題材新穎，情節離奇曲折，鬥智場面詭幻，打鬥場面激烈……江湖俠客劉郎，憑他赤手空拳，爲了護送一封血書上京，施展渾身解數，誓於九王爺與惡勢力拚鬥到底，展開一場鬥智，鬥武的殊死戰，過程驚險緊張，驚心動魄，喜讀馬雲著作的讀友們請勿錯過！

**　**　**

下期刋登內容將是更爲豐富的，計有隆中客「劍胆琴心」，馬雲的「罪証」等，不勝枚擧。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七十七號
大生大厦九樓（按8字電梯）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81.00
一年港幣＄ 162.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87.00
一年港幣＄ 173.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00.00
一年港幣＄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1045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赤手空拳走天涯故事

馬雲・文
盧令・圖

護血書



俠客救老者

一向只憑着赤手空拳闖蕩江湖的俠客劉郎，又來到了河南。

劉郎並非什麼大人物，也沒有什麼獨門武器，但是，江湖上許多人都聽過他的大名。

表面上看來，他並無什麼特別過人之處，兩手空空，吊兒郎當的。

他的衣着既不算光鮮，華貴，也不致衣衫襤褸。

總之，劉郎就只不過是個十分平凡的人。

×　×　×

夕陽西斜。

官道上趕路的人，都加緊了脚步，入黑之前，如果不能及時找到投宿的地方，

鷄籠戲羣魔

生命就會有危險。

這一帶並不太平。

許多行旅客商，不但被刧掠了錢財，到頭來連性命也丟了。

劉郎只是初臨貴境，所以他並不曉得那麼多，也難怪他的態度那麼悠閒。

他手持樹枝，沿途瀏覽山光水色，間中還哼上了幾句家鄉的小調。依舊的還是那副吊兒郎當的神氣。相反，他對匆匆趕路的人有如走難一樣，因而感到驚奇。

他心裏想：如果趕不上投店，就在路上睡一覺好了，有什麼大不了。

突然間，一陣陣急促的馬蹄聲傳來。

劉郎回過頭來張望，是兩乘快馬。

快馬一先一後在他身邊掠過，他幾乎看也未曾看得清楚馬背之上坐了一些什麼人，兩騎已是絕塵而去！

劉郎還來不及回過頭來，又是一陣陣更急促，更雜亂的鐵騎聲！

鞭聲蹄影，十多乘快馬，如箭疾射而至。

劉郎心裏一凜，閃向道旁。

轉眼之間，在他眼前留下的，只是一陣黃土飛揚。

劉郎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只見當時的情形似乎有點不妙。

走在前面的兩乘快馬，馬背上的人最少有一個是上了年紀的人，另一個似乎較為年青。

後面追來的十餘鐵騎，則肯定是極之精壯的彪形大漢。

尤其是他們背上插着的刀光劍影，更在夕陽之下閃着陣陣寒光。

劉郎彷彿意會到一些不幸的事情即將發生。他立即加緊脚步，往前急奔！

×　×　×

十多名大漢，快馬加鞭，在官道上轉彎抹角地，追逐另兩匹快馬。

但是，當他們拐完那個彎角之後，赫然發覺那兩匹馬兒的馬背之上，已空無一人。

爲首一名大漢立即勒韁揚手，示意其他人也將馬匹拉停。

沒有人策騎的馬，總是走不起勁的。前面兩匹馬開始放慢了脚步，也讓後面的大漢們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馬背上的確沒有人。

爲首一名大漢打了一個手勢，表示他們要找的兩個人，可能就是在這兒彎角附近跳離馬背，落荒而逃。所以叫他們立即分頭去找。

爲數十二名騎着駿馬的大漢，分成四隊，朝官道兩旁的樹林展開搜索。

×　×　×

劉郎棄大路，抄小徑，往前急奔。

奔了一程，劉郎依稀聽到一些聲響，急忙停住了脚步，往四下裏張望。

但是，這一帶盡是樹林，見不到有任何人。

剛才那些聲响，可能是野鳥投林，亦可能是走獸奔竄之聲。

劉郎欲待舉步前行之際，忽兒又躊躇不前。

他正在林中走動之時，無意間，發現了一些東西——一支荊棘，撕破了一縷衣角。

他彎腰扯下破衣，心裏若有所思，驀地腦後生風！

劉郎暗吃一驚。

反身一看，一個繩圈自高處飛罩而下，正迎住他的頭頸之間套來。

劉郎欲待閃避，已來不及，他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以雙手來護頸。

說時遲那時快，繩圈落至頸項之間，迅速收緊，繩子急急就往樹上扯！

劉郎暗吃一驚，還好他雙手向來不慣拿着什麼兵器，所以還能免强將繩圈扯住，不讓它繼續收緊。

否則，他勢必窒息。

然而，劉郎只可以令到繩圈不再收細，却不能制止繩子往樹上扯。

轉眼之間，他已被繩子吊到半天去！

劉郎明知自己處境危險，絲毫也不敢怠慢，急忙挺腰一彈，身子凌空飛蕩了一下，轉眼之間，人已站在一棵大樹的橫枝之上。

劉郎的身子幾乎還未挺直，雙足還未站穩，雙手已急急把繩圈扯開。

只見他身子一矮，人也完全離開了繩圈的威脅。

對方顯然也因爲劉郎的敏捷動作而感到有點手忙脚亂！

只見繩子又被人用力拉扯！

這時候，劉郎本來可以把自己的手放鬆，威脅便可以完全解除。

但是，劉郎不但未放手，反而執得牢牢的，不讓繩子往上扯。

只見劉郎左手攀住一枝橫椏借力，右手却抓緊了繩子的一端，一拉一扯，便成上下拔河之勢。

雙方正僵持不下之際，劉郎趁勢往上望。

借着夕陽餘暉，劉郎隱約見到二個人影，正在樹頂高處。

從衣飾身型估計一下，劉郎覺得他們就是不久之前，從官道上疾馳而過的被追逐者。

劉郎正在估計對方到底是什麼人之際，寒光驀地從樹葉之間閃爍！

劉郎當然明白到這是怎麼一回事。

他急忙棄繩攀樹，凌空一蕩，迅速飛身到了另外一橫枝之上。

回頭一望，一柄飛刀穩穩插在剛才他站立過橫椏之上。

劉郎暗呼一聲：「好險！」

但從另一方面看，劉郎又痛恨對方未免太過陰險毒辣。

他不等對方要出了第三招把戲，身型已急急往樹頂高處飛竄而上。

劉郎因爲明知面對着的是高手，所以一邊往上爬，一邊小心對方的一舉一動，以便及時規避。

就在這剎那間，劉郎聽到樹下傳來陣陣踏破乾葉的「沙沙」作响聲。

與此同時，劉郎也發覺躲在樹頂上的那兩個人，面露驚惶之色。

當時劉郎與那兩個人之間的距離已拉近，所以劉郎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於是他立刻靜伏不動。

那兩個人同樣動也不敢動。

劉郎往下俯視，只見三名騎着馬匹的大漢，正是樹林中搜索。

現在劉郎似乎逐漸明白了，同時他也更加肯定，樹頂那兩個人，果然就是被衆鐵騎追逐的人。

劉郎往上望。

那兩個人一老一嫩，都是男人。

老的大約總在五六十之間，較年青的却只有三十左右。

剛才企圖以繩圈制服劉郎的，當然就是那個年青人。

年青人已將繩索掛在樹椏之上，一隻手攀住橫枝，另一隻手却抓住另一把飛刀，看他的神氣，只要有什麼風吹草動，他就會先發制人。

但是，劉郎視察形勢，覺得他們的處境非常之不妙，因爲以寡敵衆，還要保護

一個老年人，絕非一件容易的事。

劉郎雖然不知道那兩個是什麼人，但憑住夕陽餘暉也總可以見到那老者面目慈祥，狀至和藹，年青人則眉清目秀，絕不似壞人。

因此，劉郎仰首向那年青人打出了一個手勢，示意他切勿亂來。

劉郎再往下望。

居高臨下，只見另外三個人，又騎着馬，打從另一小徑繞進了樹林中去。

他們都是同樣生得虎背熊腰，刀劍隨身。

六個人分頭在樹林中展開搜索。

可能由於時巳黃昏，下面更加變得一片灰暗，所以各騎都放慢了脚步。

間中，也有人仰首往上望。

但從他們的神色中可以忖測得到，他們根本無法見到樹上藏着三個人。

那年青人還好接受了劉郎的「手勢忠告」——劉郎以手勢示意他切勿輕舉妄動之後，他巳將飛刀收藏好。

否則，飛刀可能在夕陽殘照之中，顯得刀光閃閃，那就麻煩。

六個人終於走了，總算是有驚無險。

劉郎舒了一口氣。

年青人却變得友善起來。

只有那老者，面部仍露驚惶之色。

三個人仍留在樹頂之上，不敢妄動，因爲他們心裏都明白，只要被那班人發覺，一定有麻煩。

劉郎往上爬，而且爬到最高處，那老者與年青人最少也比他低了丈餘。

劉郎要看清楚局勢。

太陽開始下山了。

劉郎瞭望過去，只見衆騎往另一邊路旁展開搜索，看來他們巳下了決心，非找到這兩個人不可！

年青人一步也沒有離開過老者。他甚至不信任劉郎，故此對他虎視眈眈。

劉郎不避嫌疑地，由高處下來。

年青人在戒備中盯實他：「你到底是什麼人？」

「在下劉郎，兩位貴姓大名？」

年青人想說話，但老者却用眼色制止他。

劉郎有點迷惑。

年青人只說道：「劉郎這名字，我在江湖上聽過一下，只是不知你眞劉郎還是假劉郎。」

劉郎苦笑道：「怎麼劉郎也有眞與假之分？我還是第一次聽到。」

老者道：「剛才開罪了。」

劉郎道：「不！是我太過愛管閒事，也難怪二位對在下誤會了。」

年青人經過剛才一役，劉郎的武功有多少，他巳是心裏有數。

他笑着說道：「是我太不知自量，獻醜了。」

劉郎道：「不打不相識，如蒙二位不棄，劉某倒願交個朋友。」

年青人不敢回話，他望望老者。

老者又向他打了一個眼色。

年青人會意說：「對不起，我老師有事在身，不想阻碍老兄，如果我們有緣的話，改天一定會再相逢的。」

劉郎聽得出弦外之音。

他也苦笑道：「好吧，反正在下也要趕路，那麼，二位請小心保重。」

「謝謝劉兄！」年青人說。

劉郎也將雙手一拱：「後會有期。」

× × ×

老者和年青人仍未由樹上落來。

他們担心那羣兇神惡煞的大漢仍未離去。

年青人不大明白，爲什麼老者不讓劉郎加入他們？最少也多個人商量一下。

老者告訴他：世途險惡，人心狡詐，誰敢担保那個人不是對方的奸細。

年青人心裏好笑，假如劉郎是對方的人，剛才他們早巳被衆大漢抓去了。

不過，他們由於地位問題，縱然老者不對，年青人也不敢反駁。

黑夜快要來臨。

年青人担心等一會兒天黑了之後，老者由此下去，更覺不便。

於是，他催促老者慢慢由樹上落來。

落到了樹下，更覺昏暗。

他們小心翼翼地，繞出了大路一旁，四周一片沉寂。

見不到那班大漢，更見不到任何人影，除了他們二人之外。

黑夜的來臨，令他們十分矛盾。

一方面他們在黑夜中可以輕易避過對方的搜索，但在另一方面，他們又得因爲自己的處境而担心。

他們肯定錯過了投宿的機會。附近又見不到半點兒燈光，看來他們必須在黑夜中步行，甚至露天睡一晚再說了。

他們決定摸黑向前行。

只要有燈光的地方，可能是一些民居，他們都會試圖接近一下，如果環境許可，他們就借宿一宵再作打算。

但是，行了好遠一段路，仍見不到半點兒燈光出現眼前。

相反，天上的星星却越來越多，天色巳經黑齊了。

夜幕低垂，路上更是一片沉寂。

年青人仗劍在手，步步爲營，他一方面既要保護老者的安全，另一方面又得小心路上可能有人埋伏。

果然，他們終於聽到了一聲馬嘶聲。

這個時候怎麼會有馬兒發出嘶叫？分明是有點古怪！

年青人拖住老者往路邊找地方隱藏起來。

但後來他回心一想，不，還是繼續往前走再說，因爲視綫之內，他見不到有人。會不會是聽錯了，抑或另有原因？

天色雖黑，但仍然可以隱隱約約看得見路上的環境。

前面的確沒有人。

如果那是對方的人馬，最少也有十二個人和十二匹馬啊！

年青人再看清楚，路邊彷彿有些東西在移動。

他吃驚地一把將老者拉過一旁，在一處矮林背後躱一陣。

年青人再放眼往前望，發覺那是一匹馬。

二人暗吃一驚。

怎麼會有馬？那麼人呢？

人可能躱在路邊的樹林中，只有這一

匹不懂人性的馬走了出來。

二人担心中伏，於是想悄悄回頭走。

但是，年青人忽然又低聲說道：「嗯——那還似乎是我騎過的馬，馬尾有一撮白色的毛，不會這麼湊巧吧？」

老者聞言，也感到奇怪。

他說：「莫非是馬兒有靈性？」

年青人道：「讓我們沿大路邊，慢慢的走過去。」

於是二人步步爲營地，沿住大路一旁推進。

那匹馬可能被人綁在路旁一棵大樹之上，所以不斷轉來轉去。

有時屁股擺向外，所以就讓年青人看見了馬尾部份。

年青人終於看清楚了。

的確是他們的坐騎。

他們終於走得更接近，連馬鞍和韁繩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馬兒果然也是被人綁在一棵樹上。

附近見不到有其他人，也沒有其他的馬。

二人大感驚奇！

難道這是一個陷阱？

不過，當年青人想到一個人的時候，他又似乎恍然大悟。

「是他，一定是他！」年青人想起了劉郎，他早巳聽人說過，劉郎是個俠義之士，生平又喜歡鋤强扶弱。

除了他之外，還有誰這麼好心？

但是，他爲什麼不將另外一匹也栓在這裏？

也許那一匹巳經走甩了，又或者他巳將另一匹騎去！

年青人正担心老者支持不住，這匹馬，正好讓他代步。

年青人於是將老者扶上馬背之上。

老者叫他也一併坐上來，但年青人担心馬兒承受不了。

因爲前路茫茫，他們不知道究竟還要走多遠。

× × ×

劉郎騎着一乘快馬，飛也似的，揚塵而去。

他的樣子看來有些古怪，背後居然插住一支樹枝，遠看似個人。

因爲夜幕低垂，所以正在路旁搜索的衆大漢，見狀立刻追上去。

他們在後面越追，劉郎跑得也越加起勁！

那兩匹馬是由劉郎在路邊的樹林中發現的，他自然也想像得到這是誰的馬匹。

他於是把其中一匹綁在路邊，希望那兩個人見到，可以用作代步。

然後劉郎又騎了另外一匹，故意引開其他正在搜索中的人的視綫。

果然，那班人上當了。

十二乘快馬，十二個大漢，如臨大敵，一窩蜂的，追得劉郎十分起勁！

一口氣追了十多里路！

劉郎才放慢馬匹的脚步，故意讓他們又追得稍爲接近一些。

然後突然又連揮幾鞭，馬兒像發狂似的，往前急衝。

十二名大漢見狀更覺可疑，再加上劉郎背上的樹枝，在黑夜中望上去，就像一匹馬乘着兩個人似的。

於是他們更加相信那是他們要追踪的人。

十二匹快馬追一匹單騎，場面既壯觀，又夠緊張刺激！

可惜這是黑夜，除了劉郎之外，似乎沒有其他人欣賞。

劉郎故意戲弄後面這一班人，忽然在大路之上急馳，忽兒又在小路上繞過，彷彿貓捉老鼠似的，東奔西竄。

終於，他們非常接近。

劉郎勒停了馬兒。

十二名大漢紛紛策馬將他包圍。

劉郎在星光之下，啞然失笑地問：「你們是什麼人？在下身上只有少許銀両，如蒙刀下留情，錢財是身外物，在下願意全數奉上。」

「他奶奶的，」爲首一名大漢氣得呱呱叫道：「誰希罕你的錢？我問你，你剛才爲什麼要跑得這麼快？」

「唉，老兄，看見你們這麼兇，又這麼多人，叫我怎敢怠慢？」劉郎傻笑着說：「如果老兄是我，相信也恨不得多長只條腿呢。」

「好吧，今天算你一場造化！」爲首一名大漢說道：「下次不要讓老子再見到你。」

× × ×

劉郎心裏想：那兩個人，應該可以鬆一口氣了吧？

十二名大漢因爲找不到那兩個人，祗好向附近一處農家求宿。

附近就只有這一家農家。

他們進來時，先以懷疑的目光，瞪住農家一戶四口——一雙農民夫婦和他們的子女——然後問道：「見過一個五十多歲和一個三十餘歲的男人麼？」

各人均同時搖搖頭。

然後那個女孩子匆匆想關門，因爲對方的樣子實在太兇。

但是，一名大漢却立刻拔劍相向！

就在這刹那間，有一小撮又軟又臭的東西，不知從何處飛來！

「拍」地一聲。

是一團鷄糞，不偏不倚，附在那大漢的鼻子之上。

大漢差些兒連黃胆水也嘔了出來。

其他大漢都忍不住笑了一陣。

然而他們却難免都會想：此物何來？

各人不由自主的，仰首上望。

但是，决沒有人會將鷄巢築在門口頭頂之上的，所以上面只見到瓦面。

女孩只有十歲未到，剛才她是嚇到呆了，現在見到那大漢如此這般，又忍不住笑得前仰後合！

豈料就此觸怒了那大漢！

巳經出鞘的劍，直朝女孩心窩刺去，嚇得做父母的，一齊撲了上去。

他們還未撲到，巳經有一團黑影自門外着力地疾飛而至！

那是一個鷄籠！

鷄籠把那逞兇大漢擊中，令到他全身不由自主地仆倒地上。

這時候，各大漢才心感不妙。

轉眼間，有個男子睜着惺忪睡眼出現在他們的面前。

那傢伙這隻手抓住褲頭，那隻手揉眼擦鼻，爲狀可笑！

但是，這一次却沒有人笑。

那天眞的女孩，差些兒做了劍下之鬼，要是那隻鷄籠來遲半步的話，她已心窩冒血。

她已嚇得差些兒暈倒過去，當然笑不出聲來。

至於那班大漢們，最少有一個人依稀認得他，那人正是劉郎。

較早時，爲首一名大漢才跟他說話，雖則當時也是入黑之時份了，但憑星光，仍可見得到對方的面目。

「眞想不到，又是你！」爲首一名大漢吆喝一聲，嘿嘿地說。

劉郎故意打了一個呵欠：「你們是什麼人？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別裝蒜了，」其中一名大漢道：「剛才的事全是你做的。」

「做什麼？」劉郎傻氣地說：「三更半夜，有什麼好做的？」

「別詐傻扮懵了，」受過鷄糞之辱的大漢，持劍衝上。

劉郎手急眼快，身形一閃，扣指輕彈，口裏却是說道：「這是什麼東西？眞好玩啊！」

陣陣鏗鏘之聲，來自劍鋒之上，那是由於被劉郎用手指彈了幾下之故！

十二大漢之中，已有人冷眼旁觀，看得出劉郎是個武林高手。

無奈有些人却火遮眼，偏又不認輸。反而揮劍搶上！

十二名大漢之中最少有四個一齊動手，分前後左右向劉郎搶攻！

劉郎却不慌不忙，一手抓過墮在地上的鷄籠，揮舞起來！

他根本沒有費過多大的氣力，二名大漢手中的劍已被擊落，另兩人却面目受創，自動停了手！

鷄籠有許多大小圓孔，大漢們的劍往往刺不到劉郎，反而被圓孔扣住，於是只須劉郎一拉一扯，劍即離手。

其他人見同伴下不了台，紛紛拔刀仗劍，一齊搶了上來！

農家各人見狀，嚇得縮作一團。

相反，劉郎却像玩把戲一樣，手上的唯一「兵器」，就只有那隻舊鷄籠。

就像獅子滾球一樣，劉郎將它舞動得極之靈活！

忽左忽右，忽前忽後，有時劉郎會雙手扶住鷄籠，雙足朝天，讓各大漢的劍都刺了一個空！

劍刺了空不要緊，最糟就是太過用力，手腕被竹篾的尖刺插傷了，弄得鮮血直冒。

反觀劉郎，仍然是氣定神閒的樣兒，簡直不把這班大漢放在眼內。

然而十二大漢之中，仍有一人未動過手；他就是爲首一名大漢。

他是這班人的首領。

此人未到四十，鼻子紅如柿子。他一直在旁小心觀看，也感到劉郎身手不凡。

他不再袖手旁觀了。

劍光一動，身形已在劉郎的背後！

一度寒氣直追腦後，劉郎是絕對感應得到的。他也來不及轉身，只能够輕輕一閃！

劍鋒在他的耳畔掠過，劉郎暗自吃了一驚！

劉郎忙反身，對方竟已在數尺以外！

劉郎一看形勢，頓覺不妙！

他急忙往上一躍！

雙足剛離地，「嗖嗖」幾聲，飛鏢接連發出，劉郎若是慢了半步，必然身受重傷。

然而這時候他人已蹲在屋樑之上。

爲首的紅鼻大漢說時遲那時快，手一動，飛鏢又直竄屋樑！

劉郎身形似燕，自上而下，單足點地，飛身急躍，轉眼間人已在農舍之外！

各大漢急急追出！

劉郎却竄進一間小屋之內。

住慣了農村的人一定都明白，那小屋正是一間柴房。

柴房之內，堆積了不少乾草柴枝，各大漢入內，伸手不見五指！

各人正感躊躇，頓然「嘩啦」連聲，乾草與柴枝紛紛倒下！

大漢之中，有人被柴枝擊傷，亦有人被乾草弄傷了眼。

各人在極度狼狽之中，摸黑退出柴房門外，有人忍不住破口大罵：「他奶奶，狗娘養的！有種的就不必躲起來……」

豈料「來」字未說完，背後竹林那邊却傳來「格格」笑聲！

劉郎的影子出現於竹林前面。

他縱聲大笑道：「誰說我躲起來？」

衆大漢回身一看，也暗讚劉郎的確是身手奇快！

剛才還明明看見他竄入柴房之內，怎麼忽兒却竄出了數丈以外的竹林處？

劉郎揚聲道：「老子不懂玩飛鏢，如果有誰再用暗器，我可不玩了！」

豈料話猶未完，爲首一名大漢——紅鼻子，又是鏢發連環！

聽了劉郎的話，誰也相信他眞的可能不懂得使用暗器！

怎想到就在這刹那之間，竹林那邊只見人影閃動，一陣「沙沙」作響之聲過後，幾縷綠光急竄，這邊已有三名大漢捧喉慘叫！

三名倒地大漢，咽喉之上都被割成一條條血痕，地上却掉下了幾片帶着血漬的竹葉！

各人不敢再存妄想，也沒有人敢再過去追殺劉郎。

× × ×

早上。

城中已見人頭湧湧。

劉郎走進一間茶樓，想找一張桌子也難，只好向別人搭枱。

茶客們正在高談闊論。

劉郎聽到其中一人說：「聽說朝廷最近派了一名巡按大人南下！」

另一名茶客却不禁破口大罵：「他奶奶的，那又有什麼用？我們還不是一樣有冤無路訴嗎？官官相護，天下烏鴉一樣黑啊！」

「拍」的一聲！

有人拍枱站起來！嚇得在座的人無不大吃一驚！

「小子，你說什麼？」那是個穿上了

出差服裝的人。

剛才說話的茶客，年過半百，樣子却是硬直得很。只見他固執地說：「難道我有說錯麼？王爺橫行霸道，知府大人也不敢替我們老百姓出頭，什麼巡按大人難道就敢麼？」

那公差分明就是府衙中的人，剛才人們談至興高采烈之時都疏忽了他的存在，然而這時候，每個茶客都注意他！

可能就是因爲只有他一個人孤零零的夾在茶客之中，所以未太過引起各人的注意。現在他却兇神惡煞的，離座衝出！

在座的人，無不爲剛才那說話的老茶客担心不已！

但反觀那老茶客却沒有道歉的意思。

那公差則手扶刀柄，昂然闊步的，朝住老茶客直闖過去！

豈料他正神氣活現之際，不知誰個惡作劇，伸足把他絆倒！

公差跌了一個「餓狗搶糞」，茶客之中自有人忍不住笑了起來！

只見他狼狽地爬起，頓然老羞成怒，拔刀在手，怒目而視！

各人立即噤若寒蟬！

只有一個人仍在捧腹大笑，他正是劉郎。

公差在衆目睽睽之下，感到無法下台，衝前一刀，劈向劉郎！

「察」地一聲響，枱角少了一塊！

但劉郎却在公差面前失了踪！

公差一刀劈空，滿腦糊塗！因爲他想不到劉郎何故閃得那麼快！

劉郎在背後用手指點點他的肩膊！

他迅速回轉身來。

然而他手上的刀還未挺起，一個飽子已塞進了他的咀裏。

劉郎不等他動手，已將他的刀擊落。

目擊其事的人都看得出了神，他們都可以見到劉郎手無寸鐵，但快速的動作，却是出神入化！

他的手只輕輕扶向那公差的手彎處，公差便感到整條手臂一陣痲木，刀也自動掉了下來！

隨即可以見到劉郎雙手把那公差抓住，硬生生的，摔出門外！

劉郎脚尖一挑，公差那把掉在地上的刀，凌空飛騰而起。

劉郎把刀接過，往門外擲了出去！

那公差正跌出一團火，急急又想爬起來，豈料本來就是屬於他的刀， 時却不偏不倚，落在他的頸項一旁，插地直豎，搖幌了幾下！

刀鋒就對準了公差的咽喉，還差半分，就割破他的喉嚨。

本來他想再衝進去逞兇，但經此一役之後，惟有匆匆遁去！

所有人的視綫都集中在劉郞的身上。

然而劉郎却若無其事地，回到原座，喝他的茶。

茶客們都不知道他是何方神聖。只知道不久之後，必然有大批公差前來。於是他們紛紛結賬離去！

刹那之間，茶客之中只走剩兩個人。

一個是劉郎。

另一個是坐在他一旁的年青人。

劉郎剛才向那年青人搭枱時，已注意到他彬彬有禮，想不到他還有點胆色！

他們二人所盤據的那張枱，已被公差的利刀刴去了一個枱角。

劉郎還未開腔，年青茶客已含笑請教：「老兄貴性？」

「在下劉郎。老哥呢？」

「李風。」

「爲什麼你不走？人人都走光了。」

「爲什麼我要走？」李風笑了笑，「我本來就是來此喝茶談天的。何況還有老兄作伴？」

「好極了，難得你肯陪我，今天就由劉某來做東道吧！」

「不！劉老兄何必客氣？你的銀両，等會兒還有大把用途！」

「這話從何說起？」

「因爲好戲還在後頭，除非我們立刻離開這裏，否則，單是賠償給這兒的損失，恐怕爲數也相當可觀呢！」

「哈哈哈……」劉郎忍不住大笑了一陣！

豈料笑聲未止，外面已傳來了人聲吵鬧！

李風道：「想不到這麼快，他們又來了！」

劉郎往門外一看，持刀執棒的公差，約有八個之多。

劉郎沒有理會他們，喝茶吃點心！

八個人一湧而入！

李風忙站了起來，向公差搖手道：「不關我的事……」

但公差沒有讓他說完，就叫他坐回原位！

「我只是來喝茶的，你們打架關我什麼事？」李風說着又要走。

但是，公差頭目却用手推他，强行要他坐下去！

豈料公差頭目那一推，李風不但未坐下去，反而看見公差頭日倒退了兩步！

其他公差見狀，暗吃一驚！

身受的頭目，也心知肚明，原來他面對的是個武林高手。

至於劉郎，却自始至終，坐在那裏，動也不動，根本沒有理睬他們。

公差頭目看見李風欺負不得，又改轉了口風，故意問他身後一名公差：「剛才你說的可就是這個傢伙？」他用手指指住劉郎。

那公差點了點頭。

劉郎依然當作沒有聽到。

公差頭目這次學乖了。他不親自動手，只把手一揮，後面二名公差一齊衝向劉郎這邊來。

劉郎坐在木板櫈之上，正使用筷子吃點心，被二名公差一聲吆喝，手一震，筷子已脫手飛出！

「察察」兩聲！

二名公差的帽子之上，分別都被一隻筷子串住，就像婦人髮髻上的銀簪一樣。

另二名公差又分從左右齊上！

劉郎依舊未有站過起來，只見他手一抖，抬面上兩隻杯子分向左右兩旁飛出！

最後擊中二名公差的口鼻之間。

二名公差被熱茶燙得咀腫面又熱，痛也未曾痛得完，已經聽到了同件們慘叫連聲！

原來劉郎要就不動，一動起來，有如狂風過境，橫掃千軍！

他手持長板櫈，左右揮動，將各公差打得前倒後仰，慘叫連聲！

李風只呆在一旁觀看，絕未動過手。

公差們明知不敵，一聲呼嘯，紛紛遁去！

李風在旁，拍掌叫好：「雖然太過短促，也煞是好看！」

劉郎道：「這一次，大概不必花太多錢吧？」

二人相顧大笑！

他們又召來侍役，要酒叫肉。

× × ×

劉郎雖然得不到李風半點帮忙，但經此一役之後，已頓成知己。

李風與他邊喝邊談，十分投契。

這時候劉郎才知道：這裏附近住了一位王爺，父子二人，橫行霸道。

地方官固然不敢動他們分毫，老百姓更是身受其害。正是怨聲載道。

據說：朝廷已派來一位巡按大人，但百姓們始終半信半疑。

朝廷派出的巡按大人，一般是代表皇帝，到各地去體察民情的。

但王爺却是皇帝的叔輩。自然是除了皇帝之外，什麼都不怕。

李風告訴劉郎，巡按大人實際上已到了河南一帶，只是沒有出面而已。

「也許他正在明查暗訪，搜集罪證。」李風說。

劉郎瞪了他一眼：「你怎麼知道？」

李風怔了一怔：「想當然而已！皇上派出的巡按大人，一般必然是精明能幹的，他們又怎麼肯隨隨便便就露面。」

劉郎道：「可不知這位巡按大人怎個樣兒，姓啥名誰呢？」

「姓宋，名廉明。大約五十多歲，個子中等，體型粗壯，却又不致臃腫。」

「你見過他？」

「不！聽人說過而已。」

「老兄眞的是見聞廣博。」

「過奬了！」李風又說，「在下有點事想先走，改天再喝過好嗎？」

「好極！」

劉郎召侍役結賬。

但李風道：「這一頓是我的，下次才輪到你。」

劉郎道：「不！像我這麼愛管閒事的人，明天可能見不到老兄了。」

「那麼，賬由我結，這裏的東西——」李風指指那些破碗與爛杯，「由你來賠。好吧？」

「嗯——架由我打，酒是你請。」劉郎也開始有些醉意了。他哈哈大笑道：「這也公道。」

於是二人分頭付了錢。

李風先走。

劉郎帶着酒意，走得稍後。

許多人已經知道他就是剛才與公差們打架的人，因此當他走過大街時，人們都手指口劃，竊竊私語！

× × ×

劉郎走到一處彎角，突然被一條絆馬索將他絆倒地上。

兩旁迅速閃出幾個人。

他們竟是公差！

原來有人以爲劉郎眞的喝醉了，但想起茶樓中的他，仍無人敢惹他！

於是有人提議用智取——以絆馬索將他生擒活捉！

豈料劉郎根本就沒有醉。

他倒地後，兩旁各公差還未走到他的身邊，已有人捧膝蹲下。

劉郎抓起地上石子，扣指彈出，石子擊中膝蓋，無不痛得彎腰捧膝。

一名公差不知死活，揮刀撲上！

但人未到，已傳出了一聲慘叫！

一顆石子自劉郎手指之間飛射而出，去勢如箭，擊中了那公差的左眼，頓然變了獨眼龍。

其他公差見狀，紛紛奪路而逃！

× × ×

這是自成一角的堡壘。

裏面的主人正是九王爺。

九王爺的野心很大，他和邊關守將，以及京中若干大臣均有連繫。他們連成一體，意欲造反。

皇上雖然微有所聞，無奈沒有實際證據。

最近，傳聞皇上派了一位巡按大人宋廉明南下，目的正是爲了體恤民情、搜集證據。

在此之前，皇上也有派過什麼欽差大臣，巡按大人等等。結果都一個個死得不明不白。

這一次，宋廉明學乖了。

他從未露面，儘管人們不斷傳說：「巡按大人已經南下」。但是始終沒有人見過他。

因此，人們都在半信半疑。只有九王爺父子二人以及他們的心腹爪牙，相信宋廉明可能已到了河南一帶，微服出巡。

於是一班鷹犬，也分頭四出活動，明查暗訪。務求殺之而後快！

那天九王爺一班爪牙有了多少綫索，聞說有兩個人，四出向老百姓查詢，談的都是有關九王爺父子二人暴行的事。

他們懷疑那正是宋大人。

於是羣起追殺！弄得那兩個人——一老一年青——落荒而逃。

至於後來怎麼樣，據說沒有人知道。不知道的人，不但不相信「宋大人」已經南下；他們也覺心灰意冷！

但却有人傳說一處農舍發生了打鬥，有個「高手」把十二名大漢打得七顛八倒，死的死，傷的傷。

偏偏那十二個人正是九王爺的人。

於是，又有人相信「宋大人」眞的來了，當晚他的侍衞曾與九王爺的爪牙作了接觸，大大地露了一手。

儘管民間傳說紛紛，九王爺却有他自己的主意和想法。

九王爺確信宋廉明來了南方。

他對他的心腹說：「這一次，他帶來的人十分厲害，叫大家千萬小心！」

他的心腹把城中飯店茶樓中傳說的近事轉告他。

「聽說今天一間茶樓出了事，一個赤手空拳的年青人，獨力擊退八名公差。」

「嗯！那可能就是我們要找的人。」

九王爺若有所思地問：「有沒有派人釘實

他？」

「有，據說他只住在一間客棧之內。而且，只得一個人。」

「不可能的。京中傳來消息，宋廉明爲人耿直，如果是他的手下，他遲早會有所行動。只要釘死他，我們一定可以發現宋廉明之所在。」

「是的，王爺。」爪牙又說：「聽說府衙裏的公差已兩次領教過那傢伙的身手，他們目前已無人敢再去惹他，看來也輪到我們了。」

「不！千萬別動手。派人耐心一些跟住他，讓他帶我們去找那個姓宋的。」

那個心腹爪牙，唯唯諾諾。

他們剛才所講的，自然就是劉郎。

但他們絕不知道原來在農舍打傷他們的人的，也是劉郎。

因爲曾在農舍中與劉郎交過手的爪牙們，大部份正在養傷。

他們想不到，劉郎不但未遠遠逃離此地，還越來越接近他們！

× × ×

劉郎四下裏打聽，尤其是有關九王爺父子橫行霸道的事。

難怪九王爺的爪牙們都以爲他是「大人」的一名護衞。

其實劉郎只因爲他在官道上遇上了的一件奇事——兩個人被十二個人追殺的事——再加上在茶樓內聽了李風的話，因而引起他更大的興趣。

但是，他的不斷出現，却等於故意令當地的公差面子難過。

因爲茶樓內以一敵八、街頭上絆馬索又告失敗……等等事實，早已被老百姓傳開了。

劉郎無非存心跟他們過不去，只是希望知得更多而已。

他先後訪問過不少老百姓。

當初許多人都不敢答他。但後來有不少人却認得他是茶樓中痛懲公差的好漢，所以也樂於將實情告訴他。

劉郎至此已經逐漸明白，九王爺父子二人，的確橫行霸道，地方官自然不敢冒犯，反而帮兇。因此弄得老百姓們怨聲載道。

劉郎剛由一處民居出來，正待轉道返回他居住的客棧去！

突然耳畔傳來陣陣飲泣之聲——似乎是個女子的哭聲！

他循聲走過去！

只見一戶人家，大門半掩！

他偸眼望進去，一對夫婦正面對一名十八年華的少女。

少女正在飲泣，夫婦二人却在黯然相對！

另外還有一名二十歲左右的青年人，木立一旁，神態極之憤怒！

屋內人似乎沒有留意到門外的劉郎。

劉郎終於聽到他們談話了。

是怎麼一回事？這家人爲什麼這樣傷心？憤怒？

劉郎細聽下去，才曉得又是一宗與九王爺父子暴行有關的悲劇。

那痛苦流涕的少女，正是悲劇中的主角；她被九王爺的兒子朱椎強暴。

母親陪住女兒哭個不停！

父親正搖首輕嘆，一副無可奈何的神氣！

那憤怒的年青人，顯然就是受害少女的兄長；他突然消失於屋內！

劉郎正感到奇怪之際，他又出現了；只是手中多了一把刀！

「我要跟他拚了！」

說着，他已持刀闖出門外！

劉郎剛好與他打了一個照面。

事前他絕未想到門外有人，因此，他登時又呆了一呆！

「你是誰？」他的眼睛彷彿在噴火！

劉郎忙解釋：「我只是過路的。」然後他又問：「老兄往那裏去？要上山斬柴麼？」

「嘿！關你什麼事？」說着，他已撇下劉郎，大步往前走！

他的父母却慌忙走了出來！

劉郎當然曉得這是怎麼一回事。

他對兩個老人家說：「令郎交給我，我會勸服他回來的。兩位還是留下照顧令千金吧！」

做父親的怔了一怔，似乎不大相信世間原來還有這麼好心的人。

他問道：「你是誰？」

「劉郎。在下叫劉郎。」

劉郎一邊說，一邊望向街口那邊。

這時候，那年青人已開始在街口遠處拐了彎。

劉郎也不等二名老夫婦的答話，已邁開大步，往前急奔。

那年青人怒氣冲冲，持刀繞過大街小巷，但沒有人知道他心裏想些什麼，也沒有人敢去阻止他。

年青人剛拐了另一個彎，劉郎已赫然出現在他的面前，擋住他的去路。

他心裏想：這傢伙眞討厭，他是什麼人？剛才似乎又是他！

劉郎含笑道：「老兄，你聽我講幾好不好？」

「你是什麼人？爲什麼我要聽你的？」年青人怒火遮蔽了雙眼。

劉郎靈機一觸，只好說道：「我是你父親的朋友，你最好跟我回去！」

「嘿！那朱椎太該死了，我非殺他不可！」年青人企圖闖過去。

劉郎把雙臂伸開，現在他有大把理由阻止他；因爲他已認自己是他父親的「朋友」，自然有權阻止他去送死。

劉郎說道：「那是什麼地方，你可知道？」

「你別管我，我也不知道。」年青人情急之下，眼見無法闖過去，就要揮刀。

他以爲劉郎一定會避，豈料這種幼稚的刀法在劉郎眼中，根本不當一回事。

劉郎不但未加廻避，還頻頻引他發招，與他形成「半對打」狀態。

劉郎的目的是要澈底消耗他的體力，讓他充份發洩內心的怒火，因爲他實在太年青了，也未免太過於自信。

劉郎本來就習慣了赤手空拳跟人家打架，至於武器嘛，只是就地取材，可有可無。

所以他對眼前這位年青人，却抱住「教訓」的心理，一邊要他體力消耗淨盡，一邊讓他曉得自己的武功根本不足以「爲

妹報仇」。

果然，二人打得團團轉之際。不久，劉郎已經看見他氣喘如牛。最後還半倒在地上。

這時候，劉郎也不爲已甚，一邊將他手上的刀取了過來！另一方面又一番善意地，將年青人扶了起來。

「來吧！我陪你回去，免你父母和妹妹担心。」劉郎善言道：「九王爺爪牙衆多，你絕對不是他們的敵手，所以你此番前去，惟有送死而已。」

劉郎一邊併肩兒與年青人一齊走，一邊看着他哭！

年青人顯得悲憤交集。因爲他打不過劉郎，更加上了幾分慚愧。

二人終於回到了年青人的家。

那雙老夫婦仍在門前倚待。

他們難以置信他，瞪住劉郎帶了他們的兒子回來。抖聲道：「眞是謝天謝地，我們儘管倒霉，還好遇上了貴人。」

年青人撲到他父親懷抱，痛哭失聲！

× × ×

這是另外一個悲劇。

那年青人叫顧英傑，他父親顧德昌，妹妹則叫顧小眉。

就像劉郎所想像的一樣。

顧小眉遭九王爺的兒子朱椎强暴。

但附近所有人家都沒有辦法可以對付九王爺兩父子，正是有冤無路訴。

劉郎勸他們冷靜一些等待，公道自在人心，好好歹歹應有老天爺的安排。

顧氏父子這時才知道，眼前的「貴人」就是日前在茶樓打倒八個公差的俠客。

他們於是有了一個期望：希望劉郎終會找到九王爺父子那裏去！

殺手洒血腥　手下不留情

一名爪牙匆匆跑進來，向九王爺父子報告：「那天在茶樓打倒八個公差的傢伙，果然是宋大人的一名侍衞。我們今天親眼見到他明查暗訪。找到一個姓顧人家的家裏去。」

九王爺怔了一怔：「姓顧的是什麼人家？」

爪牙欲言又止地，望望站在九王爺身邊的大少爺朱椎。

朱椎頓然想起他一度看中的小家碧玉顧小眉。於是忙接咀說：「那是被我開罪過的小民。」

知子莫若父，九王爺鑑貌辨色，也想像得到這是怎麼一回事。

他明知兒子好色，只是他內心早已存在叛變之意。所以他問爪牙：「有沒有派人跟他？」

「有。」爪牙說，「但很奇怪，他始終還是住在客棧裏。」

「一直沒有跟宋大人或其他人連絡？」九王爺難以置信地問。

「沒有。」爪牙道，「他每天只是東問西查，所問所查盡是有關王爺和大少爺的事。」

「嗯——」朱椎道，「這麼看來，他一定是宋大人派出的探子。」

「宋廉明學乖了，否則，他一定會像從前朝廷派來的官員一樣死得不明不白。」九王爺一邊又沉思道：「那小子叫什麼名字？」

爪牙道：「客棧中人說他叫劉郎。他還向掌櫃的問及許多關於王爺的事。」

「嗯！一邊派人釘實他，一邊派幾個人晚上去殺死顧家全家。」九王爺咬牙切齒道：「我要迫他們一個個的浮頭，我沒有耐性去捉迷藏了。」

爪牙領命而去。

當九王爺只面對他兒子時，就告誡他：最近切勿出外惹事，免得被宋廉明的侍衞抓個人贓並獲。

× × ×

劉郎路過顧家，想起可憐的顧小眉，還有那個衝動的顧英傑。

他想進去看看他們，無奈時在黑夜，只怕顧家的人都睡了。

劉郎正感猶疑之際，聽到一陣輕輕呻吟之聲！

夜深人靜，這時附近並未見到任何行人，呻吟之聲似乎來自屋內。

劉郎試駐足細聽！

他沒有聽錯，而且還聽出那聲音來自顧家。

他大吃一驚！

衝到門前，想推門而入，但門却緊閉着。

再從門縫內望，燈光如豆，隱約有人倒臥地上，血光閃動！

劉郎急忙倒退兩步，雙足一頓，越牆而入！

顧家一家四口均倒在血泊之中。

劉郎逐一察看，只見顧德昌仍有一縷殘喘，手上握有血巾。

劉郎忙將他扶起，問道：「怎麼會弄成這樣子？顧老伯。」

顧德昌老淚縱橫：「……是九王爺的爪牙，我肯定就是他們……他們殺人滅口，大概是怕我們告到京中去……」

他泣不成聲，斷斷續續地說出較早時發生過的悲慘事。

較早時原來有幾個幪面人來過。

那些由天井摸入的刺客，一句話也沒有說，便揮刀劍把他們一一置諸於死地。

顧德昌又說：「可能是老天安排，也可能是我死不眼閉……我終於等到你來了……這裏……」

劉郎看見他舉了一舉手中的「血巾」，又說：「這……這是我用血寫成的，你……你……」

顧德昌連最後一句話也沒有說完，整個人軟了下去。

他死了！

劉郎輕輕把他放下，讓他平臥地上。

劉郎已是沾染得渾身鮮血，那是顧德昌傷口流出的血。

他再從顧德昌的手中取過那一方血巾，在燈光之下展示。

原來是一封一字一淚的血書。

顧德昌明知無法生存下去，但一家四口却怎能就此死得不明不白？

他於是趁住未斷氣之前，用他身體上流出的鮮血，寫成了這一封血書。

他不知道有沒有人爲他傳書，但他反正也是死了，寫了再說吧！

眞想不到，儘管他這一生人如此可憐，最後一刻却是「如願以償」——他等待着的人終於來了。

劉郎將血書納入懷中。

他心想着如何處理這四具屍體，外面却傳來更鼓之聲！

他担心九王爺的爪牙會回來，立刻離去！

× × ×

劉郎還未起床。

外面有人拍門。

劉郎睜着惺忪睡眼，爬起來開門。

門外出現的是一班公差，爲首一人還手持抓人的令牌。

劉郎怔了一怔：「我犯了什麼罪？」

那公差冷然一笑，由頂至踵的，打量着他！

劉郎睡意盡失，朝門外張望，只見公差們已佈下了陣勢。

他們手持刀劍，弓箭手則分別出現於客棧門外。

那公差道：「想不到你不但有胆與我們作對，還有胆殺人。嘿！」

說着，他把手一揮，衆公差就一湧而上！

劉郎沒有反抗。

因爲他看得出這局勢，對方既是有備而來，決不會輕舉妄動。

他已在此住了兩三天，爲什麼人家現在才動手？

對方既是官府的人，官府又是九王爺的勢力範圍，人家要抓他，一千個理由也可以找出來。但偏偏一直不動手。

由此可見，人家一定是：想出一個萬無一失的辦法，然後才動手抓他。

現在，他被人帶離了客棧。

圍觀的人，似乎認得他就是那一位不怕官府的俠客劉郎，紛紛對他投以同情的目光。

劉郎朝四下裏張望，覺得他沒有估錯，對方果然是有備而來。不但客棧門外，佈置了不少弓箭手，就是隣近居民的瓦面之上，亦有不少。

他惟有帶着苦笑，讓公差將他帶走。

× × ×

劉郎被關在牢中。

現在他才發覺，自己的衣服都沾滿了血漬。難怪公差指他殺人。

還好那封血書沒有被搜到。

他知道這是府衙地方，但他也知道這是一名糊塗地方官。

因此，他沒有把血書交出，更不會隨便向這位知府大人作任何投訴。

他只想着如何逃出去！

× × ×

劉郎連水也沒有喝過。

他當然明白到這是故意的，誰叫他當衆「侮辱」過八名公差？

公差們不但存心虐待他，還在他的雙手雙足之間，加了鐵鍊。

劉郎不止一次的，招呼過外面的獄卒們，但他們似乎早已得到命令，對劉郎不加理睬。

劉郎很頹喪！

他並非貪生怕死之流，只是有些不值，也感到有多少後悔。

他不該低估了對方。

不過，他這些日子以來，也確實知得太多——無論是關於九王爺父子二人的暴行，以及地方父母官的糊塗。

唯一最令他失望的，就是他始終無法可以找到「宋大人」——宋廉明。

儘管有人傳說這位巡按大人已經南下，劉郎也確實希望可以接觸他。可惜他明查暗訪了好幾天，仍然是失望。

劉郎甚至懷疑宋廉明仍未到南方來，否則，像顧家一家四口同時被殺的慘事，相信也不止一宗，爲什麼不見他出面？

即使宋大人不出面，他的侍衞也該出面主持公道才是。

劉郎又飢餓，又疲倦，終於在矇矇矓矓之中，睡了過去！

× × ×

劉郎正在噩夢中。

突然聽到外面一陣刀劍交擊之聲。

燈光閃動下，彷彿人影幢幢，外面可能有事情發生。

獄卒們紛紛戒備。

不久，有三條人影衝了入來，獄卒們在吆喝聲中，先後倒斃地上。

劉郎由牢門外望，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原來是三名高手。

獄卒們幾乎毫無抵抗的能力。

他們先後被殺，三名突如其來的人，絕無半點拖泥帶水。

然後，他們走到牢門來，設法把劉郎救出去！

他們儘管一聲不响，却表現得十分有默契。

由殺獄卒，以至打開牢獄的門，再由其中一人將劉郎孭起帶走，另外二人殿後，處處顯示出他們不但是三名高手，而且訓練有素。

門外仍在廝殺。

原來他們不止三個人；另外最少還有五個人在外面與公差們對抗！

劉郎手足均附上了鐵鍊，如果不是有人將他孭走，只怕他無法可以走得動。何況他整日未喝過一點水，也未進食。

他渾身乏力。但背着他的人却健步如飛！

劉郎從未被人如此虐待過，也從未如此這般的，被人救了出來。

混亂中有一條黑影在那邊瓦面之上幌動。

劉郎見到了，他萬分焦急，正待通知同行的人；但是，護衞着他的兩個人之中，已有人把手一揚，那黑影連人帶箭由高處墮下。

那是官府裏的一名弓箭手。

劉郎彷彿想起了一些事情來；這班人會不會就是「宋大人」派來的？

如果是「宋大人」派來的，那麼，這位巡按大人果然來了。

但是，他爲什麼要派出這麼多高手前來救自己？劉郎想不明白。

× × ×

劉郎手上的鐵鍊已被人解開。

有人爲他端上酒食飯菜，也有人從旁侍奉。

劉郎又餓又喝，他也顧不了什麼禮儀了。

一陣狼吞虎嚥，有如風捲殘雲；再喝

了一點點酒，人的元氣才漸漸恢復過來。

劉郎這時候才有精神四下裏張望，他終於認得一個人。

那是他在樹林中，差些兒被對方用繩子活活吊死的年青人。

那年青人一直在旁怔怔地瞪住他，只是看見他吃得這麼開懷，所以沒有過來騷擾他。想不到劉郎現在却先發現了他。

他含笑走過來！

「難得再見到老兄。」他對劉郎道，「在下藍英，宋大人的帶刀侍衛。」

另一個人又出現了。

劉郎也認得他，他就是在茶樓出現過的李風。

剎那間，彷彿來了許多人，而且全是劉郎認識的人。

一位面目慈祥的長者，最後出現在劉郎的眼前；他正是曾經被人追殺，與年青人藍英在一起的那個老者。

他過來時，所有的人都紛紛站立於兩旁，對他肅然起敬。

那老者並非別人，正是宋廉明。

當劉郎知道他就是老百姓所期待的救星時，也想起來下跪。

但是，宋大人含笑扶住了他；還倒過來感謝劉郎當日在樹林中相救，以及後來給他留下馬匹，和引開追殺者。

宋大人與劉郎一見如故，將這日來所見所聞，互相傾吐。

原來宋大人果如傳說，早已悄悄帶人南下，明查暗訪了一段時期。

那天他帶了藍英，微服出巡，私探民情之際，却被九王爺的爪牙探知了，於是派出十二名大漢，對他們苦苦追殺。

那天除了宋大人和藍英都够機警之外，還得到劉郎從中幫助。想不到今晚劉郎這麼快就得到了報答。

宋大人將他所見所聞，和劉郎互相交換。彼此談得十分投機。

宋大人此次南下，果然是奉了皇上的密諭，探討民情之外，還要搜集九王爺父子作惡的證據；他難得遇上劉郎這江湖俠士，所以十分高興。

根據宋大人說，他的人早已發現了劉郎的行踪，只是弄不清楚他的身份，暫時未與他連絡而已。

今天有人見到劉郎被官府抓去，都爲他感到有些不值。

婉轉相傳，消息傳到了宋大人的耳裏。於是宋大人便派人前往相救。

劉郎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

他只知道九王爺的人無孔不入，所以也有點担心，萬一宋大人因爲救自己，而將目標暴露，相信宋大人的處境一定十分危險。

但是宋大人這次派人將他救出來，除了報答他之外，還很欣賞他在江湖上的俠義行徑。

這時候，劉郎才想起自己的懷中，仍藏有顧德昌的血書。

劉郎將血書交給宋大人。

他又表示這可能是九王爺派人做的，目的無非爲了殺人滅口。

宋大人將顧德昌的血書收下。他吩咐下屬好好招待劉郎。又叫劉郎暫時在這兒留下來。

× × ×

劉郎輾轉反側，老是睡不入眼。

他不明白宋大人爲什麼還不採取行動；他既然挾了「巡按大人」的御賜銜頭而來，爲什麼却如此閃閃縮縮的？

劉郎正在胡思亂想之際，外面突然傳來人聲吵鬧。

劉郎暗吃一驚。

這時候，已見有人匆匆入來。

來人正是藍英。

藍英氣急敗壞地說：「劉兄，快些起來，我們已被九王爺的人包圍。」

劉郎嚇得一跳，忙由床上翻下。

事情似乎來得太過突然，他幾乎不知道如何是好，惟有跟在藍英後面走。

藍英在叫醒了劉郎之後，匆匆繞過走廊。

劉郎可以隱約聽到，外面不斷傳來了斷殺之聲！

× × ×

宋大人還來不及穿上衣服，外面大隊身穿黑衣的人馬已經殺了入來。他們正是九王爺派出的殺手們。

劉郎對藍英道：「藍兄，你快設法保護宋大人，讓我來應付一陣！」

一名黑衣漢如狠似虎，揮刀直闖，二名宋大人的侍衛全不是他的對手。

劉郎一聲叱喝，衝前作勢。

那個黑衣大漢手起刀落，迎着劉郎力劈！

劉郎身形飄忽，轉眼已閃到了他的右側。

劉郎伸手一拍他的肩膊，他也來不及轉身，手臂一麻，刀亦易手。

劉郎奪得利刀後，如虎添翼，在衆黑衣大漢一湧衝入時，厮殺了一陣。

但是，對方顯然是有備而來，在喊殺連天中，劉郎發覺對方的人，排山倒海的，湧了入來。

宋大人這裏雖然也有不少人，但比較起來，相差還是太遠。

宋大人那幾個武功高强的近身侍衛，似乎並不在人羣之中。

因此，那班衝入來的黑衣大漢，更加勢如破行，如入無人之境。

劉郎看看勢色不對，也急忙後退。

十數名黑衣大漢一度將他包圍，但轉眼又被他殺得七倒八傷。

不旋踵，另一批黑衣大漢又出現在眼前。

劉郎頓感疲於奔命。

他退至一處屏風之後，手起刀落，好大一幅屏風被他砍斷屏脚，再用力一推，「隆」然一聲，整幅屏風倒向外面。

一羣黑衣大漢正迫過來，都被倒下的屏風嚇得紛紛後撤。

劉郎趁勢躍至天井。

亂了一陣的黑衣大漢們，仍不放過他，一窩蜂的湧了入來。

劉郎雙足一頓，登上了屋頂之上。

時正三更過，四周一片昏黑。

劉郎正往四下裏瞭望之際，突然見到那邊人影一幌，他嚇得急急伏下。

「呼」的一聲！

一支箭在他頭頂掠過。

劉郎還未站直身子，又見兩條人影由

下面一躍而上。

劉郎急忙揮刀還擊，三個人在屋頂之上大打出手。

由於有「自己人」在着，所以在屋頂上埋伏的弓箭手便有所顧忌，以免錯射了自己人。

劉郎也因此而免了後顧之憂，全力搏殺之下，對方絕非劉郎的對手。

只見刀光閃動下，兩個帶着滿身鮮血的人，翻滾着墮下，「叭」的一聲，其中一個動也不動的，躺在天井下面。

另一個「轟隆」一响，頭下脚上，撞得腦袋開了花。

劉郎趁勢躍向屋下。

屋頂上的箭手又向他放箭。

但是，劉郎的行動快如閃電，轉眼之間，已失了踪跡。

× × ×

劉郎並未立刻就離開那裏，他只是悄悄地，躲在一角——黑暗的一角。

他看見屋外仍然有人在互相厮殺。

劉郎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甚至現在他也看不出是什麼地方。

他只知道對方來了很多人，燈籠火把處處，刀光血影閃動。

那一邊，忽然傳來馬兒嘶叫之聲。

劉郎立刻沿住屋旁，循聲找了過去。

那邊屋角果然有一匹上了鞍的馬。

他也不知道這是誰的馬，只知道這匹馬目前對他非常有用。

他正想走過去！

但是，馬兒似有靈性，竟然跑開了。

劉郎因爲事前想不到，事後也來不及將馬兒加以控制，惟有徒呼荷荷。

那邊的人吹起了一聲口哨。

馬兒奔跑得更急。

劉郎嚇得閃避一旁。

一名似是頭目的黑衣人，匆匆翻身上那匹馬背之上，揚聲叫道：「宋廉明已經逃跑了，快些跟我去追！」

說完雙足一夾，馬兒走勢如箭。

後面最少也有十多乘駿馬，分由十多名大漢控制，追隨而去。

劉郎被他提醒了，原來剛才屋後遠處的小路之上揚起一股黃塵，可能就是宋大人在衆侍衛的保護之下，已逃了出去。

他也想追上去，可惜眼前沒有馬匹可供代步，要他徒步去追，又不熟悉環境，再加上時在黑夜，那簡直是不可能的事。

思想間，背後傳來一些聲响，嚇得劉郎急忙躲到一旁。

一名大漢正騎着一匹駿馬，揮刀追殺一名在逃的侍衛。

屋內屋外仍然一片紛亂，各人正展開大厮殺！看來偷襲者正澈底消滅宋大人的每一個下屬，不准有半個「漏網之魚」。

騎馬大漢是偷襲者。這班人全是穿黑衣者，很易認。

在逃的人當然就是宋大人的下屬。

劉郎看得準，算得準，那騎馬大漢剛繞過來時，他就揮刀攔腰斬去。

那大漢一聲不响！倒斃馬下。

馬兒受驚，前蹄高舉，狂嘶一聲！嚇得宋大人的下屬逃得更急。

劉郎手急眼快，一手抓住了韁繩。

馬兒仍不就範，與劉郎糾纏了一陣。

終於被劉郎跨了上馬背。

劉郎雙腿一夾，馬兒立即洒開四蹄，狂奔不已。

× × ×

劉郎騎着奪得的馬匹，朝東面奔竄了一程之後，終於發現了一些人影。

那些人正在星光之下展開厮殺。

劉郎心裏暗念：準是宋大人被他們追上了。於是拱衞着宋大人的侍從，便與追殺者展開生死之戰。

劉郎情急之下，加鞭衝前。

十多名騎着馬匹的大漢，混作一團，其中有追殺者，亦有宋大人的下屬，就是偏偏在人叢中，沒有宋大人的影子。

劉郎暗吃一驚。

他想：莫非宋大人已遭毒手？

再看道上有人倒斃馬下，他未到達之前，顯然有過一番劇烈的混戰。

劉郎只知道穿黑衣的大漢就是偷襲宋大人的狂徒們。

因此，他揮刀策馬，衝入陣中，刀鋒直向馬背上的黑衣大漢們。

劉郎敵我分明，加上情急要救宋大人，刀下絕不留情。

加上劉郎的武功在這班人之中，顯得突出，因此也就有如虎入羊羣。

剎那之間，優劣之勢分明，黑衣大漢們十之八九非死即傷。

宋大人的下屬們，大部份亦已告死傷，只剩下數名而已。

黑衣大漢中殘餘者兩人，急忙掉轉馬頭，回頭狂奔。

宋大人的下屬之一想追殺上去，給劉郎把他叫住了。

宋大人的下屬自然知道劉郎曾是他們的貴賓。

劉郎忙問：「宋大人可安然逃出？」

一名侍衛在馬背上答道：「大人受了傷，已由藍英李風等人護送，朝小路那邊逃去！」

劉郎急急率領各人，朝住一條小徑追去。

後面却又見塵頭大起，星光淡照下，遠處但見火把熊熊，人頭湧湧，數十匹鐵騎，洶湧而來。

劉郎等人快馬加鞭，絲毫未敢怠慢。

× × ×

劉郎等人狂奔一程。

當他們接近一處樹林時，彷彿見到那邊有人影正在移動。

各人策馬進入樹林之內，果然見到宋大人和數名侍衛。

宋大人已經受傷。侍衛們担心前面再無可供躲藏之處，所以才會暫避於此。另一方面却是由於身受重傷的宋大人，很難在馬背上繼續支持下去。

大隊人馬在後面追來。劉郎等人離遠亦可以見到他們摸準了路數——正轉進這條小路追來。

劉郎催促各人深入樹林之內，希望避過對方的搜索和追殺。

× × ×

劉郎等人穿過那一叢樹林，前面橫着一座小山。

各人對這兒的環境都不熟悉，加上時在黑夜，頗感徬徨。

劉郎看見宋大人傷口雖被包紮，但坐在馬背之上仍然須要人攙扶住，他不想多走冤枉路，却又希望能找到一戶人家，讓他們渡過今宵，喘過這一口氣，慢慢再作打算。

於是劉郎叫各人小心拱衞着宋大人，讓他策馬登上小山之頂，觀察清楚鄰近四周一帶的形勢之後，再定去留。

藍英，李風等人，立刻佈防。劉郎單騎登上小山。

細點人數，連同劉郎和宋大人在內，他們只有十五個人逃了出來。

× × ×

劉郎策馬登上小山，四下裏張望，發覺小山之後面果然有一農舍。

農舍內外雖然一片沉寂，又見不到燈光，但却可以隱約聽到狗吠之聲，可能有人居住。

小山北面有一條繞山小路可走。

劉郎担心宋大人傷勢惡化，更怕受不起顛簸之苦，決定取道山腰小徑，繞到山後去。希望借那農舍，渡過了今宵再說。

主意拿定，劉郎正待策馬下山。

豈料就在這一刹那之間，劉郎居高臨下，發覺樹林外面的路上，大隊人馬正折了回來。

那是不久之前在樹林前面掠過的大隊黑衣大漢們。

他們爲什麼會折回？

毫無疑問，他們巳發覺找錯了門路——前面找不到他們要找的，所以才會回頭再往別處找。

只要他們多想一想，就會找進這一叢樹林裏面來。

因爲附近一帶，再也沒有比這兒更易藏身的地方了。

劉郎這一驚的確非同小可。

他急急策馬下山。

在策馬下山的途中，劉郎巳想出了一條「調虎離山」之計。

因此當他與宋大人的下屬們再次會合時，便將計劃說出。

宋大人的二名心腹愛將——藍英與李風二人，都認爲劉郎想得頗爲周到。

於是他們急急分成兩隊。

一隊護送宋大人過山，另一隊候在樹林中，伺機繞道，衝出樹林，佯作落荒而逃。

危機迫在眼前，各人匆匆分配定當，立刻分頭進行，樹林外果然人聲吵鬧。

劉郎與李風等人殿後，藍英帶了三名侍衞，護送着宋大人，由山腰小徑，繞到山後去。

由宋大人另一名侍衞張榮率領的八名騎士，則匆匆繞出樹林，一方面既要避免黑衣大漢們碰個正着，另一方面却又希望引起他們的注意。否則他們的目的就無法可以達到。

假如二者之間撞個正着，他們以八個面對一大羣，可能全數被對方生擒活捉。屆時，對方見不到宋大人在其中，自必追究。

雖然追隨着宋大人而來的這一班人，個個忠心耿耿，即使被迫供，也不會吐出眞情。但以當時情勢，對方亦不難猜個透澈。

因此，張榮小心翼翼，指揮各人的「如履薄冰」的心情，繞出那一叢樹林。

果然，黑衣大漢們追了一程之後，因爲見不到前路有人，便匆匆折返。

他們顯然也想到了，只有那一座樹林可供宋大人藏身之用。

現在他們就在樹林與小路之間徘徊。

想不到就當部份黑衣大漢策馬進入樹林搜索之際，張榮的一彪人馬，巳出現於樹林的另一處出口，一聲吆喝，八騎如箭疾馳。

雖是同一座樹林，但兩者之間，距離亦在數十丈之遙。但在星光之下，黑衣大漢們仍舊可以看到張榮等人的影子。

於是他們又一窩蜂的追了上去。

由於時在黑夜，星光黯淡。他們只見沙塵滾滾，却數不清人馬在逃的究有多少。自然也會以爲宋大人亦在其中。

因此，他們也就追得更急。

張榮等人自然也心中明白，如果給他們追上，劉郎的計劃便告失敗。

他們八個人不但策着馬匹，急急奔馳，同時每個人心裏早巳有了默契。

八匹馬狂奔了一程之後，小路盡頭處又是兩條分岔路。

他們立刻一分爲二——每隊四人——依舊狂奔不巳。

在後急急追殺而來的黑衣大漢們，見狀亦分頭追去。

毫無疑問，黑衣大漢們事前巳奉九王爺之命：必須趕盡殺絕。

× ×

劉郎等人小心護衞着宋大人過山。

藍英等三人扶住宋大人——前面一人拉馬，左右各有一人攙扶，慢慢地在山道之上，繞向山後去。

劉郎等三人在後押陣，只要有人追殺而來，他們就惟有跟對方拚過，讓走在前頭的宋大人他們，設法逃出生天。

由於宋大人受了傷，他們無法走得更快！因此，劉郎等人一邊走，一邊感到萬分焦急，既要瞻前，亦要顧後。

終於他們繞到了山後。

劉郎等人一再回顧，未見有人追來。心頭大石暫時總可放下了。

同時劉郎等人心裏也都明白，對方人多勢衆，假如其中有個指揮若定的頭目，他們就會將人手分配好，分頭行事——只派部份人去追殺張榮他們，留下另一半人向樹林處繼續搜索。

如果對方眞有個如此指揮若定的人，劉郎的「調虎離山」之計，肯定是要失敗了。

但是，後面一直未見有人追來。由此可見，對方可能盡是有勇無謀之輩。

劉郎等人護送着宋大人落了那座小山，却被狗兒吠得心煩意亂。

農舍內亮起了燈光。

屋內人顯然巳被狗吠聲驚醒。

一名中年農夫，睜着惺忪睡眼，推門出視，劉郎急忙翻身下馬，向他簡單地作了一番解釋。

農夫的妻子也披衣而出，二人的目光中，充滿了驚懼神色。

劉郎安慰他們：「因爲有人受傷，希望你們行個方便。天亮後，我們就走。」

農夫無可奈何，惟有招呼各人入內。

藍英一邊小心將宋大人扶落馬下，一邊吩咐各人分頭放哨。

劉郎協助藍英將宋大人攙扶進了農舍之內，在一把椅子上坐了下來。

宋大人舒了一口氣。

他雖然受了傷，而且傷勢不輕，但神志仍然保持清醒。

他問農夫有沒有紙張筆墨？

農夫搖頭道：「我們以農爲業，未讀詩書，那有這些東西？」

宋大人嘆氣道：「萬一他們追踪而來，一定不會留下生口！」

各人圍繞着宋大人，大家似乎都滲不透宋大人的心意。

藍英道：「大人放心，我們拚死也會保護你，天亮後我們就會逃上京城去！」

宋大人道：「這兒距離京城太遠，非一朝一夕所能到達。」

李風拍拍背上的黃包袱：「大人的印信在此，我們何不向官府求救？」

「那更危險！」宋大人道，「這一帶是九王爺勢力，縣府知府中人盡是陽奉陰違，他們都是九王爺的爪牙。」

藍英等人其實心裏也都明白：如果他們可以信任官府的，根本就不必偷偷摸摸，以前朝廷派來的人，亦不會死得不明不白。

但眼前這情勢，如果他們闖不出重圍，就只有死路一條。

言談之間，各人巳忖測到：準是爲了救劉郎出獄，而被九王爺派出的探子暗裏跟踪。所以九王爺才會午夜派出大隊人馬前來圍攻他們。

劉郎聞言，也深感難過。

但宋大人安慰他：「九王爺明知我跟他們勢不兩立，就算今天找不到，明天他們也會找到我們之所在。」

宋大人跟住又告訴劉郎：連日以來，他和他的手下們，巳經搜集了不少證據，正擬寫成奏章，遣人進京，啓稟皇上，想不到九王爺的殺手們巳經找到了他們之所在。

宋大人自承低估了九王爺的人。但他絕不後悔派人去救出劉郎。

自從那天宋大人和藍英二人逃入樹林，躲向樹頂開始，宋大人巳對劉郎留下深刻印象。

他說：如果再多幾個劉郎如此俠義之士，九王爺那一類人就不易存在。

宋大人又說：「顧德昌的血書我巳看過了，眞的是一字一淚，慘不忍睹。本來我打算明日才擬就奏章，派專人連同顧德昌的血書，一併送上京城，呈給皇上，想不到人算不如天算！」

宋大人說着，又深深地透出了一口大氣。

然後，又見他自懷中摸出一方血漬斑斑的白巾——那正是顧德昌交給劉郎的血書。

劉郎自然也看過了那封血書。內容力陳九王爺父子二人的暴行，巳達到無法無天的地步。又力證他們一家四口，均死於九王爺派來的刺客的刀下。求代雪沉冤。

宋大人凝神沉思，目不轉睛地瞪住那一封血書，靈機一觸，隨即撕下衣袖上的一方白紡。

衆人在旁見狀，也想像得到宋大人想做一些什麼，他顯然要學顧德昌一樣，寫一封血書。

但是，藍英等人看見他巳是身受重創，流了太多的血。怎可以再傷殘自己的身體？

然而各人却來不及阻止，宋大人巳咬破了右手中指的指頭。

宋大人這邊推開藍英，那邊巳俯首疾書——用他破指上流出的血，在白紡之上寫成了一封血書。

然後，宋大人又叫李風把印信取出，在血書的末端加蓋。

藍英等人急忙撕下他們自己的衣角，爲宋大人包裹指傷。

劉郎見狀，也爲之感動不巳。

宋大人却含淚說道：「我怕他們遲早也會追上我們。因此，我求大家爲我做一件事，在他們未發現我們之前離開我。」

各人呆住一陣。

他們互相望了一眼，因爲他們都十分明白宋大人的意思。

但沒有人回答半句話。

宋大人又說：「我知道你們都非常忠心於我，但這件事實在比什麼都更重要。我要求你們把這兩封血書都送上京去。」

各人沉默着。

宋大人側過頭來對劉郎說：「劉兄乃江湖中人，相信人面較熟，加上我目睹過閣下的武功的確高人一等，就請你作主安排他們，將血書送上京城去吧！」

宋大人隨即又吩咐李風等人，要聽劉郎的指示和安排。

宋大人只留下藍英一人陪伴他。

劉郎却道：「我用不着這許多人，如果大人相信在下的話，就讓我一人將血書送上京城吧，其他人可留下保護大人。」

「沒有用的，一個和五個並無分別。」宋大人說，「除非我們不被他們找到，否則，他們人多勢衆，只怕我這五個手下亦非其敵。」

宋大人說到這裏，就把血書都交到了劉郎的手上去。

他們一行七人，除了劉郎和宋大人之外，還有李風、藍英等五人。但其中二人正在屋外放哨，以防有偷襲。

劉郎將血書接過，謹而愼之的，放進了懷中。

他也明知這責任萬分重大。

但宋大人仍然叮囑他：血書力陳九王爺父子二人的罪行之外，還指他們暗中招兵買馬，與山賊們勾結密謀作反。以前屢殺朝廷命官的主謀人亦肯定就是他們父子二人。因此，宋大人要劉郎無論如何，一定要將血書送到京城，交給皇上。以便及時派兵前來圍剿，否則就會後患無窮。

劉郎終於也答允宋大人，他必盡其所能，務求把血書護送上京。

但是，他却堅持不能將所有人都帶走，因爲他不忍看見宋大人孤掌難鳴地，落入九王爺的手上。如果可能的話，他們最好還是一齊北上。

劉郎又說：「只要我們逃出九王爺的勢力範圍，大人就會安全！」

然而宋大人却道：「你們可不必理會

我，剛才你們也看見了，我受了傷，拖累你們拉慢了步伐，沒有我，你們自然可以逃得更快！」

宋大人又說：「而且，你們離開我之後，他們根本不知道有血書這回事——」

宋大人剛說到這裏，突然四下裏張望，神色顯然緊張。

「那農家呢？」宋大人警覺地問。

各人都給他提醒了。

「嗯！我記起了。」李風回憶着說，「當大人把血書交給劉兄時，他們夫婦二人便退了出去。」

藍英已不等他們把話說完，便飛奔出門外。

外面已是晨光初露。但藍英東張西望了一會，也見不到那農家夫婦。

藍英再往前走，與在外放哨的一名同僚相遇。

藍英問他的同僚：「有沒有看見那對夫婦？」

他的同僚道：「不久之前，他們才經過這裏，可能是下田去了。」

藍英衝回農舍附近，解下了一匹馬，翻身跨上馬背，往外飛馳而去。

但是，他奔了一程，仍然找不到那雙夫婦。

田野間連人影也見不到一個，那雙農家夫婦自然不是下田耕作。

既然不是下田耕作，他們還有什麼好做？

如果他們不是心懷不軌，又怎麼會中途悄悄地離家？

藍英心感不妙。

他急急策馬奔回農舍，將找不到農家夫婦的事轉告各人。

宋大人和劉郎他們也感到事有蹺蹊。

農家夫婦可能是怕事，也可能爲了領功而去「告密」。

無論如何，這兒不是久留之地。

於是各人立刻啓程，又匆匆離開了該處農舍。

× × ×

宋大人一邊逃命，一邊催促劉郎帶人上京，立即與他分道揚鑣。否則，萬一他們一併被九王爺派出的殺手追上，只怕連血書也被搜出，那時就會前功盡廢。

劉郎自然非常明白宋大人的意思。但他沒有照足宋大人的意思去做。

他只帶了李風一個人走。其餘的人，都留下給宋大人。

宋大人眼見事態危急，因爲農家夫婦之失踪，表示九王爺的殺手隨時都會追殺而來。所以他沒有跟劉郎爭辯。

劉郎於是帶了李風，迅速地離開了宋大人他們。

爲了避免讓九王爺的人同時追及，他們分從不同的路綫逃走。

× × ×

兩乘快馬在晨光照耀中急馳了一程之後，劉郎與李風二人已遠離宋大人他們。

劉郎將馬匹拉慢，然後又對李風說道：「如果只有你一個人，你懂得如何上京麼？」

「當然懂得，我本來就是陪着宋大人由京中南下的。」李風道。

劉郎於是又說：「那好極了，就讓我們再來一次分道揚鑣吧！」

李風怔了一怔：「我們也要分手？」

「是的，我總覺得，他們遲早會追上來，尤其是那農家夫婦親眼見到宋大人把血書給了我放入懷中去。」

「那麼，劉兄的意思是——」

「九王爺的鷹犬們，聽了農家夫婦的告密之後，你猜他們會以誰爲目標？」

「當然會以劉兄爲目標。」

「所以，爲安全計，血書只好改交了你帶上京去了，我則再施調虎離山之計，將他們引開，讓你安然進京。你以爲如何呢？」

李風自茶樓一役開始，已十分佩服劉郎，再加上宋大人親口說過，各人要聽他指示，所以李風也只好信任他。

劉郎於是自懷中取出一團血漬斑斑的白巾，塞到李風手中。

李風也沒有攤開再看，便匆匆塞入自己的懷裏。

二人互視一番，便分道揚鑣。

× × ×

李風疾馳了一程，馬疲人亦餓，這時又是接近中午時分。

他瞭望前路，但見遠處道旁有一路店，那正是過路客商駐足喝茶吃飯的地方。

李風的心裏想，這種地方，好不好進去？

劉郎因爲自己成了目標，臨時改變主意，把兩封血書轉移到了他的手上，這在心理上已大大加重了他的負担。

因此，李風對自己的行動，不得不小心翼翼，以免中計。

本來他打算找到一戶人家，借茶討飯，這樣總好過在路店那種地方出現！

但是，附近却找不到一戶人家。眼前亦只有那一間路店。

他的坐騎已逐漸接近那間路店。

路店內只有寥寥數人。

李風實在無法再忍受了，只好翻身跳落馬下去。他無法忍受飢渴的侵襲。

即使他有此能耐，只怕馬匹也無能爲力。

在人疲馬倦的情況下，李風惟有落馬跑進那間路店去。

他點了一些簡單的飯菜之後，又向店家討了一些水，拿到門外餵馬。

然後，他又讓馬兒獨自在路店附近的路旁吃草。

當他返回店裏的時候，飯菜已經端在桌上。

他一邊吃，一邊注意店裏的每一個人，每張臉孔上的表情。

他不得不小心，因爲他稍不小心，就會被人所乘，那時就無法完成任務。

不知是心理作崇，還是什麼，他總覺得那些人形跡可疑；尤其是穿上了黑色衣服的人，他見了總覺得担心。

昨夜偸襲宋大人秘密營地的，全是穿上了黑衣的人！

李風匆匆吃了幾碗飯，傾了幾杯清茶落肚，正待結賬離去！

門外又闖進了三名黑衣大漢！

這些人隨即與店內原有的二名黑衣大漢交換了一個眼色。

各人的視綫紛紛集中在李風的身上。

李風心裏一凜，順手抓起桌上一雙他剛用過的竹筷子。

「呼呼」兩聲！彷似兩支冷箭，直射出去！

五名黑衣漢子刀未出鞘，已見兩人先後倒下，竹筷穿心！

三名黑衣大漢企圖攔阻李風，已來不及，李風已闖出店外。

他只走了丈餘，頓覺腦後生風，急急就地倒臥，一ㄨ飛鏢自頭頂掠過。

李風就地翻滾，人剛站立起來，揮手一揚，數顆石子連珠飛彈而去。

三名追殺而來的大漢，忙揮刀擋格，「叮噹」有聲，黑衣大漢雖然不致受傷，但如此一來，却阻慢了他們的步伐！

李風見計得逞，急忙翻身上馬！

馬兒又吃飽了草，跑起來也份外覺得快。

李風回頭張望，只見三乘快馬，亦已開始苦苦追擊。

他知道這是生死關頭，硬碰硬，即使兩敗俱傷，只會影响他護送血書。

因此他一邊逃跑，一邊注意前面及四周的地理環境。

他希望能以智取。

前面右側就有一處斜坡，假如在未進路店之前，人疲馬倦的情況下，他實在不敢嘗試，但現在情形可不同了！

李風叱喝一聲！

雙腿一夾，馬兒急急衝上了傾斜的山坡。

山上徑石嶙峋，馬蹄踏在上面，「骨碌碌」地直滾下山脚。

如果沒有良好的韁繩功夫，如果沒有馬兒的小心合作，很易就此滾落山脚之下。雖未必至到粉身碎骨，也會重傷！

李風人馬到了山腰，回首張望，竟然只見到了兩名黑衣大漢。

明明是三騎追來，何故現在只得回二人？

李風也不及細加追究，因爲對方的人馬也開始策馬上山。

李風依原定計劃，急忙跳下馬來。

剛上到山腰的二名黑衣大漢，見狀亦只以爲山路難行，所以李風才會落馬。

豈料就在這刹那間，山石滾滾而下，有如萬馬奔騰。

二名黑衣大漢欲加趨避，但爲時已晚，同時人馬正在山腰之間，上既不得，落又不能，就此被山石擊至重傷。

李風的計劃雖然順利完成，但內心仍有顧慮，就是另一名黑衣大漢的下落。

他絕對不會看錯，明明是三個人苦苦自後面追來。

但現在爲什麼只有二個？

還有一個去了那裏？

他拖着馬兒落山，不斷留意到曾被他擊至重傷的兩個人！

那兩個人分別倒臥於山腰之間，他們的馬匹則已奔落山脚之下。

兩個黑衣大漢分別倒在兩處地方，相距約有二三丈之內。

李風要同時兼顧，實在有些困難。

忽然之間他見到其中一人昂首揚臂，

李風急忙先發制人。

一顆拳頭般大小的石塊，早已握穩在李風的掌中。

李風也不等對方有進一步行動，石塊已迎頭擲了過去。

只聽到黑衣大漢悶哼了一聲，登時昏死過去。

李風又回過頭來。

另一名大漢這時却動也不動，伏在山石之上，像是死去了。

但是，李風記得他不久之前仍在掙扎，可能只是詐死。

他在戒備中走了過去。

那大漢仍然伏着不動。

李風竄到了他的身旁，那傢伙却霍然而起。

李風早已有所戒備，眼看就要送他一刀。

但見那黑衣漢子又跪又拜，手中並無任何攻擊性武器！

原來他只是看見了剛才同伴死去的情形，担心李風向他再施毒手，所以惟有裝死。

等到李風已到了身邊，他明知假不了，就惟有改爲求饒。

李風靈機一觸，立以利刀架向他的頸項，命令對方脫下一身黑衣。

黑衣大漢儘管不明其用意，但本身既已受了重創，既無力反抗，更無力逃去，也只好照辦了！

當黑衣大漢脫下衣服之際，李風自己也在匆匆脫下了他自己的衣服。

原來李風要來一次李代桃僵，讓黑衣人穿上他的衣服，他則披上了黑衣。

這是無可奈何的事。李風只有一個人，他不想成爲黑衣大漢追殺的目標，只好「變」成他們的「同路人」了。

他並非貪生怕死之流，只是他一死，血書便變了無人護送上京。

血書已是唯一的希望。

它是宋大人唯一可以制勝的武器。

如果血書到不了皇上的面前，九王爺只待時機成熟，便會發難。那時只怕皇上亦無奈他何。

因此，李風無論如何，硬闖或智取，都一定要完成任務。

現在他已穿上了黑衣。

另一方面也在他的要脅之下，黑衣大漢這時亦已穿上了他的衣服。

然後，李風將他扶上馬背之上，緩緩下山。

× × ×

原來屬於二名黑衣大漢的兩乘坐騎，仍徘徊在山脚之下！

李風要將受傷大漢轉到他自己的坐騎去，又得費了一番氣力。

因爲李風覺得他騎過的馬很有靈性，剛才如果不是由於牠的合作，他的計劃就無法可以順利地加以完成。

李風把受傷大漢移到了另一騎馬背之後，又命他彎下腰來，將他綁牢在馬背之上，雙足硬撑在脚踏之上。雙手則綁在韁繩末端，而且收得緊緊的。

一切妥當，李風才叱喝一聲，在馬屁股之上，狠狠地抽打了一鞭。

馬兒受驚，背着受傷的大漢，狂衝而去。

受傷大漢這時才知上當，但也無力反

抗；他伏在馬背之上，越是掙扎，韁繩越是扯動，馬兒只有跑得更快！

× × ×

李風穿上了黑衣之後，心理上似覺安然。他騎着馬兒，趕路上京。

× × ×

第三名黑衣大漢，出現在大路一旁。

他把馬匹帶到樹後收藏起來，自己則爬上路旁一棵大樹之上。

不久，果然見到一乘快馬，疾馳而來，這正是他等待着的目的物。

無論從衣飾身形看，都是他要等的李風。

於是他張弓搭箭，勁射而去。

他的箭法最準最勁，否則，他的同伴就不會選中他担任這次的伏擊任務。

馬兒雖然跑得很快，但終於也逃不過他的一箭。

第一箭射人——伏在馬背上的人！

第二箭就要射馬了。

這是一次較特殊的伏擊任務。既要射人，亦要射馬。

因爲不久之前，他們得到一名農夫的報告，知道了血書的秘密。

他們盡是訓練有素的追殺手，自然明白到宋大人的手下們如此忠心耿耿，決不會輕易離開他們的主人，而獨自上京。

換句話說，像李風這些人，一定是另有任務在身。所以他手下絕不留情。

第一箭射中了馬背上的人，那人慘叫了一聲，馬兒走得更急勁。

第二箭射馬，馬頭中箭，馬兒倒下。

黑衣大漢滿心歡喜，自樹上跳下來，急急奔往大路之上。

但是，當他走近那雙人馬之時，却不由得嚇呆了。

中箭死去的，是他的同伴。

他當然不可能不認得自己的同伴。但剛才離得太遠，他只能憑衣飾認人。

這是李風的衣服，爲什麼會穿到他同伴的身上來。

李風的血書呢？

大漢伸手解下他的同伴屍體，再搜他的身，並未見什麼血書。

毫無疑問，李風又施狡計。

黑衣大漢咬牙切齒，搥心頓足。

他發誓一定要替他的同伴報仇。

思想間，那邊又來了一乘快馬。

黑衣大漢心裏有數，急急迴避。

來者果然又是一名黑衣大漢，他知道李風已施用了「偸龍轉鳳」之計，自然不會再上去。

咬實牙關，只等那人馬到來！

轉眼之間，人馬已到，黑衣大漢手急眼快，一箭射去。

果然是百發百中。

馬背上的人應聲倒下。

馬兒受驚，急急奔了一程，但黑衣大漢這一次並未射馬。

他急於要生擒李風，所以三步併作兩步，飛奔過去。

那由馬背上摔下的人，臂部中了一箭，正蹲在路旁雪雪呼痛。

發箭的黑衣大漢仗刀而上，正待有所行動時，却嚇呆了一陣。

那不是他要傷害的人。

也不是李風。

是他們自己人！

「你這瘋子！」受了箭傷的人生氣地，站起來想湊他。

發箭的黑衣大漢急忙解釋。

受傷的黑衣大漢這才明白，原來他們的對手，竟然如此狡猾。

身揣假血書　引敵苦追殺

李風也知道，他的一身黑色衣服，可能給他帶來方便，但也可能帶來麻煩。

不過無論如何，他已連闖了好幾關。

前面還有很遠的路，困難自然多着。

他對血書的重視，就像對宋大人的尊敬一樣，甚至不敢掏出來攤開看一眼！

因爲他不知道那些人是九王爺派來的殺手們，萬一讓人見到，他就性命不保。

他的性命不保不要緊，問題却是那些血書也會同時失去！

所以他一直把血書收藏於懷中，收得密密實實，從不讓它露面。

李風終於又到了一處小鎭！

這時已是黃昏。

李風對每一個人都小心提防，所以難免在行動上顯得閃縮。他正進入一間飯店之際，却看見一個人正急急離去。李風又起戒備之心。由於光綫昏暗，他見不到對方的面目。

本來李風要來此吃飯，經此一役後，他又改變了主意。

他不敢在此久留。

但人已經進來了，如果立刻又離去，豈非更易引人關注？

他惟有佯作找人。

然後裝成找不到的樣子，就想退出飯店的門外去。

豈料就在這刹那問，有人招呼他：「朋友，這裏坐吧！」

他回頭一看，心裏不由得暗吃一驚。

那張方桌兩旁，分別坐着二名黑衣大漢！

李風差些兒就要動手！

但他發覺那兩個人並無惡意，並未亮出武器來，自己也變得冷靜。

兩名大漢打手勢，示意他坐下來；他自然知道對方錯認他是自己人，完全就是爲了一身黑衣服。

他這時候如果硬要走，人家一定會更加心裏生疑！

所以他惟有硬住頭皮，坐了下來。

「一個人麼？」左邊一名黑衣大漢問他。

「是的。」李風只有兵來將擋，答了對方。

右邊一人又問：「找到獵物麼？」

「別提了，給他逃掉了。」李風故作神秘地，低聲說。

二名黑衣大漢又發現了李風的身上有血漬；那些血漬已經乾涸。如果不是黑衣，一定更易看見。

李風被他們盯得有些心寒，尤其是當他想起了懷中的血書時。

左邊一名黑衣大漢道：「交過手？」

「是的。」李風呷了一口茶，「損失了兩個人，他也受了傷。」

「找到血書麼？」右邊一名大漢問。

李風搖搖頭：「沒有。」

李風乘機又說：「那傢伙可能說謊，然則我們上當了。」

但二名大漢却異口同聲道：「不可能說謊，他是我們安置在那裏的一名綫眼，絕對靠得住。」

李風担心如此一問一答，只怕有些問題他不知如何作答，所以他說：「你們先坐一陣，我去換一套衣服。」

說完他就站了起來。

二名大漢異口同聲地說：「急什麼，吃了飯再說吧……」

但是，李風當作沒有聽到。

轉眼間，他已竄出了飯店門外。

二名黑衣大漢心裏奇怪，其中一人說：「老四，你認識他麼？」

另一名叫老四的黑衣大漢道：「我還以爲你認識他呢。」

「不，我只憑他的一身衣服。我們的人都是在這次行動中，穿上了黑衣，就像我和你一樣，可不是嗎？」

「那麼，可能不對。」

「什麼不對？」

「當初我還以爲你認識他，所以才不生疑，其實自他坐下來的一刹那起，我已覺得可疑。」

「你的意思是說——他是冒充我們的人？」

「嗯——」那黑衣大漢霍然站了起來，隨即衝出門外。

但是，他放眼四望，李風踪跡已經杳然。

另一名黑衣大漢這時亦已結賬出來，陪同老四往各處找。

× × ×

老四走了好幾間飯店，與他一齊的另一名黑衣大漢丁木，也覺得事情不妙，如果剛才那個不是自己人，一定是對方——宋大人的手下。

他身上爲什麼有黑色衣服？

喬裝！一定是存心冒充他們的人。

至於衣服上的血漬，亦即表示他們之間有過一番厮殺。

老四突然感到眼前一亮：「瞧！」

丁木望向街口那邊，是一個黑衣人的背影，他正在彎角處消失。

二人立即交換了一個眼色，齊齊衝了過去。

× × ×

當他們走到彎角的時候，那個黑衣人已在數丈以外。

再細看清楚，不祇一個，還有另一個走在他的前頭，剛才只是由於彎角關係，他們看見那背影時，另一人早已走過！

他們拔刀在手，急急追了上去。

「察察」兩聲。

兩條黑影瞬即掠空而過，搶在另外二名黑衣人物的前面。

老四和丁木分別攔住二名黑衣人的去路。

時間是將近入黑未黑之際，光綫雖然極度昏暗，但在這短距離下，彼此仍然可以見得清楚對方的面目。

二名黑衣人的反應也敏捷，當他們聽到背後響起衣袂帶風之聲時，已匆匆拔刀戒備。

然而就在這一刹那之間，老四和丁木，還有那一個黑衣人，都爲之失笑。

因爲他們四個人都是互相認識的。

二名黑衣人之中，受了傷的一個叫袁平，他手上綁紮住，原來是給自己人的弓箭所傷。

另一個黑衣人，就是有「神射手」之稱的小尹。

四個人都曾在王爺府內見過面。只是小尹和袁平並不知道老四和丁木爲什麼突然之間會向他們偸襲。

後來經雙方解釋，彼此才知道李風果然是個十分高强的對手。

他們慘受利用和戲弄，結果到頭來還是給李風逃走了。

爲了那血書。

爲了九王爺的命令。

也是爲了九王爺開出的賞格，他們四個人仍在小鎭上到處搜索。

附近沒有可供食宿的地方，因此他們估計李風仍在這小鎭之上躱着。

在搜索中，四個人不斷出現於各飯店和客棧，也先後再發現了其他黑衣人——都是九王爺派出的追殺手。

雙方認識的，立刻就加入搜索行動去，不認識的，也在談話中互有交代。

很快，又有十數名黑衣人聚集在一起。他們決定搜遍這小鎭的每一角落，因爲他們深信李風今夜在此留宿。

× × ×

整個小鎭上的大小客棧，不足十間。

黑衣大漢們已先後搜遍了此等客棧，始終搜不到李風。

他們感到萬分驚奇，因爲由此上京，前面數十里也無處可以留宿。

按常理來說，李風一定要在這小鎭，待過了今晚再說。

但對李風來說，這却是非常時期。自然又不能以常理忖測。

當然，夜間他還是可以趕路的。

但是這一帶的人又都明白，前面那段路不但漫長得很，也不太平。所有行旅客商，一向視爲虎穴，錢財丢失不要緊，動輒連性命也沒有了。

單憑這些理由，李風一定會在這小鎭內，待過了今晚再上路。

但是爲什麼找不到他的踪跡？

是住在親友家麼？還是住妓寨？

對了，妓寨是取有可能的地方。因爲這裏只須有錢就行，何況李風又那麼漂亮英俊，妞兒們一定樂得接近。

時已入黑。

鎭上各妓寨已是華燈初上的時候。十多名黑衣大漢，首先還是很客氣的入內，明查暗訪。

老四、丁木和小尹等人，都曾見過李風其人，所以他們目光如炬，到處張望，人家還以爲他們見了妞兒們便目不轉睛。

却不知道他們另有目的。

當他們進入一間叫「杏花樓」的妓寨時，正好見到二名年輕美麗的妓女正在交談。

一個穿紅衣的說：「怎麼？你那恩客這麼快就放你下來？」

另一個穿綠衣的妓女却白了她一眼：

「嘿！別提了！」

紅衣妓女若有所思地說：「哦！我明白了。」隨即又唉聲嘆氣道：「唉！眞可惜！那麼英俊，怎麼會不濟事？」

「你說什麼？」綠衣妓女反而給弄得有點莫名其妙。

「你不是指他銀樣蠟槍頭麼？」

「不！你誤會了！他只是想來這裏睡覺。」

「什麼？未跟你親熱過，就自己去睡覺？」

「何必大驚小怪？人家反正付了錢就是，管得了這麼多嗎？」

「唉！天下間竟有這種柳下惠，眞的是見也未曾見過。」

「算了，反正我樂得清閒啊！」

綠衣妓女說完就想走開。

但是，卻給老四一手抓住：「你叫什麼名字？」

綠衣妓女嚇得一跳，「呀」然叫了一聲！

老四陪上笑臉道：「何必害怕，我腰間的錢比那白臉書生更多。快些帶我上去拜候他！」

綠衣妓女驚魂未定，鴇母見狀，忙着過來查問什麼事。

鴇母還用責備的語調道：「小翠，你怎麼不好好在上面侍候李公子？」

然後又向老四等人陪笑臉：「各位請到這邊先喝杯茶，何必焦急成這副樣子？我們杏花樓是全鎮最多美女的一間……」

豈料她話還未說完，老四已經止住她：「够了……老子不是來找開心的，快帶我上去找那個什麼李公子。」

鴇母面色頓變！

她含怒瞪住各人，道：「你們是什邊人？」

「少管！」老四也懶得跟她嚕嘛，一掌推開她，直衝上了二樓去。

鴇母當然也不是等閒之輩，一邊叫人召來公差，一邊召喚妓寨的打手們。

一時之間，妓寨之內，如臨大敵。

老四等人則登樓逐房搜索，弄得鶯鶯燕燕驚呼不已。

有些房間之內，兩條肉虫赤條條的，其狀不堪入目。

有些房間之內，人客正與妓女們喝酒，猜枚。

但是都給老四這班人弄得尷尬非常，一些兒也不開心。

妓寨裏的打手們一湧而上。

不過他們並未能阻止老四等人的搜索行動。

老四他們全是有經驗的殺手，憑藉着九王爺的聲威，早已橫行慣了，又怎會把這輩妓寨打手們放在眼內呢？

打手們甫徑接觸，已給老四等人打得直滾落樓下去。

老四等人本來已分成兩組，分頭在隣近幾間妓寨展開明查暗訪。

但經此一役後，另一組由袁平率領的黑衣大漢們，亦已聞訊過來。

剎那間，老四等人的聲勢十分浩大！

他們已找到了小翠那間房。

裏面果然有一張落了蚊帳的床。床上還隱約睡了一個人。

老四首先挺刀衝了過去。

他也不打話，寧枉毋縱，反正有九王爺做靠山，先殺了再說。

何況憑剛才兩名妓女的交談，差不多已肯定此人必是李風。

試想想那有人到妓寨來睡覺的？未經過與妞兒們親熱就倒頭睡去，分明是趕路趕得疲倦已極；要睡覺而不到客棧去，明明是怕給老四他們找到。

憑此種種跡象，老四已有足够理由先下手爲强了。

手起刀落，果然躺在蚊帳後面的是一個人，登時血洒綉榻。

那「古怪」的嫖客仍在睡夢中，這回的確是死得不明不白。

但當老四等人將屍體扶正，細辨那男子的面目時，卻又不是李風。

各人都呆了一陣！

× × ×

「弄出人命了！」

妓寨裏登時亂作一團。

公差們已聞訊趕來包圍。

他們早已聽到妓寨裏的人說，這班人「蠻不講理」，所以公差們也算得是有備而來。

但是，老四等人卻沒有理會他們，仍在到處展開搜索。

直至公差們登上了二樓，黑衣大漢才告訴公差頭目，他們是九王爺派來的追殺手。現在正要找一個「非常重要」的人。

公差頭目自然也知道九王爺是什麼來頭的人，連知縣大人，府台大人也不敢惹他，更何況一個小小的公差呢。

於是一場對峙，很快變得極不合情理；公差們不但未將殺人兇手捕去，反而協助老四這班人，到處找李風。

但在另一方面，妓寨之內，又的確是出了命案，究竟死者是誰？

消息傳開，很快來了一個哭哭啼啼的娘兒——據說，她正是死者的老婆。

陪伴她到來的是死者一位朋友。

那女人很年青，還不到二十歲，看上去最多十八九而已。

她哭得很傷心。

據死者的朋友對人說：他們原來只是一雙成親未及一個月的夫婦。

死者很愛這位新婚妻子，只是無法忍受她的嚕嘛。

兩口子吵吵鬧鬧了半天。

做丈夫的氣不過來，於是和朋友到妓寨裏來喝花酒。

但是，由於他愛他妻子，臨陣退縮，不想與妓女有肌膚之親。所以喝了兩杯之後，便倒頭大睡。再加上昨夜與妻子吵了整夜，所以就睡得更甜了。

想不到卻在睡夢中死得不明不白，聞者無不傷心。

但傷心又有什麼用？連公差也不管，試問還有誰敢管？

× × ×

李風當夜的確未離開那小鎮。

他只不過睡在朋友家裏。

他遇上這位朋友，也是十分偶然的事，那時已是黃昏日落時份。

他正在選購衣物，因爲他不想再穿上這染滿血漬的衣服，更不想再給黑衣大漢

們認錯爲「自己人」。

就在那時候，有人從後面拍了他的肩膊一下。

有如驚弓之鳥的李風，自然很容易就往壞處想。

他一個急轉身，就待有所行動。

豈料面面相對之時，才知道原來是少年時候的朋友。

那年紀與李風差不多的牛雄，生得高大，與李風比起來，份外覺得壯健。

他們少年時候是好朋友，但雙方也有將近十年未見。

李風正担心住處，因爲他也想像得到老四等人定必四下裏搜索，客棧一定不能住。

同時他也知道前面數十里以內無處可以找到棲身之所，加上盜賊如毛，因此更加不能夜行，現在遇上了牛雄，正是求之不得。

牛雄於是招呼他返家，欵以上賓之禮。老朋友多年不見了，自然有許多事情好談。

李風只將血書的事隱瞞，其他事情差不多都對牛雄直說了。

因爲他覺得牛雄是他少年時代的朋友，以前大家不但談得來，也十分耍好。牛雄大概不會出賣朋友吧？

他只知道牛雄仍未成家立室，他與母親妹妹等同住。

至於牛雄做些什麼生意，靠什麼維持生計，他知得不多。

牛雄只告訴他，在這裏落籍，只是最近幾年間的事。

他對牛雄的態度絕無半點懷疑，只因牛雄少年時爲人也很忠厚。

豈料睡到半夜，突然有人在客房的門外輕輕地叩門。

雖是輕輕的叩，卻叩得很急促。

李風從睡夢中禁醒，聽到牛雄的妹妹在門外低喚。

他急忙自床上翻下，開門啓視下，只見牛雄的妹妹——牛小梅，神態慌張地對他說：「你快走！大哥出賣了你！」

李風眞的以爲自己在做夢，牛雄怎麼會出賣自己呢？

但是牛小梅的態度十分慌張，也非常之誠懇，他們少年時也是常常玩在一起的好朋友；他知道小梅從不說謊。

但是牛雄如何出賣他？

李風還沒有想完，已隱約聽到外面傳來了人聲吵鬧。

牛小梅道：「準是公差來了，你快走——由後門走！」

說着，牛小梅已率先走向後門。

李風透過天井，轉出後院，卻可以從透花牆磚之間，見到外面火把熊熊；後門外面也有人佈下了陣勢。

牛小梅急得想哭：「是我大哥不好，我也知得太遲。現在怎麼辦？」

話未完，前門已給人洞開。

李風和牛小梅都可以隱約聽到牛雄的聲音在說：「就在那邊客房。」

李風不敢怠慢，只對小梅道：「此恩此德，惟有來日再報。」

說完，雙足一頓。

轉眼之間，李風人在屋頂之上。

豈料他還未站穩雙足，已見屋頂那邊，人影幌動，嚇得李風急急伏下。

也僅僅在伏下之時，一支冷箭自頭頂之上，急急掠過！

同時有人揚聲叫道：「他在上面！」

李風抓過幾片瓦片，循聲追影，揮手勁擲，那邊已傳來慘叫連聲！

有人由屋頂掉下去，也有人由下面飛躍而上。

李風恨牛雄太不道義，也感謝小梅及時前來通知他。

儘管還是遲了一些，也總好過夢中成擒。

他沿住屋頂，急縱疾跳，轉眼已過了幾間大小屋宇的屋頂。

他看見有人接踵追來，而且絕對不止一個。

李風感到情勢十分危急，因爲憑剎那間的印象，追逐他的人之中，不但有公差，還有許多穿上黑衣的大漢。

李風自然也明白到：九王爺派來的「黑色追殺手」，地方上的公差絕對不敢惹他們。那麼，他們聯成一綫，也就毫不出奇。

李風已由高處逃了數十丈遠，他正要由這邊屋頂跳到另一間屋頂——彼此大約有丈餘距離，這對李風來說，是太過容易的事。

由於下面有人持火把追來，李風仍須高來高去，不敢跳下街上。

那邊屋頂很靜，李風無論如何也想不到會有人事先埋伏在那裏。

直至他雙足離開了這邊屋頂，人在半空中之際，他才發覺那邊屋頂不但有人，而且不止一個，最少也有幾個。

那幾個人十分合作，也極之有默契。李風未開始跳躍之前，他們靜伏不動，而且不露痕跡地，躲在黑暗處。

等到李風雙足離開了這邊屋頂，又未及跨到那邊屋頂之時，那幾個人才分由兩旁出現，而且手裏還有些東西。

李風明知危險，也毫無辦法，因爲人在跳躍，去勢仍勁！

李風還未踏着那邊屋頂邊緣，整個人卻給反彈回來。

那是一張網——黑色的網。

一張又長又闊的網，令到李風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失手！

那張黑色的網突然張起，完全將李風的去路擋煞了。

李風人在半空，事前又全無防備，就墮落街道的地上。

李風受傷了。

他雖然仍然可以免强爬起來，但四方八面湧過來的公差和黑衣殺手們，卻把他壓在地上，令他無法動彈。

李風沒有掙扎，因爲他明知掙扎也沒有用。還是省回一點氣力吧。

他終於給人像紮粽子一樣，細綁起來了。

× × ×

李風給人押到一幢大宅之內。

這裏佈滿了黑衣人和公差。

一名中年人也是穿上了黑衣的，只是鑲上了一些金邊。

他正是九王爺的心腹手下巢芹。

巢芹也是這次黑衣殺手隊伍之中的總指揮，名銜是「總監」。

巢芹親自動手，上前把李風搜了一個澈底。

李風懷有中仍兩幅沾滿了血漬的白紡巾。

這就是各方觸目的「血書」。要不是爲這些東西，李風也許不必吃盡苦頭。

李風手足被綑綁，根本沒有反抗的能力，惟有任由他們將「血書」取去。

但是，當巢芹張開那二幅白紡巾時，却爲之勃然大怒。

他力摑李風的面頰。

李風當然無法反擊，但內心却是一千個不明白。

巢芹下令再搜。

李風身上的衣物差不多眘給脫個清光了。

但是，他的身上再無其他「血書」給搜出。

李風心裏旣驚且喜，因爲看對方的反應，他終於又想出了一些可能性。

「血書」可能是假的。

否則，巢芹爲什麼如此生氣？爲什麼再叫人搜他？

巢芹一再檢起枱上兩幅血漬斑斑的白紡巾。終於「哼」一聲摔向地上。

李風可以看得清楚。「血書」果然是假的，那只是染了斑斑血漬的白布。

李風終於又想起了：劉郎連他也欺騙了。但他不會怪劉郎，反而高興。

劉郎曾替宋大人包紮傷口，抹去傷口上的血漬，所以他悄悄用那些抹過傷口的血巾冒充血書，李風等人全不知情。

然而劉郎這樣做却有他的理由，因爲他要李風在心理上當着那是眞的血書，全心全力保護它，別露出破綻。

惟有如此，才可以分散追踪者的注意力。

現在劉郎的目的顯然已達到一半，另一半就是要劉郎看本身能否力闖重圍。

可以想像得到：九王爺的黑衣殺手們，一定會另外派人追踪劉郎。

李風驚喜交集。

他驚的是巢芹一定不會放過他，因爲對方給人如此玩弄，自不甘心，到頭來必然老羞成怒，後果實在很難想像。

他喜的自是血書仍有機會送到皇上的御前去：宋大人的目的還有可能達到。

另一方面他私心底下又感到遺憾，像牛雄這麼好朋友，到頭來竟會出賣自己。

牛雄的妹妹牛小梅也曾吐露過，她向李風提及她的兄長沉迷賭博。

小梅的意思是希望牛雄有機會改過，最好李風勸勸他。

李風當時不以爲意，因爲他勸牛雄時，牛雄只說心情苦悶時跟朋友們逢場作戲而已，根本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

想不到牛雄終於暴露了劣根性。

李風給巢芹等人拳打脚踢，他的手足給綁，自然無法反抗。

巢芹迫他說出血書之所在。

但李風半點也不肯透露。

他想過了：如果對方找得到劉郎，那是無可奈何的事。

否則，他又何必加以指點？

巢芹又問及血書的內容，但李風一概不答。

因此，李風慘受皮肉之苦，是想像中事。

李風終於給毆至重傷，吐血昏去！

× × ×

劉郎與李風分道揚鑣之後，已三番廻避，避開追踪他的人。

但是，他還是給人跟上了。

劉郎當然知道那是什麼人。

對方一定是九王爺派來的人。

對方的目的，也肯定是爲了那血書。

血書的重要性劉郎是知道的。他獲得宋大人的信任雖覺意外，但他却不能讓對方失望。

所以開始時劉郎已滿腹密圈。

他把假血書由李風護送。

李風竟也上當了。但李風却沒有埋怨劉郎，反而十分欣賞他的做法。

現在劉郎只感到一直有人向他跟踪，但對方却又一直沒有動手。

他不知道爲什麼。

也許對方認爲時機未到，然而劉郎却感到有些不耐煩了。

他無論用盡千方百計，那些人却如影隨形地，釘實他！

他心裏想：也許對方的人暫時沒有把握從他身上取去血書，所以他們必須等下去。等到高手雲集後，然後才動手。

因此，劉郎決定趁早把跟踪他的人解決掉，免除後患再說。

他由一間飯店出來，已感覺到有人正由飯店裏面跟了出來。

他故意在街道上轉彎抹角。那人仍在後跟踪他。

時在黃昏。

這是一個小城，也是進京的另一條路綫。

劉郎因爲本身不是九王爺的人，又不是宋大人的下屬，所以他根本也不知道這兒是否仍在九王爺的勢力範圍之內。

他只知道自己的任務十分重要，血書無論如何不能失去。

前面又是一處彎角。

劉郎離遠望過去，首先了解彎角一帶的環境，再回頭張望。

只有一個人。

這個人對他已不算陌生，由大路旁邊的茶寮，以至入城之後，他都一直出現於劉郎的身邊。

再由飯店以至出到這街上，還是這個人。

劉郎終於加速了脚步，向前急竄。

他到了彎角處，剛拐了彎，就地雙足一頓，登上了瓦面之上。

那一帶沒有人。所以劉郎的行動，並未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跟踪劉郎的黑衣人來了。

劉郎可以居高臨下，看見他那副莫名其妙的可憐神態。

劉郎正待要高來高去，由屋頂離開那裏。

但是，有人影閃動了一下，隨即消失於遠處屋頂之上。

劉郎又呆住了。

難道對方分幾路監視自己麼？怎麼高

處有人，低處也有？

劉郎翻過另一間屋頂，然後又靜伏不動！

他偷偷放眼四望，却又見不到什麼。難道剛才眼花？

時已入黑。

劉郎決定迫那些人冒出頭來。

他再往下俯視，那黑衣人仍在下面街道上徘徊，搜索。

劉郎翻身而下，凌空打了一個筋斗，點地無聲。

他迅速竄到那黑衣人背後，輕輕用手拍了他的肩膊一下！

黑衣人如夢初覺地，急忙回轉身來。

當他發覺他面對着的人正是他要找的劉郎時，嚇得急忙伸手摸向腰間。

他想拔出腰間的刀。

但是，腰間却空空如也。

劉郎的手上却有一把刀，而且就是他的刀。

那把屬於他自己的利刀，現在竟然架在他的頸項之間。

他嚇得渾身發抖，但劉郎却在冷冷地笑！

劉郎沉聲問他：「你爲什麼老是釘實我？」

「嗯──」黑衣人吶吶地說，「不！我只是過路的，你千萬別誤會！」

劉郎笑了笑：「我已留意了你好久，你一直不放過我，爲什麼？」

「沒有這回事，你完全……」

豈料黑衣人話未說得完，劉郎手上的利刀已脫手飛出。

那把刀並未刺向他，而是凌空飛了上去，直朝住屋頂衝出。

高處傳來一聲慘叫。

一個人影連刀帶血，直墮地上。

另一個黑衣人倒臥血泊中；面對住劉郎的黑衣人却嚇得雙足發軟。

儘管劉郎這時候手上巳無寸鐵，那黑衣人也不敢動手。

反而劉郎首先伸出了雙手，用力抓住了佢的衣襟，用力一摔，黑衣人立即身不由主，倒向那具屍體之上！

劉郎過來問活着的黑衣人：「佢是誰？你不可能不認識佢的。」

那死了的黑衣人，胸腹之間仍插着一把利刀，此外他自己手上也有一把刀，這時已墮在一旁。

活着的黑衣人，他的衣飾和死了的黑衣人，完全一樣！

因此，劉郎懷疑他們是同黨，絕對有根據。

黑衣人不作聲。

劉郎生氣地，自死者身上拔出那一把血淋淋的刀。

「這是你的刀！」劉郎把血刀在黑衣人面前揚了一下，「你再不說實話，我也不客氣了！」

黑衣人終於抖聲道：「不錯，他是我們的人，他叫王錦。」

「你們都奉命跟踪我？」劉郎問。

「是的。」

「奉了誰的命？」

「布實。」黑衣人說，「布實總管吩咐我們跟踪你。」

「布實總管？」劉郎怔了一怔：「他又是什麼來頭？」

「布實總管是……」

豈料黑衣人還未說完，劉郎巳一手將他拉了過來，「蓬」的一聲，僅可擋煞了一支利箭的偸襲！

黑衣人登時利箭穿心而死。

劉郎把黑衣人的屍體放下，急忙就地翻滾，竄向屋簷之下。

劉郎是個耳目伶俐的高手，若非如此，剛才他早巳給利箭所殺。

當他與黑衣人交談時，已注意到屋頂一角又閃出了一個人影，那人正張弓搭箭之際，劉郎及時找來了「替死鬼」。

現在他竄至屋簷下面時，雙足一頓，身形凌空飛騰而上。

屋頂之上，一個人影正在急急走動，他正是剛才那個放冷箭的人！

劉郎看見他逃得老遠，也沒有追過去，任由他悠然逃去！

劉郎心裏想：這一次再也沒有人跟踪了吧？

× × ×

劉郎繼續趕路。

他一邊留意到後面有沒有人跟踪他，一邊在心裏想着一件事。

他要去找一個人！

後面好像沒有穿黑衣的人！

劉郎要去找他的一位江湖朋友，那人叫季大川，就住在隣近一個小鎭。

季大川認識劉郎不少日子，彼此算得上是「識英雄，重英雄」。

劉郎找着季大川時，也只說順道拜訪而已。

但是，他們那一晚，却閉門長談。只是沒有人知道他們談些什麼。

甚至連季大川的妻子也不知道。

這間屋之內，就只住了季大川夫婦二人！

那是晚膳時份。

季大川妻子弄了一大桌酒菜，與劉郎聚舊。

劉郎那一晚自然就住在季家之內。

× × ×

小鎭上的一間客棧！

幾個黑衣人正聚集在其中一間房間之內。

幾個黑衣人看來並無多大分別，但細心看清楚，他們除了年紀有分別之外，單是那一件黑色的衣服，也有分別。

最少其中有一個人的黑衣衣襟的旁邊，就加了一縷藍布。

那是個中年人，他是這班黑衣人的一名頭目。也是唯一衣襟鑲了藍布邊的人。他叫岑南。

但岑南並非黑衣殺手中最高地位的人，他還要聽命於「總管」和「大總管」。

「大總管」只有一個，他就是九王爺的兒子——朱椎。

但實際執行任務的，却是他轄下的二名「總管」。

其中一名「總管」叫巢芹，另一個叫布實。

兩名「總管」的名下，又各擁有四名「頭目」，即總有八名頭目。

這八名頭目就是直接指揮各黑衣殺手出擊的人！

過去，也不知有多少人死於黑衣殺手的手上！

黑衣殺手的一名頭目岑南，是剛剛趕到這小鎭裏來的。

但其他黑衣殺手們，顯然早已雲集於此。

岑南爲了明白目前的形勢，正向他的手下們追問一些事情！

有人告訴他：劉郎正在一個人的家中，那人叫季大川。

有人告訴他：他們的人已在季家四周埋伏，不會讓劉郎輕易逃走。

又有人告訴他：季大川是一個江湖上很有名的神偸；但是，這些日子以來，已經收山了。

又有人告訴他：劉郎這傢伙似乎很自負，所以明知給人步步追踪，却不閃閃縮縮。

岑南聆聽了下屬們的一連串報告之後，已經心裏有數。

他知道負責追殺李風的人，中了計。當時他們以爲李風身上有血書，結果血書却是假的！

現在劉郎無疑去找季大川，極有可能把血書再來一次「移花接木」，由季大川代勞，將血書暗自送上京。那麼，劉郎就更加可以逍遙自在地、大搖大擺的上京。再一次讓黑衣殺手們撲了一個空。

因此，岑南提醒各人，切勿讓劉郎的「奸計」得逞。要加緊釘實他。

有人問岑南道：「爲什麼我們還不動手？」

又有人說道：「是的，只要我們殺了他們，血書便可垂手而得。」

但是，岑南却反問他們：「你們之中，有誰的武功可以殺死劉郎？」

「……」沒有人作聲了。

岑南道：「所以，我們必須等右總管到來，在他未到之前，誰也不可以打草驚蛇。」

「右總管」就是指布實。

因爲「大總管」朱椎名下共有二名總管，爲了易於分別，他們把二人分成「左總管」和「右總管」，以方便稱呼。

× × ×

岑南親自到季大川家門四周視察。

季大川的家裏，據說早在二更時分已經沒有了燈光。

劉郎也一直未見離開季家。

岑南和他的手下們都很焦急，因爲沿途上他們都已深切體會到，要訂實劉郎可眞不容易。他們儘管人多勢衆，但劉郎花樣百出，詭計多端，慢一下眼，也會給他逃脫。

他們眞的希望「右總管」布實快些趕來。

岑南爲了職責所在，親自指揮下屬們佈陣，小心監視一切！

× × ×

三更過後。

季宅的屋頂出現了一條人影。

在季家隣近窺伺的岑南和他的下屬們，也都看到了。

那黑影沿住屋頂，高來高去，快如閃電。

岑南情急之下，帶了兩名黑衣殺手，苦苦追去。

其他的黑衣殺手則仍留在那兒繼續監視。

× × ×

岑南的輕功自問不差，但差點兒也跟不上那條黑影。

因爲那是屋頂——高低不平，而且傾斜的屋頂；有些屋宇很高，有些很低，所以在上面走已經不易，何況還要走得更快呢。

轉眼間，那神秘黑影已飛高躍低，離開了那個小鎭。

岑南這一驚非同小可。

較早時他無法清楚那黑影究竟是什麼人，他可能是季大川，亦可能是劉郎，更可能是他們二人利用季大川施展了「調虎離山」之計。

但無論如何，他一定是要追踪那黑影，因爲他們担心那黑影就是劉郎。

現在看來，那黑影眞的就是劉郎。

劉郎大概也明知一直給人跟踪，所以不得不摸黑偸偸離開了季家。

現在再看情勢，劉郎顯然就要離開了這個小鎭。

別人在這黑夜中未必敢摸黑去趕路，但劉郎就敢！

劉郎不但有好武功，在江湖上也有許多朋友。等閒之輩，未必敢摸他。

岑南帶了二名黑衣殺手，一步也不敢放鬆，惟恐失去了那黑影之所在。

黑影匆匆離開了那小鎭之後，直趨前往大城的官道上去。

小鎭離大城總有十來里路！

但黑影很快已到了城下！

岑南一直在盤算着他的企圖：如果那黑影就是劉郎，那麼，他的目的分明就是擺脫了他們的監視之後，直闖京城。

但是，岑南對這一帶的環境固然熟悉，就是對上京的路綫也非常了解。

他知道上京並非先經大城——大城在小鎭左側的西面——但上京的官道，却在小鎭的右側東北角。

除非是另有目的，否則，劉郎不會走多這許多冤枉路。

因爲京城在北方遠處，要由小鎭啓程到那兒去，應取道右側東北角的官道。

無論如何，那黑影已飛越城牆，迅速進了城內。

他的動作快得出奇，雙足二臂，彷彿附上了鐵鈎一樣。

只是轉眼之間的事，那黑影宛似壁虎游牆，迅速消失於牆頭之上。

岑南和二名黑衣人也隨後爬了上去。

岑南的身手也不弱，只是當他爬上城牆之後，那黑影已落在遠處。

岑南不敢怠慢，急急追了上去！

× × ×

黑影沿住大街走過去。

岑南在後面亦步亦趨。始終和他保持了若干距離。

那黑影轉彎抹角地，走了一段路。

岑南知道他必有所圖，所以並未驚擾他，只是小心在後面遠處監視。

果然，那黑影止了步。

他回頭張望，大概也怕有人看見或跟踪他。岑南立刻閃過一旁。

當岑南再放眼看過去時，黑影已不在原來的位置。

岑南暗吃一驚。

幸好他很快又發現了那個黑影——原來他已躍登了一處屋頂之上！

岑南也只是僅僅可以見到了他的背影，很快他又消失於屋頂之上。

那是什麼地方？

岑南放眼四望，打量着四周隣近的環境，不由得吃了一驚。

那是一處官府——縣衙之所在。

究竟那個黑影是劉郎還是季大川？他們爲什麼要到官府去？

岑南心裏自然明白，這裏還是九王爺的勢力範圍，任何官員也得「敬重」九王爺幾分，相信他們是不會「勾結」在一起吧？

然而那黑影剛才又確實是進了官府裏面去，岑南絕對不會看錯的。

× × ×

大約不會超過一支香時間，岑南又見到了那條身形瀟洒的黑影。

不久前他自官衙的屋頂上面消失，現在他又出現於同樣的高處。

岑南眞想不通，到底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胡思亂想之際，黑影又循着原路回去了。

岑南惟有照樣從後面保持一定的距離，暗裏跟踪他。

× × ×

眞奇怪，黑影不但返回了小鎭，也回到了季大川的家裏去。

岑南百思不得其解。

他問守候在季家附近的下屬：他離開這麼久，有沒有人再自季宅之內出來？

他的下屬說沒有。

岑南一直担心中了「調虎離山」之計，但現在看來連這份担心也屬多餘。

黑衣殺手之中有人想起了一件事：「季大川的老本行是什麼？」

岑南彷彿也給他提醒了：「嗯，我記起來了，季大川在江湖上，本來就素有神偸之稱。難道這傢伙竟敢偸到縣衙大人那裏去不成？」

「聽說季大川已經收山了。」黑衣殺手之中有人說。

岑南道：「如果季大川此去是爲了偸官府的錢財，極有可能是爲了帮劉郎的忙。因爲我們午夜突襲宋大人的秘密大本營時，他們慌忙逃出，根本來不及帶走財物。但北上京城，前面還有很多的路，自然也須要更多的盤川。然則，劉郎這次找他的江湖朋友季大川，並非爲了別的事情，只不過是爲了借錢而已！」

岑南的忖測也合情合理，所以沒有人反駁。

反正天亮之後，一切自有分曉。

假如官府也給季大川光顧，那麼，縣官大人一定大爲震怒，即使不懸紅緝盜，亦會由官府中人傳了出來。

但是，岑南從另外一個角度去想：他又担心此中另有狡計。

因爲岑南一直都知道，劉郎不但武功高强，身手敏捷，而且頭腦靈活，詭計多端。動輒他們就會上了這個人的當。

岑南當然也想過：如果季大川此次潛入官府之內，若非爲了偸得錢財，最有可能就是利用縣官大人！

例如：他代劉郎將巡按大人的書函偸偸呈給知縣大人。知縣大人若不知情，就會上當。

當然，岑南這種假設，也假定了宋大人有親筆函件交到了劉郎的手中。雖然憑那農夫的密告，宋大人只是咬破指頭，寫下了一封血書而已。根本未曾寫過什麼函件。

總之，岑南將一切可能都想過了。

× × ×

天色漸亮。

岑南等人可以見到劉郎正由季大川的家裏走出來。

他又起程北上了。

爲了劉郎，岑南這一班人也實在够辛苦了。他們幾乎徹夜不眠。

可是，人畢竟就是人，人又不是鐵鑄的，怎麼可以整夜不休不眠。

因此，他們除了輪流調班之外，也分別就地閉目養神。

還好整夜之中，只發生過一次「意料不到的事」——就是一個黑影匆匆自季宅外出，不久之後又回來。否則，他們會更加爲之疲於奔命。

現在劉郎終於又走了。

他的態度還是那麼的悠閒，彷彿無憂無慮的，輕輕鬆鬆地走了！

岑南除了派人繼續釘梢之外，還派人入城向官府方面打聽，因爲他對昨夜的事，始終感到很有興趣。

× × ×

天剛亮。

季大嫂就聽到一陣急促的敲門聲。

她跑去開門。

門前出現了一班人，都是穿上了黑衣服的陌生人。

季大川似乎還未睡醒，他由房間裏問出來：「是誰呀？」

然而，季大川却得不到他的妻子的回話。

他急忙由房間裏走出來。

只見他的妻子已落在一名黑衣大漢的手上，利刀架頸，狀至驚險。

季大川吶吶地問道：「你們到底是什麼人？」

「不要急於追問我們是什麼人，你最好乖乖的先站過一旁。」跟季大川講話的人，正是岑南。他又說：「假如你合作的話，我們保證不傷害你妻子。」

季大川果然不敢動！那自然是爲了他妻子之故！

黑衣大漢們立刻分頭在屋內展開了一連串的搜索。

季大川雖然不敢制止他們，却忍不住問：「你們到底要找什麼？」

但是沒有人答他。

十多名黑衣人分頭在屋內各處搜了一會兒，又紛紛向岑南報告。

毫無疑問，他們一些東西都搜不到。

岑南於是問季大川：「你當然認識劉郎吧？」

「嗯——」季大川支吾着。

「別裝蒜了，我們已知道他昨夜來過，而且還在這裏住了一晚。」岑南又說，「他是你的好朋友對吧？」

「不錯，但他已經走了。」

「他有沒有跟你說過什麼？」

「朋友聚舊，自然有些話說。」

「我不是指那些閒言閒語。」岑南想了想，終於還是直率地問：「他有沒有跟你談過血書的事？」

「血書？」季大川莫名奇妙地，睜大了雙眼，「我和他談了一整晚，天南地北都談過了，就是從未聽他提過什麼血書。那到底是什麼玩意兒？」

「我知道他是專誠前來拜訪你的，他到底要你帮忙什麼？」

「嗯——」季大川經過了片刻的猶疑之後，又開始有些憤怒。

他顯得極不耐煩地說：「你們這算是什麼？」

「算是什麼都好，總之你不合作，我們就不會客氣。假如你肯合作，坦坦白白的告訴我有關每一個問題，我們可以不管你與官府之間的私事。那你也該心裏有數了吧？」

季大川這回果然也聽出了一點點絃外之音。

他投鼠忌器地，怔怔地說：「你們怎可能知得這麼多？」

岑南輕輕一笑：「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何况我們也絕非等閒之輩。」

「好吧！那麼我們就開門見山的，好好談一談！」季大川好像屈服了！「你們到底想知道一些什麼？」

「劉郎跟你談過什麼？」

「他告訴我，有點要事，趕着進京，順道來探訪我。」

「還有呢？」

「其他全是私事，你們又何必一定要知道呢？」季大川覺得討厭。

「他有沒有提及血書？」

「沒有。從未提過。」

「他有沒有向你借錢？」

「嗯——這是我們的私事，爲什麼你一定要知？」

岑南很固執地說：「我問你，自然有我的理由。我不妨再講一次，你好好回答我，我們決不是官府中的人，你大可以放心。」

「那麼，我也不妨告訴你，他缺乏上京的盤川，希望我助他一臂之力。過去我們不但是好朋友，也算得上是患難之交；他帮過我很大的忙，我覺得這正是我報恩的時刻。所以……」

「所以你就不惜東山復出，是嗎？」

岑南會心一笑。

季大川瞪了他一眼：「你不是說過只要我坦然回答，其他事情可以不管嗎？」

「是的，我也是江湖中人，說過的話，一定算數。」岑南道：「不過，我仍有一個小小疑問，不知你可否回答我。」

「江湖中人，着重道義，只要老兄是個守諾言的人，在下一定坦然相告。」

「城中富戶衆多，爲什麼你偏要選中了知縣大人？」

「嗯——」季大川想了想，隨即苦笑一下，低語岑南：「在下有個不良陋習：除非不出馬，一經出馬，從不喜歡空手而回（也許正是因爲這緣故，江湖中的朋友們，都喜歡稱呼在下爲『神偷』。其實一言以蔽之，在下亦非有什麼過人之處，只是未動手之前，知得較多，較準而已。」

岑南道：「你的意思可是：明知那兒有你所須要的，是不？」

「不錯。我從不亂闖瞎撞，那徒然浪費氣力而已！」

「神偷這大名，的確得來不多！」岑南也忍不住讚了一句。

「過獎過獎，還望兄台多多包涵。季某爲帮朋友，僅此一次，以後保證安份守己就是。」季大川又是一番打躬作揖。

× × ×

根據岑南的手下探聽所得，官府裏當夜果然失竊。

但對知縣大人來說那數目實在是微不足道；據說只有百多兩銀兩給竊賊偷去。

官府方面爲了面子，不敢向外界宣揚此事；但官府中人，大都知道發生了這事。因此岑南的手下才可以查到一些端倪。

知縣大人表面裝成很大方的樣子，實則已在暗中責成府衙中人，要他們及早查出這大胆賊是誰。

崎嶇江湖路　血腥永不停

劉郎單人匹馬，急急趕路。

將近午間，人馬已到達一處山谷。

經常來往此地的行商，都知道這一段路途最不太平。

劉郎也知道。所以他已將馬兒的脚步也逐漸收慢了。

突然之間，一陣鈴聲乍起。

劉郎急忙抬頭揚手，一支响箭已經射到馬首之前，還好劉郎手急眼快，一手接住。

馬兒受驚！舉蹄嘶鳴。

劉郎韁繩功夫還算到家，立刻勒停馬匹，舉目前望。

只見一條山道斜坡之上，有一彪人馬，急馳而來。

劉郎態度冷靜，他未待對方湧到，先朝响箭的箭桿之上瞥了一眼。

等到那隊人馬到了眼前時，劉郎却氣定神閒地問道：「來者可是郝大哥的兄弟們？」

眼前那班人，個個粗眉大眼，面肉橫生。爲首一人，身穿豹皮，手執單搥。

他粗聲粗氣地問：「你是什麼人？」

「在下劉郎，與郝天龍大哥算得上是多年朋友。請傳個口訊，就說劉某想拜候他。」

那大漢打量了劉郎一眼，以懷疑的口吻道：「你眞的認識寨主？」

劉郎笑道：「這是什麼地方？如果我想白撞，也決不會選擇這裏。」

「好吧！」大漢打了一個手勢，「請跟我們一齊上山！」

說着，一乘快馬已首先掉頭開路。

劉郎在大漢的示意下，先行策騎登山；其他人則尾隨監視。

× × ×

劉郎的確認識郝天龍。那是郝天龍還未落草爲寇之前。

劉郎爲朋友做過許多事，也爲郝天龍出過一點力，所以他相信自己這一次將會獲得郝天龍的通融與招待。

但是，當他登上了「獨龍寨」之後，却感到有些意外。

那位寨主的確是郝天龍。而且，的確也是他認識過的人。

唯一不同的，只是他的面孔變得十分難看。

劉郎心裏想：難道做了山賊之後，人也變了？

他仍笑着臉，向郝天龍打招呼。可是郝天龍却板着面孔道：「別稱兄道弟了，今日我們只是敵人，不再是朋友。」

劉郎故作愕然道：「郝兄此話從何說起？」

「別嚕囌！你什麼來龍去脈，我早已弄得一清二楚。」郝天龍直盯住劉郎說，「你身上的東西，快些交出來，也許我會看在過去的份上，放你一條生路。否則，你可別怪我無情。」

劉郎强笑道：「眞想不到，郝兄做了山大王之後，果然視財如命！好吧，我也不想破壞你的規矩，就讓劉某也循例放下一點買路錢吧。」

劉郎說着，已將包袱解下。

一名嘍囉把包袱接過。當着各人的面前將它解開。

包袱之內，果然有許多銀兩。

但是，郝天龍的面色依舊難看。

他說：「你弄錯了，我要的不是你的錢。」

劉郎不禁一怔：「難道要在下的命不成？」

郝天龍冷然一笑道：「哼，你好會裝蒜啊。」

劉郎聳聳肩輕笑：「在下除了這些銀兩之外，就只有這一條賤命。」

「不！有些東西，比起你的性命還更重要。」郝天龍道。

「恕在下愚蠢，在下身上自問除了衣服之外，已空無一物了。」

劉郎心裏自然明白對方所指的是「血書」，但他却故意裝蒜。

他早已聽過人家說：九王爺與各地山賊互相勾結，意圖造反，想不到郝天龍竟然也是他們的一帮。

郝天龍道：「我問你，你難道此來，眞的是專誠拜候我們？」

「算得是，也可以說只是順道而已。」劉郎說，「因爲在下這次是要到奇峯山去拜會分虎眞人，既是必經此地，想想老朋友已身爲山大王，自然就會想到上來聚舊。」

「你太有我心了。不過，你話中意思，我也滲得透澈。你休想用分虎眞人來嚇我！今天就算你是龍王老子，我也要搜個明白。」

「你想搜些甚麼？」

「一封血書。」

「血書？」劉郎故作驚奇！「什麼血書？」

「別裝蒜了！」郝天龍道，「九王爺早已派人通知我們。」

「看來，你九成是弄錯了，我根本就沒有什麼血書。也許，你是指另外一個人吧。」

「還有什麼人？」

「你也知道，我愛管閒事，有時無意中開罪了別人，一點也不出奇。來此途中，在下曾插手一件事，有人曾以一方血巾授給我一位朋友。你剛才講的，可能就是那東西。但那東西肯定不會在我身上。」

「無論你怎麼樣說，今天你闖進我這裏，市要讓我搜個澈底。」

「我讓你搜不要緊，但是，如此一來，只怕傳了出去，對你對我都不大好。」

「爲什麼？」

「因爲人家知道你如此待朋友，江湖中人勢必責你不够道義，而我更加面子全無。」

「成者爲王，敗者爲寇，什麼叫做道義？今天你稱我是山大王，明日我可能就是朝廷一品大官。同樣也是我這個人，你能說些什麼？」

劉郎心裏明白，一定是九王爺答允下來的；當他們造反成功後，給他們封官晋爵。否則他也不會發這種白日夢。

劉郎心裏也明白，如果對方不看個清楚，他是不會心息的。

於是他說：「既然你一定要堅持下去，我也無話可說。不過，你是江湖中人，希望也能尊重一下江湖中的道義。如果搜不到血書，除了放我下山之外，還要派人護送我一程，免得諸多麻煩。」

郝天龍想了想，終於也答允了劉郎的要求。

於是，劉郎大大方方的，讓對方搜了一次身。

這本來是不大體面的事。

但是，這也是劉郎的全盤計劃的一部份：他也不得不爲顧全大局，而忍辱一次了。

× × ×

結果，郝天龍在劉郎的身上，什麼也搜不到。

劉郎身上的衣服不多，但是，幾乎每一件他都看得一清二楚，那裏有什麼「血書」？

郝天龍爲了要守諾，也惟有送劉郎一程。

本來他可以派嘍囉們去送劉郎，但想想劉郎以前幫過他，以今日劉郎在江湖道上的名氣，尚且肯在自己面前如此遷就，何況他又無法在劉郎身上搜出血書。因此，在萬二分不好意思的情況下，郝天龍終以「贖罪」的心情，送了劉郎下山。

劉郎肯如此「忍辱」，所希望的，也不過如此而已。

× × ×

由這兒開始，前面好長一段路，山寨連綿，盜賊如梭出現。

劉郎明知縱有三頭六臂，亦難以應付得了。

即使劉郎有過五關斬六將之勇，却未必處處僥倖。

萬一其中一次失了手，大事就會不好了。

那不是他希望的事。

他只希望一切順利，讓血書送入京城，到達皇上的手中。

因此，劉郎早已拿定了主意，除非迫不得已，他決以智取，避免硬碰。

現在就是連郝天龍也不會明白：爲什麼血書不在劉郎的身上？

但九王爺明明派了快馬傳報，據說：宋廉明的血書必在劉郎與李風二人的身上，叫他們一定要設法攔截，萬萬不能讓他們將血書送上京去。

郝天龍當初爲了此事，對劉郎果然板起了面孔，絕不留情。

然而，他既然親手搜過也是沒有，自然也就無話可說。

他帶了幾分抱歉的心情，送了劉郎一程。

沿途上，劉郎策馬和他併肩兒前行。間中，他們也有交談幾句。

但是劉郎沒有勸諫過郝天龍，他知道郝天龍已非常忠心於九王爺，否則剛才他就不會以那種態度去對佈。

在這種情形底下，劉郎明知多說也沒有用，徒然引起對方的懷疑而已。

× × ×

這一段路上，的確是驚險萬狀！沿途上，山賊出現了一批又一批，難怪行商們都視如畏途。

劉郎因爲有了郝天龍的關係，獲得了不少方便。

就在郝天龍等人的護送下，佈們很快又來到了離愁山。

這已經是第四個山寨。

過了離愁山，便是由「萬花仙子」所盤據的「萬蝶谷」。

劉郎要上奇峯山，必須經過離愁山和萬蝶谷兩處地方。

劉郎心裏想：只要讓他通過離愁山這一關，讓他進入萬蝶谷，他的計劃又可以再跨前一步。

但是，劉郎放眼望過去，很快就明白：要闖過這一關，可不容易。

前面出現一團團的黑影。

最少也有二三十個黑衣殺手，阻擋住他的去路。

在黑色當道之中，又見金光閃閃。

劉郎暗吃一驚！莫非是有黑衣高手在着？

當他走近時，果然有個穿上了鑲金邊的黑衣殺手在着。

他正是「右總管」布實。

布實面冷如冰，木無表情。

「離愁山寨」的寨主王無愁，亦雜在人叢之中，顯得毫無地位。

劉郎先行冷靜下來，然後對他身邊的郝天龍道：「看來郝兄也無力保護在下過關呢。」

劉郎本來想用激將法，但反眼看郝天龍，竟然全無反應。

劉郎惟有強作鎭定。

郝天龍趨前與布實招呼。

布實面目呆滯地說：「郝老兄可是押解犯人前來？」

郝天龍却說道：「不！我已澈底搜索過，劉郎身上除了銀両之外，此外一無所有。」

布實面色一沉，皺眉道：「你眞的仔細搜查過劉郎？」

郝天龍道：「我爲人魯莽呆直，從來不喜歡說謊，正是信不信由你。」

布實道：「我當然信你，但是，這是人家地方，只怕王寨主未必相信吧？」

布實說到這裏，又故意望了身邊的王無愁一眼；他分明是要向王無愁示意。

王無愁於是會意着說：「是的，爲了公道，爲了讓我們一睹血書的內容，可否讓我們當衆再搜一次？」

劉郎怔了一怔。

隨即側過頭來，對郝天龍道：「郝兄這個『一品大官』，看來並未得到任何尊重呢。」

郝天龍這一次有火了。

他盯住王無愁：「你要怎樣才相信我的話？」

「我並非不相信你的話，只是我們大家都爲安全計，不得不重視那封血書。」王無愁又說，「何況，我們要搜的只是劉郎，可不是搜你，你又何必太過緊張？」

劉郎冷然一笑道：「如果我也不喜歡讓你們摸身摸勢呢。」

「那我們就會對你不客氣！」王無愁和布實幾乎異口同聲地說：「所以你最少也要多接受我們一次搜索。」

劉郎回頭低語郝天龍：「一品大官，我只是爲了你的面子，並非我喜歡打架，可別忘記我這個朋友啊。」

說完，劉郎已衝前幾步。

他解開了衣帶，作勢道：「誰要搜，就請過來吧。」

只見黑衣殺手之中，飛出了一條人影，他正是一名頭目——衣襟上鑲了藍邊的，地位與岑南相同的。他叫駱廷。

駱廷吆喝一聲！他直衝着劉郎而來。

但是，劉郎也沒有等佈站穩，衣帶已然解開，運勁揮出，虎虎有聲。

駱廷揮刀劈去，劉郎看來完全不閃不避，其實衣帶生風，勁力無匹。

「喲」的一聲。

隨即可以聽到「錚」地一响，鋼刀已告墮在石地之上。

再看捧腕痛哭的駱廷，佈的一隻手只得回半截而已。

在場目睹的人，莫不驚訝。

劉郎將衣解綁回腰間，冷然問道：「還有誰要查麼？」

黑衣殺手之中，再也無人敢試。

各人正啞然無聲之之際，一條身形，騰空飛躍而來。

宛似野雁長嘯之聲，緊隨住黑影飛來：「姓劉的，且慢得意。」

劉郎心裏一凜，人影已撲到了跟前！劉郎既來不及廻避，惟有硬生生地先接了一招。

「蓬」的一聲。

兩掌相碰，震耳欲聾，彷彿要碰出了火花似的，各自後退數尺。

突如其來的人，正是布實。

眼前除了布實之外，試問還有誰人能有此豐厚功力？

布實是黑衣殺手之中的「金牌武士」——武功已被認可的一等高手。

但經此一接觸之後，布實也暗暗叫苦不已；因爲現在佈的一條手臂，已有痲木的感覺。可見劉郎功力之深。

原來在黑衣殺手隊伍之中，除了衣飾分別階級之外，武功亦有高低之分；「金牌武士」是被認爲武功最好的一等高手。

至於「藍帶武士」，則僅次於「金牌武士」而已。

且說布實一招不得逞，反身再撲來。

劉郎領教過此人一招之後，已略知此人虛實，他極之小心，半點未敢怠慢。

布實霍然拔劍！劉郎也迅速解下了腰帶執在手中。

腰帶軟如綿，但經劉郎一抖，登時又挺直得有如棍棒。

在劉郎手中揮舞起來，居然虎虎生風，威武不已。

布實劍氣縱橫，劉郎以軟制硬，竟然也碰得鏗鏘有聲。

「錚錚錚錚」，一連幾响。

劉郎手中的腰帶驀地化作彩雲一般，由硬變軟，宛似靈蛇出洞，直朝住布實攔腰急竄而去。

布實暗吃一驚！急急收勢，可惜爲時已晚。

只見到劉郎手一緊，腰帶纏住人影，凌空翻滾了幾下。

布實那高大的身形，竟然被腰帶捲着騰上了半空。

數名黑衣殺手見狀大驚，急急分持刀劍自兩旁衝上。

劉郎一拉一扯，布實有如陀羅，凌空飛旋。

布實還未墮地之前，劉郎的腰帶已風捲殘雲似的，分自左右掃去。

「嘩啦啦」幾聲！腰帶狂舞之際，黑衣殺手們已見紛紛倒地。

布實也墮在地上。

墮在地上的人免强爬起來，但還未站穩，又倒了下去。

× × ×

劉郎氣定神閒地，屹立在那裏，若無其事的把腰帶綁回他的腰間。

沒有人再作聲。

也沒有誰敢出來搜劉郎的身子了。

陪着劉郎前來的郝天龍和獨龍寨裏的嘍囉們，都看得目瞪口呆。

他們都暗自慶幸沒和劉郎交手，否則，只怕苦頭有得吃。

× × ×

劉郎離開離愁山，直闖萬蝶谷。

萬蝶谷內，羣蝶飛舞，花香撲鼻。

劉郎心裏有事，無心欣賞眼前這迷人景色，反而加緊脚步，匆匆掠過。

突然之間，一陣悠揚簫聲，迎風送來，中人欲醉，如泣如訴。

劉郎知道他的行踪已爲人發現，脚步更加加速。

豈料飛舞中的羣蝶，却配合着樂韻簫聲，亦步亦趨，分別在劉郎的頭頂四周飛舞不已。

劉郎明白，這正是「萬花仙子」胡彩兒的傑作。

胡彩兒年僅三十，但已見白髮蒼蒼。人們稱她爲「萬花仙子」，止因爲十數年前她美絕一時，足與萬花爭艷。

人們難免感到驚奇，爲什麼胡彩兒未老先衰？弄得滿頭白髮？

原來當她十八歲時，曾愛上一名江湖少俠孟浪，二人正論婚嫁之際，孟浪却因爲與另一名江湖人物凌華岡發生爭執。

兩雄相爭，必有死傷。

結果孟浪死於凌華岡的手下。

江湖中人自然都明白，凌華岡的武功比孟浪較高，優勝劣敗，乃勢所必然之事。但事後凌華岡却十分後悔。

另一方面，孟浪的愛人胡彩兒因恨透凌華岡，三番追殺之下，凌華岡一錯不容再錯，對胡彩兒不忍還手，急急遁上奇峯山廻避。

胡彩兒追至山腰，爲毒蛇嚇退。此後即退守山脚之下。

原來胡彩兒不但武功相當好，還懂「簫韻弄蝶」之術。

湊巧奇峯山脚之下，就是萬蝶飛舞的山谷，故名「萬碟谷」——其實各式蝴蝶又何止一萬？簡直是千千萬萬。

此後胡彩兒即長居於此，滿以爲凌華岡遲早總會落山。

但一等十餘年，等到白髮斑斑，仍未見凌華岡落山。

當然，她滿首白髮，亦非單單爲了歲月催人老，而是日思夜想，想着死去的愛人孟浪，想得太多才會有此現象。

胡彩兒原是富家女，自小驕生慣養，頑固成性。父母見她如此，也只好遣來大批侍婢，在萬蝶谷之內築屋定居，讓她長居於此。

此後，胡彩兒日日弄簫練蝶，竟然大有成就；加上武功方面亦日有進步，凌華岡亦非其對手。

最初是凌華岡不願傷她，但後來却被粉蝶所困——只須簫聲一起，羣蝶飛舞，凌華岡即噴嚏連連，無法忍受。

原來凌華岡避上奇峯山之後，亦已拜

了分虎眞人爲師。武功雖則學了不少，但却無法擊退一羣蝴蝶。

他也曾央求過分虎眞人護送他下山，但分虎眞人也同樣退不了羣蝶。

但分虎眞人既然知道胡彩兒怕蛇，而又懂弄蛇之術，照計可以驅蛇下山，作爲掩護，無奈粉蝶撲鼻之時，任何人均難以忍受，何況一來就是成千上萬的蝶羣呢。

因此，山上山下，就此僵持不下。

這些江湖上的恩恩怨怨，劉郎當然都知得一清二楚，他甚至跟兩方面的當事人都認識。

× × ×

劉郎爲羣蝶所困，被召至一棵大樹之下。

坐在樹上的，正是胡彩兒。

「萬花仙子」胡彩兒見來者是劉郎，急忙將蝶羣驅散。

劉郎與她相識時，彼此同在十多二十歲之間，那時候大家都充滿了青春朝氣。想不到十數年後今天，劉郎外型未見蒼老，但胡彩兒却是滿頭白髮。難道眞的是「情最傷人」？

劉郎與胡彩兒既無仇怨，彼此又同是江湖上有名氣的人。胡彩兒於是立即叫人設宴欵待。

劉郎這一次是有備而來，所以席間即向胡彩兒曉以大義。

他對胡彩兒慰解道：「死者已矣，我們又何必爲這些兒女私情而再浪費歲月？眼前行見天下大亂，我等江湖中人如仍袖手旁觀，勢必可以見到暴君執政，河山變色！」

跟着，劉郎又把九王爺勾結山賊，密謀造反的事，一一告知胡彩兒。

胡彩兒心裏想：在此獃了十二年，所得不過是滿頭白髮。

也許劉郎說得對，一個人要趁有生之年，做一些較有意義的事。

目前國家有難，匹夫有責。她雖身爲女兒身，也該盡一份責任。

何況眼前皇上德政，百姓生活亦算得上安居樂業，萬一九王爺作反成功，老百姓以後的日子就不知道怎樣過。

胡彩兒思至此，便毅然答應劉郎，一方面與分虎眞人師徒二人和解，另一方面聽他安排，跟劉郎去對付叛黨。

× × ×

劉郎說服了胡彩兒之後，又登上了奇峯山。

他與分虎眞人早已認識。

分虎眞人原姓蔡，年青時氣力驚人，武功亦高，曾於兩虎相爭之時，以個人之氣力，將二虎分開，故被人號稱「分虎眞人」云。

這時候，分虎眞人正率領弟子凌華岡至山腰憑笛聲令羣蛇起舞。忽見故友來訪，自感喜出望外。急忙領上山去。

劉郎又憑三寸不爛之舌，對師徒二人細訴江湖近事，讓他們知所抉擇。

分虎眞人因爲早已發誓永不下山，上次若非愛徒凌華岡苦苦相求，他甚至連山脚也不會下去！結果那一次還是給蝶羣迫回山上來。

現在聽劉郎這麼說，覺得九王爺父子橫行，將來萬一登上王位，百姓苦矣。

因此，分虎眞人惟有鼓勵愛徒凌華岡，率領蛇羣下山，助劉郎一臂之力，剷除九王爺等人的惡勢力。

但劉郎知道胡彩兒怕蛇，所以約好凌華岡，必須先讓胡彩兒遣蝶先行，他才可以隨後驅蛇，以免雙方又生惡感。

凌華岡困在山上十多年，難得學到渾身技藝，如今又知道下山做的都是爲國爲民的大事，更可以乘機與胡彩兒和解，自然一千個答允。

× × ×

由獨龍嶺以至離愁山，一連四個山寨的山賊們，早已知道「萬花仙子」的艷名了。

同時他們也知道這位姑娘萬萬惹不得，所以一直以來，一班嘍囉從來不敢涉足萬蝶谷。

現在他們聽說「萬花仙子」胡彩兒率領衆侍婢離開萬蝶谷外遊，嘍囉們都恨不得一瞻「萬花仙子」的風采。

豈料正當胡彩兒到了獨龍嶺與清風山之間，突然簫聲大作，羣蝶亂闖。

嘍囉們噴嚏連連，揉眼捺鼻之際，已有不少人死於刀劍之下。

靠近奇峯山那邊的望郎山與離愁山之間，情況更覺可怖。

只聞得凌華岡的淒厲笛聲，羣蛇攢動，遇上各嘍囉便死纏爛咬，至死方休。

剎那間，各處山頭亂作一團。

湊巧布實與駱廷等，一班九王爺的黑衣殺手們仍在山上療傷之際，聞訊急忙策馬下山，企圖闖出重圍。

但是，簫笛齊鳴之下，上有蝶羣亂舞，下有毒蛇纏足，任由他們插翼也難飛。

蛇、蝶會師之後，怕蛇的胡彩兒，已由侍婢陪同下，爬上樹上。

簫與笛控制着數以萬計的粉蝶與毒蛇，宛似百萬雄師，所向無敵。

還花不上半天工夫，各處山寨，已是死傷纍纍，嘍囉們都無力反抗。

劉郎眼見初傳捷報，分向胡彩兒和凌華岡二人祝賀。

自此一役後，胡彩兒對凌華岡的仇視態度，初步也了改變。

劉郎勸他們以大局爲重，繼續南下。

胡、凌二人亦挾新勝之餘威，進軍江南。

× × ×

黑衣殺手的「左總管」巢芹，因爲在李風的身上找不到血書，匆匆又帶了大批人馬，趕到小鎭來，與岑南等人會合。

巢芹聽了岑南的報告，也深感奇怪，不信劉郎就只爲了籌備盤川，才去找着「神偸」季大川夫婦。

後來當他們再次去到季家時，季氏夫婦竟然不知所踪。

到了那時候，黑衣殺手們才知道上了當。

但是，岑南力稱他已帶人搜過了季家各處，根本未見過血書。

巢芹又聽岑南說出當晚追踪季大川到縣衙裏去的事。

於是他又急忙帶人匆匆趕入大城去。

× × ×

這是日間。

知縣大人正悶悶不樂在打瞌睡，

這一陣子，不如意的事太多了。竟然有人在老虎頭上捉虱——偸到縣衙裏來。另一方面，又傳巡按大人，正在明查暗訪。

這還不打緊。最要命的是九王爺。

九王爺不斷派人來向他施壓力，要脅他跟隨九王爺他們的路綫走，如果發現巡按大人宋廉明，必須知會黑衣殺手。

這還不够，昨天晚上發生的事，更加令他吃驚不小。

也不知誰這麼大胆，更不知事情究竟是怎麼樣發生的。

總之，他的官印被盜了。

唯一留下的綫索，只是一張字條。

字條上所寫的，大意是：官印是一班江湖義士盜去。

字條又稱：只要知縣大人光明正大，効忠於當今皇上，將九王爺派來的人抓入牢獄之中，官印即可原璧歸還之。

這分明是爲難他。

九王爺的人，怎可以抓入牢獄去？

但是，若非如此，官印又無法找回。

他正感猶疑之際，巢芹等人已經找上門來。

知縣也知道黑衣殺手的厲害，急忙出迎之外，還將實情相告。

巢芹又驚又氣。

驚的是對方似乎越來越表現得强勁，有恃無恐似的。看來已有大批江湖好手加入，與他們這班人作對到底。

怒的自然就是「明剃眼眉」。

就在這個時候，有人「呀」然失聲驚叫。

各人循聲望上去。

屋子正樑之上，有一團黃絹擱在上面，似乎就是失去的官印。

巢芹雙足一頓，凌空飛躍而上。

他這麼好身手，本來大可以一手將官印取下來，但他却蹲在上面。不知看見了什麼。

原來巢芹登上了屋樑之後，又見到了另外一張字條——字跡與較早時知縣讓他看過的，完全一樣。

字條寫住：——

「血書曾在此留宿，感謝大人一番盛情！」

巢芹氣得想爆炸。

× × ×

現在巢芹他們總算明白了，季大川當晚來此的目的，並非志在偸錢。

他只是奉了劉郎之命，將血書放到一處最安全的地方。

但事過情遷之後，當他認爲安全時，又悄悄進來取回。

惟其如此，血書才可以安然無恙。

難怪岑南事後帶人搜遍季大川家中也找不到血書所在。

也難怪劉郎的身上也沒有血書。

現在他們才知道，全是劉郎安排下來的詭計——讓血書安渡危關。

× × ×

有如驚弓之鳥的宋大人——巡按大人宋廉明，正由近身侍衞藍英等人，東奔西閃的逃竄，以避過九王爺派出的爪牙。

這時候，他們又逃到一處村莊。

但他們不敢深入村莊，只在村外一間破廟中，暫時歇脚。

各人又餓又渴。

藍英派了一人入村購買食物，其他人都留下保護宋大人。

他們一共有五個人，除了宋大人之外，即有四個侍衞。

其中最得宋大人信任的，自是藍英。

事實上藍英不但指揮若定，也不知化解了多少驚險。

藍英告訴入村購買食物的侍衞，如果無物可購——因爲這只是鄉村，不是墟塲——就設法向農家買些飯菜。

侍衞領命入村。

村內果然沒有食物出售。

這裏只是鄉間，不是墟塲。

即使是墟塲，也要墟期才比較熱鬧，要買東西才較易買到。

侍衞無可奈何，惟有試向農家求助。

一名老農夫聽見他要五個人的口糧，也感到有點驚奇。

他只有給了一些冷飯菜汁——都是食剩的——給那侍衞。

侍衞惟有向別處求助，因爲他明知這些飯菜不足供各人食用。

但是，大部份農家已下田去了。

侍衞無可奈何，惟有先返破廟交代，以免各人久候。

豈料侍衞回到破廟之時，正有一名小孩，帶了一名老婦，捧住大盆粥前來。

各人無不驚奇。

後來經老婦解釋，才知道是小孩較早時回去向她說及各人情況的。

小孩較早時在村外玩耍，無意中聽到了五個人的談話。

小孩很有人性，他知道這五個人又餓又渴，故此回報祖母。

祖母一向慈心，又聽小孩說及「一老者面目慈祥，而且受了傷」，因此惻忍之心大慟，立刻燒了一大鍋熱粥來給他們食用。

宋大人十分感動。

宋大人等人一邊吃粥，一邊與小童交談。

小童竟然說：「不知你可是傳說中的宋大人呢？如果是就好了。」

宋大人一怔。

藍英却吃了一驚。

他們都担心：連小童也知道了他們的行踪，其他人必更清楚。

小童道：「我只是聽人說，宋大人是個好官，但目前正被亂臣賊黨趕到走投無路！」

宋大人只有苦笑一下，道：「你年紀還小，好好讀書，將來做個好官。大人的事，還是少理吧！剛才那些話……」

豈料「話」字未說出口，藍英已看見那邊山頭上來了一股人。

藍英急忙叫各人躲避。

但是小童見狀，却對他們說：「這裏沒有用的，我們捉迷藏經常被人找到就是在這裏，快些跟我來吧！我有好地方。」

藍英正待抉擇，宋大人已示意各人跟着那小童走。

× × ×

五名黑衣殺手突如其來。

那老婦來不及閃避，給他們見到了。

他們看見五個碗，有些仍有殘粥，心知有異，抓着老婦查問。

老婦支吾以對。

黑衣殺手心狠手辣，那會分老嫩尊卑？只見他們拳打脚踢，老婦惟有跪地求饒，弄得盆倒碗破，「嘩啦」連聲。

突然之間，吆喝一聲：「住手！」是藍英和另一名侍衞章明。

五個黑衣殺手同時一怔。

爲首一人定了定神之後，冷冷地說：「好極了，老子找你們找得好苦啊！」一聲：「上」！

五條人影，如飛殺上。

藍英與章明二人早已算好計準，一方面是不忍看見老婦活受罪——尤其是爲了他們而受皮肉之苦。

另一方面却是由於對方只有五個人。

藍英不但刀劍功夫了得，飛刀更是百發百中，因此，剎那之間，已斃三人。

淨下二個，回頭就走。

但是，藍英怎肯讓活口留着回去報訊？飛刀齊發，一死一傷。

藍英把活的抓到宋大人面前。

當時宋大人已由小童帶到村後一處山洞之內暫避。

宋大人查問那黑衣殺手是誰派來的？

黑衣殺手不肯說。

藍英靈機一觸，道：「你中了我的飛刀，遲早也是死了，何不做件好事？也許你答得令我滿意，我會給你一些解藥。」

黑衣殺手看看臂上的傷口在流血，果然又是疼痛難當。

他終於道：「只要你留我一命，我什麼都肯照說了。」

藍英道：「說吧，眞話假話我都分得出，我聽了自有分寸。」

黑衣殺手道：「全是九王爺的主意。但統率我們這羣黑衣殺手的，却是朱椎——九王爺的唯一的兒子。」

藍英叫人爲他包紮傷口，又告訴他，他的飛刀根本沒有毒。

黑衣殺手雖然明知上當，却不後悔。

宋大人要他留下，一方面可以避免他向其他黑衣殺手通風報訊，另一方面也可以留個生口，以便他日對證。

× × ×

宋大人和各人正苦無藏身之所。

因爲這一帶盡是九王爺的勢力。黑衣殺手更是四出尋各人的下落。

突然間，前面又來了一隊人馬。

藍英立刻指示各人竄進樹林中暫避。

但是，一隊人馬到樹林外，却徘徊不前。

他們全是穿上了黑衣的人——黑衣殺手。爲數約二三十人。

原來他們離遠已發覺宋大人等數人形跡十分可疑，但是走近時，却又不見了人影。

直至想起剛才林中飛鳥突然受驚，一飛冲天的景象，他們才明白各人已躲到了林間去了。

於是二三十人，分兩路推進，以防他們由另一邊逃走。

宋大人他們也知勢危，只是樹林中荊棘處處，無路可逃，惟有紛紛爬上樹去。

上次，宋大人和藍英，還有劉郎後來也加入了，僥倖避過對方的追殺。

但今次不但人多，還有個「俘虜」。

藍英已想到了這點，所以登上樹後，先用劍指住那黑衣人的腰間，警告他如果整古造怪，就惟有先犧牲他。

那黑衣人果然不敢動。

但俗語有道：人多手脚亂。人太多，總有麻煩的。

對方無須「內奸」，也可以知道他們爬到了樹上去。

原來那黑衣人的傷口上的血漬，就出現於一棵樹身之上。

黑衣殺手的頭目之一——老四吆喝一聲，各人已四下裏散開。

一條人影自樹上飛下，老四舉刀迎格，「蓬」的一聲。

樹上飛躍而下的人，登時肚破腸流。

他正是給藍英推下的那名受了傷的黑衣人。

等到老四發覺原來是自己人時，已經太遲了。

藍英與章明等人，紛紛自樹上飛身而下，只有宋大人一個留在樹上。

因爲他們都明白到，這是生死關頭，若不拚一拚，到頭來還是要死的。

於是樹林之內，刀劍交加，殺得難解難分。

藍英劍法固然厲害，飛刀更厲害，黑衣殺手們，轉眼間已有數人死傷。

但是，對方自從發現了他們的踪跡之後，已用火箭——用火藥灌入小竹筒內製成的古代訊號彈——外空報訊。

因此，樹林內的黑衣殺手，越來越多了。

任由藍英他們再有三頭六臂，到頭來也只有束手就擒。

何況他們人多勢衆，一邊纏住藍英章明等人，一邊已派人爬登樹上，把宋大人抓了下來，藍英等人更不敢反抗。

一場激戰，儘管黑衣人死傷不少，但到頭來，宋大人他們還是被擒。

然後，他們又被押去見九王爺。

× × ×

在王爺府內，宋大人才知道他的另一名心腹侍衞張榮，亦已落入對方的手上。

九王爺得意洋洋地，接見宋大人。

一名黑衣人推他們跪下，但五個人都不肯跪。只有宋大人跪。

宋大人說：「你是王爺，我當然要跪，但當證實了你叛國罪成立之後，你就應該跪我。」

九王爺哈哈大笑，道：「何謂叛國？我是王爺，兄王死後，我有權繼位，只是兄王不察，將王位傳給我侄兒而已。」

話猶未完，外面突然傳來人聲吵鬧。

「外面發生了什麼事？」九王爺高聲問道。

其實外面的人也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只知道堡壘外圍的守衞，正紛紛向堡內撤退。

於是有人報告九王爺，可能是朝廷派人來攻，否則守衞又怎會撤退？

九王爺心裏有數，南方的守軍，都是他的心腹手下統率。

朝廷如果要由北方派人前來，必須先行通過四大名山——就是獨龍嶺與望郎山——清風山和離愁山等。那兒駐有數百山賊，也是他的人。

那兒形勢險要，要通過其中一個山寨，已是不易，何況還有四個之多。

因此，九王爺十分冷靜。

直至到有人入報，天空上黑了一團，不知從何處飛入大批粉蝶，九王爺才親自出去看看。

可惜爲時已晚，粉蝶紛紛飛入堡內。

外圍守軍亦已退却，據報還有毒蛇助陣。

如此一來，吃驚的，就不限於九王爺父子等人，還有藍英他們，也在暗自替宋大人担心。

因爲動物非人類，粉蝶與毒蛇，又那裏會有眼睛認人？

尤其是毒蛇，更是隨時可以置人於死地。

九王爺等人登上高處瞭望，果然見到天空中萬蝶飛舞而來。

那地面之上，毒蛇萬頭攢動——黑黝黝的一片，的確令人胆寒。

朱椎下令放箭。

但粉蝶千千萬，弓箭有何用？

朱椎又令人放火，以乾草放在地上燃燒。

如此一來，反而阻住了一陣。

毒蛇未有衝過「火陣」。

但有幾個人却趁住混亂之際，首先衝了入來。

他們正是劉郎和季大川等人。

季大川依照劉郎的吩咐去做，先把血書「收藏」於官府。

等到搜完查過之後，又悄悄去官府「取回」血書。

最後偕同妻子，日夜兼程上京。終於完成了劉郎交給他的：護送血書的任務。

當時四大名山的山賊，已給劉郎，胡彩兒和凌華岡等人蕩平，因此去路無阻。

剛越出了九王爺的勢力範圍，季大川就遇上了一名欽差大臣。

那位欽差大臣是朝廷名官，季大川曾是江湖中人，自然知得清楚。

季大川担心事態危急，一邊向欽差大臣求助，一邊將血書交出，求他遣人轉送上京，呈交皇上。

原來皇上亦有預感，由於過去頻頻有朝廷派出南下的官員被刺，地方官又無交代。

皇上又看見最近派去的宋巡按又苦無音訊，心知不妙！

這位欽差大臣，就是皇上最近派出，兼程南下的。

想不到他中途遇上了季大川，却替劉郎他們節省了不少時間。

現在外面就來了大批官兵——那是欽差大臣就近調遣而來的。

北上過了四大名山，已不是九王爺的勢力範圍，所以持有御賜上方寶劍的欽差大臣，要調度大批官兵，乃是易如反掌之事。

再加上劉郎、胡彩兒和凌華岡等人的協助，他們更加勢如破竹。

宋大人等看見劉郎等人來了，也知道救星已經到了。

九王爺等人眼見大勢已去，也惟有束手就擒——因爲他兒子下令放的一把火，竟然一發不可收拾，將整座堡壘燃着！

除了大批官兵之外，更有任由凌華岡和胡彩兒所控制的毒蛇和粉蝶，在傍窺伺，他們明知反抗亦屬無用。

劉郎等人迅速控制大局！

欽差大臣也指揮官兵開入救火救人！

× × ×

九王爺父子等人已變成階下囚。

宋大人雖然吃盡了苦頭，也算得是有驚無險。

他再次戴上了烏紗，與欽差大臣一齊，會審朱椎和一班叛臣賊子。

至於九王爺，本來要解上京城，交由皇上發落。

欽差大人怕夜長夢多，反正又有皇上的上方寶劍在手。

上方寶劍是可以「先斬後奏」的，所以欽差大臣也就把九王爺先殺了。

至於各縣各府的父母官，亦紛紛被抓下問訊，有些罪孽深重的，就地處斬，否則亦押上京城，向皇上交代。

一場紛擾，至此才告一段落。

× × ×

一家苦主，一個臨死不屈的平民百姓——顧德昌，要不是他那一封血書，就不會感動宋大人，讓宋大人臨危也寫下了另一封血書。

如果沒有劉郎這種俠義之士的穿針引綫……

如果缺少了藍英這一班忠心耿耿的心腹侍衞，宋大人早就死了。

到那時，只怕沒有人相信劉郎他們。

那麼，單憑劉郎雙手，如何能改變歷史？

但九王爺偏偏要遇上他們這班人，也只好自嘆倒霉！

× × ×

李風死了！

他是給人活活打死的。

他是最不幸的人。

但是，劉郎不但尊敬他，更為他而感到有些內疚。

如果不是劉郎的擺計，李風也許不必死。

但從另一角度看，如果不是如此，血書又能否安然送上京？

最少，血書無法過得了重重難關。

也許，它早已被黑衣殺手們找到了。

但是，劉郎這一次却成功地制止了九王爺叛亂大計。

所以，李風雖死，他應該是死得瞑目的，也光榮。

在此之前，已不知有多少人死在九王爺父子的淫威之下。

希望從此之後，沒有九王爺這一種橫行霸道的人出現就好了！

× × ×

「萬花仙子」胡彩兒經過這一戰之後，沿途和凌華岡相處，雙方也增加了不少了解。

加上多年以來，彼此在山上山下——奇峯山與萬蝶谷之間——苦苦相鬥，雙方還是毫無結果。

於是，在劉郎的穿針引綫之下，竟然也結為鴛侶。

他們由恨變愛，也給江湖中人留下了一段罕見的佳話。

過去，只有冤冤相報。

過去，也只有由愛變恨。

但以上全是悲劇收場。

這一次，正如劉郎說：「何必呢，你們都浪費了十二年的歲月，也夠了！」

「是的。」胡彩兒嫣然一笑，「何必呢，我們都鬥到又老又殘了！」

難得女的先有了啓示。

也難得男的起了贖罪之心。

其實沿途之上，凌華岡已多番解釋：他當時殺孟浪，完全出於無心之失。

胡彩兒儘管沒有說什麼，顯然也諒解他當時的心境。

劉郎也許基於二人態度上的基本改變，才想到「做媒」這回事。

他是第一次做媒！

只因為他覺得仇視對方並無好處。

只因為他覺得到，江湖之上太多血腥了，太多仇視了。

他要給江湖中留下一個典範。

所以他第一次做媒。

也第一次美滿地成功了。

× × ×

凌、胡新婚之夕。

各路江湖好漢雲集。

難得他們都放棄了對方害怕的「獨門奇術」——簫笛控制蝶蛇之術。

胡彩兒說：「我怕蛇，我嫁了給你之後，一條蛇也不能見！」

「我一千個答應。」凌華岡只要對方開心，還有什麼事不可以放棄。

不過他又說：「我怕粉蝶，看見牠傷了人家的眼睛，我就心寒。」

「我會為你放棄那些五彩繽紛，千嬌百媚的蝴蝶。」

「以後，我們不記仇！」

「只記愛！」

「真的？」

「絕對是真的……」

× × ×

以上只是洞房花燭夜的一段對白。

賓客當然聽不到。

只有新娘、新郎他們聽到。

但是，他們內心的真正感受如何？

沒有人知道？

也只有他們自己知道。

但是，賓客之中，已引起了許多不同的見解，人們幾碗烈酒下肚，立即議論紛紛——

「這女子一定是沒有人要！」

「為什麼你這樣說？」

「可不是嗎？她既肯為已故的愛人守了十二年，為什麼却偏偏嫁給仇人……不，不止仇人，而是兇手！」

「他媽的！」有人喝了過來，「你們不可以談其他麼？」

也有人說：「是的，今晚是人家的好事，談這些太掃興了。」

「但是，老子偏偏要討個公道……」

話未完，要制止他的人，已飛身撲了過來！

於是「乒乒砰砰」，幾個帶有酒意的賓客打作一團。

有人制止！

但也有人加上！

於是更加亂了！

劉郎等人聞訊，忙過來勸解。

可惜沒有人聽他勸，也沒有人聽他的解！

突然之間，那裏面又傳出了一陣人聲吵鬧。

劉郎等人又以為只是賓客打架！

匆匆入內查看之下，陪嫁的女人却說：新房之內傳出慘叫之聲！

各人大吃一驚，急急入內查看！

只見床上一灘血！

新郎死了！

胸腹之間插了一把剪刀！

新娘也倒在一傍！

有人過去把胡彩兒扶起，只聽到她含笑道：「解決了，十二年來的心事，我總算解決了！現在我可以去見……去見孟浪了……」

新娘也死了！

賓客們的打鬥停止下來！

他們不再吵！

不再爭辯。

只因為他們再無藉口！

劉郎感慨地嘆，道：「人，為什麼一定要製造仇恨？難道仇怨真的不可以和解麼？」

然而，沒有人回答他！

他也感到無限迷惑！

一塲國家大事剛了結，本來有個喜事做開始。

但是，到頭來還是一塲悲劇！

（全文完）



精選俠情倫理故事

醉仙樓主・文

盧令・圖

紅粉青蓮

鋤奸除惡　巾幗不讓鬚眉

每個人皆有他的幻想，嬌妻，美妾，功名，財富，寶劍，醇酒，名馬，貂裘，這些都是足以引導着人走入幻想的途徑。

天下有多少人，每個人又有多少幻想，但真正喜歡幻想的人，往往却沉迷於現實裏，祇有不從事幻想的人，才能真實的生活在幻想裏！

天剛破曉的時候，小河邊的草，都在透露着蓬勃的生機，淺藍的河水，很明顯的現出水底的游魚，兩個村童，正在河邊比賽着打片片，看着一個連一個泛起的漣漪，在鼓掌大笑。

突然一陣急促的馬蹄聲，沙塵從蹄梢後飄起，揚得好高，也破壞了這份清靜，寧靜與安詳，村童好奇的抬起了頭，那是一匹好馬，馬身上更馱着個好人兒，綠綢蝴蝶結頂，杏黃飄帶隨風，火紅的衣袴，像半天燒起來的紅霞，更美的是她那臉蛋，兩道蛾眉飛展，一雙杏眼透神，口似櫻桃齒似玉，臉如蘋果映黃昏，這樣柔美的女子，却偏偏在背上揹着一把劍，嬌秀中帶着英爽之氣。

馬蹄聲停止了，那女子的嬌軀如輕雲一般的飄了下馬，她露齒輕笑說：「小弟弟，我想請問你一件事情。」

兩個村童怔怔的看着她，也許他們是被她的美艷驚呆了，也許他們是被這位突如此來的女子嚇傻了。

那女子又笑笑說：「你們這個地方，是不是叫做閻王村？」

兩個村童點點頭。

那女子又道：「你們這閻王村上是不是有一個叫活閻王焦振遠這個人？」

另一個村童搖搖頭說：「閻王村上沒有活閻王，祇有一個焦振遠，他是我們這兒的村主！」

那女子笑了，她說：「你知道他住在什麼地方？」

村童用手一指說：「就在東邊里多路的那個四合頭的大宅子裏。」

那女子謝了一聲，人已飛快的上了馬，隨手一鞭，向那所大宅子奔去。

閻王村的確是沒有活閻王，因為這村中沒有人知道焦振遠另外一個名字叫做活閻王，活閻王這三個字，並不是一個普通老百姓應有的名字，所以焦振遠這個人當然不簡單。

焦振遠的住宅，的確是四合頭大院，正堂五間，東廂房五間，兩廂房五間，前面是正門，兩邊有四間門房，廚厠在正堂的後面，在一般老百姓來說，這房子已經是很夠氣派。

馬蹄聲至門前而止，那紅衣女子下了馬說：「裏面有人麼？」

裏面出來一個人，一個三十上下的中年人，他的眼神好深遠，面色也好陰沉，一套黑色的短衣，將他襯托得更為陰深又可怖，他臉上沒有笑容，祇是冷冷的說：「妳找誰？」

紅衣女子的面色也沉了下來，她說：

「我找活閻王！」

「對不起，我們這兒沒有活閻王。」

」那黑衣人便要退身關門。

紅衣女子一個箭步已穿進了門說：「慢着！」

黑衣人雙手一起，向她推去。

紅衣女子冷哼一聲，雙手變掌下切他的手腕。

黑衣人收手閃身，飛起一脚，踢向紅衣女子的下陰。

紅衣女子怒罵一聲：「下流！」嬌軀閃避之間，背上的長劍亦已出了鞘，好快的劍法，但見銀弧急閃之下，那黑衣人的一條右腿，齊根斷了，血從紅衣少女那柄劍上向地下流。

黑衣人一聲慘叫，已經退到了牆邊，倚牆而立，面色蒼白得如一張紙。

此時兩邊門房立時又出來三個黑衣人，每人手中皆提着一柄長刀，三柄刀從三個不同的角度，向那紅衣女子身上招呼。

紅衣女子冷哼一聲，嬌軀急旋之間，那三柄長刀已跌落地面，三個人的右腕在流着血，同時三個人的臉上也現出了驚懼之色。

此際有一陣宏亮的笑聲傳了出來，有人笑着說：「那一位貴客臨門，未曾迎迓，當眞是失禮得很啊！」從正堂裏走出一個老者，鬚眉皆白，看年紀至少也在七十以上。

那姑娘道：「你大概就是活閻王焦振遠了？」

那老者道：「正是老朽，姑娘是？」

那紅衣姑娘道：「紅粉一劍愁，紀幽蘭。」

焦振遠面色一變道：「難怪姑娘的劍下如此犀銳，敢情是女殺星上門了。」

紀幽蘭道：「好說，我是代人來討還一筆賬的！」

焦振遠問道：「不知姑娘是代何人討賬？」

紀幽蘭道：「七星刀卜風。」

焦振遠的面色又是一變說：「姑娘與卜風是什麼關係？」

紀幽蘭道：「非親非故。」

焦振遠道：「既是非親非故，姑娘又何必强代別人出頭？」

紀幽蘭揚一揚手中長劍道：「你看這是什麼？」

焦振遠道：「這是一把好劍。」

紀幽蘭道：「這把劍有個名字，叫做正義之劍，此劍所到之處，正義伸張，邪惡消亡。」

焦振遠嘆道：「姑娘年紀輕輕的，就惹上一身殺氣，何苦來哉！」

紀幽蘭冷笑一聲道：「這可是你自己惹下的殺孽，怨不得別人，想那七星刀卜風，爲人正直，樂善好施，這樣的好人，你竟然將他殺了，不但殺了他本人，而且還殺了他全家，連一個三歲的孺子都不肯放過，這種手段，也未免太殘忍了吧？」

焦振遠面色一沉道：「武林之中，砍砍殺殺，在所難免，若每殺了一人，姑娘就要出頭，那也未免太多管閒事了吧？」

紀幽蘭道：「你殺了別人就是應該的，別人要殺你，你就說別人多管閒事，這個道理說得通麼？」

焦振遠怒道：「我原是念在你我彼此無仇無怨，是以不想與妳動手，但妳千萬別要以爲我眞的怕了你。」

紀幽蘭道：「你當然是不會怕我，因爲像你們這些做强盜的，從來也沒有將自己性命當作寶貝，但有一件事情你是非怕不可。」

焦振遠道：「什麼事？」

紀幽蘭一笑道：「你在這閻王村，專門排難解紛，週濟貧窮，已甚得當地人心，可是誰也沒有想到你是個蓄藏死士，專幹喪天害理之事的江洋大盜，如果我在這裏將你的底牌揭穿了，你又將如何做人，這可能比你死了還要難受吧？」

焦振遠面色大變，身形急起，銀光閃爍之間，已一刀向紀幽蘭的胸口刺去。

焦振遠的手中本就沒有刀，這個時候怎麼突然多出一把刀來，原來他是袖裏藏刀，因爲這把刀很小，長不足七寸，闊不足一寸，嚴格的說起來，祇能說是一柄首七首。

焦振遠所以能在江湖上成名的原因，完全是靠這把七首，因爲這把七首他用得非常順手，每每在對方不注意的情形之下，能收克敵致果之效，可惜他今天找錯了對象。

紀幽蘭就在他臨身的一瞬之間，已是長劍打閃，一劍刺中了他的小腹。

焦振遠的手已經垂了下來，腰也彎了，他說：「妳，好快……」

紀幽蘭道：「這不是我好快，而是你太慢，臨陣對招，本來就是間不容髮的事情。」

焦振遠嘆道：「可惜我沒有死在仇家的手中，反而死在一個非仇家的手中。」

紀幽蘭道：「你應該知道正義與邪惡永遠是對立的。」長劍急收，焦振遠的人已倒了下去，也嚥下了他最後一口氣，活閻王變成了死閻王。

四個負了傷的黑衣人，見焦振遠一死，竟然一個個的帶着傷勢跑了，樹倒猢猻散，這也是必然之理。

紀幽蘭一聲冷笑，收劍上馬，一鞭朝陽裏，絕塵而去。

江湖恩怨，源於是非，而是非則源於人性之好惡，人性之好惡，又源於正邪之感染，是以武林之中，才有英雄俠士，巨盜梟雄之出現，焦振遠與紀幽蘭，這就是兩個典型的例子。

紅粉一劍愁紀幽蘭，她是個典型的俠女，凡是她所到之處，必有許多巨盜毒梟以及陰險奸詐之人，死在她的劍下。

紀幽蘭不知師出於何門，但武功却是相當之高，江湖上黑道人物，聞名喪胆，所以才替她起了個紅粉一劍愁的綽號，她有着天仙般的美麗，冰雪般的聰慧，火烈般的性子，正義的光輝，在她的劍尖下，到處在閃爍着。

在焦振遠死了不久，江湖上一連又死了不少黑道人物，如：

黑白雙盜，李强李逐兄弟。

五毒花蝶白雲深。

黑心追命公孫赤。

血花萬點常如風。

奪魂手司馬飛鷹。

七彩雄蜂譚起。

萬里獨行盜王非。

馬面魔王邊長興。

鬼牛馮兵。

海龍王諸敖天。

笑裏藏刀江央平。

鬼脚矮赫連虎。

陰陽雙彈齊輝。

像以上這些人物，沒有一個不是黑道中的佼佼者，但也一個個倒於紀幽蘭的劍下。

殺壞人即所以救好人，因此像紀幽蘭這種殺法，在黑道中人來說，是恨之入骨，但在白道中人來說，却大舉雙手贊同，尤其是那些善良的老百姓，那當然就更不用說了。

綠綢蝴蝶結頂，杏黃飄帶隨風，火紅的衣袴，像半天中燒起來的晚霞，更美的是那匹馬，全身一片殷紅，是一匹道道地地的名駒——胭脂馬，這些是紀幽蘭特別的標幟，不管她走到什麼地方，她永遠是這個樣子。

天色已經是很暗了，晚風將樹梢吹得瑟瑟的作响，官道上已經沒有了行人，但紀幽蘭却乘那匹胭脂馬，仍在奔馳着，她小小的年紀，却不辭辛勞，闖蕩江湖，常常戴月披星，嚐盡風霜雨雪之苦，這是爲了什麼，是爲了她那把劍——正義之劍。

這正是月晦的時候，是以天一黑下來，必需要到第二天才能見到亮光，官道上也僅能現出一條白白的路的影子，紀幽蘭坐着這匹馬一直在這條路影子上奔馳着，大約是初更時分了，四野見不到一星燈火，既沒有燈火，當然也就沒有人家，這是前不接村，後不接店，更無村野人家可以借宿，紀幽蘭也祇有連夜趕路，因爲她總不能在露天中睡上一宿。

官道伸進了一片森林，林葉蕭蕭，荒草遍地，地面上波伏不平，全是高高低低的土墳，有些墳因年深日久，棺木已經露了出來，而且也腐爛了，有些墳被野狠野狗扒開，露出根根白骨，更有些用蘆蓆捲着的新屍，丢在林木之中，形像可怖，這雖然是黑夜，但以紀幽蘭的內力修爲，仍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這地方的確是個荒草沒徑，鬼哭神嚎的地方，一個單身女子，深更半夜，一個人走到這種地方來，的確是胆戰心驚，毛骨悚然。

紀幽蘭正走之間，忽然聽到兩聲鬼啾，她微微一驚，心想：「這人世間，難道會眞的有鬼。」

鬼者，人之靈也，人死靈不散，氣聚如鬼，是以歷古以來，沒有人敢說這個世間沒有鬼，紀幽蘭武功再高，心中也有些害怕，她揮手一鞭，夜空中發出啪啪地一聲清响，馬兒也隨之向前急奔。

突然喇喇兩聲，從官道兩邊飛出兩個火球，急如流星一般的向她馬匹打來。

火光紅中帶綠，而且尚有一種焦臭之氣！

紀幽蘭長劍出手，硬向那紅綠相間的火球劈去，劍光閃處，兩個火球已被劈爲四個，而四個火球仍是向她的坐騎飛來。

紀幽蘭揮起一鞭，抽在馬身之上，同時發出一聲嬌叱，人已劃空而起，那馬已向前疾馳而去，紀幽蘭身在空中，臨空左手一按，向下拍出四掌，將那四個火球擊落在地面，也同時熄滅。

此際又聽得兩聲鬼啾，從官道的兩邊，每一邊竄出一個人來，左邊一人身着黑袍，頭戴高帽，手中拿着一枝白色的哭喪棒，右邊一人身穿白袍，手中拿着一枝紅色的哭喪棒，這兩人的身形極爲靈活，甫一現身之際，兩枝哭喪棒帶起凌厲的勁風，向紀幽蘭打去。

紀幽蘭嬌軀正臨空下墜之時，如不格去對方的兵刃，必致雙腿被對方打斷，她急切間，長劍下垂，劃了一個圓圈，耳際聽得噹！噹！兩聲大响，那兩枝哭喪棒已被格了開去，她身形也趁機落在地面，祇感到右腕微麻，原來對方那兩枝哭喪棒竟然是用生鐵鑄成，祇是在外面裹了紅白紙而已。

紀幽蘭橫劍而立，冷冷的道：「你們又是那個道上的牛鬼蛇神？」

黑袍人咄咄一聲怪笑道：「我們是黃泉道上的勾魂鬼，今兒是專門來勾妳的魂的。」

紀幽蘭道：「你們是黃泉崗的黑白無常，難怪如此打扮，剛才我怎地未想起來呢？」

白袍人道：「妳現在想起來，也不晚啊。」

黑無常施恩，白無常施怨，這兩人原是黑道中的一對活寶，這兩人是專門練陰功的，白天都是躺在棺材中睡覺，晚上才出來活動，有很多夜晚的行旅，死在他們兩人手中。

紀幽蘭道：「你們知道我是誰麼？」

白無常施怨道：「大名頂頂的紅粉一劍愁，何人不知，那個不曉。」

紀幽蘭道：「黑道中人見我避之猶恐不及，你們兩人竟然會自己送上門來。」

施恩道：「那是因爲妳對我道中人，一向是下手無情，如果我們不設法將妳殺掉，將來也一定會死在妳的手中。」

紀幽蘭一笑道：「這話也沒錯，但你們今天雖然是找上門來，也未必能殺得了我。」

施怨咄咄一聲怪笑道：「我兄弟做事，一向是不計後果，你就等着瞧吧。」

哭喪棒棒出如風，更帶起一股陰寒之氣，向紀幽蘭的中盤掃去。

同時那施恩的哭喪棒亦以一招迴旋雙打，向她兩條腿彎處捲去。

施恩施怨同稱爲黑白無常，一向是焦孟不離，與敵對招，也同樣是同進同退。

就在他兩人雙棒同出之瞬間，紀幽蘭身形已劃空而起，掌中劍倒洒蓮花，已刺中了黑白雙怪的眉心，眉心又名神室，乃是人身中經絡的總樞，是以雖是這輕輕的兩劍，那黑白無常已經雙雙的倒了下去。

紀幽蘭冷哼一聲說：「眞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闖進來。」

此際暗影中傳來一聲嘆息。

紀幽蘭一聲嬌叱：「什麼人？」

林陰中有人應聲答道：「廣度天下有緣人。」

紀幽蘭道：「可惜你來晚了一步，那黑白無常已經給本姑娘超度了。」

那人道：「我之謂度，非此之度。」

紀幽蘭道：「你又將如何度法？」

那人道：「天道迴旋，生殺互根，生生死死，輪迴不絕，我之所謂度者，要能使人超生死，脫輪迴，永作宇宙間第一等人。」

紀幽蘭道：「聽你的語氣，想必是佛道門中之人了，既是佛道門中之人，本應脫却凡塵，超然物外才是，你却在此惹紅塵中是非，其非與本願相違麼？」

那人道：「佛道不離人世，去人世而行佛道，原非上乘正旨。」

紀幽蘭道：「如何才是上乘正旨？」

那人道：「因佛度人，因道化人，人與佛契，人與道通，這才是佛道二門中的上乘正旨，若一味遺世而行佛，遠人以求道，則必難入大乘之門。」

紀幽蘭冷笑道：「聽閣下的語氣，應該是大化如如，中邊不着才是，爲何又妄動情根，而出聲長嘆？」

那人道：「適才之嘆，實乃爲姑娘而嘆。」

紀幽蘭道：「爲我？我有什麼值得你嘆息之處？」

那人道：「因果迴旋，各有其數，天道好還，不失自然，是以因道而道，必登頂峯，因數而道，其道終墜。」

紀幽蘭道：「我本非修道之人，是以難測你的玄機妙語。」

那人又道：「以人窺天，天機難測，以天察人，絲毫不爽，姑娘這樣任意殺戮，雖云殺壞人卽所以救好人，但仍逃不出在數中迴旋，不若天道自然的運化，來得更爲確切。」

紀幽蘭道：「我仍然是不懂得你的意思。」

那人道：「人世一切運化，各各不失其因，不是前人種的因，也就是自己種的因，若是前人種的因，他之所以殺人，是爲了結前因之果，若自己種的因，也必有後果來結他現在之因，這完全是在天道的運化之中，若你强制執行的將他殺了，這樣一來，不但他殺人之因未結，而妳却又種了殺人之因，將來他仍要結一結殺人之果，當然妳也得結一結殺人之果，這樣因因果果，循環不息，永不離大數之中，在妳看來這是替天行道，其實也就是因數而道，其道終墜了。」

紀幽蘭道：「你這樣一說，我倒有些明白了，那要怎樣才算是因道而道呢？」

那人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因道而道，在不失其自然之機。」

紀幽蘭恍然哦了一聲道：「我懂了，但我總覺得你這種道理太過空洞了一點，因此我要以事實來求證一下。」

那人道：「妳要如何求證法？」

紀幽蘭道：「假如你眞是個有道之士，我掌中長劍也決難傷到你分毫，所以我要與你較量一下。」

那人笑道：「妳可以不必用妳的長劍，我相信妳的輕功一定很好，妳可以用妳的輕功來搜索我的身形！」

紀幽蘭道：「假如你找一個隱秘的地方躲起來，那我就無法找得到了。」

那人道：「在妳剛開始找我時，我要唱一首歌給妳聽，在我這首歌尚未唱完之前，妳能將我找着了，那就算妳贏了。」

紀幽蘭道：「好啊！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此時已經是四更左右，夜風在微微的吹着，當然這不是夏天，是以風吹在身上，有些冷颼颼的感覺，夜風中響起了一陣清亮的歌聲，祇聽那人唱道：

嘆士農工商
終日奔忙，人生碌碌競短爭長，
却不道榮枯有分
得失難量
看阿房宮冷，銅雀台荒，金谷花園，
夜月烏江，却作了邯鄲夢一場。
道什麼前王與後王
說什麼興邦與喪邦
大數到
難相讓，分明榮華花上露，富貴草頭霜。
唱一曲歸來未晚，歌一調烟水茫茫。
——山傍水傍，野外圖塲，當此際，好風光，
且進樽中酒一觴
轉息不覺夜已央。

紀幽蘭從歌聲一開始，便追踪搜查，然任她輕功如何之高，連對方一點影子也未見到，一直到歌終了，四週又恢復了一片寂然，她却怔怔的站在當地，半响才道：「你到底是什麼人？」

那人朗聲一笑道：「一個來去自如的人，今且贈上一物，以定他日再見之緣，妳接着了。」

一陣勁風，撲面而來，紀幽蘭伸手一接，軟綿綿的，只是黑夜之中，看不清楚，她又問：「這是什麼東西？」

四週一片靜然，想那人已經走了。

紀幽蘭將它放入懷中，一聲尖嘯，她那匹坐騎胭脂馬，巳奔到她的面前，她飛身上馬，在夜色中，向前疾飛而去。

青蓮初現

這是南來北往四通八達的一個小鎭，鎭雖然很小，但由於位占重地，是以鎭上也有兩家客寓，那是專供來往行旅歇宿打尖之用，一家在鎭南頭，取名來安客寓，一家在鎭北頭，取名如歸客店。

如歸客店有賓至如歸的意思，這兩家客店比較起來，如歸客店的規模比較大，來往的客人也比較多，樓分上下二層，圈成一個四合院，樓上又全是客房，樓下沿街一面是食堂，共擺了數十張桌子。

是中午的時分了，食堂中巳坐了不少人，凡是在江湖上行走的，當然是三敎九流都有，其中最特出的一個客人，要數靠門近窗那位女客。

這位女客着一身火紅的衣衫，頭上扎着個綠色的蝴蝶結，揹着一枝長劍，桌角上還放着一枝很長的馬鞭，敢情她還是騎馬來的。

這個女人是誰？紅粉一劍愁紀幽蘭，她一面吃酒，一面從懷中摸出一物，這還是昨夜那個神秘人物抛給她的一件定緣之物，那是一朵青色的蓮花。

蓮花本來是有紅有白，但青色的蓮花可並不多見，而且這朵蓮花，並不是一朵眞的蓮花，是用上好的緞子，經人工剪貼起來的，做得極爲精緻美觀，她正觀看之

間，忽聽得一陣鸞鈴聲響，從店門外又走進了一個女子，這個女子約二十上下，一身綠色的緊身小衣，扎着一條杏黃色的絲帶，背上也揹着劍，手中也執着馬鞭，她一進門之時，便毫不考慮的走向紀幽蘭這張桌子，嫣然一笑說：「對不起借，個座位。」

紀幽蘭也一笑說：「不要客氣，請隨便坐。」

那女的向店家要了酒菜，又道：「好漂亮的一朵蓮花！」

紀幽蘭道：「這是一朵青蓮，是一個朋友送的。」

「那一定是一個很要好的朋友？」

「不！我們尚未見過面。」

「那就奇怪了，一個尚未見過面的人，怎麼會將一朵蓮花送給妳？」

「其中當然另有原因。」

「噢，我能知道這個原因麼？」

紀幽蘭一笑道：「我尚未請敎姐姐上姓芳名呢？」

那綠衣女子道：「我倒忘了，一個初次見面的人，連彼此姓名都不知道，怎麼能提起個人的私事，我叫白菊如。」

「白菊如，江湖中人稱爲玉羅刹的白菊如？」

那綠衣女子嬌笑起來道：「那是江湖上胡亂起的，姐姐呢？」

「我叫紀幽蘭。」

「紅粉一劍愁紀幽蘭？」

紀幽蘭也笑道：「那也是江湖中人亂起的。」

白菊如道：「姐姐貴庚？」

紀幽蘭道：「二十一，妳呢？」

白菊如道：「二十，如果妳不嫌棄，我可以叫妳一聲姐姐。」

紀幽蘭笑了，她說：「我自出生以來，就上無父母，中無兄弟姊妹，如今妳能叫我一聲姐姐，那我眞是開心極了。」

白菊如道：「人無父母不生，姐姐怎地說自出生以來，便上無父母？」

紀幽蘭道：「這還是我師父告訴我的，我父母生我尚不足一月，便被仇家殺了，我還是我師父路過那裏，才被救出來的，然後將我帶到山上，撫養成人，傳授武藝。」

白菊如問道：「可曾查出仇家的下落麼？」

紀幽蘭默然的搖搖頭。

白菊如道：「我也跟妳一樣，在我七歲的時候，我父母便被人殺了，我也是被我師父救去，而傳授了武藝。」

紀幽蘭道：「可曾找到了仇家？」

白菊如道：「仇是報了，但人死不能復生，如今我也是孤苦伶仃的一個人。」

紀幽蘭吃了一杯酒才嘆道：「我們都是苦命人。」

白菊如道：「如今我們是姊妹啦，我會幫同妳去找尋仇人的。」

紀幽蘭一笑道：「謝謝妳，妹妹。」

白菊如道：「那朵青蓮，我好像很眼熟。」

紀幽蘭精神一振道：「妳知道這朵青蓮是誰的？」

白菊如道：「恩師有一位知友，是一位方外高人，這青蓮好像就是他的。」

紀幽蘭道：「妳沒有看錯？」

白菊如道：「錯不了，他不但持有像這樣的青蓮，而且，他的外號也叫做青蓮子。」

紀幽蘭道：「這個青蓮子的年紀一定是很大了？」

白菊如道：「這個人的年紀到底有多大，我不知道，但從外表看起來，也祇有三十多歲。」

「妳師父呢？」

「我師父今年六十八了。」

「一個六十多歲的人與一個三十多歲的人成爲知友，這種機會可能太少。」

「妳的意思……」

「方外之人有一種駐顏之術，所以我猜想這青蓮子至少也該有六十以上了。」

白菊如點點頭道：「這也有可能，我們吃吧，吃完之後好好在這家如歸客店歇上一夜，這些日子連續在江湖上奔波，實在是身心疲累。」

紀幽蘭道：「不錯，做姐姐的也有同感。」

於是兩人吃完了酒，便向店家要了一間上房。

兩人合住，此時巳近黃昏時分了，夕陽從窗外射入，將她們的房中照成了一片金黃色。

白菊如道：「姐姐，妳尚未告訴我妳的父母的姓名呢！」

紀幽蘭道：「先父上亦下峯，先母姓凌，上雪下紅。」

白菊如驚道：「原來是伏虎大俠與擒龍女俠，那就難怪有仇家找上門來了。」

紀幽蘭道：「這話怎麼說？」

白菊如道：「當我懂事之時，曾聽家師敍述很多江湖上成名人物，其中就有令尊與令堂二人大名。」

紀幽蘭道：「令師怎麼說？」

白菊如道：「家師說令尊與令堂不但武功奇高，而且嫉惡如仇，黑道中有名的人物，死在他們兩人手中的不知凡幾。」

紀幽蘭道：「噢！」

白菊如道：「自我出道之後，又聽到姐姐的大名，妳目下的作爲，與伯父伯母如出一轍，我很爲妳的豪氣與正義而驕傲，但我也爲姐姐担心。」

紀幽蘭道：「妳是担心那些人也同樣來找我報仇？」

白菊如道：「因果迴旋，絲毫不爽，姐姐殺戮太重，雖是爲了維護武林正義，但也未免有傷天和。」

紀幽蘭道：「其實我又何嘗願意如此，只是親仇未報，使我看到那些邪惡人物，不由的就氣憤塡胸，而難以忍耐。」

白菊如道：「這當然也是人之常情，但寃有頭債有主，行道江湖，扶危濟困，固然是我輩之事，但也不能太過份。」

紀幽蘭點點頭道：「我懂得你的意思，只是我這一口氣，要待父母之仇報了，才能平息下來。」

白菊如道：「令師難道就一點也未告訴妳有關伯父母死的蛛絲馬跡麼？」

紀幽蘭道：「有！」

白菊如道：「令師怎麼說？」

紀幽蘭道：「家師說我父母是死於分光劍之下，但分光劍乃是五十年前天山老

怪赫連遲的兵器，但此人已於二十年前物化，以後此劍落於何人之手，那就不得而知了。」

白菊如道：「令師有沒有告訴妳那分光劍是什麼樣子的？」

紀幽蘭道：「有。」

白菊如道：「那分光劍到底是什麼形狀？」

紀幽蘭道：「那分光劍劍長三尺九寸，中鋒特厚，劍尖狹長，最奇特的地方，是此劍有兩個劍尖，可以用來鎖別人之兵刃。」

白菊如道：「這種奇特的兵刃，外形與普通長劍迥異，而且劍鞘一定很寬，任何人見了便會知道，應該是不難尋找。」

紀幽蘭道：「可是我行道江湖已經三年之久，始終未見到武林人物使用這把劍的。」

白菊如道：「姐姐今年是二十一歲了，也就是說，伯父母去世已經有二十年，這二十年的歲月，不算太短，人事的變遷，也相當之大，也許妳的仇家已經不在人世了。」

紀幽蘭道：「果眞如此，那雙親眞是死難瞑目了。」

白菊如道：「事情尚未到完全絕望的地步，我們可以聯手查訪，江湖雖大，但武林中人眞正行走的地方並不多，我們可以多向熱鬧的地方去，也許能有所遇，妳以爲如何？」

紀幽蘭點頭道：「妳說得也有道理，只是這樣一來，就苦了妳了。」

白菊如眼睛一紅道：「我們都是孤苦無依的人，除去恩師而外，我們已經沒有親人，是以我們雖非親姊妹，今後也該相依爲命了。」

紀幽蘭聽得流下了兩行清淚，她本來是不隨便流淚的，這是爲了被白菊如的至情所感，她輕輕又拿出了那朵青蓮，很顯然的，那朵青蓮對她產生了很大的吸引力量。

白菊如道：「不知那青蓮子跟妳說了些什麼？」

紀幽蘭道：「他要我不要過份的殺戮，要因道而道，不要因數而道。」

白菊如道：「因道而道，道登峯頂，因數而道，道落下乘，最褻的，是因數而數。」

紀幽蘭道：「因數而數又怎樣？」

白菊如道：「那將會生生世世，輪迴不息，永無了期。」

紀幽蘭道：「想不到妹妹對於佛道門中之至理，也有如此深刻的領悟。」

白菊如道：「我師父本來就是一位方外高人。」

紀幽蘭問道：「不知令師上下如何稱呼？」

白菊如道：「我師父本是個出家人，法號上悟下生。」

紀幽蘭吃驚道：「原來妹妹的恩師竟然是悟生師太，那眞是失敬了。」

白菊如一笑說：「不敢，姐姐呢？」

紀幽蘭道：「家師姓金，名字是上龍下吟。」

白菊如道：「飛天劍客金龍吟，那也是一代奇人了。」

紀幽蘭嘆道：「家師早年雖曾行道江湖，但在二十年前，便已歸隱，如今算來應該是八十七歲了。」

白菊如嘆道：「人生無常，世事如幻，想來也實在沒有什麼意思。」

紀幽蘭點頭道：「不錯！現在時候不早，我們睡吧。」

白菊如吹熄了燈，兩人共榻而眠，大約四更左右，忽聽房門上發出一陣吱吱的聲音。

白菊如一驚而醒，用左足一點紀幽蘭，紀幽蘭也用右足點一下白菊如，這是說明兩人都已聽到了這種聲音，這房中沒有燈火，本來就很暗，倆人在暗中靜以待變，那房門果然已被撬開，進來一條人影，但見銀光急閃之下，一刀已砍在兩人的床舖之上，但祇聽到床舖被劈毀的聲音，却未聽到有人慘叫之聲，更何況，刀砍在人身上的聲音與砍在床舖上的聲音，完全不同，那人猛地一驚，尚未來得及轉第二個念頭，但覺右腰一麻，已被人點了死穴。

原來白紀二人，竟然在間不容髮之間，以絕頂輕功，閃到了那人的背後。而點了他的死穴。

此際門外又閃進兩人，各持兵刄，向左右急揮，被白紀二人，以快急的手法，又點了死穴。

看情形房外還有不少人，紀幽蘭以傳音入密功夫向白菊如道：「妳感到奇怪麼，這些人怎麼會憑空冲着我們二人而來，難道妳在這地方結了什麼仇家？」

白菊如也用傳音入密的功夫答道：「我自出道以來，很少與江湖中人結怨，就是遇上十惡不赦之徒，也不會隨便加以殺戮，必以勸之回心向善，所以說，這一次來的人，不可能是冲着我來的。」

紀幽蘭道：「若不是冲着妳來，則必是冲着我來的了，但這地方我尚是第一次到的，連地名都不知道，怎麼會有這麼多仇家找上門來？」

白菊如道：「那祇有兩種可能。」

紀幽蘭道：「那兩種可能？」

白菊如道：「第一種可能就是妳在別處殺了人，被那些人追踪下來。」

紀幽蘭搖搖頭道：「那也不可能，他們如果要報仇，儘可在當地找我，又何必要捨近求遠，而一路跟踪？」

白菊如點點頭道：「那祇有第二種可能了。」

紀幽蘭道：「那第二種可能又是什麼呢？」

白菊如道：「那第二種可能，就是昨夜我們談到妳父母之仇時，被人聽到了，因而來一個先下手爲强。」

紀幽蘭微微一愕道：「如此說來，這些人一定是這家如歸客店中的人了。」

白菊如道：「很有可能，是以我看這家如歸客店，還是一家黑店。」

紀幽蘭道：「如若妳推斷得不錯，這家客店一定與我父母之仇有關。」

白菊如道：「那當然。」

紀幽蘭道：「這樣也好，倒省得我們天涯海角去尋訪仇踪了。」

她們這兩人談話，完全是用傳音入密的方法，是以第三者根本無法聽到，最奇的是，門外自這三個人進來之後，外面再也沒有一絲一毫的動靜，估計時間現在大概已經是五更左右了，天色更加黑暗，四週更寂靜得如死了的一般。

白菊如道：「奇怪！怎麼沒有動靜了，難道來人祇有這三個人？」

紀幽蘭道：「假如是黑店的話，那就絕不止這三個人，很可能他們是另有陰謀呢。」

白菊如道：「祇要等到天亮，就算他們另有陰謀，我們也不怕了。」

紀幽蘭道：「不錯，只是這天亮以前的一刻黑暗，的確令人有些悶得難受。」

她正說之間，忽聽得屋外一聲尖嘯，立時燈火通明，火光從房門外射進房中，將房中照得雪亮，外面有人叫道：「兩個臭丫頭婊子，妳們現在可以出來了。」

紀幽蘭一抖手上長劍，便要衝出房外去。

白菊如一攔，悄聲道：「慢着！」

紀幽蘭道：「妳是說，我們在這裏等死？」

白菊如道：「多算勝，少算不勝，對方之所以遲遲未見發動，必然是去調集人手，是以以我估計，如今這如歸客店的前前後後，都已佈滿了他們的人了。」

紀幽蘭道：「依妳說，該怎麼辦？」

白菊如道：「我們目前仍不可稍動聲色，引誘他們闖進來，這樣我們就可以多殺他們幾個人，也可以減少我們一部份的阻力。」

紀幽蘭道：「這一次妳不會再有慈悲心腸了吧？」

白菊如道：「目下情況不同，對方人手太多，若果再手下留情，那無異是對自己殘忍了。」

紀幽蘭嫣然一笑，仗劍隱身在門的左側，而白菊如則隱身在門的右側，這樣又僵持了約一刻鐘工夫，外面的人果然忍耐不住，竟然有兩個魁梧大漢，持刀直衝進來，他們尚未來得及展視，已被紀白二人，一人一劍，頓時了賬。

這兩人一倒下去，門外又有四人衝來，但這四個人的命運，與前面兩人一樣，每人挨了一劍，倒了下去，這時房中已橫七豎八的躺着九具屍體，這房間本來不太大，被這九具屍體一塞，竟然將地面上舖滿了。

外面的人此時已不敢貿然進入，這樣又支持了一刻鐘左右，外面的人已經等不得了，又有人大叫道：「兩個臭丫頭婊子，你們再不出來，老子可要燒房子了。」

紀幽蘭道：「我們怎麼辦？」

白菊如道：「再等片刻。」

紀幽蘭道：「像這樣的等下去，要等到什麼時候才行？」

白菊如道：「明槍易躲，暗箭難防，祇要天一亮我們就可以衝出去了。」

紀幽蘭道：「妹妹，妳會不會使用暗器？」

白菊如道：「我是學過一種很歹毒的暗器，但一直很少使用。」

紀幽蘭道：「爲什麼？」

白菊如道：「這是恩師的告誡，她說不到性命交關之時，不准隨便出手。」

紀幽蘭道：「今天總可以用了吧？」

白菊如道：「當然，今天如果不用，那將永遠沒有使用的機會了。」

紀幽蘭道：「其實我也學得一種暗器，等一下我們衝出去之時，先用暗器削落他們一部份力量再說。」

此際天色已漸漸的亮了起來，門外的火把，已逐漸的減去，四週响起了一遍嘈雜的聲音，此起彼落。

紀幽蘭道：「是時候了。」

白菊如點點頭，兩人取了默契，同時一聲嬌叱，齊向房門外飛了出去。

就在她們身形剛剛飄出房門之際，同時以滿天花雨的手法，白菊如打出了細如牛毛的梅花針，紀幽蘭打出了其薄如紙的金錢鏢。

這兩種暗器，體形極小，打出之時，無聲無臭，使人防不勝防，因此圍在房門外的數十個大漢，竟然有二十多人，被打中要害，倒了下去，其餘的人，同時一聲吶喊，圍了上來。

紀白二人，皆得自名師指點，輕功武術，皆是上乘之選，這些二三流的脚色，那裏是她們的對手，但見雙劍的光影浮動，不到半個時辰，全已部倒在血汨之中，無一倖免。

紀幽蘭吐了一口氣道：「他們也將我們兩人看得太輕了。」

此際走廊上又現出一個人來，道：「姑娘，我們並未有看輕妳。」

這個人生得粗粗黑黑的，身高六尺，穿一身黑色勁裝，手持七節長鞭。

紀幽蘭冷冷的道：「閣下可能有些份量了，可否說出你的大名？」

黑衣人陰笑道：「好說！在下神鞭關飛。」

白菊如道：「神鞭關飛以一套神龍鞭法，馳譽江湖，你也算是一個有字號的人物了。」

關飛陰笑道：「好說，在下是浪得虛名。」

紀幽蘭道：「看你那份沉隱的勁兒，一定是一個很難纏的對手了。」

關飛道：「我們主人不敢看輕兩位姑娘，所以才派在下出來。」

白菊如冷笑道：「原來你也是一條狗腿子，你一人行麼？」

關飛道：「若果在下眞的不行，必然還有更厲害的人物出來侍候兩位姑娘。」

紀幽蘭道：「看來你主人的手下能人不少？」

關飛道：「當然，强將手下無弱兵，這是必然之理啊。」

紀幽蘭道：「不過在未動手之前，我尚有一點疑問，想請教閣下。」

關飛道：「請說。」

紀幽蘭道：「你們如此大陣仗的來對付我們兩個人，可有什麼目的？」

關飛神色一肅道：「斬草除根。」

他這根字才出口，手中的七節鞭，迴空一轉，發出啪啪地一聲大响，向兩人的頭上飛捲過來。

這道走廊至多也不過六七尺寬，而且還是在二樓之上，是個極不適宜於用鞭的地方，而關飛竟能將這一鞭掃得極俐落，絲毫未碰着牆壁及欄杆，由此可見關飛在這條鞭上的造詣之深了。

但白紀二人亦非弱者，劍在對方的鞭

將臨頭之際，同時發出一聲嬌叱，人巳貼着屋樑，飛向關飛的頂際，雙劍同時下垂，刺向關飛的雙肩。

關飛急將身形一挫，一招怪蟒翹尾，七節鞭反向上打去，但紀白二人的身形更快，臨空向兩邊一分，劍光乍閃之下，一劍刺中了他的左腿，一劍刺中了他的後背，皆深入五六寸左右。

關飛的七節鞭巳經撒手，哇地吐了一口鮮血，人巳倒了下去。

紀白二人互看一眼，雙雙越出欄杆，躍落於天井之中。

這座天井約有十丈方圓，內有假山荷池的設置，天井的四週，也同樣的是木製的欄杆，在東面的欄杆後面，也站着一個人，此人大約四十上下的年紀，穿一件黃色長袍，右手握着一枝二尺長短的判官筆，光看那種風度，就知道這是一位武林高手。

黃袍人冷冷的道：「兩位姑娘的是好身手，我家主人開始時的確是太看輕了妳們了。」

紀幽蘭冷冷的道：「看你的氣度，比剛才用七節鞭的那位仁兄又高明多了，想必也有一個比較响亮的字號吧？」

黃袍人笑道：「當然，闖蕩江湖，總該有個字號，老夫鐵筆追魂譚雄。」

白菊如道：「不錯，你這個字號比起神鞭關飛又响亮多了，只是我們素未謀面，不知你手底下究竟如何？」

譚雄笑道：「總不會讓兩位姑娘失望就是。」

紀幽蘭冷笑道：「你是要單挑呢？還是……」

譚雄一擺判官筆道：「兩位就一起上吧。」

黃影縱起，筆風呼呼，分點兩人的前身三十六大穴。

人身共有七十二大穴，前後各三十六，譚雄以一枝判官筆，分點兩人前身三十六大穴，必須要化出七十二道筆影，虛中有實，實中有虛，虛虛實實，才能達到目的，從這一方面看，那譚雄的筆法，的確曾下過一番功夫。

紀白兩人以極快的身法，迴環旋轉到他的背後，雙劍齊向他的下盤斬去。

譚雄一聲大喝，反身曲肘，分點兩人執劍的右手腕。

紀幽蘭猛將劍勢一沉，刺向他的右脅，同時白菊如嬌軀急翻，右手劍一招順水推舟之勢，橫斬他的左脅。

譚雄身形突然向後倒仰，左手臨空急發，兩道銀芒，分向兩人的酥胸打去。

這是子午神鏢，乃譚雄成名的暗器，淬有巨毒，若被打中之後，子不見午，午不見子。

白紀二人的身形何等快速，乍分之間，也同時發出各人的暗器，紀幽蘭的十二枚金錢鏢，及白菊如的三十六枚梅花針，佈下了一層羅網，分向譚雄的身上罩去。

譚雄此時仰臥在地，一時躲避不及，貼地向右急滾，縱然他滾得快，但他的肩井穴，笑腰穴，太陽穴，都各中了一枚梅花針，而他的左頸部，右腿腕，各中了一枚金錢鏢，判官筆巳經撤了手，人巳昏死過去。

紀幽蘭一聲嬌笑道：「想不到妹妹的銀針打穴的手法，竟然如此之準。」

白菊如道：「姐姐的金錢鏢也不在我的梅花針之下，如今此人巳經死去，對方又不知要派出什麼厲害的人物來。」

紀幽蘭道：「他們派來的人物，一個比一個厲害，可是有一點我想不明白。」

白菊如道：「什麼事？」

紀幽蘭道：「他們既有這樣多成名的人物，如果一齊出來，我們必定不是他們的敵手，可是他們爲什麼不一齊來呢？」

白菊如道：「這也許就是因爲他們是成名人物的緣故吧，因爲一個江湖上成名的人物，都自恃身份卓越，不願意羣打羣毆，不像那些二三流的脚色，動不動就一窩蜂的向上踴，混打一通。」

此際有一個人冷冷的答道：「不錯，人人有面，樹樹有皮，這個打羣架的面子，成名人物可丟不起。」

聲了人現，天井中巳出現個白髮銀鬚的老者，年紀在七旬以上，却空着雙手。

紀幽蘭道：「看你的年紀，應該是武林名宿了，爲什麼却偏偏喜歡做別人的狗腿子？」

那老者沉聲道：「小小年紀，可別口沒遮攔，觸怒了老夫，妳可知道會有什麼後果？」

紀幽蘭道：「如果我不觸怒你，你就能放我們走路麼？」

那老者微微一愣說：「這個，老夫也做不得主。」

紀幽蘭道：「你既是做不得主，想後面必定尚有主使之人，你既受命於人，這不是狗腿子又是什麼？」

老者面呈血色，說：「老夫不願意與妳倆個丫頭婊子門口，有本領妳們兩人一齊上吧。」

白菊如道：「那神鞭關飛與鐵筆追魂譚雄也曾叫我們兩人聯手，事實上我們就是一個人，他們也不是對手。」

老者道：「老夫與他們不同。」

紀幽蘭道：「有何不同？」

老者道：「因爲老夫是詹兆熊。」

白菊如道：「劈風手詹兆熊，難怪你沒有帶兵刃。」

詹兆熊道：「不錯，憑老夫的份量，難道還不够資格叫妳們兩人一起上麼？」

紀幽蘭道：「那也得要先拈拈你的份量如何？」

詹兆熊大笑起來說：「好，那妳們兩人誰人先上，不過老夫答應妳們，單打獨鬥之時，老夫答應不傷害妳們便是。」

紀幽蘭道：「好，那你就接着了。」

白菊如道：「姐姐，由我先上。」

紀幽蘭點點頭道：「多加小心。」

白菊如道：「你既不用兵刃，我亦以雙掌陪你走上幾招。」她將劍交給了紀幽蘭，竟然赤手的向詹兆熊走去。

詹兆熊一聲豪笑道：「有志氣，有骨氣，不過這樣一來，老夫更不能傷妳了，妳便出招吧。」

劈風手詹兆熊乃是老一輩的武林人物，內力深厚，掌出如風，他如此托大，說來也並不過份。

白菊如素手雙揮，巳輕飄飄的打出兩掌，這兩掌表面看起來，柔若無骨，實際

上却暗含着一股特有的柔力，向詹兆熊撞去。

詹兆熊不閃不避，祇用了三成功力，輕輕按了上去，那知兩股力道甫接觸之間，雖然雙方身形絲毫未動，但詹兆熊却感到有一股暗力，直衝胸部，頓時胸口氣血受阻，極爲難受，他大驚後退，喝道：「臭丫頭，妳這是什麼掌法？」

白菊如笑道：「這種掌法，當今武林之中，很少人懂，因爲它有一個很古怪的名字。」

詹兆熊道：「什麼名字？」

白菊如道：「這叫做暗流掌。」

暗流掌也就是化明爲暗的意思，猶水面平靜，水底却有無數迴流，若不小心，必至被迴流拉入泥沙之中，而永世不得超生。

詹兆熊道：「暗流掌，那悟生師太又是你什麼人。」

白菊如道：「正是家師。」

詹兆熊嘆道：「眞想不到，五十年後，又會遇上了她的弟子，妳們走吧。」

白菊如道：「你不打了？」

詹兆熊道：「不打了，妳們可以安全的離開這裏。」

白菊如道：「就算是你不打了，還會有其他的人要攔阻我們。」

詹兆熊道：「這家客店本是由我負責，我要放你們走，還有誰敢阻攔妳們。」

白菊如道：「就是沒有人敢阻攔，但你在你主人的面前，如何交待？」

詹兆熊突然一聲笑道：「主人？其實他算不得是我的主人。」

紀幽蘭道：「這話怎麼說？」

詹兆熊道：「我們本來是朋友，武功也在伯仲之間，祇爲了打一個賭，結果我輸了，才答應替他看守十年店舖。」

白菊如道：「如今幾年了？」

詹兆熊道：「八年了，這八年的時間，我一直被困在這座小鎮，這間小店，想不到如今祇剩了兩年的時間，我仍然要毀約。」

紀幽蘭道：「你本來可以不毀約的，因爲我們自信有足够的力量，可以闖出去的。」

詹兆熊道：「就算妳們有這個力量可以闖出去，但我也不願隨便出手。」

紀幽蘭道：「這又爲了什麼？」

詹兆熊向白菊如看了一眼道：「那是因爲她師父。」

白菊如詫異的說：「哦！我師父怎麼啦？」

詹菊如嘆道：「多情空留恨，好夢終難圓。」

白菊如道：「你弄錯了吧，我師父乃是個方外之人。」

詹兆熊道：「妳知道妳師父的俗家姓名麼？」

白菊如搖搖頭。

詹兆熊又道：「她俗家的名字叫南寧月。」

白菊如道：「原來我師父俗家的名字叫南寧月，這種姓很少，而這個名字也很怪。」

詹兆熊道：「更怪的是她的脾氣。」

「你怎麼知道？你好像對我師父的一切很熟悉。」

「因爲……我們本來就是青梅竹馬的朋友。」

白菊如露出驚異的眼光說：「看來你與我師父的確有過一段很濃厚的情感。」

「何止是濃厚的情感，我們曾經一度論到婚嫁，只是天公不作美，使我們在婚前發生了誤會，因而她一氣之下，便去出了家！」

「看來當年我師父對你也是一片眞情，要不然，她可以另嫁給別人，何必一定要出家。」

詹兆熊嘆道：「正因爲如此，我才對她有一份內疚。」

紀幽蘭道：「不知是發生了什麼誤會，能否說出來聽聽。」

詹兆熊搖搖頭道：「往事如烟，提它何益。」

此際牆外躍進一人，道：「他不說我說。」

紀幽蘭循聲看去，見來人身穿一件黑色長袍，鬚髮花白，手中還握一着一枝長劍，劍鞘很長又很闊。

白菊如道：「你又是何許人物？」

詹兆熊道：「他就是妳們所要找尋的使用分光劍之人，他手中所提的，也就是你們所要找的分光劍，當然也是妳們所要找的那殺害紀亦峯與凌雪紅的兇手。」

紀幽蘭怒道：「原來是他，他叫什麼名字？」

黑衣人道：「我叫黑煞神周同。」

紀幽蘭道：「當年你爲什麼要殺了我父母？」

周同道：「爲了替一位朋友報仇。」

紀幽蘭道：「我父母一生忠直，行俠江湖，雖然殺戮難免，但所殺的可都是壞人，你爲什麼要替壞人報仇？」

周同一笑道：「世事無定理，我認爲可以替他報仇，也就替他報仇了。」

紀幽蘭一抖長劍，便要進招。

白菊如道：「姐姐且慢，他尚未說出當年我師父悟生師太是如何與這位詹前輩發生誤會的呢。」

黑煞神一笑道：「這件事情說起來也很簡單，那完全是我一手導成的。」

詹兆熊吃了一驚說：「原來是你？」

周同道：「不錯，是我。」

「你爲什麼要這樣做？」

周同道：「那祇好怪南寧月太過精明了。」

詹兆熊道：「她精明與否，與你又有什麼相干？」

周同陰笑道：「那關係可大了，假如你與她結了婚，以她的聰明才智，我決然鬥不過她，當然你也無法爲我所用。」

詹兆熊氣道：「原來你爲了要用我，所以就破壞了我與南寧月的情感，看來那打賭之事，也是你故意做出來的了？」

周同得意的道：「不錯，本來你是猜對了，那碗中的確是一個銅錢都沒有。」

詹兆熊道：「那麼怎地你揭開碗來，桌面上又多了一枚銅錢。」

周同道：「那是我用內力，從桌子的反面穿上去的，假如當時你能詳細的看一看，一定可以發覺到那桌面之上，有銅錢大小的一道空隙。」

詹兆熊道：「如此說來，我婚前接到一封署名婉紅的信簡，也是你僞造派人送去的了？」

周同道：「不錯，因爲我知道那南寧月雖然精明，但勁醋特大，對你的情感更深，祇要讓她發覺到了那封信，她就絕不會再嫁給你了。」

詹兆熊道：「所以你趁我們兩人在一起的時候，才將封信送去？」

周同道：「不錯。」

詹兆熊道：「我眞笨，當時我怎未發覺到那封信是假的呢，又怎麼未發覺到那桌面上有一道空隙呢？」

黑煞神周同道：「就算你當時發覺到那封信是假的，南寧月也不會相信，你受到情感上波折，做什麼事都會心不在焉，當然也無法看清楚桌面上有一道空隙。」

詹兆熊道：「可是你又怎麼知道我在婚變之後，一定會去找你？」

周同道：「這很簡單，因爲我們是好朋友，一個人在受了打擊之後，當然會去找老朋友訴苦，而那附近除我之外，你沒有更好的朋友，當然會來找我了。」

詹兆熊嘆道：「你計算得如此精密，使我步步墜入你預設的陷阱之中，而不能自拔。」

周同也嘆道：「只可惜我仍然有一件事情未曾算到。」

詹兆熊道：「什麼事？」

周同道：「說實在的，南寧月的美貌與才華，使我非常傾心，我以爲她在失意之後，也必定會來找我，沒有想到她在一氣之下，竟然出了家。」

詹兆熊道：「這就叫人算不如天算，你與她本來就沒有姻緣之份，如何能娶到她。」

周同道：「不錯，但我並非是一無所獲，我仍然使你替我當了八年的奴才。」

詹兆熊道：「你打賭要詐，我現在不聽你的指使，算不得是失言背信了。」

周同道：「當然可以不算，只可惜經已太晚了。」

詹兆熊輕輕揚起雙掌，他的確恨透了眼前的這個人。

紀幽蘭與白菊如也同時一抖長劍，目前她們是不殺此人，誓不甘休。

周同陰笑道：「其實這一切都不能怪我，而是怪你們自己。」

詹兆熊怒道：「你毀了我終生的幸福，我不怪你又能怪誰？」

周同道：「我本來就是個邪道人物，你應該知道的，自古道，道不同不相爲謀，你却要與我交朋友，這不是想得太天眞是什麼，不是你自己找的是什麼？」

詹兆熊道：「我原以爲你可以改過從善，那知你却執迷不悟。」

周同道：「所以我說你想得太天眞了，一個積惡如山的人，怎可能進入了萬善之源，何況，你更不應該將南寧月給我介紹。」

詹兆熊道：「我這樣做錯了麼？」

周同道：「美色當前，能不思不迷者，又有幾人？」

詹兆熊道：「所以你才動了歪念。」

周同道：「不錯，因爲我不是個古君子，眞道學，食色本然，見者不思，邪是違背人性。」

詹兆熊怒極而笑道：「我承認你的說法很有道理，但你却忘了一句話。」

周同道：「什麼話？」

詹兆熊道：「人非太上，孰能忘情，但必須發乎情而止乎禮，方爲大丈夫的行爲。」

周同笑起來道：「我本來就是不識好歹的人，那裏懂得什麼理呀禮的，你這不是在向牛彈琴麼？」

此際在如歸客店的樓頂上，又飛下一人，朗唸了一聲阿彌陀佛道：「不錯，他如果眞的懂理，也不會做出這許多令人髮指的事情來了。」

來人竟然是個古稀老尼，褔衣佛珠，慈眉善目。

白菊如叫了一聲：「師父！」

詹兆熊怔怔的看着她說：「妳，妳是寧月？」

原來來人正是悟生師太，她雙手合十說：「詹施主別來無恙，寧月二字，乃世俗之名，貧尼自出家以後，早已看破塵緣，此二字不提也罷。」

詹兆熊道：「妳眞的淡泊紅塵，心如止水了？」

悟生師太道：「紅塵滾滾，白浪茫茫，歷古以來的佳人才子，英雄豪傑，良臣名將，如今有幾個在？」

詹兆熊道：「世事無常，自古皆然，但如何才能看得破，放得下？」

悟生師太道：「現在的路都是過去的人走出來的，假若能走幾步回頭看一看，也就不會落空了。」

詹兆熊嘆道：「往事已矣，空嘆何益！」雙掌一挫，如狂風暴雨般的向周同攻去。

周同適才聽得他們兩人對話似亦有所悟，立心以贖罪，故意舉起雙掌，似欲抵抗，但等詹兆熊雙掌打到之時，他突然放下雙手，引身受掌。

詹兆熊想不到他竟然來這一招，一時收手不及，嘭！嘭！兩聲，雙手齊拍在周同的胸膛之上，將周同的身形，只打得飛出三丈開外，撞在牆壁之上，詹兆熊一個箭步竄了過去，那周同已由牆壁跌落地面，嘴角滲出鮮血說：「詹……詹兄！我……我錯了。」頸一歪，人已死去。

眞是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悟生師太朗唸了聲：「阿彌陀佛。」

詹兆雄道：「想不到，他竟然心甘情願的死在我的掌下。」

紀幽蘭道：「他就是不死在你的掌下，也會死在我的劍下。」

白菊如道：「他雖然沒有死在你的劍下，但已死在詹老前輩的掌下，這個仇總算是由詹前輩替你報了。」

紀幽蘭道：「多少年來，這父母之仇，一直耿耿於懷，如今總算是已放下了這塊大石。」

悟生師太道：「人世因緣，該結則結，該了則了，一切是强求不得的。」

詹兆熊道：「經此一刦，我已經看透紅塵世情，妳學佛多年，必得佛門正旨，我願意拜你爲師，共度古佛青燈，以參無上正覺。」

悟生師太道：「施主迷途知返，未來

必登佛域，但拜師之事貧尼不敢領受。」

詹兆熊道：「學無先後，達者爲師，你我俗緣已了，結一結佛緣又有何妨？」

悟生師太道：「施主欲結佛緣，貧尼極願代師收徒，共研佛法。」

詹兆熊道：「那我祇有高攀了。」

悟生師太道：「學佛修心，首先要求得靈台清淨，千萬不可胡思亂想，你能做到此點，我就可以帶你回山了。」

詹兆熊道：「孽海風波，已滌盡了我胸中渣滓，如今是明明歷歷，大好風光，又何來塵俗之思。」

悟生師太道：「好，我帶你去吧。」

白菊如叫道：「師父，我呢？」

悟生師太道：「妳的因緣未了，可與紀姑娘聯袂江湖，多做一些有益人羣之事，要知道善功不積，道無以生，他日當另有奇遇。」講完帶着詹兆熊，二人飄然而去。

白菊如向紀幽蘭看了一眼道：「姐姐，我們也走吧。」

紀幽蘭道：「如今父母之仇已報，我倒感覺到有些無可適從了，妳說我們應該到那兒去？」

白菊如道：「師父臨行之時，說我們兩人將來另有奇遇，既有奇遇，當然不是强求，所以我們也祇有聽其自然，走到那裏就到那裏了。」

紀幽蘭點點頭，兩人隨即取了行李馬匹，揚鞭飛馳而去。

如果你沒有到過江南，當然一定會聽人說過，江南是如何如何的好玩，如何如何的美麗，如果沒有到過江南，雖然會常常聽別人提起，但你畢竟沒有親眼看見過江南到底有多美麗，江南到底有多好玩。

功證青蓮

江南本來就是很好玩，江南本來就是很美麗，尤其是在陽春三月，鶯飛草長，不管你在秦淮，在西子，在虎邱，在江舟，在南湖，都能令你有耳目一新的感覺。

這一年的春天似乎來得特別早，才祇是二月份，那江南的風光，已經是江山如畫，仕子遊春了。

兩匹健馬，沿着江岸在奔馳，馬背上坐着兩個很漂亮的女孩，年紀都在二十上下，長得都很美麗，一個穿一身綠色緊身衣，腰繫綠色飄帶，背插長劍，一個穿紅色緊身衣，腰繫黃色絲帶，同樣也是背插長劍。這兩個女子正行之間，忽見面前有一座孤峯突起，高接青雲，氣象萬千。

兩個女子一同勒住馬韁，穿綠衣服的道：「蘭姐，妳看前面這一座孤峯，生得好挺秀，好够氣魄，不知是什麼名字？」

穿紅衣的女子道：「依目前的地勢看來，如妹所說的那一座山峯，可能是小孤山了。」

這兩個女子，正是紀幽蘭與白菊如。

白菊如道：「久聞小孤山乃江南第一名勝，我們這些日子，到處的行俠仗義，扶困濟危，馬不停蹄，也着實够累的了，何不輕鬆一下筋骨。」

紀幽蘭道：「如妹的意思，是說要去那山上遊玩一番，以增見聞。」

白菊如道：「非止如此，那小孤山既是江南第一名勝，山下必有休息打尖的處所，我們也該找個地方好好的休息一夜，吃些東西了。」

紀幽蘭道：「妳不提起，我差點忘了，說實在的，這些日子來，我們爲了行道江湖，精神未免有些過份的緊張，我們現在趕上一程，便可到達那孤峯之下了。」

右手一揚，鞭梢迴空兜轉，啪啪地一聲大响，那馬已如脫矢之箭，向孤峯下飛馳而去。

白菊如也隨後揚鞭跟上，也不過一刻工夫，便已到達峯下，果見有數十戶人家，形成了一個小小的鎮市，大都是做買賣的，可能專門是爲了往返遊客所設，有一家小小的客棧，取名爲平安店，出門在外，誰不想平安無事，是以平安店這個名字，倒也很吸引人。

白紀二人下了馬，將馬匹交給店家，便進入店中，要了一間清靜的房間，要夥計做了幾樣可口小菜，一壺美酒，這種情況，在走江湖的人來說，已經是最高的享受了。

白菊如斟了兩杯，一笑道：「記得師父臨行之時，說我們另有奇遇，可是這兩個月來，我們已走了不少地方，也處理不少不平之事，可是並沒有遇着什麼。」

紀幽蘭道：「道法自然，强求不得，也許是時機未成熟吧。」

白菊如道：「這是無可奈何的想法，我們吃酒吧。」舉杯一飲而盡。

紀幽蘭也同時乾了一杯，以解多日的疲勞，兩人吃了一陣，已是酒醉飯飽，便和衣同榻而眠。

也許她們眞是太疲累了，這一睡竟然迷迷糊糊的直睡到華燈初上之時，才醒了過來。

紀幽蘭推開窗子，但見長江也在夜色的籠罩之中，江邊閃爍着星星漁火，晚風吹在人的身上，涼爽中帶着些微的寒意。

白菊如燃亮了桌上的油燈，突然一聲驚叫道：「蘭姐妳看，這是什麼？」

紀幽蘭回首一看，桌案上端端正正的放着一張信箋，上面潦草的寫着十數個字，下面也未落欵，那十數個字是：

「今夜初更時分，在江邊一會。」

這是一封無頭的信，既不知道是什麼人寫的，也不知道是什麼人送來的。

白菊如道：「今天我們實在是睡得太死了，幸好來人沒有什麼壞意，否則眞是不堪設想了。」

紀幽蘭道：「照目前情形看來，來人可能是友非敵，但我們這兩月來東奔西跑，隨遇而安，不可能會有人知道我們的行踪。」

白菊如道：「也許是別人無意見到了我們，所以才來約我們江邊一敍。」

紀幽蘭道：「若果眞友人，他大可以到房中來見我們，又何必多此一舉，是以這一件事，可能另有蹊蹺。」

白菊如道：「管他有什麼蹊蹺，初更時分，我們去看一看不就知道了麼？」

紀幽蘭一笑道：「妳說得也是，我們先塡飽五臟廟再說。」當下便吩咐店夥，準備了晚餐，兩人忽忽吃完，已是初更時分，她們爲了免避別人起疑，由窗口穿出屋外，直向江邊馳去。

從她們的住處到江邊，也不過是二三里路，是以不到半刻工夫，便已到達，但聞江風呼號，却無半個人影。

白菊如道：「奇怪！怎麼沒人呢？」

暗影中有人道：「誰說沒有人？老夫已在此地候駕多時了。」

從一塊大礁石後面，走出一個人來，暗影中仍可以看出此人身穿一件灰色長袍，鬚眉皆白，看年紀總在八十以上了。

紀幽蘭雙手一拱道：「桌上留條，想必是閣下所爲了？」

那老者道：「不錯！」

白菊如道：「我們素昧平生，你約我們來此，不知有何見教？」

那老者道：「特地約妳們來清理一筆賬目。」

紀幽蘭道：「我們既是素昧平生，那有賬目可以清理？」

那老者道：「妳這幾年來殺了不少黑道人物，難道這還不能算是一筆賬麼？」

紀幽蘭道：「你既想爲那些黑道人物報仇，想來你也不是什麼好貨色了，可否通上名來？」

那老者道：「老夫古風。」

古風乃是六十年前成名江湖的黑道巨梟，她們當然知道此人，兩人對看一眼，突然同時抽出長劍，向對方攻去。

以她們兩人的武功，共同去對付一個武林高手，本可以操必勝之劵，但這古風的確有些與衆不同，任她兩人施盡全力，連對方的衣角都未碰上。

兩人神情緊張，古風道：「現在是老夫還手的時候了。」

兩人同時後退了三步，自她們出道江湖以來，像這種情形，可以說還是第一次遇到，由此可見那古風的功力之高了。

古風冷冷的道：「妳們小心了。」

大袖一飛，一陣狂飈，連帶吹起的沙石，挾着無比的勁力，向她們當頭壓下，兩人情知無法抗拒，嬌軀連續的倒退了十數步。古風猶未停止，大步直追過去，此際忽聽暗影中有人喝道：「慢着！」

古風自動停了下來道：「什麼人？」

另一塊的礁石後面，又走出一個人來，此人身穿青色道袍，頭結道冠，暗影之中，仍可看到他兩眼精芒四射，手中還持着一枝拂塵。

白菊如喜道說：「是青蓮子道長。」

紀幽蘭聽說是青蓮子，不自覺的摸出懷中那朵青蓮。

青蓮子笑道：「留下這一朵青蓮，使我們有了再見之緣，紀姑娘別來無恙。」

紀幽蘭道：「托道長的福，尚賴粗安，只是上次雖承多加開示，因晚輩愚頑不靈，難以領悟。」

青蓮子道：「世事塞心，必難透澈，能够清靜一段時間，自可撥雲見月，大化如如了。」

紀幽蘭道：「他日有緣，當請道長指點。」

青蓮子道：「因緣在即，何用他求，妳們兩人今日便可跟我回山了。」

古風冷冷的道：「閣下又是何許人也，何不通上一個名來？」

青蓮子道：「貧道青蓮子。」

古風道：「你乃玄門中人，又何苦惹上江湖中的是非恩怨？」

青蓮子道：「你已退隱多年，正可借此時機，多積善功，與天同契，又何苦再惹血腥，自甘墜落？」

古風道：「老夫本來就是黑道中人，爲後輩兒孫多做一點事情，又有何妨？」

青蓮子道：「正邪消長，本來天運，是以佛有輪迴，道有週天，儒有終始，你自詡爲黑道中人，仍是在輪迴中打轉，週天裏迴旋，難逃終始之運，何不放下一切，以登百尺竿頭。」

古風道：「空談理論，於事何補？」

青蓮子道：「此非空談，功進一分，便得一分。」

古風道：「你如今又得着了什麼？」

青蓮子道：「得非所得，所得非得，若執於得，是云無得。」

古風道：「這不是空談又是什麼？」

青蓮子道：「空亦非空，非空亦空，若執於空，是名空空。」

古風道：「你的玄機妙語，老夫不懂，你能接我三掌，我便相信於你，從今以後，埋首深山，苦研玄學。」

青蓮子道：「貧道就站在這裏，你儘管打上三掌就是。」

古風的掌力，合紀幽蘭與白菊如兩人的功力，尚且抵受不了，由此可見是何等渾厚，如今青蓮子竟然要站着不動挨他三掌，是以紀白兩人同時大吃一驚，紀幽蘭道：「道長，使不得。」

青蓮子一笑道：「無妨！」

古風說一聲：「小心了。」揮起一掌，向青蓮子拍來，這一掌用了六成功力，沙石被掌風吹起，威勢驚人，但說也奇怪，那無匹掌風，待到了青蓮子的面前之時，竟然化爲無影無踪，古風大吃一驚說：「你這是什麼功夫？」

青蓮子一笑道：「這是化功。」

古風施又拍出一掌，這一掌用了八成功力，待到了對方之時，掌力突向兩邊急分，將青蓮子的左右兩邊，打出兩個沙坑來，而青蓮子仍是安然無恙的站着，古風又是一驚道說：「你這又是什麼功夫？」

青蓮子道：「這是分功。」

古風的第三掌又起，這一次用足了十成功力，一掌打出，無阻無碍，直透青蓮子的前胸，而出後背。古風咄咄怪笑，收掌而退，再看看青蓮子，仍是好好的站在當地，他更是大驚失色的道：「你這又是什麼功夫？」

青蓮子笑道：「這是空功，萬物皆有壞唯空不壞，萬象皆可化唯空不化。」

古風嘆道：「原來仙佛之門，並非無憑，不知我們還有再見之緣否？」

青蓮子道：「立心向善，天必佑之，他日之果，種於今日之因。」

古風點點頭道：「我懂了。」大袖一拂，人已無踪。

青蓮子向紀幽蘭與白菊如一笑道：「我們走吧。」白紀兩人回店取了行李馬匹，與青蓮子沿江逆流而上，夜色中傳來了青蓮子的歌聲：

嘆士農工商，終日奔忙，人生碌碌，競短爭長，却不道榮枯有分，得失難量，看阿房宮冷，銅雀台荒，金谷花園，夜月烏江，却作了邯鄲夢一場……（全文完）

民族英雄軼事

鄭成功

「海枯石爛，我心決不移！」

鄭成功，字叫大木，最初的名字叫鄭森，後來改名叫成功，明朝福建省南安人。他的父親名叫鄭芝龍，芝龍小的時候，隨商人李習到日本長崎，娶了日本女人田川氏爲妻，生下了成功。

鄭成功在七歲時回國，他的叔父鄭鴻逵，見到他相貌長的非常英俊魁偉，對他非常喜歡，也非常看重他，多次見到成功時，摸着他頭頂說：「成功將來是我們鄭家最有前途的，像一匹千里駒。」

鄭成功在十五歲的時候，便考中了秀才，弘光那年到了南京，進入太學，並且拜錢謙益爲老師。到了福王被打敗這時，唐王駐守在福建省福州市，成功便回到福建隨侍唐王，升成功做御營中軍都督，這時日本田川氏，也回到福建，於是母子相聚。

原先成功的父親鄭芝龍是個海盜，常常在金門、厦門等地方活動，後來才歸順了福建巡撫熊文燦。因爲他的部下在沿海一帶到處都是，凡是船舶來往沿海的，必需交出很多金錢，才能放船通行，因此，他部隊的薪餉和武器都非常充足，勢力慢慢的強大起來，唐王在福州，完全要靠芝龍的擁護，因此，當時的兵權，都掌握在芝龍的手裏。只可惜芝龍不識大體，不明大義，在清兵攻打福州之時，芝龍不但不與清兵打仗，並且整個部隊投降了滿清。

清將叫博洛，把芝龍押到北方，因爲怕成功不投降，隨時會反抗滿清，所以逼迫芝龍寫信叫成功投降，成功知道這是陰謀，根本不理會，並寫了一封回信說道：「我只聽說父親敎育兒子對國家要忠，從來沒聽說父親敎育兒子打仗時投降，滿清不講信用，父親如果不幸被滿清害死，兒子只有穿着孝服來報仇了。」這時清兵到處放火、搶奪，成功的母親切腹自殺，成功非常悲痛，把家產都燒燬，離開福州而撤退到鼓浪嶼，開拓他獨立反抗滿清運動。

成功號召了志士九十個人，領着部隊分乘兩艘兵艦開航出海，桅桿掛起一面大旗，上面寫着：「殺父報國」直開往鼓浪嶼，招兵買馬，擴張了幾千人，並聯合鄭彩、楊耿等人馬，攻打海澄，收復九都，迫近泉州。成功這時聽說桂王在肇慶，年號叫永曆，馬上寫信向桂王聯絡，桂王封成功爲威遠侯，叫成功在詔安、潮州等地作戰。永曆四年，又攻取厦門、金門等地，成功的威名大振。

永曆六年，成功圍攻漳州，清將總督陳錦被他的部下庫成棟、李進忠殺害，把陳錦的頭割下，獻給成功，因此漳州被攻下。說到這裏，還有一段很有趣的插曲；在庫成棟和李進忠兩人來獻陳錦的人頭時，成功問他們兩人的姓名和職務，庫成棟說是陳錦的最近的隨從，成功罵他：「你這殺害主人的狗賊，推出去殺了！」成棟嚇得跪地求饒，成功說：「我雖懸賞買陳錦的頭，但你是他的心腹隨從，應有主僕的感情，你這樣狠心下此毒手，把你的主人殺害，爲的要得到賞金，你太忘恩負義了，喪盡了天良，我不把你殺了，留着你有什麼用處！」馬上吩咐軍士押下殺頭，接着又問李進忠，成棟有沒有太太，李進忠說他的太太現在住在漳州，於是成功仍舊把成棟應得的賞金，派人送給他的太太，由此可知成功爲人，非常講忠義。

七年，成功又幫助張名振兵二萬人到了長江，把崇明島的清兵打敗，桂王又封成功爲漳國公。

八年，成功派兵把守海澄的海岸綫，他本人駐守在厦門，把厦門改爲思明州，以紀念對明朝的懷念，並設立備賢館、察言司、軍器局等，大廳中供奉着永曆的牌位，以表示對永曆的永久忠貞，這時，清朝派人去招降成功，却被成功拒絕了，傳說成功拒絕投降的經過是這樣：清朝先是派了二位使者來，封成功爲海澄公，成功說：「我只知有明朝，不知有清朝。」拒絕了清朝對他的封官，二位使者回去了，過了一個月，成功的弟弟鄭渡又和二位使者來了，成功跪在厦門拜恩寺接見，清朝二位使者叫成功跪在地上來接聖旨，成功說：「我是明朝的臣，不接受清朝的聖旨。」清朝使者說：「聖上給你福、興、泉、漳等四府地，你應該投降清朝。」成功生氣了說：「四府地本來就是明朝的，清朝有什麼權利加給封賜，你們清朝本來假借討賊的名義，侵略我們中原，貪圖利益，不顧信義，眞不知羞恥，我正在恨我不能早把失地收復，以雪國恥，你們聽着；海可以枯乾、石頭可以腐爛，我鄭成功的不投降的決心永不改變！」說完了便出門去了，他弟弟鄭渡緊跟出門，哭着說道：「你如果不投降，父親就活不成了。」成功含着眼淚對他弟弟說：「請轉告父親，忠孝不能兩全，我既然爲國盡了全忠，就不能盡全孝。」鄭渡再三哀求，成功始終不答應，清朝二位使者帶着鄭渡便回去了，清朝得知成功仍不投降，一氣之下，便把鄭芝龍押進大牢裏，並派了一個清將叫濟渡爲定遠大將軍，領兵攻打福建，成功便勇敢的出戰，獲得好多次的勝利，並時時刻刻地加緊訓練作戰的方法，另外命令五萬士兵練習水戰，五萬練習騎馬射箭，再選一萬人來往接應，積極的加强作戰準備，希望將來的反攻。

十二年，桂王從雲南派人來，封成功爲延平郡王，招討大將軍。七月，成功聯合張煌言的軍隊向北面進行，暫時駐守在舟山。第二年，收復瓜州，再攻下鎭江，

（本文轉入第58頁）

精選兩期完武俠小說

龍乘風・文
盧令・圖

神拳大盜（下）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碼頭旁「鴻橋貨倉」的總管高無敵，這一天正在該貨倉宿舍內聚賭。他牌運不佳，已輸了不少錢。這回又輪到他推莊，他抓起骰子正要擲出去時，譚晶晶突然在天門押注五千，高無敵照輸。結果，他贏了，但譚晶晶反說他輸。於是發生爭執，正在此時，突然來了一個青衣漢子，帮着譚晶晶强詞奪理。高無敵大怒，便喝令手下圍攻青衣漢子。誰知在混戰中，打手之一的花飛豹竟被另一個黃衣漢打斷雙腿，跟着一脚把他踩死了。

落泊小山羊 重振青衣帮

東山再起

楊天傑冷冷道：「他只不過是城南老鄺的一個司機，你怎麼可能給他借貸十二萬？」

王師長嘴角露出奇特的微笑：「老實說，就算是老鄺，我也不會借給他十二萬塊，但他却不同，他雖然只不過是個司機，但他的弟弟却是青衣帮的帮主。」

楊天傑嘆道：「假如他欠你的數目不超過五千塊，我還可以想想辦法，但現在我已無能爲力。」

王師長忽然拍了拍他的肩膊，道：「雖然欠債還錢是無可避免的事，但我與你們的父親是多年朋友，萬事總有商量的餘地。」

楊天傑吸一口氣，道：「你要怎樣才肯把這筆債一筆勾銷？」

王師長考慮了很久，才一字一字的說道：「我要你東山再起，重組青衣帮！」

× × ×

五月十八，微風細雨，天色整日晦暗，江邊從早上直到中午，還是大霧迷離。

在江邊碼頭左側，有一座面積廣闊的大貨倉。

這是本市七大貨倉之中，排名第三位的鴻橋貨倉。

鴻橋貨倉的總管，是一個每天吃飯四次，每次非吃五大碗不可的巨無霸。

在這江邊碼頭一帶，沒有捱過他臭罵的人可說絕無僅有。

他坐着的時候還比一般人高，一般苦力只能抬動一二百斤貨物，但他却可以雙肩負重五六百斤貨物而面不改容。

他個子大。

他氣力也大。

他的權力也大。

但最大的還是脾氣。

無論是誰開罪了他，小則臭罵一頓，大則捱揍一頓，再不幸的隨時都有可能給他打成殘廢，甚至丟掉一條性命，亦不足爲奇。

他就是江邊碼頭一帶，人人聞名變色

的巨無霸高無敵！

× × ×

高無敵雖然脾氣極壞，但却有一個特點：他賭博從不罵人，更沒有因賭博而揍人的紀錄。

不少平時斯斯文文的人，很容易在賭桌上大發脾氣。

但高無敵却恰巧相反。

儘管他平時兇巴巴的，動不動就罵人揍人，但只要賭桌一開，他就絕不罵人，更不揍人，而且談笑風生，比老頭兒碰見了十八歲的小姑娘還要和氣友善。

由此可見，高無敵雖然四肢發達，脾氣也很壞，但頭腦却絕不簡單。

假若他在賭桌上也像個兇神惡煞，又有誰願意跟他對賭？

別的事情可以免强，你可以强姦女人，但却絕對沒有辦法免强別人賭錢。

所以，任何人賭錢輸了，都不該埋怨別人，因爲你若堅持不賭是贏錢的原則，那麼又有誰能免强你去賭博呢？

× × ×

在鴻橋貨倉深處的宿舍裏，高無敵又抓了一副蹩十。

他是莊家，總賠！

他苦笑。

他面前的鈔票，像流水般派得乾乾淨淨，這一天他已輸了七百多塊。

七百多塊也不能算是一個小數目。

但身爲鴻橋貨倉總管的高無敵，他還是輸得起的。

雖然他的面前已沒有錢，但他仍準備繼續推莊。

圍在這張桌子聚賭的，都是鴻橋貨倉和附近一帶的人，他們經常和高無敵賭博，都知道他絕不會輸錢賴帳，所以個個依舊押注，而且所押的注碼更大。

高無敵臉色不變。

就算他們押得更大，他都消受得起。

但就在他準備撒骰的時候，桌上突然「啪」的一聲，一叠厚厚的鈔票押在天門上。

這一叠鈔票最少也有五千塊。

高無敵的臉色變了。

每個人的臉色都變了。

這是誰押的注？竟然一出手就是這一筆龐大的數字！

× × ×

押這一注的，原來是個身穿男服，其實却是個女人的譚晶晶。

譚晶晶是老鄺的保鑣之一，高無敵當然認識她。

這座鴻橋貨倉的老闆，也就是這個都市裏黑社會第一號大亨老鄺。

譚晶晶冷冷的盯着高無敵，彷彿在考驗他能否受得起這一注。

高無敵咬了咬牙，突然撒骰，厲聲道：「殺！」

他要大殺三方，無論天門押的注碼是多少，他也一樣照賭不虞。

牌分好。

每一門都已看過，就只有莊家和天門的牌還是紋風不動。

高無敵並不急於看牌。

譚晶晶也不看。

他們推的是小牌九，只有兩隻。

贏也只是一把，輸也只是一把，根本就不必擺陣。

人人都知道，小牌九比大牌九兇得多，不是贏就是輸，决無和局可言。

就算彼此的點數牌子完全一樣，還是會分出贏輸。

在這種情况之下，贏的是莊家，這是莊家略佔微利的地方。

當然，這種情况很少出現，但却不能說是絕對沒有。

高無敵的神態顯然有點緊張。

譚晶晶却悠閒地到處東張西望，似乎對這一注牌的贏輸根本就沒有放在眼內。

高無敵終於忍不住，對譚晶晶道：「妳還不看牌？」

譚晶晶道：「看不看也是一樣，反正我這一注必贏無疑。」

高無敵的臉色又是一變：「妳有這種把握？」

譚晶晶淡淡道：「姑奶奶從不幹沒有把握的事。」

高無敵皺着眉，道：「在賭桌上，誰都難期必勝，我眞弄不清楚，妳爲甚麼說出這種說話。」

譚晶晶笑了笑。「何必這許多嘮嘛，翻開牌不就直接了當嗎？」

高無敵抽了口氣，終於道：「好！就讓我先翻牌，那又如何？」

他用很快的手法，把手中的兩隻烏溜溜的天九牌翻開。

衆人一陣嘩然。

高無敵這兩張牌赫然竟是一張天牌，一張彎八。

賭小牌九拿着天槓，最少已有了九成的勝算。

高無敵嘿嘿一笑：「姑奶奶，妳的點數是多少？」

譚晶晶伸出雪白的手，把天門的兩張牌翻開。

她首先翻出第一張，赫然也是一隻天牌。

假如另外一張是九點，那麼，她就贏了。

由於高無敵已抓了一張天牌，她已不可能有雙天寶子。

唯一可以贏高無敵的一張牌，就是九點。

她把牌一翻，上面的點子密痲痲，很像是黑九。

但衆人看清楚一點，又是一陣嘆惜之聲。

那不是一張黑九，而是梅牌！

高無敵嘿嘿一笑。

「姑奶奶，」他的眼睛忽然變得像是兩根又長又尖的釘子，直盯在譚晶晶的胸脯上。他瞇起眼睛，慢慢的道：「只有兩點！」

有人笑了。

雖然這笑聲壓得很低，但却充滿淫猥的味道。

譚晶晶面不改容，居然道：「姑奶奶有兩點，但你却連一點都沒有。」

高無敵臉色一沉，道：「甚麼一點都沒有？我這一副是天槓！」

「天槓也好，抬槓也好，反正兩點如一隻彎八，算計起來就是蹩十。」

「鼈十？」

「當然是鼈十！」譚晶晶一副理直氣壯的樣子：「兩點雖然不算大，但要贏鼈十，却已是綽綽有餘！」

高無敵臉色一變，突然大笑。

這的確是一件很可笑的事，難道這個譚晶晶根本就不懂得賭牌九？

但宿舍內除了他的笑聲之外，沒有人發笑。

在這裏，人人都知道譚晶晶懂得推牌九。

老鄔的賭局不够人數，往往由兩個保鑣在一旁押注，她又豈會不知道天槓必贏兩點的道理？

高無敵笑聲未已，宿舍門外突然也响起了一聲冷笑。

「高總管，你也是一條漢子，怎麼輸了錢還在抵賴，難道你賠不起？」

高無敵大喝道：「是甚麼人鬼鬼祟祟的？」

宿舍門外出現了一個青衣人。

他的目光就像是兩把刀，連高無敵看見他也為之打個寒噤。

青衣人的年齡大約三十歲，顎下的鬍子剛剛剃得乾乾淨淨，他身上的衣服同樣乾淨鮮明，顯然新造好的。

他一步一步的走到賭桌前，看了看這兩副牌，淡淡的對譚晶晶道：「姑奶奶這一注押得準極了，兩點贏了鼈十。」

高無敵怒道：「你娘個鳥才是鼈十，揍他！」

譚晶晶畢竟是老鄔的保鑣，高無敵一時間還不敢對她發狠，但這個青衣人沒頭沒腦的，也帮着譚晶晶强詞奪理，他這口氣當然無法再忍下去。

在貨倉裏聚賭的，都是高無敵直接管轄的手下，高無敵說了一個「揍」字，塲面當然不會冷落。

一個灰鼻漢子自恃練過五七年功夫，第一個自告奮勇。

他用餓虎擒羊的招數，首先向青衣人猛撲。

可惜他自己並不是一條眞正的猛虎，而青衣人也並不是一條沒有角的山羊。

他向前一撲，青衣人只是順勢一揪，居然就把他像皮球般擲了出去大門之外。

這一跤摔得極重。

灰鼻漢子登時焦頭爛額，許久許久還站不起來。

高無敵厲聲道：「花三豹，上！」

花三豹並不是一個人，而是三個。

他們是鴻橋貨倉裏最多打架紀錄的三兄弟，老大花飛豹，老二花如豹，老三花玉豹，全是窮兇極惡之輩。

這一天他們的賭運也和高無敵一樣，霉氣十足。

他們已輸得一肚子火，無處發洩，這時候正好拿這個青衣人作為洩憤的對象。

青衣人冷冷一笑。

三惡豹同時向他衝過來，但他却向後猛退。

花飛豹怒喝一聲，飛腿直蹬青衣人，口中同時大聲道：「小子往那裏跑！」

青衣人面對這一腿，突然凝立不動。

花飛豹心中暗喜，脚上勁力更是添增幾分。

青衣人已退到宿舍的大門外。

腿快如電，力足折柱碎碑。

但門外突然又出現了另一條腿。

這不是青衣人的腿，他的腿根本就沒有動。

這條腿修長而有力，而且堅硬如鐵。

花飛豹的腿功也曾經過十年苦練，他也常常自詡自己這一雙是鐵腿。

但這時候他的鐵腿與這一條突如其來的腿相碰，竟然立刻應聲折斷。

花飛豹的身子不由自主地在空中跌下，「叭」的一聲摔在地上。

他沒有被摔暈，但一條腿已成殘廢。

他本是個性格殘酷的人，但一脚踢斷他腿骨的人，也和他同樣殘酷。

大門旁突然閃出了一個黃衣漢子，一脚踏在他的背脊。

「唷！」

花飛豹一聲慘叫，脊椎骨已被踩斷！

× × ×

花飛豹彷彿已變成了一條死豹。

無論是豹也好，是狗也好，只要不能動，就不會令人覺得可怕。

令人覺得可怕的並不是花飛豹，而是這個突然出現的黃衣漢子。

人叢中突然有人驚呼：「鐵腿金剛馮八！」

「馮八！」

「眞的是馮八！」

本來和花飛豹一起衝上前的花如豹和花玉豹，立刻向後猛退。

高無敵大聲問道：「你是青衣帮的馮八？」

黃衣漢子的臉上毫無表情，他冷冷的看着高無敵。

「你算是甚麼東西？憑你也配在楊帮主的面前放肆無禮？」

高無敵冷冷一笑，道：「他是青衣帮主？」

「不錯。」

「那又如何！」高無敵把手中的兩張天九牌用力一推，道：「青衣帮早已風流雲散……」

「閉嘴！」馮八冷冷道：「聽說你不但有一身蠻力，而且武功也很不錯，倒想領教一二！」

突聽花如豹冷笑道：「殺鷄焉用宰牛之刀！讓我來把你的一雙腿砍了下來！」

他不知何時已弄來兩把利斧。

他輕輕一拋，把左手的一柄利斧拋給花玉豹，兩人同時向馮八撲擊。

高無敵冷冷的盯着譚晶晶，半晌才道：「妳居然反了！」

譚晶晶冷冷道：「老鄔多行不義，你若跟定了他，只有一條死路可走！」

高無敵冷冷一喝，突然兩張天九牌向她臉上激射過去。

譚晶晶身手靈活，雙手一抄，兩張天九牌已平穩的接在手上。

高無敵暴喝如雷，他突然躍起，一竄兩丈，以雷霆萬鈞的姿態，撲向譚晶晶。

他的動作極快。

但譚晶晶能够成為老鄔的保鑣，她的武功當然也不是白練的。

以前一直都有個傳說，說譚晶晶雖然只不過是個女人，但她的武功猶在洪贊飛之上。

現在洪贊飛死了，譚晶晶是否眞的比他更强，已是無從證實。

但高無敵仍然沒有把譚晶晶放在眼內，他初時還碍着老鄔的情面，不敢對她怎樣，但現在譚晶晶已擺明態度，背叛了老鄔，而且還糾結外來帮會侵入鴻橋貨倉，當然非要拚個高下不可。

高無敵勇不可當。

他的拳頭就像是鐵鎚，他相信譚晶晶連一拳也經受不起。

高無敵的想法沒有錯。

譚晶晶畢竟是個女人，她是絕對挨不起高無敵的鐵拳。

可是，譚晶晶根本就沒有給予機會讓高無敵打中自己。

就算是一拳也不能。

譚晶晶一閃身就避開了，而且還回身一脚踢在高無敵的小腹上。

高無敵冷笑道：「想不到姑奶奶的腿還很有勁，居然把我踢得有點疼。」

他並沒有吹牛。

雖然譚晶晶這一脚已踢得很兇，但對於高無敵來說，僅是有點疼而已。

譚晶晶這一脚並未使高無敵遭受到太大的傷害。

高無敵翻身疾抓譚晶晶的雙肩。

以獅虎之威，搏擊小兔，看來是實力懸殊，譚晶晶非敗不可。

但譚晶晶若就這麼敗在高無敵的手下，她也不是譚晶晶了。

高無敵連施殺着，但都被譚晶晶一一閃過。

高無敵冷冷一笑，道：「看妳還能避多久！」

他的攻勢更猛烈，而譚晶晶也似乎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

高無敵自覺已穩操勝劵。

那知譚晶晶的身子突然像泥鰍般，從他雙爪夾擊之中溜到他的胸前。

高無敵機不可失，雙臂彷如鐵箍似的，想把譚晶晶活活勒死。

但譚晶晶身子一矮，高無敵這一着又箍了個空。

就在這一刹那間，高無敵突然發出了一聲絕望的大吼！

譚晶晶又像一陣輕風般，在他的面前消失得無影無踪。

「妳這個婊子養的婊子……妳好狠……」

高無敵臉色慘白，身子却軟垂下去。

譚晶晶雙手仍然空空如也，但高無敵的小腹却已留下了二把染滿鮮血的鋼刀！

× × ×

當譚晶晶一刀刺在高無敵的小腹的時候，花如豹和花玉豹也遭遇到同樣悲慘的命運。

他們用利斧攻擊馮八和楊天傑，但結果他們却反而死在自己的斧下。

青衣帮終於東山復起，而且第一次出動，就與城南老鄔的手下結結實實拚了一伕。

這當然是一件令人哄動的大事！

× × ×

五月十八日，晚上九點三十七分。

葉青遲到了七分鐘。

當他來到鄔公館的時候，老鄔的臉色幾乎紅得像是鮮血。

他一看見了葉青，立刻就破口大罵：「他奶奶個熊，那婊子竟然敢動我的貨倉，不但刼去了五萬多塊私貨，還殺了高總管和花三豹。葉青，再這樣下去，咱們都不必在這個地方上混了。」

葉青沉默着。

老鄔眉頭緊皺，又道：「你平時總是很準時的啊，剛才你在電話裏答應俺九點三十分之前就趕到這裏來，怎麼遲了七分鐘？」

葉青嘆了口氣，道：「我出門的時候，碰見了一個人。」

老鄔一怔。

「他是誰？居然能把你留住七分鐘這麼久？」

葉青吸一口氣，然後緩緩道：「他姓雷。」

老鄔的臉色倏地一變。

「姓雷？他是誰？」

葉青答道：「他就是雀鳥店老闆的兒子。」

老鄔緩緩問道：「雷老闆的兒子回來了，他是不是要替他的父親報復斷腿之仇呢？」

葉青道：「不錯。」

老鄔道：「小雷是個讀書人，他絕對沒有報仇的本領。」

「他雖沒有本領，但他的朋友却有本領。」

「他的朋友之中，最大本事的一個就是楊天傑！」

「你也知道。」

「當然知道，我把雷老闆的雙腿打斷，本來就是為了要引楊天傑從洞裏鑽出來的。」

「現在楊天傑已在本市。」

「殺了他！」老鄔臉上殺機倏現：「一定要殺了他，以絕後患！」

葉青淡淡道：「三年前，青衣帮內鬨，自相殘殺，是鄔老闆你在從中煽風撥火嗎？」

老鄔並不否認。

葉青緩緩道：「難怪你要把楊天傑引出來，而我，也一直在找尋他的下落。」

「你已找到他？」

「但遲了一步，他已成為王震山的座上貴賓。」

老鄔突然道：「你豈非要找楊天傑去殺王震山？」

葉青道：「本來是的，但現在形勢却是剛好相反，王震山的勢力越來越龐大，而你却反而變成了一隻沒有鉗的螃蟹？」

老鄔臉色突變。

「你敢說俺是隻螃蟹？」

葉青冷冷一笑：「別再擺出你的威風，你現在已是四面楚歌，沒有人能把你從失敗命運中挽救過來。」

老鄔額上突然冒汗，冷汗已從他的眉心淌下。

「你也反了！」

葉青臉上毫無表情。

老鄔目露兇光，厲聲道：「王震山給了你多少好處？我可以雙倍給你！」

葉青忽然嘆息一聲。

良久，他才緩緩說出了三個字：「你

錯了。」

老鄺一楞。

葉青道：「你以爲只有王震山才想要你的命，那可是一個極嚴重的錯誤。」

老鄺面色一變，道：「你不是因爲王震山的唆擺而背叛俺？」

葉青道：「我有一個秘密，是你完全不知道的。」

老鄺問道：「甚麼秘密，你敢對俺說嗎？」

葉青道：「這秘密知道的人不多，是關乎青衣帮的整個命脈。」

老鄺慄然道：「原來……你竟然是青衣帮的人？」

葉青點點頭，道：「早在十五年前，我就已成爲青衣帮的一份子，而且，我更是帮中五大金剛之一。」

「五大金剛？」

「不錯，是五大金剛，但江湖中人一直都以爲青衣帮只有四大金剛，因爲他們根本就不知道我也是青衣帮的一份子！」

老鄺冷冷一笑：「這許多年來，俺竟然是養虎爲患。」

葉青道：「你現在才知道，已爲時太晚。」

老鄺道：「你要多少錢，儘管開口好了。」

葉青搖搖頭，冷冷道：「本帮因爲你的緣故，幾乎陷於萬刼不復之境，在那一塲可怕的火併裏，十三太保、七虎將死傷過半，五大金剛也只剩下我和馮八！這種深仇大恨，又豈是金錢所能補償的？」

老鄺道：「難道你一定要報復？」

葉青道：「就算我不殺你，楊帮主也絕不會放過你，這兩年來他一直與本帮弟兄保持密切的聯絡，他們所等待的就是這一天！」

老鄺的背脊已僵冷。

「潭晶晶和露絲呢？她們也是青衣帮的人？」

「露絲不是，但她的母親却是靑衣帮五大金剛之一的姐姐！」

「露絲肯嫁給我，也是一個報復的計劃？」

「不錯，這幾個月來，她在你的相識裏放下不少香餌，挑撥血氣方剛的小伙子對你背叛，楊少雄就是其中之一。」

老鄺冷哼一聲，罵道：「這婊子好不要臉。」

葉青道：「她現在又勾結了王師長，聯合了沙島的力量，來給予你一個致命的打擊。」

老鄺沉聲道：「只怕到頭來她還只會上了王震山的大當。」

「將來是誰上誰的當，現在還是未免言之過早，但城南老鄺的勢力，只怕就在今天便會完全崩潰、毀滅！」

老鄺道：「你有這樣把握？」

葉青道：「我若沒有把握，也不會在這裏把所有的事都告訴你。」

他的聲音越來越是冰冷。

「你馬上就會變成一個死人！」

但就在他說完這一句話的時候，一支漆黑的槍管已對準他的眉心。

槍在老鄺的手中，槍膛裏，有六發子彈。

殺一個人，當然用不着六發子彈那麼多。

老鄺的臉上露出了一股殘酷的笑意：「也許我會倒在青衣帮的手下，但無論如何，你將會比我先走一步。」

然後，就是「砰」然一聲槍响，震撼了整個鄺公館。

× × ×

槍聲只响了一下。

但葉青沒有倒下去。

倒下去的竟然是放了一槍的老鄺。

老鄺雖然放了一槍，但這一槍沒有射中葉青。

他在放槍的時候，葉青的拳頭竟比他扳機的手指還快一綫。

他的拳頭打在老鄺的腕上，老鄺同時扳機，但子彈却已射到天花板上去。

老鄺當然還想再開第二槍。

但他第二槍還未開，一把尖刀已割斷了他的咽喉。

這是葉青的刀。

老鄺的臉變成青色，頸子上却一片血紅。

葉青連看都不再看他一眼。

他這一刀割得很準，也割得很深。

老鄺已經無生還的希望！

× × ×

當老鄺鼻子浸在地上血泊的時候，時間是晚上十點零三分。

昔年青衣帮內閧火併，就是城南老鄺從中挑撥離間的傑作。

然而，因果循環，他用盡辦法使青衣帮內閧，想不到自己也同樣死在叛逆者之手。

這個都市的黑社會，一直以來都是城南老鄺的天下。

但就在這一晚的十點零三分，老鄺的江山已崩潰，他的王國已成爲了別人的天下。

× × ×

五月二十八，黃昏。

在沙島一座豪華的別墅裏，王師長已在會客廳裏搓痲將。

王師長的手風很弱，八圈牌只和了兩手平糊。

大輸家當然是他。

至於大贏家，却是坐在對面的露絲。

八圈過後，王師長不願再搓下去。

露絲笑了笑：「王師長不想翻本？」

王師長搖搖頭：「牌風太差，再搓下去只會越輸越多，我不想泥足深陷。」

露絲媚笑道：「你果然是一條聰明的老狐狸，難怪連城南老鄺那個烏龜王八也要倒在你的手下。」

王師長道：「我是老狐狸，老鄺是烏龜王八，看來我和他都不是甚麼好人。」

露絲悠悠道：「我只是鬧着玩的，你可別太認眞。」

王師長走到窗邊，眺望着遠山絢麗燦爛的晚霞，良久才道：「你看我是不是已經老了？」

露絲道：「年紀並不能代表一切，你若是認爲自己已經老了，那麼，就算你現在只有三十歲，你還是會認爲自己已經老了。」

王師長點點頭，道：「說得好，也許

我的人已經老了，但我的雄心還未老。」

露絲微微一笑：「你非但雄心未老，而且更是寶刀未老！」

王師長嘆了口氣：「妳的嘴巴眞會逗人歡喜，難怪老鄺給妳弄得團團亂轉。」

露絲嫣然一笑：「你比老鄺聰明得多了，就算我想迷住你，恐怕也沒有這個本事。」

王師長道：「妳是否一直都在替楊天傑担心？」

露絲噘起了嘴：「我爲甚麼要替他担心，他又不是我的老公。」

王師長注意着她臉上的表情，道：「妳現在多少歲？」

露絲毫不猶疑，立刻就回答道：「十八。」

王師長突然沉下臉。

「說實話，我不喜歡聽見任何人的假話。」

露絲仍然重覆着回答那兩個字：「十八！」

王師長上上下下的打量着露絲：「妳眞的只有十八歲？」

「當然是眞的。」

王師長淡淡一笑。

但他忽然一脚踢在她的肚子上。

露絲突然挨了這一脚，額上已疼出了冷汗。

王師長的聲音變得比冰還冷：「我已給妳說實話的機會，妳爲甚麼要放棄？」

露絲咬着牙，道：「我現在多少歲跟你有甚麼關係？而且女人的年齡本就應該保持着秘密。」

王師長冷笑：「在我的面前，無論是誰都不能有任何的秘密，只要我發問，就得回答老實話！」

露絲又咬了咬牙，終於說道：「二十三！」

王師長臉上露出了滿意的微笑：「這才像話，妳的確是二十三歲，而且妳在十八歲的時候，就已經有了戀人。」

露絲冷冷道：「連我都不知道十八歲的時候曾經有過戀人，但你却居然知道得很清楚。」

王師長冷冷道：「我若甚麼事都糊糊塗塗，恐怕會比城南老鄺死得更快。」

露絲沒有出聲。

她本是個千金小姐，給王師長踢了一脚，當然很不忿氣。

但這裏是王師長的地方，只要他高興，隨時都可以派人把她當作叛軍拉出去槍斃。

她只好忍下。

這一兩年來，她已學會了忍耐。

如果她不懂得怎樣去忍耐，她也許早已露出馬脚，死在城南老鄺的手下。

她虛與委蛇，就是要擊倒老鄺。

她要置老鄺於死地。

現在老鄺已經死了。

但王師長却像是另一隻巨大的螃蟹，把她緊緊鉗着不放。

王師長冷冷的看着她，過了許久才道：「妳一直深愛着楊天傑，你們已準備結婚，但當楊天傑正在如日方中的時候，青衣帮却發生了一塲可怕的火併，楊天傑幾乎死在城南老鄺的手裏！」

露絲的臉一陣蒼白。

王師長冷冷的說下去：「妳很懂得利用別人，連我也在被妳利用，現在楊天傑已重振昔日雄風，但妳却得到些甚麼？妳以爲楊天傑還會重歸妳的懷抱？」

露絲的臉色更難看，王師長的每一個字，都像是一根尖銳的刺針，無情地刺在她的心房上。

王師長的說話更尖酸，更刻薄：「妳以爲自己還是十八歲的千金小姐？別忘記妳是黑社會老鄺的第十九房妾侍，而且除了老鄺之外，妳還有過不少男人，其中還包括楊少雄在內。」

露絲突然瘋狂地大叫：「閉嘴！」

王師長果然閉嘴。

他不再說話，但嘴角間流露出來的笑意却更冷酷，更無情，彷彿在嘲笑她：「妳已變成了一條狗，隨便任何一個男人都可以跟妳上床睡覺。」

昔日的千金小姐，現在已遭受到最殘酷的傷害。

她是個淫娃蕩婦？

還是個爲愛情而不惜犧牲一切的偉大女性？

除了虛無漂渺，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的神之外，又有誰能給她立下判語？

× × ×

夜已深。

今夜無月，也無星。穹蒼一片灰黯，就像是楊天傑的眼睛。這時候，他正在露台上，遙望着對江。

這是鄺公館三樓的露台，是老鄺最喜歡在這裏憩息的地方。

但老鄺的地位，現在已由楊天傑所代替。

老鄺生前，由於對江彼岸有一個王師長，一直未能高枕無憂。

現在楊天傑的情況豈非也是一樣？

王師長利用青衣帮的力量，摧毀了城南老鄺。

但他又豈會任由青衣帮的勢力，在這個大都市內滋長下去？

以王師長的行事作風而言，那簡直是絕不可能的事。

所以，雖然城南老鄺已被消滅，這個城市的黑圈子，還是隱伏着極大的危機。

× × ×

雖然已是初夏時分，但深夜的江風仍然帶來陣陣寒凉之意。

楊天傑在露台上，手中捧着一杯醇舊陳年白蘭地。

這是老鄺的房子，他喝的酒本來也是老鄺的。

這瓶酒連老鄺都不捨得喝，結果他這一輩子都沒有喝。

就在他喝完酒瓶最後一口白蘭地的時候，他聽到了門外一陣熟悉的脚步聲。

然後，門外有人輕輕的在敲門。

楊天傑淡淡道：「葉青？」

門外一人應聲道：「我是葉青。」

「進來，門沒有鎖。」

房門應聲開啓，葉青捧着一個木箱子，小心翼翼的把它搬到露台上。

楊天傑笑了笑。

「這是一箱金幣？」

「你應該知道這不是金幣。」

「不錯，假如這箱是金幣的話，它可能比你還更重三倍。」

葉青輕輕的把箱子放下，才道：「這些都是陳年的白蘭地，就和你手中的那一瓶一模一樣。」

楊天傑伸手把木箱的蓋子掀開，嘆道：「我以爲老鄖只剩下一瓶這麼好的白蘭地，原來還有大量的存貨。」

葉青道：「你還要喝？」

楊天傑道：「要，我還要你陪我一起喝。」

葉青道：「假如喝醉了，那怎辦？」

楊天傑道：「越醉越好，難道你怕醉嗎？」

葉青搖搖頭，道：「我不怕醉，但却不想在危險的地方酩酊大醉，那樣會險上加險。」

楊天傑笑了笑。

他的笑容有點酸楚的味道：「你覺得這個地方不安全？」

葉青道：「只要王師長活着，無論在哪裏我們都絕不安全。」

楊天傑不再笑了。

他的目光忽然變得比狐狸還更精明，他的臉色變得比秋夜的冰霜還更森冷。

「葉青，我們還有多少弟兄？」

葉青很快就回答：「十八個，那是連我們兩人算在一起。」

但他立刻又再作補充：「我們雖然還有十八個人活着，但其中有三個已經在火併老鄖手下時成爲殘廢者。」

楊天傑道：「那麼，我們只還有十五人。」

「不錯。」

「你估計王師長的手下，共有多少人呢？」

「最少一百，但其中三分一已潛入了本市。」

「那很好，我們絕不能長期備受着這個老不死的威脅。」

「甚麼時候動手？」

「明晚怎樣？」

「晚上十點出發，在十一點之前就要解決這個老不死！」

楊天傑冷冷一笑，又開了一瓶白蘭地。才道：「聽說王師長也有不少好酒藏在他的別墅裏，希望這個傳說並不是空穴來風。」

葉青道：「王師長的別墅不但有好酒，而且還有一批純正的黃金磚。」

「黃金磚？」

「他以前不但是個軍人，也是一個專門搶掠黃金的綠林大盜。」

楊天傑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

葉青顯然還不太了解他。

他最關心的並不是白蘭地，更不是黃金。他最關心的是甚麼，除了他自己之外，又有誰眞正了解呢？

神斧巧逢神拳

江風吹亂了楊天傑的頭髮，也吹皺了他的衣裳。他在一艘漁船上，率領着青衣帮碩果僅存的十四個精銳戰士，趁着夜色向沙島進發。

他們的行動保持着高度的秘密，而且還是在啓程前後最後十五分鐘才把所有的人都召集到江邊。

這是突擊性的一戰。

這也是青衣帮生死存亡的一戰。

王師長當然不會眞的讓青衣帮東山再起，他扶助楊天傑的用意，就算是又聾又瞎的人都可以想像得到。

能用別人的刀子去殺自己的敵人，當然比自己親自出手高明得多。

借刀殺人永遠是最高明的策略，早在三十年前便已在戰場上出生入死的王師長，他當然比任何人都更明白這一點。

但他借的這把刀子，却是三年前還名震天下的青衣帮！

這把刀子雖然鋒利，但却未免太危險。它不但是一把刀，而且也是一把火。

它可以燒掉城南老鄖的一切，但也可以燒到沙島，燒到王師長的身上。

王師長是老謀深算的老狐狸，他當然不會眞的和楊天傑推心置腹。

他想着的是怎樣把楊天傑剖心切腹。

所以，他一直把露絲扣押在沙島。

露絲也是一張皇牌，只要露絲還在他的手中，楊天傑就絕對不敢輕舉妄動。

假如這世間上只有一個人最了解楊天傑，那麼這人必然就是王師長。

最了解自己的並不是自己的朋友，而是自己的敵人，這究竟是可笑？還是可悲呢？

× × ×

十點三十三分，王師長赤條條地從浴缸裏爬出來。

這是他今年第一次淋冷水浴。

水很冷。

他開始後悔爲甚麼在這一把年紀的時候，還用冷水來洗澡。

他平時很少會後悔自己所幹的事。

但這一天不同。

他覺得很不舒服。

那不是身體上的不舒服，而是心靈上的不舒服。

他甚至想起了打仗的時候，被他親手殺死的敵人。

他們都好像已變成了無常。

索命無常。

× × ×

十點三十八分，王師長淋完冷水浴之後，居然穿了五件厚衣服。

他怕冷。

既然怕冷，又何必淋冷水浴？

連他自己都覺得奇怪。

他又在想着那一個老問題：「我是不是已經老了？」

× × ×

在王師長別墅的花園內，林來鶴正在表演一套拳法。

他是王師長花了一千塊大洋從廣東聘請回來的武術教練。

他不但精於拳法，對於砍人頦子的斧法更有獨特的研究。

在林來鶴的勤懇督促之下，王師長的打手武功大進。

這正是王師長最渴望見到的事。

林來鶴，現年三十八歲，方臉，高顴，嘴唇特別厚，皮膚是棕黑色的。

無論你甚麼時候看見他，他都是精神奕奕的樣子，就算是三瓶白蘭地再加上四個女人，都不會令他變成一個疲累的人。

他這個人彷彿是鐵打的。

他一口氣在花園中表演了三套快拳，現在又在表演一套斧法。

他這一套斧法，招式與北方的短斧法迥然有異，但勢子却更兇狠、更致命。

七十二招斧法表演完畢，衆打手齊聲喝采。

但在喝采聲响起的同時，其中一人却突然慘叫一聲：「救……命！」

衆打手大吃一驚。

高呼救命的人，已像一頭死狗般倒了下去！

他的背上插着一把刀，刀鋒已貫穿過他的心臟，直沒至柄！

× × ×

二十六個打手，忽然就只剩了二十五個。

喝采聲立刻變爲一片沉寂。

黑暗中，誰也看不見這把刀是從那裏飛過來的，但這座別墅附近出現了敵人，却是無可置疑的事。

林來鶴怒道：「何方鼠輩藏頭露尾，有種的站出來比個高低。」

在一株大樹後，終於閃出了一個白衣人。

林來鶴的眼睛直視着他。

「你好大的胆子！」

白衣人在微笑着：「我的胆子不算大，我只不過是藏頭露尾的鼠輩而已。」

林來鶴冷笑道：「你不但是藏頭露尾的鼠輩，而且還無恥、不要臉。」

白衣人淡淡一笑。

「你這一手斧法很不錯，據說是廣東斧王張定森的不傳絕學。」

「總算你還有點見識。」

白衣人嘿嘿一笑：「張定森是綠林大盜，他這一套斧法也是不傳之秘，倒不知道你用甚麼辦法把這套斧法學上手？」

林來鶴冷笑道：「哼！你根本不配知道。」

白衣人哈哈一笑：「也許我的確不配知道，可是我却偏偏知道。」

他背負着雙手，悠然道：「張定森不但是個大盜，也是個色魔，十八年前，他看上了一個十八歲的妞兒，她的名字是林來卿……」

林來鶴的臉色陡地變得比紙還白。

白衣人繼續說下去：「林來卿根本就不喜歡張定森，但她的哥哥爲了要獲得那七十二斧不傳之秘，居然不惜迷倒自己的妹妹，然後把她雙手奉上……」

林來鶴怒不可抑：「你含血噴人，你簡直比二毛錢就可以操一手的婊子還更無恥、下賤！」

白衣人冷笑道：「你敢發誓證明我的說話絕無其事嗎？」

林來鶴的頦子幾乎漲了一倍，但他却不敢發誓。

他只敢用斧頭來對付這個白衣人。

他的手下有人提醒他：「小心他的刀，他是葉青！」

林來鶴怒火上燒，那裏管他是葉青還是葉綠，一斧就向他的頭顱砍去。

葉青雙手本來還是空着的，但當林來鶴的斧頭幾乎已砍在他面門的時候，他的手突然就亮出了一把刀。

這把刀不算太長，也不算太短，全長剛好兩尺。

誰都沒有看見他這把刀本來藏在那裏，只覺得他好像是個魔術師，忽然間就弄出這把刀來。

鏗！

斧頭砍在刀鋒上，星火四濺。

斧無恙，葉青的刀却已出現了一個缺口。

林來鶴微微一怔。

他這一斧去勢是何等兇猛，但只能把對方的刀弄出這麼一個小小的缺口，他當然很不滿意。

他對自己的第一斧不滿意，立刻又再劈出第二斧、第三斧。

他用的斧頭份量不輕，但在他的手中施展起來，却像是毫不費力。

葉青冷冷笑道：「活王八斧法，果然有點門道。」

林來鶴步步緊迫，他已施展渾身解數的功夫，總算佔到了上風。

就在他用盡辦法要收拾葉青的時候，王師長已在幾個黑衣漢子的陪同下，站在客廳觀戰。

王師長怒道：「你們還呆甚麼鳥？他是個刺客，誰叫你們跟他單打獨鬥？」

他此言一出，林來鶴滿不是滋味，而其他打手立刻紛紛加入戰圈，圍攻葉青。

這一來，葉青當然很危險。

但其他打手一動手，黑暗中又再殺出另一批亡命之徒。

他們都是青衣帮的人。

王師長冷笑道：「楊天傑好大的胆子，竟然先來向我開刀！」

林來鶴大喝道：「他們來一個，躺一個，來十個，躺下五雙！」

他運斧如飛，果然，已有一人中斧倒地。

但林來鶴的臉色却變得更難看，因爲這個中斧的人，竟然是他自己親手訓練出來的手下！

× × ×

林來鶴沒有神經病，他的這個手下也絕不是活膩了。

這人倒霉，竟然給一個青衣人一拳打昏，然後又被這青衣人用力一拋，不偏不倚的背心剛巧碰在林來鶴的利斧上。

林來鶴號稱神斧，這一次倒算「神得厲害」。

他心中暗暗一凜。

這個青衣人他是認識的，因爲他就是江湖上號稱神拳大盜的青衣帮主楊天傑！

× × ×

楊天傑衝鋒陷陣，永遠不甘後人。

這一點作風，與城南老鄖截然相反。

老鄖每次與敵人作戰，總是站在最後方，直到決戰勝利之後，他才施施然的站了出來，顯顯威風，擺一下龍頭老大的架子。

但楊天傑永不如此。

所以，雖然他在三年前幾乎陷於絕境，手下仍然有不少人効忠於他。

他這一次重振雄風，表面上看來是王

師長助他一臂之力，實際上却是王師長存心借刀殺人。

借刀殺人那還罷了，最厲害的還是下一着：「飛鳥盡，良弓藏，狡兔絕，走狗烹！」

就算楊天傑不先發制人，觸起這一場決戰，王師長遲早還是要除掉他的。

黑帮風雲瞬息萬變，應變稍爲遲鈍的人，必將遭受到無情的淘汰！

× × ×

就在花園決戰趨於極度激烈的時候，王師長突然悄悄的離開。

他走得非常快，迅速來到別墅的另一角。

門外有兩個印度人在把守。

這兩個印度人，已在中國居住了二十年，不但能講中國話，而且還懂得中國武功。

他們的腰間都懸着一根結實的木棒，而且曾經打碎過不少人的背脊骨，也曾打爆過幾個人的天靈蓋。

這兩個印度人雖然並不太聰明，但却對王師長絕對忠心。

他們負責把守着這裏，而居住在房裏的，正是王師長的另一張皇牌——露絲！

× × ×

能够把露絲看守得如此牢固，並不容易。

露絲並不是個普通的女人。

她美麗而富於誘惑力，只要是健康正常的男人，很少人能抗拒她的挑逗。

王師長雖然已屬花甲之年，但他還是不能不承認，她對自己依然具有極大的誘惑。

要嚴密看守露絲，也許只有這兩個印度武士才能勝任。

王師長的抉擇並沒有錯誤。

這兩個印度武士把露絲看守得很緊，露絲簡直完全沒有逃走的機會。

王師長剛看見露絲，就向印度武士下令，要把她押出外面去！

× × ×

花園內外仍然殺聲喧天。

這是一場凶險、可怕的血戰。

葉青雖然刀法奇快，但却也受了傷。

然而，他負傷力戰到底。

五大金剛之一的葉青，絕不能示人以弱。

林來鶴遇上了楊天傑，他的七十二路斧法居然全無效用。

楊天傑越戰越勇，拳招打得出神入化，終於一拳重重擊在林來鶴的咽喉上。

林來鶴悶哼一聲，初時還以爲並不嚴重，但接着他很快就暈死過去。

不到一分鐘，他就由暈死變成就此死掉！

神拳大盜的拳頭，簡直快得令人不可思議，連王師長也看得有點呆住了。

這裏是沙島！

沙島本是他的地方，但他的手下却在自己的地盤上給青衣帮打得落花流水。

王師長越想越氣，一口怒氣無處發洩，居然一個耳光就向露絲重重摑去！

楊天傑臉色驟變，大聲道：「幾個男人欺負一個弱質女流，虧你還有臉在江湖上混混！」

王師長突然拔出一支手槍，指着露絲的太陽穴。「只要我高興，隨時隨地都可以把她一槍斃掉！」

楊天傑冷冷道：「與其斃了她，何不乾脆斃了我？」

王師長何嘗不想。

但他對自己的槍法，却沒有太大的信心。

雖然他曾經是個名副其實的師長，是個不折不扣的軍人，但他的槍法一直都令人不敢恭維。

槍殺楊天傑，並不一定能够成功，到時倘若葉青趁機出手，一把飛刀可能就立刻要了他的老命。

他不願冒這種險。

他用手槍指着露絲的太陽穴，口中却道：「我現在給你們一分鐘的時間，你們若還不馬上滾蛋，一顆子彈立刻就會穿過她的太陽穴！」

一分鐘並不是一段很長的時間，王師長的說話也不是恫嚇之言。

楊天傑既然冒險闖進了沙島，當然不想就此撤退。

但露絲的性命却在王師長的手上，一旦有甚麼閃失，這可是終身抱憾的大錯。

楊天傑這下子大費躊躇。

半分鐘已過去。

王師長冷冷道：「還有半分鐘時間，到時你們還逗留在這裏，可別怪我辣手摧花，把露絲變成一具艷屍。」

楊天傑束手無策。

餘下來的半分鐘只剩下十秒。

但就在這一刹那間，王師長的槍突然飛上了半空！

× × ×

手槍沒有翅膀，它不是一隻鳥，它自己絕不會飛。

就算這柄手槍變成了一隻鳥，只要王師長一直緊緊把它拏住，它也絕對飛不起來。

但王師長的手槍的確是「飛走了」。

——他的手本來緊握着手槍指着露絲，但突然間，一股令他驚駭欲絕的大力撞向他的腕骨，於是，他的人猛然向前直仆，而手槍也像是長了翅膀一樣，冲天飛起了。

王師長在這刹那間的感覺，只有兩個字可以形容得最貼切。

這兩個字就是：「完了！」

× × ×

故事還沒有完。

完了的只是王師長。

他做夢也想不到，他的兩個印度武士竟然會用棒子痛毆自己。

露絲冷冷的看着王師長。

王師長痛苦的蹲在地上，渾身都已開始發抖。

「妳……妳竟連印度人也……」

露絲冷冷一笑，道：「你別向歪處亂想，你可知道你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

王師長茫然的望着露絲。

他不明白露絲指的是甚麼。

露絲冷冷道：「你是否還記得，你曾經和我搓過一次痲將？」

王師長當然沒有忘記。

露絲淡淡一笑：「你可知道我贏了多

少？」

王師長喃喃道：「兩萬？三萬？」

露絲搖搖頭，道：「正確的數字是四萬八千五百塊。」

王師長仍然茫然不解。

露絲淡淡道：「連同我自己帶來的三萬多塊，合共已超過八萬塊。」

王師長終於漸漸明白了。

露絲悠然道：「這兩個印度人，你每年給他們多少？」

王師長吐了一口苦水。

他沉默了很久，才道：「他們每人每年的薪酬是八百。」

露絲嫣然一笑：「八萬是八百的多少倍？這兩個數字的差距有多大，你總該算得出來，假如你是這兩個印度人，你會不會拒絕八萬塊，反而爲八百塊而拚命？」

王師長渾身都已濕透。

「不錯，是我做錯了，我不該讓妳攤有這許多現欵的。」

露絲輕鬆的走到楊天傑面前，悠然道：「你現在才知道做錯，未免是已經太遲了。」

她在地上檢拾起王師長的手槍，道：「這柄槍是德意志軍人最喜歡使用的，果然不錯。」

兩個印度武士同時高舉木棒，大聲道：「我們的木棒更不錯！」

噗！噗！

噗！噗！

亂棍迎頭而下，結束了王師長的一切夢想，也結束了他的生命！

× × ×

露絲不但贏了一場痲將，也贏取了王師長的一條性命。

青衣帮以十餘人的力量，澈底摧毀了王師長的沙島王國，這意外又是一件轟動江湖的大事。

露絲終於再次結婚。

楊天傑非但沒有怪責她曾經嫁給城南老鄔，反而更感激她。

有情人終成眷屬，這本是所有故事最美滿的結局。

但楊天傑還有一個不成材的哥哥。

楊少雄的本領不及楊天傑，但却嫉妒弟弟娶了露絲爲妻。

他甚至對別人說，他的弟弟搶走了他的未婚妻。

楊天傑忍無可忍，終於，與楊少雄吵了一場架。

楊少雄含恨離去，一去就是半年。

半年之後，他竟然秘密潛回這個都市來。

他痛恨自己的弟弟，更痛恨露絲。

他認爲露絲欺騙了自己的感情，他要暗殺弟婦，以洩心頭大恨。

愛恨原只相差一綫，楊少雄這一念之差，終於惹來殺身大禍。

他暗殺弟婦，非但沒有成功，反而被青衣帮的打手斬殺於街上。

他們甚至根本不知道這個意圖暗殺帮主夫人的兇手，原來竟是楊帮主的胞兄。

直到楊天傑知道這件事的時候，一切都已太遲。

楊少雄之死，該由誰來負責？

他自己？

露絲？

楊天傑？

還是青衣帮的一羣打手？

× × ×

又過了半年，青衣帮突然散夥。

這一個帮會，它的勢力漸趨龐大，帮衆也越來越多。

但就在這個時候，楊天傑臨崖勒馬，悄悄退出了這個帮會。

他早已有了週詳的計劃，希望能過一些比較平淡的生活。

在他悄然退出帮會三個月後，青衣帮已不成帮會，部份帮衆改邪歸正，不再幹非法的勾當。

但也有人執迷不悟，寧願至死方休。

有一天，楊天傑想起了老山羊，於是立刻帶着妻子去找他。

但小麵店已易主。

老山羊早已不在這裏，轉往他方謀生去了。

楊天傑懷念他，雖然，他現在只不過是個微不足道的賣麵老人而已……（完）

鄭成功

。本文承自第48頁。

接着進兵圍攻南京，一方面向孝陵致敬，一方面派人送了一封緊急命令，叫張煌言領兵從蕪湖分略徽、寧，以便牽制清兵；可惜成功攻取南京太過心急，不料却中了清朝南京守將郞廷佐緩兵之計，而遭到了全軍大敗。

成功敗後，不得已，領着所餘部隊由崇明回到厦門。

這時張煌言聽說成功大敗，也領着部隊渡過錢塘江出海去了。

成功回到厦門以後，重新整編部隊，加强訓練，以便將來再作反攻。但清兵分路進攻厦門，成功奮勇對抗。這時清朝大將達素因作戰失敗，所以在福州自殺了。成功此時於是把所有部隊渡海到了台灣，台灣這時已經被紅毛夷（就是荷蘭人）霸佔，成功從鹿耳門登陸，分了幾路向裏面進攻，這時紅毛夷敵不過成功軍隊，便設法派人和成功談和，談判結果，訂下了八項條約，並願把台灣讓給成功，成功便完全佔領了台灣全島，與金門、厦門之間，只隔了一道海峽，形成了一種犄角的地勢；成功的意思，以台灣做繼續反抗清朝的根據地，苦心經營，加緊訓練，以備將來反攻，並號召漳州、泉州、惠州、潮州等地的沿海居民，來台灣開墾，再設立了許多學校，招收學生，給予教育，訂下律法，維持地方治安。

台灣從此在鄭成功的大力建設下，併歸了中國版圖。

就在成功收復台灣的時候，清廷便把鄭芝龍殺害，凡是鄭芝龍的親屬，在北京的，統統殺害。

永曆十六年，成功才三十九歲，不幸病死，留下的反清重責大任，由他的長子鄭經來繼續完成，按照原計劃，經營台灣，一直到鄭經的兒子鄭克爽主持時，才被清朝派兵攻破台灣。



楚留香新傳

古龍·文
培新·圖

玉劍傳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胡鐵花與楚留香分別後，各走各的。當晚，他住在富貴客棧，正在房間自斟自酌時，突然嗅到一股藥味。憑嗅覺分辨，他判斷這附近一定有人在煎藥療傷。接着，他聽到隔壁傳來一聲異响，跟着，一個手執黑竹竿的傷者破牆衝入他的房間來。果然不出胡鐵花所料，原來這傷者正在煎藥，却被仇家追踪殺來。胡鐵花心抱不平，順手把酒罎從牆洞向隔壁擲過去，突有四個大漢衝了過來，圍攻胡鐵花，他寡難敵衆，亟盼楚留香前來解圍，果然……

第六章 退還賣命錢　豪客找上門

（一）好大的一個耳光

這四個人恰巧和楚留香自己說的那四種形像一樣，所以胡鐵花早就在注意他們了。雖然他也看不出這四個人裏面那一個是楚留香，可是其中最少有一個人是的。

現在他果然看到了一個。

一個斯斯文文秀秀氣氣的白面書生，手裏輕輕的搖着一把摺扇，忽然間就已出現在門口外。胡鐵花笑了，很愉快的笑了。

「我就知道這一次你一定會來得比較快，因爲這四個人絕對沒有上一次那四個小姑娘那麼好看。」

白面書生也帶着微笑，輕搖着摺扇，施施然從門外走進來。

他的這把摺扇無疑就是他的武器。

不管是什麼樣子的東西，只要到了楚留香手裏就是武器。致命的武器。

胡鐵花看得出他立刻就要出手了，只要他一出手，這四個人之中最少也要有兩個會倒下去。何况黑竹竿還在硬撑着，一直盯着他的那個人也一直都在緊握着掌中長劍，絲毫也不敢有一點大意。所以胡鐵花笑得更愉快。

「其實你就算不來，我也一樣可以把這四個龜孫全都擺平，可是你既然來了，我最少也得留一兩個給你。」胡鐵花很大方的說：「隨便你挑一兩個吧剩下來的全歸我。」

「你眞客氣，我眞要謝謝你。」

白面書生也笑得很愉快，甚至比胡鐵花更愉快，因爲他手裏的摺扇已風車般旋轉飛出，刀輪般向胡鐵花輾了過去。

胡鐵花剛閃開這個刀輪，已經有六件武器逼到了他身上各處要害的方寸間。

這六件武器中最可怕的既不是蛇鞭，也不是蛾嵋刺和雁翎刀，而是一根手指。

×　　×　　×

就在摺扇離手的這一瞬間，白面書生就已經到了胡鐵花面前，用左手的一根食指對準了胡鐵花腦門上的天靈穴。胡鐵花連動都不能動了。

雖然對方的人比他多，而且都是一流高手，他本來也不會這麼容易就被人制住的。

可惜他實在做夢也想不到這個楚留香居然不是楚留香。

「我姓白，就是白面書生的那個白，也就是白雪白雲白石的那個白。我的名字叫做白雲生。」這位斯斯文文的書生說：「閣下若是把我當作了別人，就是閣下的錯了。」

胡鐵花忽然大聲說：

「我實在不應該把你當作那個人的，那個簡直不是人，根本就不是人，是個縮頭烏龜，一直躲到現在還不出來。」

他在這裏一罵，外面果然就有人答腔了。

一個人坐在窗戶對面的屋脊上，用一種故意裝出來的聲音說：「胡鐵花，你急什麼？我保證他們絕不會動你一根汗毛的，你若死了，還有誰肯把那位公主護送到史天王那裏去。」

白面書生皺了皺眉，上上下下打量了胡鐵花兩眼，態度更溫和。

「閣下就是胡鐵花胡大俠？」

「大概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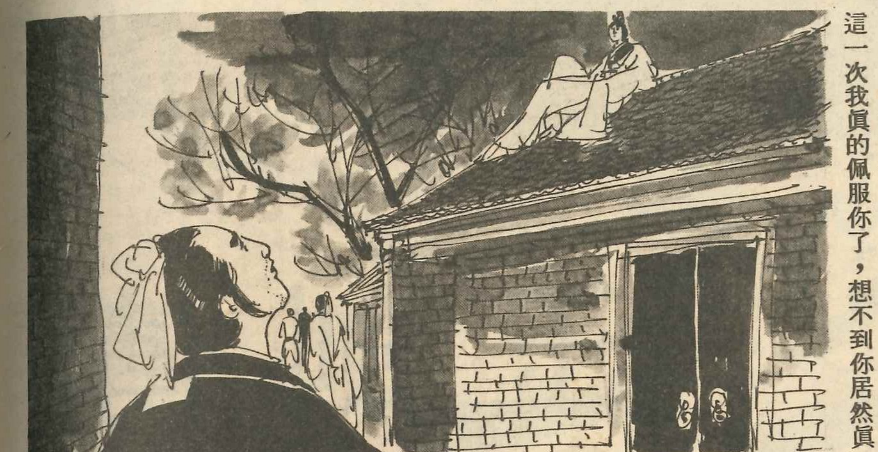
白面書生微笑：「那麼這件事大概就是個誤會了，實在抱歉得很！」

他說話的時候，身子已經在往後退，一直旋轉不息的摺扇，直到此時才慢下來，他伸手一招，這柄摺扇就到了他手裏。

「看在胡大俠面上，我們今天絕不動這裏任何人一根毫髮。」白面書生微笑鞠躬：「今天我們就此告辭了，他日後會有期。」

然後他這個人就倒退着輕飄飄的飛起來，轉瞬間就已沒入夜色中。

另外四個人的身法也極快，身形一閃間，也已全部退走，連剛才一頭撞入胡鐵花房裏的那個人都一起走了。



再看對面屋脊上的那個人，也已經站在外面的院子裏，身材高高的，用青布包着頭，居然是個長得好像還不錯的大姑娘呢。

胡鐵花走到門口，瞪大了眼睛，吃驚的看着她。

胡鐵花摸着鼻子苦笑道：「楚留香，這一次我眞的佩服你了，想不到你居然眞的扮成了個大姑娘。」

這句話還沒有說完，他臉上已經挨了一個耳光。好大的一個大耳光。

（二）血淋淋的利息

胡鐵花被打得怔住了，怔了半天才看清楚這位大姑娘，立刻就叫了起來。

「我的媽呀，你是花姑媽。」

花姑媽用兩隻手叉着腰，雖然故意裝出一副很兇狠很生氣的樣子，眼中却已帶着笑！

「你這個小王八旦，居然直到現在才認出我是你的媽，你說你該不該打？」

「我的媽呀，你怎麼瘦了這麼多。」

胡鐵花還在叫：「你身上那些肥肉到那裏去了？」

「有了這麼樣一個寶貝兒子，你的媽怎麼會不變？」花姑媽用一雙笑瞇瞇的媚眼瞅着他，却故意嘆着氣說：「你爲什麼從來都不知道對你的媽好一點！」

胡鐵花的樣子看來就好像馬上就要暈過去了。

他沒有暈過去，眞正暈過去的是剛才已將力氣用竭的黑竹竿。

胡鐵花立刻趕過去扶着他躺下，看到他的傷，連胡鐵花臉上都變了顏色。

「好傢伙，眞是條硬漢，受了這麼重的傷，還能夠撐到現在。」

花姑媽却又在生氣：「我看你不管對什麼人都比對你的媽好得多，如果是我受了傷，我看你大概連一點都不會心疼。」



「我的媽呀，這種時候你還在吃什麼乾醋？」胡鐵花說：「你能不能先去弄一點治傷的藥來？」

花姑媽盯着他，連動都不動，只不過慢吞吞的伸出一隻手。傷藥已經在她手裏了，而且是最好的一種。

胡鐵花長長的吐出口氣：「這個女人還是有些可愛的地方，最少總比那個縮頭烏龜可愛一點。」

× × ×

敷了藥之後，黑竹竿就昏昏沉沉的睡



着，胡鐵花剛鬆了一口氣，花姑媽已經在盯着他問：「你這個小王八旦，你剛才是不是說我只比烏龜可愛一點？」

胡鐵花趕緊否認。

「我不是說你只比烏龜可愛一點，我說的那個烏龜，也是一個人。」胡鐵花說：「其實這個人平時也蠻可愛的，我實在想不到今天他怎麼會忽然變成了個縮頭烏龜。」

他的確覺得很奇怪，甚至有點担心。

楚留香應該在附近的，因爲他說過他一定會在胡鐵花附近。在胡鐵花危急時，他絕不會躲着不敢出來。

他絕不是那種拿說話當放屁的人。

奇怪的是，今天他連影子都沒有出現過。——難道他自己也有了危險？也在等着別人去救他。

× × ×

「我知道你說的是楚留香，每次你快要死的時候，他都會來救你。」花姑媽說：「今天他沒有來，只因爲今天你絕對死不了的。」

「我爲什麼死不了。」胡鐵花大聲說：「只要有那個姓白的一個人，就已經足夠要我的老命了，我怎麼會死不了？」

花姑媽甜甜的問他：「現在你死了沒有？」

胡鐵花怔住。

他還沒有死，還活得好好的，他想不通那些人爲什麼會忽然放過他，而且還變得對他那麼客氣。

「那位白相公的確是個很可怕的人，連我都很怕他，而且怕得要命。」花姑媽說：「以他的武功如果要殺人，簡直比刀切豆腐還容易，可是他絕不會殺你。」

「爲什麼？」

「因爲你是胡鐵花。因爲他也知道要把玉劍公主送去給史天王做老婆的人就是你這位胡大俠。」花姑媽的聲音已經不甜了：「像你這麼好的人，他怎麼捨得殺你，何況他恰巧又是史天王的乾兒子。」

胡鐵花不說話了，一直在昏睡中的黑竹竿却忽然呻吟着低語：

「把我的腿拿給我，快，現在就拿給我。」

× × ×



這就是黑竹竿清醒後說的第一句話，別人聽見這句話，一定以爲他還沒有清醒呢。

每個人的腿都在自己身上，他爲什麼要別人把他的腿拿給他！

幸好胡鐵花明白他的意思，立刻就把他自己砍下來的那半條腿拿過來。

腿上有脚，脚上有靴子。

黑竹竿掙扎着，用他唯一剩下來的一隻手，從靴筒裏掏出張銀票。

一張十萬兩的銀票，南七北六十三省都可以通用的「大通」銀票。

「這是你付給我的，現在我還給你，」黑竹竿對花姑媽說：「雖然這是我第一次退錢給別人，可是我也知道既然收了人家的錢就不該退，要退就得付點利息。」

他的聲音還是那麼冷酷！「這半條腿能不能算做利息？」

× × ×

花姑媽很喜歡笑，該笑的時候她當然會笑，不該笑的時候她也會笑。

因爲她知道大多數男人都覺得她笑起來的樣子很能讓人着迷。

可是現在她笑不出了。

「我低估了史天王，所以才會收你的錢，這是我的錯，我應該付利息給你，如果你認爲我付得還不夠，不妨把我這條命也拿去，」黑竹竿說：「因爲我沒有錢付給你。你也應該知道，像我這樣的人常常都會把錢莫名其妙的花出去。」

「你知不知道你賺的是賣命的錢？」

「我知道，」黑竹竿冷冷的說：「就因爲我知道，所以更要花得快些。」

× × ×

胡鐵花忽然把頭扭了過去，很用力的扭了過去，就好像這個頭已經不是他的頭了。

因爲他不想再看下去。

他知道銀子是可以花的，十萬兩銀子更可以把一個人花得頭暈轉向連自己的貴姓大名都忘記。他也知道拿出這十萬兩銀子來的人並不是花姑媽。

可是他實在不想看到花姑媽從黑竹竿手上把這張十萬兩的銀票收回去。

他只聽見黑竹竿又在對花姑媽說：

「我收你十萬兩，因爲我值十萬兩，如果我不行，別人更不行，除了我之外，別的人根本近不了他的身，黃病夫還沒有踏入大廳就已死在階下，我看見他死的時候我自己都不信他會死得那麼快。」

他的聲音中已經帶着種兔死狐悲的哀傷。

「我要你十萬兩，因爲我值十萬兩，如果我不行，別人更不行。」黑竹竿說：「我勸你絕對不要再找人刺殺史天王。」

「你爲什麼要勸我？」

「因爲不管你去找誰都沒有用的，天下絕對沒有人能傷他毫髮，」黑竹竿黯然道：「我親眼看見這次跟我去的人一個個全都慘死，實在不想再讓我同行死在他手裏。」

胡鐵花心裏忽然也覺得很不好受。

他能夠瞭解黑竹竿的心情，一個像黑竹竿這樣的硬漢，本來是絕不會說出這種話來的。

但是現在他的血已流得太多，看見別人流的血也太多。

他這一生就好像是無數個噩夢串起來的，這樣的人生是多麼悲傷？

胡鐵花心裏在嘆息，眼睛裏却忽然發出了光。

因爲他忽然看到一條飛掠的人影，流星般在他眼前飛過，一瞬間就已消逝。

× × ×

這個人的身形和面貌胡鐵花都看不清，却已經看出他是誰了。

因爲這個人飛掠時的身法、速度，和那種飛揚靈動巧妙瀟洒的姿態，都是沒有第二個人能比得上的。



胡鐵花沒有追上去，因爲他也知道這個世界上沒有人能追得上楚留香。

「原來他並不是個縮頭烏龜。」胡鐵花很愉快的嘆着氣道：「在外面看着我喝酒自己却沒有酒喝，這種事他怎麼受得了，不趕快去找點酒喝怎麼行？」

他喃喃的說：「只可惜今天我不能陪你喝了，只希望你能遇到個漂亮的女人陪你。」

× × ×

他却不知道楚留香會在晚上不但已經遇到了一個漂亮的女人，而且遇到的還不止一個。

× × ×

富貴客棧已經夠大，夠氣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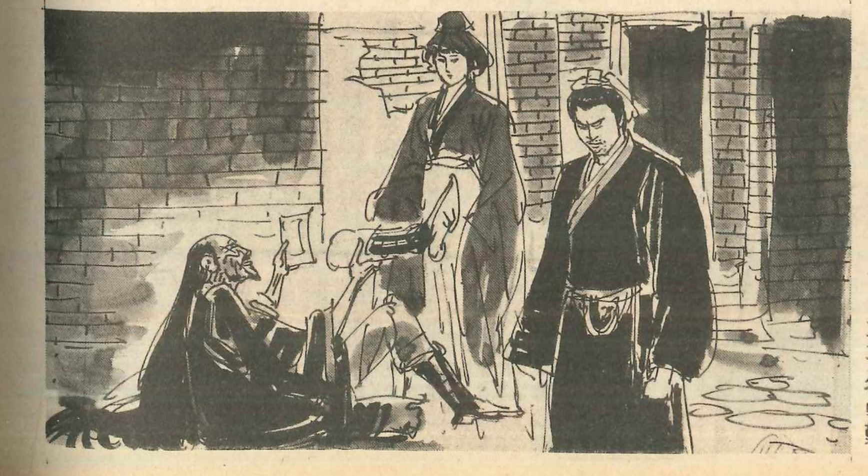
可是住在這家客棧最大那個跨院中的兩個年老客人，他們的氣派可更大。

或許讀書人會嫌這兩個老年人滿身銅臭，不過這家客棧的掌櫃却感到這兩個老年客人可愛至極，至少這兩個老年客人在今天晌午時分進來的時候，一聲不響，扔了一張名滿天下的景泰金號面額十萬兩足銀莊票，這種氣派夠唬人的了。

因此，掌櫃特地選了一間最大最幽靜的跨院給這兩個老年客人，並且特地又派了一個鑒貌辨色，脚頭勤快的伙計小六子，專門伺候。

這兩個老年客人，年紀較大的那個，神情嚴肅，自從晌午踏進富貴客棧後，連一句話都未曾說過，祇是端坐在椅上，怔怔的對着跨院中那顆老槐樹出神。

那個年紀比較輕的，也是沉默寡言，不過，他倒開口吩咐小六子，沏了一壺茶，點了八菜一湯的飯菜，飯後又囑咐小六子去揀兩斤從千里路程飛騎運來，價格高昂的「掛綠荔枝」。



就從這兩斤荔枝，掌櫃立刻知道這兩個老年客人非富即貴，而且絕非暴發之輩，因此，掌櫃再三囑咐小六子，就算這兩個客人沒有什麼遣差，也要打醒精神，等候在跨院外，以便隨時聞喚伺候。

其實，小六子不用掌櫃叮囑，他也早已心中有數，像這種客人，眞是十年中難

得遇見一個。晌午時分，這兩個老年客人住進來的時候，小六子沏了一壺茶端進房，那年紀比較輕一些的老年客人，就塞了一錠紋銀給他，小六子雖是服侍客人的伙計，在客棧中也幹了近二十年，見多識廣，已然不在話下，若論打賞之多，這次確爲首次，這錠銀子，小六子暗在手中一戥，少說也有五兩，暗忖自己在富貴客棧幹了將近二十年，每月也祇不過拿一兩五錢的月規，就算過往客人打賞，一個月加起來也不過一兩紋銀，如今這個客人一出手，就打賞五兩，足足抵得自己兩個月的收入，因此，小六子唯恐這兩個客人不遣差，當然不必再用掌櫃吩咐，專心守候在跨院外，聚神伺候。

× × ×

晚飯依舊八菜一湯。

這八菜一湯却是經過掌櫃親自囑咐廚司精心烹調的，八碟菜是：

冬筍絲炒臘肉絲，

紅煨鱔塊塞鷄腿肉，

生邊草頭炒蝦仁，

清爆鷄肝腰片，

網油火腿胴片清蒸鰣魚，

蝦子炒海參，

鷄油煨宛豆，

炸砌山鷄。

湯則是由廚司親手端來一個大磁鍋，用事先熬好的上湯，湯上洒了少許香菜，另外一碟砌得似紙般薄的生鹿肉片，當着這兩個老年客人的面，將碟中的生鹿肉片挾在滾燙的湯中，輕輕一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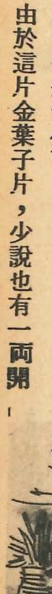
年紀比較大的那個老年客人，對着那個年紀比較輕輕的呶了呶嘴。

這個年紀比較輕的客人就在囊中掏出了一片比那生鹿肉片厚得多的金葉子片，扔在桌上，說：

「有賞。」

「謝啦！」廚司的手輕巧的迅速拿在手中，興高采烈的嚷聲道謝。

小六子却愣住了。



由於這片金葉子片，少說也有一兩開外！



忽然，小六子想起了，他轉身就朝外奔去。

未及片刻，他端來了一個有蓋的磁鍋，恭而敬之的放在桌上，然後揭開了磁蓋說：

「這是咱們的掌櫃給您兩老的敬菜甜品，冰糖燉燕窩荔枝肉。」

那年紀比較大的老人又呶了呶嘴。

年紀比較輕的那個又掏出了一片金葉子片，扔在桌上說：

「有賞。」

「謝啦！」小六子躊躇滿志，清清脆脆的恭敬道謝。

「院外伺候去吧。」那年紀比較輕的老人向小六子與廚子說。

「是。」小六子與廚司，不約而同齊聲而應，就恭身退下。

「大哥，」那年紀輕的老人說：「你認爲楚留香和胡鐵花可會來這裏？」

「商百楷自命諸葛再世，算無遺策，」那被稱爲大哥的老年人淡漠的說：「他算定楚留香與胡鐵花兩人準來這裏。」

「但願如此。」那年紀較輕的老人苦笑了一下說：「人稱我們烏家富甲一方，總不能被人謔爲：爲富不仁，何況，大哥你素向厚道，以仁待人，就算有人負你，你也不會負人。」

「嗯，」烏老大點了點頭，說：「我就算受了楚留香與胡鐵花兩人之騙，可是那個酒館的老板和老板娘可無辜，我們拆了他們的酒館，理應賠償。」

「大哥，其實我們找的應該是這酒館的老板和老板娘，賠償給他們的損失，如今你一定要找楚留香與胡鐵花兩人，錢落光棍手，用去沒回頭，」烏老二說：「因此，依我所見，還是不要找他們兩人免得又生麻煩。」

「你懂得什麼？」烏老大說：「我自有道理。」

說到這裏，烏老二盛了一碗冰糖燉燕窩荔枝肉給烏老大，不再出聲。（未完）



鬼魅江湖

捨生取義感人故事

諸葛青雲・文
盧　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金不換身中劇毒，因服食過量的「黑美人珠」粉，以致血管爆漲，如火焚身，突然躍入湖中……西洞庭山上，「絳雪仙娃」長孫玉珠正和「飛鴻仙子」林如雪拚鬥內力，兩位絕代紅粧為「義」為「情」拚得你死我活，各不相讓，鬥至最後，兩人均感內力將竭，林如雪在將敗之際，決定盡發殘餘內力，一震對方，誰知就在此時，「絳雪仙娃」長孫玉珠也內力將竭，陡遭林如雪殘餘內力一震，無法抵禦，突然間如箭飛去，長孫玉珠墜入湖中，而林如雪見狀也便隨之跳下湖裏……

玉面飛狐

那女人自語未畢，瞥見金不換業已現出了滿頭青筋，遂一聲長嘆，電伸玉指，點上了金不換的「三元大穴」！

這一點，點得金不換雙目一睜，精神大振，發現身邊居然有個濕衣貼體，玲瓏凸凹的絕代佳人。

但可憐的是，金不換一來神智仍在昏迷，二來他根本不曾見過林如雪，對長孫玉珠也只是在「招魂坳」中，扮作觀世音形相的匆匆一面，以致雖知身邊有位美女，這美女並目中含淚，宛轉投懷，却不知懷中美女，究竟是「絳雪仙娃」？抑是「飛鴻仙子」？

如今，一切的俠義身份，都必須撇開了！

一個是男人，一個是女人，一個是身受藥力控制，急於需要女人的男人，一個是甘願獻身的女人！

下面的情況，就不便寫了，只能說風光旖旎，但由於男方是神智昏迷，拚命發洩，女方是含淚獻身，以致雙方心中，均

毒殺門主

沒有旖旎滋味！

雨散雲收，金不換彷彿軟癱了地，又暈倒在洞中石上。

那位新承雨露，但仍身份不明的女人，再替金不換略診脈象，臉上浮現一絲慰然苦笑，結束衣裳，悄然離去！

× × ×

夢醒！

誰的夢醒？甚麼夢醒？

作夢的人，是當代武林二十高手中，出乎其類，拔乎其萃的「江湖敗子」金不換！

金不換所作的夢，共有兩場，第一場，是險惡無比的噩夢，第二場，是旖旎絕頂的「風流夢」！

醒來之人，假如曾經做過甚麼特殊夢境，則於醒來後，一定會回味夢中情趣！

金不換自也如此！

對於第一場夢，他記得清清楚楚，怎樣在「飽家祠堂」中，中伏受傷，怎樣把自己身邊僅賸一粒的解毒靈藥，餵了「龍

鍾酒魅」蕭三，怎樣力拚圍敵，毒發倒地，怎樣高小紅突然趕到，在奄奄一息下，餵自己服食那粒凌公子所增的「黑美人珠」，怎樣自己覺得丹田奇脹，全身發熱，血管欲爆，無法忍耐地，騰身撞碎船艙，墜於太湖，高小紅彷彿也甘願同死的，一同落水？

後來的事情，風光旖旎，屬於第二場夢，金不換却模模糊糊，根本記不眞切！

他只曉得自己全身火燙，再被冰冷湖水一激，便神智頓昏，失了知覺！

知覺再復時，似乎是在一個四週波濤的小洞之中，身邊並有個白嫩嫩、香噴噴、軟綿綿、赤裸裸的女人！

那女人對自己太好了，她完全溫順，毫不抗拒，咬牙忍受，含淚承歡，而自己──自己却不像人，像頭野獸……

然後，在極愉快，極鬆弛，生平從未享受過的狂歡之下，又失知覺……想到此處，金不換不好意思再想了，霍的躍起！

嗯，是水洞，躺身處是方圓大不逾丈的一片石地，此外四週是水！

自己則全身赤裸，濕淋淋的帶血衣裳，還堆在身邊石上。

金不換自然知道前一段的所謂「噩夢」是事實，並不是「夢」。

他以為第二段的風流狂歡，才是眞正夢境！

但如今看了週圍環境，以及自己身上情形，才知道第一段固是事實，第二段也是事實！

於是，他一面不顧水濕，趕緊穿衣，一面推測那位含淚獻身，貞紅在石，救了自己性命的可愛女子，到底是誰？

由於金不換根本不知長孫玉珠與林如雪在「西洞庭山」決鬥之事，甚或他也不知長孫玉珠身份與林如雪之名……

故而，他對那個救了自己性命的可愛女人，略一推測後，便下了自以為是的判斷。

他的判斷，那女人定是「刁蠻鐵胆小龍女」高小紅！

這推斷，相當合理！

一來，高小紅是與他同時落水，並且表示願作同命鴛鴦地，在水波中抱住金不換。

二來，別的女人不會湊巧在此，更不會對自己關心，把女孩子比生命更寶貴的貞操，在這水洞石上，平白斷送。

合理雖頗合理，却有一點令金不換想不大通！

那就是高小紅既先願共死，後甘獻身，為何又在眞正作了鴛鴦之後，捨棄自己而去？

想不通，用用功！

金不換在水洞中靜坐用功，是既因腦中紛亂，需要靜心用神，又需察看體內奇毒，是否業已祛盡……

這一察看之下，發現不單奇毒盡祛，並還眞力稍增！

金不換有點明白了，他明白性命果是「黑美人珠」所救，但可能整粒服食，用量過多，以致血管欲爆，亢陽大興，把靈藥變成春藥！

等到雨露一施，不但弭禍無形，反而略為增强了自己的眞氣內力。

這樣一想，當然更感謝承受雨露的那個女人！

此時金不換突然又自以為明白地，明白了！

他認定那女人是高小紅，如今又認為高小紅基於女孩子的嬌羞本性，並避免自己在神智恢復後的難堪尷尬，才悄然先行離去。

越想越通，金不換急於離開水洞。

所謂「急」，是急於尋找高小紅，金不換不是始亂終棄的薄倖男兒，他要對自己的獸性行為負責，他要趕緊找到高小紅，向她求婚，使這「小龍女」作為自己的終身伴侶，大家並不說破，在洞房花燭行將再度作劉郎時，才對她深深致謝……

誰知那「可愛的女人」，根本不是高小紅，金不換這種想法會不會錯中鑄錯？

那女子究竟是誰？是長孫玉珠麼，她在何處？是林如雪麼？人在何方？

高小紅雖未與金不換共赴「巫山」，却一同落水，她的下落如何？

一枝筆，難寫幾頭事，必須剝繭抽絲，加以奇妙組合！

× × ×

長孫玉珠，林如雪，是對金不換關係密切，也是本故事中的三位女主角，自然對他們誰也不能冷落。

妙的是她們三人都在太湖落水，却都沒有死！

她們的情形如何？

情況各有不同，長孫玉珠是在蒲團之前，高小紅是在魚網之中，林如雪則是在她「幽靈門」門主的寶座之上。

為甚麼說長孫玉珠是在蒲團之前呢？因為蒲團上還盤膝趺坐了一位看不出年齡大小，妙相莊嚴的比丘尼，她閉目垂簾，似正入定，長孫玉珠則神情憔悴，滿面淚漬地，跪在她的面前。

有蒲團，有女尼，這所在自然是座尼庵，但尼庵位於何處，却不曉得。

長孫玉珠在那緇衣女尼前，跪了多久，也不知道。

這是夜間，窗前月影在移……

月影由移而淡，由淡而沒，禪堂內的佛前油燈，遂在這黎明前最黑暗的時刻內，顯得特別光亮！

妙相莊嚴的女尼，突然睜開了她那雙充滿神光，也充滿智慧的妙目，與長孫玉珠，眼光一對。

長孫玉珠原本淚已漸收，這一與女尼目光相對，泉流珠淚，竟又奪眶而出！

女尼未驚，未怒，只是目注長孫玉珠，微微搖頭一嘆。

長孫玉珠淚珠流得更多更快，幾至失聲並膝行而前，一頭撲入了女尼懷內……

× × ×

為甚麼說高小紅是在魚網之內呢？因為她正被一位雨笠漁簑的老人，裹在網中，極為費力地，從水下撈起。

由於網重，那老人把所戴竹笠，往頸後一推，露出了盈頭白髮，並自言自語，「咦」了一聲說道：「這條『金綫鯉王』總算經過十三年的努力，被我用罕世香餌，誘來入網，但怎會這種重法？難道區區十三年的時光，牠竟能够長大到百斤以上嗎？……」

自語至此，網已出水，那白髮老人目光注處，不禁又驚又喜！

驚的自然是網中沉重之故，是網得了一位仙姿絕世的妙齡女郎！

喜的則是這妙齡女郎的懷中，竟緊緊抱着一尾怪魚！

那怪魚長約三尺，似鯉稍窄，似鰻稍寬，背脊上有一條極粗金綫，重量則在二十來斤上下。

白髮老人一面解網，一面慨然嘆道：「眞是天下奇事，莫非前定，想不到我費了無窮心力，備得罕世香餌，仍未能誘來這條『金綫鯉王』，牠却被一個落水暈迷的妙齡女郎，緊緊抱在懷內！」

這時，他已把高小紅解脫出網，先用特製魚簍，盛裝了那條「金綫鯉王」，然後便替高小紅診察脈象。

一診之下，失驚說道：「原來這位姑娘竟有這好一身內家功力，難怪她能於昏迷之際，十指如鈎，把這『金綫鯉王』，不知當作甚麼重要東西，緊緊抱住不放！只可惜她雖得異寶，却已魂游墟墓，除非……除非……除非……」

白髮老人一連說了三個「除非」以後，目光突然呆滯起來，凝視太湖水面，口中「喃喃」……

所謂「喃喃」，自然是低聲自語，離遠了聽不見，但在近處，却可聽出這白髮老人，是在反反覆覆地不斷說着：爲人？……爲我？爲人？……爲我？……四字。

時光也夜了，天空中有一輪月，波心中也有一輪月！

風停，波靜，水中的月，和天上的月一樣的那麼光明，那麼淨澈！

但更淨澈的，却似乎是那白髮老人的臉！

老人的臉色，比月更淨，老人的目光，也比月更朗！

他不再看那光芒淨澈都比不上自己的「水中月」和「天上月」了，他先揹起內盛「金綫鯉王」的特製魚簍，再雙手捧抱起高小紅，踏着極爲安穩，毫不猶豫的步伐，向岸邊山坡上一座小小草屋走去……

×　×　×

三位姑娘，林如雪比較神氣！

因爲她換過了水濕衣裳，不再狼狽，且是威風凜凜的坐在她「幽靈門」門主的堂皇寶座之上！

兩名美貌使女，侍立身後，正是曾在燕趙路上，向金不換，蕭三送裘送酒的紅綃白苧二女。

林如雪秀眉微蹙，似乎有點不耐煩，把臉兒微偏，向白苧問道：「副門主既有事外出，胡供奉與鮑供奉却誰在總壇？」

白苧恭身稟道：「回門主，鮑供奉是被副門主邀請外出，胡供奉則在『古月軒』內。」

林如雪道：「你去『古月軒』，請胡供奉移駕『飛虹水榭』，就說是我有事相商。」

白苧喏喏連聲，走出大廳，林如雪也從門主寶座上站起身形，意興闌珊地，伸了一個懶腰。

紅綃相當識趣，立即摒散廳中值役弟子，侍同這位「飛鴻仙子」，回轉她安寢之處，風景幽美的「飛虹水榭」。

林如雪剛到水榭，寬却外衣，喝了半盞「碧螺春」茶，那位在「幽靈門」中，位居右供奉的「玉面飛狐」胡小莊，便已姍姍來到，向林如雪含笑問道：「門主遠遊歸來，不曾休息，便遣白苧姑娘找我，莫非有甚麼要事？」

林如雪伸手請胡小莊落座，等紅綃獻上香茗，便囑咐道：「紅綃，你與白苧去往水榭曲橋兩端，任何人非經我允許，不准擅入。」

紅綃，白苧遵命退出，林如雪方對胡小莊道：「胡供奉，我此次遠遊，發覺四海八荒，英雄輩出，並各具絕學，好手極多，關於明年清明的『幽靈大會』，和『血河骷髏宴』……」

話方至此，胡小莊已自笑道：「門主但放寬心，在『幽靈大會』尚未開始之前，我與鮑供奉互爲策應，巧用計謀，業巳除却三名罕世强敵，對明歲清明的本門霸業，着實有益匪淺！」

林如雪化身俊公子，携婢遠遊，着實未與她「幽靈門」中人物，多作接觸，故而聞言之下，詫然問道：「甚麼强敵，堪稱『罕世』二字？」

胡小莊笑道：「第一個便是『幽冥教』的教主『幽冥君王』閻五，副門主嫌他所創教名，與本門衝突，曾囑先加剪除，我與鮑供奉幸不辱命，不單巳把閻五本人，化作刦灰，連整個『幽冥教』，也均冰消瓦解！」

胡小莊以爲這是奇功一件，林如雪聞訊之下，必然大喜，要對自己好好嘉勉幾句。

誰知林如雪臉上毫無喜色，反而秀眉略蹙，搖了搖頭說道：「副門主雄才大略，智慧超人，只是心胸方面，略嫌狹窄，其實『幽冥教』與『幽靈門』，不過名稱略同，算得了甚麼重大衝突？閻五本人一身罪孽，死無足惜，他教下無辜弟子，大批遭刦，那就有點過份，甚至上干天和的了！」

胡小莊聽得林如雪這等說法，心中頗異，但這「玉面飛狐」，爲人一向深沉，遂唯有點頭稱是……

林如雪道：「另外兩名罕世强敵又是誰？」

胡小莊道：「一個是『青衫狂客』宇文狂，他人雖未死，但因生性狂傲，在『招魂坳』灰頭土臉後，巳落髮出家，不再過問江湖之事……」

林如雪喟然一嘆道：「宇文狂總算還有點慧根，青燈伴佛，貝葉參經，應該比血染江湖，屍橫鋒鏑，好得多了！」

胡小莊目光中閃現得意神色，揚眉說道：「其實眞正的罕世强敵，應該屬於第三名，他就是在武林二十高手，被推爲最傑出人物，與東海『蕊珠宮』宮主，『絳雪仙娃』長孫玉珠，並稱『祥麟威鳳』的『江湖敗子』金不換……」

林如雪手端「碧螺春」，正在品啜，聞言神色平淡地，把頭兒略抬，目注胡小莊道：「金不換怎麼樣了？」

胡小莊道：「此人一身功力，委實鬼泣神驚！鮑供奉一路屢加算計，均未得手，反而折了一名愛徒『黑豹』，直到最後，方把金不換誘入『鮑家祠』，中了鮑供奉獨門奇毒的『倒鈎鏢』，他另一愛徒『白豹』，雖也犧牲，但金不換却也毒發人暈，決無僥倖！不過……」

林如雪見她語音忽頓，注目問道：「不過甚麼，胡供奉怎不說將下去？」

胡小莊笑道：「不過有樁怪事，金不換身邊竟會有粒門主最心愛的『黑美人珠』，以致有幾次良好機會，均爲了此珠，不便下手，如今想來，那顆珠兒，定是金不換或蕭三仿造……」

林如雪啜了一口香茗，搖頭說道：「不是仿造，那顆『黑美人珠』是我親手送給他的……」

胡小莊着實大出意外地，失聲說道：「這樣說來，門主與那『江湖敗子』金不換，豈不是至交好友？」

林如雪頷首道：「可以這麼說……」

胡小莊頗爲尷尬地，「哎呀」一聲，苦笑說道：「鮑供奉不知那『江湖敗子』金不換，竟與門主有深切友誼，以致對他下了毒手，這……却怎樣對門主交代？」

胡小莊不愧有「玉面飛狐」之稱，作人十分刁狡，她一聽暗算金不換之舉，不是天大功勞，反而是樁大大錯事，便立即輕輕把責任推到「紅斑人豹」鮑南山的身上。

但林如雪雖承認與金不換是至交好友，却對胡小莊宣稱巳把「江湖敗子」除去之後，並未十分動怒，只是淡淡說道：「事情既巳作過，追悔也無法補救，胡供奉知不知道我把你請來『飛虹水榭』，是要商量何事？」

胡小莊笑道：「胡小莊那裏猜得出門主嶽負海涵的雄才大略？門主有何交辦事項，儘管吩咐就是！」

林如雪突然長嘆一聲，搖頭苦笑說道：「不是雄才大略，而是意冷心灰，我……我不想再舉行甚麼『幽靈大會』，和『血河骷髏宴』，我打算把『幽靈門』，予以解散！」

這幾句話兒，着實使胡小莊大出意外，向林如雪投射過驚異詫問眼色。

林如雪道：「胡供奉不必驚奇，此心一冷，萬念皆灰，你對我決心解散『幽靈門』之擧，不反對吧？」

胡小莊雄心不小，是極爲兇狡刁惡之人，她頗想仗恃「幽靈門」的雄厚力量，大有作爲，自然心中反對！

但是，她人極深沉，不肯把心中「反對」之意說出，竟順着林如雪的語意笑道：「『幽靈門』完全由門主苦心經營，辛勤創建，如今門主說欲解散，誰也不能反對……」

林如雪嘆道：「話雖如此，但偌大一個帮會，解散起來，也頗費周章，所積資財，如何分配？弟兄出路，怎樣安排？均必須妥加籌劃……」

胡小莊揚眉道：「門主這樣交代，莫非要胡小莊代効微勞？」

林如雪意興闌珊地，倚着椅兒，慵慵地說道：「我近日遭受一樁重大挫折，以致身心兩疲，亟於覓地靜修，淡於雄圖大業……」

胡小莊嘴皮微動，想要探詢林如雪是遭受甚麼重大挫折，但因恐觸人忌諱，話到舌邊，又復忍住！

林如雪繼續說道：「故而我請胡供奉與副門主，鮑供奉代爲籌劃，等細節擬定，我便對整個『幽靈門』，鄭重宣佈，這兩日，我要在『飛虹水榭』，靜養思過，不必要的事兒，均不必對我煩攪，由胡供奉等，代拆代行便了！」

說完，擧盃，竟巳表示送客。

胡小莊自然識趣，起身告退，一面回轉自己所居「古月軒」，一面心中好生納悶，弄不懂意氣飛揚，目空四海的「飛鴻仙子」林如雪，究竟是受了甚麼挫折，遽生頹喪如此？

才到「古月軒」，巳見軒門有人，在紙窗上，映出了個雄健挺拔背影。

專門伺候胡小莊的使女嘉琳，見到胡小莊回來，搶上兩步恭身稟道：「啓稟胡供奉，副門主剛剛回轉，便來探視……」

胡小莊接口問道：「鮑供奉可是在軒內？」

嘉琳搖頭道：「不在，副門主是單獨前來。」

胡小莊道：「嘉琳，我與副門主有機密大事相商，你到花園門口，担任警戒，任何人來訪，都先向我通報一聲。」

嘉琳喏喏連聲，自臉上浮現神秘笑容，低頭走向花園門口。

胡小莊挑簾進屋，向屋中一位年在三十二三，貌相頗爲英挺，但目光太銳，鼻尖微鈎，以致陰鷙之氣過濃的紫袍男子，含笑叫道：「副門主……」

紫袍男子站起身形，皺眉笑道：「莊姊該打，在議事廳中，或門主面前，你叫我『副門主』猶有可說，在這私室之中，你是我的『莊姊』我是你的『雄弟』！」

就由這幾句話兒之中，已可聽出「玉面飛狐」胡小莊與這「幽靈門」的副門主「八臂哪吒」姜天雄，早有曖昧關係！

果然，姜天雄說到我是你的雄弟之際，巳猿臂雙張，向胡小莊作出了企圖愛撫軟玉溫香的索抱姿態。

胡小莊並未投懷送抱，却向姜天雄白了一眼道：「副門主，你不要太得意，要知道得意過後，往往就是失意！」

姜天雄詫道：「莊姊此話怎講？」

胡小莊道：「副門主……」

這「副門主」三字，把位「八臂哪吒」姜天雄氣得頓足說道：「莊姊，你今天是怎麼了？爲何老是把這生生分分的『副門主』三字，掛在嘴上？」

胡小莊嘴角一披，啞然答道：「因爲你這副門主業巳當不了幾天，我才特意多叫你幾聲，讓你過足癮兒！」

這幾句話兒，份量太重，而胡小莊又是正色說出，顯然不是開甚玩笑……

姜天雄大吃一驚，收回他準備調情的索抱雙手，向後退了半步。

胡小莊如今才改了稱呼，目光一抬，看着姜天雄道：「雄弟！你平素雄才大略，足智多謀，且猜猜門主遠遊方回，便命白苧把我找去『飛虹水榭』，是商量甚麼大事？」

姜天雄想起胡小莊適才所說這「副門主」巳當不了幾天之語，憤然答道：「總不會是林門主於遠遊途中，又賞識甚麼高明之士，邀請他來担任『副門主』，而把我姜天雄予以開革吧？」

胡小莊笑道：「何止把你開革，連我和『紅斑人豹』鮑南山的左右供奉，也一齊完蛋，甚至連『飛鴻仙子』林如雪，也不再領導『幽靈門』了！」

姜天雄大驚欲絕問道：「莊姊，究竟是怎麼回事？照你這麼說法，『幽靈門』豈不瓦解冰消？如今，閻五已死，『幽冥教』澈底毀滅，宇文狂出家，金不換喪命，武林情勢幾乎必唯我獨尊……」

胡小莊冷笑一聲，接口說道：「你不要爲了金不換喪命之事得意，依我看來，毛病可能就出在這身邊懷有『黑美人珠』的『江湖敗子』身上。」

當下，遂把林如雪欲解散「幽靈門」等語，向姜天雄說了一遍。

姜天雄靜靜聽完，皺眉問道：「莊姊，你最善觀氣色，察人隱微，據你觀察，門主是確有此心？還是一時氣話？」

胡小莊毫不遲疑地，應聲答道：「門主是確有此心，因爲她說話時，神情已如槁木死灰，雙目之中，根本失去了尙有絲毫雄心大志的烱烱光采！」

姜天雄臉色大變，頓時目光凝注窗外空際，半語不發地，陷入了沉默之中！

胡小莊見他這般神情，笑了一笑，斟盃茶兒自飲，根本不加理會。

片刻之後，姜天雄「吧」的一掌擊在桌上，厲聲叫道：「不行，我捨不得！」

胡小莊看他一眼，失笑說道：「我也知道你捨不得，『幽靈門』金山銀海，好手如雲，行看即可君臨江湖，霸視武林，而『副門主』又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崇高職位……」

姜天雄憤然接口說道：「何況創建『幽靈門』，也非林門主一人之力，至少我姜天雄斬棘披荊，身經百戰，有不可磨滅的血汗功勞……」

胡小莊聽至此處，譎笑說道：「林門主大策既定，雄弟表功何益？你既捨不得放棄這行將完成的武林霸業，我們就要來研究應付方法！」

姜天雄向胡小莊恭恭敬敬作了一個長揖說道：「莊姊，你一向是智多星，敬請指點小弟，有何應付妙策？」

胡小莊道：「有，有項妙策，並極爲簡單，只有四個字兒……」

姜天雄正待細問，已聽得這「古月軒」外的花園門口，響起侍女的銀鈴語聲道：「鮑供奉到！」

胡小莊道：「快請……」

「紅斑人豹」鮑南山的語聲，在軒外接口道：「怎麼請得這樣快的呢？我這不速之客，會不會妨礙了胡供奉與副門主的體己事兒？……」

胡小莊掀簾肅客，失笑說道：「鮑兄不要爛嚼舌根，我與副門主有極重要的大事，想請你過來，共同商議！」

鮑南山舉步走進內室，「哦」了一聲說道：「是甚麼要緊事兒呢？『幽冥教』已滅，宇文狂已隱，金不換已死，今後，『幽靈門』應該一帆風順，只消除去最後一名勁敵，東海「蕊珠宮」的『絳雪仙娃』長孫玉珠，其餘的甚麼『龍鍾酒魅』，『雪刄紅娘』等，均尸居餘氣，難成大事，不可能妨害到本門傲視江湖的武林霸業了！」

胡小莊爲鮑南山準備坐位，奉上香茗，含笑說道：「我與副門主要請鮑兄來此共同商議的重要大事，不是有關外間敵對，而是本門之中，發生了重大事端……」

鮑南山神情一震，微愕問道：「我與副門主雖剛剛回轉，但總壇之中，安安靜靜，不像是……」

姜天雄接口道：「適才門主把莊姊召去『飛虹水榭』，宣稱她因遭挫折，業已厭倦江湖，要莊姊轉告鮑兄和我，共擬計劃，停止舉行『幽靈大會』，和『血河骷髏宴』，並把『幽靈門』完全解散，分贈財寶，另謀出路！」

鮑南山驚道：「門主姿質蓋世，絕藝無雙，她在這趟攜婢遠遊中，會遭受甚麼挫折？」

胡小莊苦笑道：「若從門主的憔悴氣色和傷感神情看來，這挫折定然不小！」

鮑南山想了想，微笑說道：「一敗塗地之人，尙可力圖振作，東山再起，何況還有整個『幽靈門』的偌大人力物力，作爲後盾？我認爲門主縱然眞受挫折，亦可徐圖報復，再振雄風，她的解散『幽靈門』之語，只是一時氣話！」

胡小莊搖頭道：「鮑兄估計錯了，門主不是氣話，她意志表現十分堅定……」

當下就將林如雪在「飛虹水榭」中，所言各事，向鮑南山仔細述說一遍。

鮑南山靜靜聽完，目光轉注姜天雄道：「副門主，對於門主要解散『幽靈門』之事，你的意見如何？」

姜天雄濃眉深蹙，以一種憤然神色答道：「創業維艱，何況霸業在望？我剛才已對莊姊表示過了，我捨不得！」

鮑南山點頭笑道：「幽靈門能到今天這等局面，着實不易，我也知道副門主捨不得把你這多年心血，一旦齊付流水。」

說至此處，突然屛息凝神，似在靜聽「古月軒」外，有無旁人走動？

胡小莊笑道：「鮑兄放心說話，我這『古月軒』左近，無人敢妄加窺探，何況我已命嘉琳在園門口，担任警戒！」

姜天雄向鮑南山抱拳說道：「此處絕無外人，鮑兄是當世武林中，最有名的智多星，望有妙策敎我！」

鮑南山指着胡小莊，搖手笑道：「不敢當，不敢當，當世武林中，最有名的智多星，應該是這位『玉面飛狐』！」

胡小莊笑道：「鮑兄別客氣了，儘管請抒高見，或許我們兩人會意見一致？」

鮑南山略一沉吟，目光微掃姜天雄，胡小莊二人道：「林門主解散『幽靈門』之意，既然十分堅決，則我爲副門主借箸代謀的，只有四個字兒！」

姜天雄頗感驚奇地，「咦」了一聲說道：「適才莊姊曾說她有條妙策，也是四個字兒，足證你們心意相通，均屬英雄之見……」

鮑南山接口道：「三國中赤壁鏖戰，共破曹兵，諸葛亮與周瑜的掌中，均寫的是個『火』字，傳爲千古美談！今日我和胡供奉何妨一學前賢，把心中之策，寫在掌上，看看這四個字兒，是否一樣？」

姜天雄大喜道：「妙極，妙極，我來爲你們濃墨！」

等他略爲磨墨，胡小莊與鮑南山這兩

位在當世武林中，以智計著稱的絕頂凶人，便提筆蘸墨，各寫了四字在手。

但等到舒開掌心，相互注目，却發現八個字兒，連一個都不一樣！

「紅斑人豹」鮑南山在掌中寫的是：「取以代之」。

「玉面飛狐」胡小莊在掌中寫的是「更上層樓」。

這一男一女，兩位絕世凶人，互相注視對方字蹟後，相對會意一笑。

那位「幽靈門」的副門主八臂哪吒姜天雄，却對這八個字兒，看得有點臉紅，有點心跳！

因爲八個字兒，雖然無一相同，意義却完全一樣，只不過鮑南山寫得直率一些，胡小莊寫得含蓄一些。

無論是含蓄一些，或直率一些，這「更上層樓」和「取以代之」八字，全是表示勸姜天雄既捨不得費盡心血所創建的霸業江山，便該把握這難得機會，取代林如雪，自爲「幽靈門主」。

其實，「八臂哪吒」姜天雄何嘗沒有此心，不過在鮑南山與胡小莊未曾表示之前，不好意思說，和不敢說而已。

胡小莊斜瞥了姜天雄一眼，「咦」了一聲，抿嘴笑道：「副門主，你怎麼突然滿臉通紅，莫非有點不願意麼？」

雖然，鮑南山已知曉他們之間的曖昧關係，但當着這位「紅斑人豹」，胡小莊仍極有分寸地，把極爲親熱的「雄弟」稱呼，改爲一片官腔的「副門主」。

姜天雄喃喃自語地，連搓雙手，低聲說道：「更上層樓，取以代之，這……這似乎有點不太好吧？……」

鮑南山怪笑道：「有甚麼不好？副門主難道不知『天與不取，必有禍殃』？」

胡小莊笑道：「反正勁敵連滅，縱然少了一位『飛鴻仙子』林如雪，『幽靈門』的武林霸業，仍然不會動搖，而我和鮑兄，也定會爲你更復盡心盡力……」

姜天雄皺眉不語，沉思有頃！

鮑南山見了他這種神色，詫然問道：「副門主，你……你在攷慮甚麼？難道寧甘永居副座，不願一展雄才？」

姜天雄苦笑道：「既蒙鮑兄與莊姊這等抬愛，姜天雄怎會不識抬擧？但……但其中有樁難處……」

胡小莊媚笑道：「甚麼難處，你且提將出來，我們大家研究研究。」

姜天雄嘆道：「第一，林如雪在名份上是我師姊，我不好意思爲了爭奪基業，對她下甚絕情毒手……」

胡小莊從鼻中冷冷哼了一聲，嘴角微披說道：「又不是眞正的師姊弟，只不過在師門中沾上一點關係而已，你少以此作爲藉口，據我看來，你下不了毒手的眞正原因，大概是一向對這位風神絕世的『飛鴻仙子』有點仰慕仙容，心存綺念……」

姜天雄聽至此處，神情惶急地，擧起左手說道：「莊姊千萬不要這等說法，小弟若有此心，天誅地滅，屍骨如泥……」

胡小莊嫣然笑道：「好了，不要發誓了，說你第二點吧！」

姜天雄取起香茗，飲了一口，壓低語音說道：「第二點是林如雪律己素嚴，馭下德威並濟，在『幽靈門』中，極獲門中諸人，衷心敬佩，我若一旦取以代之，極可能引起不服，在這即將召開『幽靈大會』，與擧世羣豪，共爭霸業之際，難免弄巧成拙，反生禍端！」

胡小莊驀然一驚，目注姜天雄，點頭說道：「雄……副門主雄才大略，遠矚高瞻，這第二點看法，着實是應有顧慮！」

她在表示同意，鮑南山却唱反調，一個勁在搖頭。

姜天雄自然注意他的神情，一抱雙拳，訝然問道：「鮑兄搖頭則甚？你有甚麼高見？」

鮑南山道：「這問題我早就攷慮到了，只要副門主的莊姊肯委屈帮忙，便一切都沒有問題。」

姜天雄道：「鮑兄莫弄玄機，請說得明白一點！」

鮑南山目中凶光微轉，自嘴角浮起一絲陰笑，道：「其中確實有點玄機，但也只有八個字兒，就是『金蟬脫殼，李代桃僵』！」

姜天雄一時間尙未會過意來，不禁把這「金蟬脫殼，李代桃僵」八字，來回唸了兩遍。

胡小莊却已經完全明白地，柳眉一皺說道：「計是好計，我也可以『更上層樓』，過上幾天癮兒，自然樂於帮忙，只是萬一露了馬脚，就一着錯而滿盤糟了！」

姜天雄聽得胡小莊這般說法，方恍然大悟，心中不禁狂跳！

這時，鮑南山又復笑道：「以胡供奉『天狐百變』的易容妙術，那裏會露出破綻？即使語音方面，難以完全模仿，也可推病遮掩，把主持會議，發佈命令等重大事兒，完全請副門主代折代行，只等『幽靈大會』的『血河骷髏宴』上，盡服羣豪，完成武林霸業後，便無妨揭破內幕，使副門主實至名歸的了。」

姜天雄强抑心中興奮，向胡小莊道：「莊姊，聽鮑兄之意，是打算在除却林如雪後，由你來暫時冒充她的身份，以維持『幽靈門』上下的一德一心……」

「不錯，這的確是條『金蟬脫殼，李代桃僵』的面面俱到妙計，只可惜我這山野狐狸，望之不似人君……」

姜天雄趕緊陪着笑臉，接口說道：「莊姊怎麼這樣說法，『天狐百變』的易容妙技，堪稱當世一絕，就看你肯不肯帮小弟這個忙了？」

胡小莊妙目流波，揚眉問道：「你對鮑兄的錦囊妙計，已完全同意？」

姜天雄俊臉微紅，涎着臉兒笑道：「鮑兄剛才說得好，『天與不取，必有禍殃』，小弟又怎能過份不識抬擧。」

鮑南山笑道：「好，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何況我們三人已告完全配合，如今且來研究怎樣處置林如雪的問題了。」

姜天雄道：「鮑兄這怎樣處置之意，是否要決定對林如雪或殺或囚？……」

鮑南山才一點頭，胡小莊已斷然接道：「殺！一定殺，奪人基業，必須斬草除根，留不得半點禍患！否則，我在『幽靈門主』的寶座之上，會時時提心吊胆，連片刻都坐不安穩。」

姜天雄一咬鋼牙，點頭道：「我也知道殺比囚好，但林如雪那身功力，非同等

開，我們三人合手，定可勝她，但若定欲置其於死地未必能輕易如願，何況……」

「何況甚麼？你怎麼不說將下去？」

姜天雄苦笑道：「何況我們還打算請莊姊冒充林如雪身份，主持爭霸武林的『幽靈大會』，遂更不能與她發生明面衝突，當衆動手，豈不更難上加難？……」

胡小莊笑道：「其實也不會太難，這要靠鮑兄帮你忙了！」

姜天雄恍然道：「莊姊是打算對林如雪用毒？」

胡小莊臉上出現一種令人見之生怖的狠毒神色，獰笑答道：「爲甚麼不用毒呢？一來鮑兄的獨門奇毒，無人能解，二來林如雪決想不到我們會突然對她如此下手，必然一擧成功，縱令她本領通天，神功絕世，也將於神不知，鬼不覺的作了泉下幽靈。」

姜天雄鋼牙一挫，點頭表示同意，說道：「好吧，我同意用毒制人，鮑兄是當世中用毒一道的大行家，此事應該由你來主持……」

鮑南山搖手笑道：「副門主，我只能供應藥物，主持人應該是你的莊姊，她與林如雪比較接近，由她相機下手，不會有甚痕跡。」

胡小莊當仁不讓，並未推托，只目注向鮑南山微笑問道：「鮑兄，你有甚麼藥物可用？」

鮑南山道：「兩種，一是斷腸絕命，一是使中毒無法提聚眞氣，等於是喪失功力。」

胡小莊問道：「這兩種藥物的長短如何？」

鮑南山略一尋思，便自答道：「自然是入口斷腸，來得乾脆，但這種藥物，微帶淡淡辛氣，容易被心思極細之人察覺，另一種使人無法提聚眞氣的藥物，則無色、無味，不論下在茶中，酒中，均屬毫無跡象……」

胡小莊又復問道：「這種藥效，多久才會發作，發作後又能維持多久？」

鮑南山笑道：「發作稍慢，是這種妙藥的唯一缺點，約需半個時辰左右，但一經發作，效用却長期保持，只要奇毒未解，中毒人便永遠無法提聚眞氣內力。」

胡小莊伸手道：「鮑兄，請把這種妙藥，給我一包！」

鮑南山搖頭道：「此藥配製，極爲艱難，我生平一共用過三次，只賸下一點點了，但對付林如雪，却仍是够……」

說至此處，往懷中取出一隻紅色小小玉瓶，遞給胡小莊說道：「此藥見水即溶，瞬即無踪，胡供奉可以藏在你長長指甲之中，於去見林如雪，佯作討論如何解散『幽靈門』，伺機彈入她所飲用的茶酒之內！」

胡小莊一面收起那紅玉小瓶，一面含笑說道：「林如雪不是等閑之輩，何況還有紅綃，白苧兩個鬼靈精的丫頭，和她寸步不離，我獨自行事，難於得手，必須你們配合行動，才容易稱心如願。」

姜天雄道：「莊姊，你要我們怎樣配合行動？」

胡小莊微一招手，姜天雄與鮑南山均湊過身去，伸頭附耳，聽她安排一切。

在寂靜的「飛虹水榭」之中，「飛鴻仙子」林如雪，甜坐沉思，臉上神情冷漠漠地，看不出半絲喜怒，宛若一尊莊嚴古佛！

驀然間，紅綃報道：「稟門主，胡供奉求見。」

林如雪道：「請，準備香茗。」

紅綃恭身領命，引進胡小莊，爲她暨林如雪斟了兩盃香茗，便悄然地退去室了外。

胡小莊不等林如雪發問便先陪笑說道：「啓稟門主，副門主業已回轉總壇。」

林如雪「哦」了一聲，淡淡問道：「胡供奉已把我淡盡名心，準備解散『幽靈門』分配財物，各奔前程，告訴他了？」

胡小莊道：「屬下自然遵命轉達，但副門主聞訊之下，極爲震驚，表示要來面謁門主，請求收回成命。」

林如雪嘆道：「『幽靈門』能有今日局面，確實費了副門主不少苦心，也難怪姜師弟會捨不得，但我心如石……」

話方至此，紅綃在門外報道：「副門主到……」

胡小莊目注林如雪，含笑地說道：「副門主是門主師弟，不會不聽話兒，但是門主處此時機，不妨特殊優禮，對他略加撫慰……」

林如雪點了點頭，站起身形，走向門口，迎接姜天雄。

胡小莊趁此機會，邊自隨同站起身形，邊自伸出指甲，向林如雪業已喝過兩口的那杯香茗之中，輕輕彈了一下！

姜天雄步履急促地，走進門來，先向林如雪行禮參見，然後便皺眉問道：「門主，我聽得胡供奉轉告，門主竟……竟有解散本門之意？」

林如雪請姜天雄落坐，又把自己心意，親口說了一遍，微嘆道：「我意如石，無可挽回，天雄師弟若是當眞捨不得這片基業，我便隻身遠隱，由你來繼任門主，也無不可？」

姜天雄滿臉通紅，一抱雙拳叫道：「門主……」

林如雪搖頭道：「幽靈門主，已化『幽靈』，我不願再担任這個銜頭，你叫我師姊吧！」

姜天雄道：「論公誼，自分主屬，論私交，你又入門在先，是我師姊，不論師姊作了何種決斷，小弟那有不敬謹遵命之理？……」

林如雪慰然笑道：「好……」

她才說了一個「好」字，姜天雄又繼續說道：「常言道：『瓦罐不離井口破，將軍難免陣前亡』，師姊能淡於名利，急流勇退，令人太以佩服，小弟要借茶當酒，奉敬師姊一杯！」

話完，端起紅綃斟來未久的一盞香茗，便自傾盃飲盡。

在這種情況，如此措詞，以及胡小莊也在旁含笑擧杯之下，林如雪非但不加拒絕，並相當安慰地，飲下了那盃茶兒！

驀地，飛虹水榭外，起了急促步聲！

姜天雄勃然道：「這是何人，如此大胆……」

話猶未了，白苧跑來報道：「稟啓副門主，鮑供奉猝遇强敵，身負重傷，性命

古今武俠叢畫掌篇

李勇

混沌書生

余友錢君，嘗與余言鄉人李勇事，爲之愕然，不料茫茫塵海中，尚有斯人，爲此快事，能玩貪墨官吏於掌上，一吐無告冤民之恨氣也，李勇年五十許，力大無比，本綠林豪者，獨具隻眼，知此道不可終老，遂洗手勿爲，嘗語人曰，縱橫江湖三十年，未嘗逢敵手也，有某縣令新蒞任，得賄庇富翁，沒鄉人之田，田隣富翁宅，遂據爲已有，鄉人訟不能勝，自怨自艾，雖恨令不已，而亦無如之何，事聞於勇，憤然曰，何物暴令，敢爲乃爾，即拂袖起，行百里許，紅日初落，時值因公外出，隨役甚衆，及目的地下轎，而轎忽中空，縣令已杳如黃鶴，衆大驚，與夫更疑訝不測，蓋中途固未嘗有變也，不得已，且以空與歸，至署啓與令忽在，衆越奇怪，問令以故，不答，但作驚悸狀，入署後，即取前富翁奪田案，提富翁至，令歸其田於鄉人，出所受賄充公並重責富翁，翌日，李勇欣欣然還，人有以令事問者，但微笑不言，然人咸知鄉人之冤，非李勇莫白也。秋鏡曰，李勇之任俠救人，豈今世所常有哉，觀其不以令事告人，其亦君子。隱惡之意，與李勇洵異人矣，惜哉天下之貪官汚吏多，而李勇少也。

呼吸……」

姜天雄驚「啊」！了一聲，林如雪却對胡小莊說道：「胡供奉，你陪姜師弟前去看看，替鮑供奉治療傷勢，我們少時再詳商妥善解散『幽靈門』之事，我對這些江湖鋒鏑，確實已相當厭倦了。」

姜天雄與胡小莊巴不得她有這麼一句話兒，便立即雙雙離去。

× × ×

約莫將近一個時辰之後，胡小莊又來「飛虹水榭」。

這回，情況有點奇怪，水榭門外，未見專門伺候林如雪的紅綃，白苧二婢……

水榭之內，却「嘩啦」一聲，好像是林如雪盛怒難遏，摔碎了甚麼古瓶等物似的。

胡小莊搶步進門，果見林如雪滿面怒容，以及一地都是些碎裂器物。

她心中明白，口中却佯作詫然問道：「門主，怎麼發了這大脾氣？紅綃，白苧又到那裏去了？」

在她以爲林如雪可能已發現眞氣內力，突告難提，才如此盛怒，而命紅綃，白苧，趕緊延醫調治……

誰知林如雪看她一眼，並未答話，只指指喉頭，並拔下一根金簪，在檀木桌上劃道：「我突告喉音中失，可能被人下毒，紅綃白苧，執事疏忽，本應處死，姑念追隨辛勞，已予逐去，胡供奉何以救我，可有妙藥……」

胡小莊看了字蹟，知曉林如雪尚未發現內力難聚，眞氣難提，隧把握機會笑道：「偶然失音，無甚妨碍，我爲門主略輸內力，一打通氣血就好……」

一面說話，一面便暗咬銀牙，伸出右掌，貼向林如雪的背後「脊心」死穴！

林如雪那裏想得到煞星照命，自然一動不動。

胡小莊等指尖搭實，林如雪的「脊心穴」上，便陡發十二成內勁，以「小天星」掌力，掌心猛然一登！

這種掌力，猛烈無倫，連生鐵都會被打扁，林如雪畢竟是血肉之軀，就算她未曾先中奇毒，也無法禁受得住。

一聲慘哼起處，林如雪立被震仆在地，噴出了滿口桃花。

慘哼才起，人影也閃，來的是兩個人，但不是林如雪的心腹愛婢紅綃白苧，而是「八臂哪吒」姜天雄，和「紅斑人豹」鮑南山！

如今，姜天雄那裏還假仁假義，講甚麼師姊弟之情，與鮑南山雙劍同施，把林如雪屍分數塊。

胡小莊搶了一床錦被，把林如雪幾段殘屍，緊緊裹好，打了一個包袱，向姜天雄，鮑南山囑道：「雄弟趕緊把這包袱拿去妥善掩埋，或加上重物，使其永沉湖底，我要仔細改裝，明日代集會羣豪，加强準備『血河骷髏宴』，並須記住，在公衆相會之時，不要稱呼上露出馬脚。」

姜天雄認爲林如雪一死，這「幽靈門」的鐵桶霸業，已經穩爲自己所得，遂頗爲高興，並頗爲佻皮地，向胡小莊一抱雙拳，恭身說道：「是，屬下敬領門主令諭了。」

在當世武林中，號稱最狡的是「玉面

飛狐」胡小莊：最毒則是「紅斑人豹」鮑南山。

如今，這隻最毒的「紅斑人豹」於殺了林如雪後，却一直含笑不語，只和最狡的『玉面飛狐』偶然交換一瞥會心眼色！

胡小莊在姜天雄要了佻皮之後，忽的眉梢一挑，向鮑南山含笑說道：「鮑兄，你與雄弟一齊去吧，把林如雪遺屍，處理得必須乾乾淨淨，不落絲毫痕跡後，最好略爲費心再辦上一樁大事，不然我總是覺得有點心神不定。」

鮑南山是何等脚色，立與胡小莊心意相通地，陰陰一笑問道：「門主要我和副門主，去附帶辦理的另一件大事，是不是跟紅頂白？」

胡小莊笑道：「鮑兄與我心意相通，看來我們的霸業有望。」

姜天雄也是凶殺陰狠之人，但在胡小莊，鮑南山之前，他却顯得幼稚得多，聞言之下，惑然問道：「鮑兄怎麼打起禪機，甚麼叫跟紅頂白？……」

鮑南山往窗外看了一眼，姜天雄立即笑道：「鮑兄放心，我已傳『幽靈大令』任何人不准驚擾門主，接近飛虹水榭。」

話雖如此，鮑南山仍是儘量壓低語聲，悄悄說道：「所謂『跟紅頂白』，就是我們將妥當處理林如雪遺屍之後，還應追踪紅綃白苧，斬草除根，把這兩個丫頭殺掉！」

胡小莊也指着林如雪用金釵在檀木桌上所劃的字跡說道：「紅綃白苧是林如雪心腹愛婢，並得她眞傳，功力不弱，雖一時被其怒逐，必然不忍遠離，萬一潛伏數日，俟林如雪氣消，再回『飛虹水榭』請罪，豈不容易看出了差錯，我這臨時更上層樓過過癮的，只是位西貝門主！」

姜天雄「嗯」了一聲，目光獰厲地，點點頭道：「莊姊與鮑兄顧慮周到，這兩個丫頭，乃是禍根，委實留她們不得。」

胡小莊答道：「紅綃白苧羞於被逐，不知藏於何處？找尋起來，必是費事，你們快點去吧，我除了仔細易容之外，還要清除『飛虹水榭』以內的狠藉血污，並弄掉這檀木桌上所劃字跡事情也頗多呢。」

姜天雄又是深深一揖，含笑說道：「謹遵門主令諭。」

胡小莊目送他與鮑南山帶着那隻充滿血腥氣味的包袱，退出「飛虹水榭」後，雙眉略挑，微微一笑，從臉上展露出一種得意而滿足的神色，約莫兩三個時辰後，姜天雄與鮑南山雙雙歸來。

「飛虹水榭」已然乾乾淨淨，毫無血漬，「玉面飛狐」胡小莊彷彿失了踪，在水榭中，臨窗獨坐，焚香撫琴，神態十分悠閑的，是「飛鴻仙子」林如雪！

姜天雄才一進門，便神情微震地，退了半步。

胡小莊白他一眼，嫣然笑道：「雄弟怎麼樣了，才小別了兩三個時辰，你就不認識我了麼？」

姜天雄輕輕撫掌，雙翹拇指讚道：「妙，莊姊的易容妙技，眞是維妙維肖。」

胡小莊側顧鮑南山道：「鮑兄，大事如何？」

鮑南山眉峯略聚答道：「埋屍之事，天衣無縫，我已在屍包中加了柄數十斤的大鐵鎚，沉入即將舉行『血河骷髏宴』的『血污池』底，『幽靈門』獨霸武林，技震天下大會，便在池上實施，也好讓林如雪的屈屍冤魂，能够獲得一點安慰——」

胡小莊看了鮑南山一眼，點頭微笑說道：「這樁事兒，辦得極好，但鮑兄說話之時，雙眉不展，可見得另外一件事兒，未如理想，多半是跟不上紅頂不上白？」

姜天雄點頭道：「莊姊猜得不錯，我與鮑兄連追帶問，本門中竟無人見過那兩個丫頭，好像是業已去了遠處！」

胡小莊搖頭道：「不可能，紅綃白苧向以忠義自居，決不可能去遠，定是潛伏近處，俟林如雪氣頭一過，再回『飛虹水榭』請罪，我並料定她們回來之期，不會超過三日！」

姜天雄皺眉道：「這樣說來，我們要在近處再搜！」

胡小莊自桌上拔了一根黑色令旗，遞交姜天雄道：「雄弟，不必再搜，索性傳『幽靈大令』，就說門主已顧念前情，赦却紅綃白苧，但放逐之罪雖免，疏忽之罪難容，叫本門中人，一見二婢，立即押赴『飛虹水榭』，各領蟒鞭十記！」

鮑南山讚道：「好，此令一出，不必人押，兩個丫頭必然立即轉回，只要她們一踏進『飛虹水榭』，也就可以繼續追隨林如雪，對她們主人，盡忠盡義！」

一陣極獰惡的厲笑，和一陣相互傾盃爲賀的酒香，充滿了「飛虹水榭」！

× × ×

也有酒香，也是厲笑，但却不是在「飛虹水榭」，而是在一個荒僻酒肆之中！

不單酒香比「飛虹水榭」中，要濃得多，連笑聲也淒厲得多！

酒香濃，自然是酒喝得多，笑聲淒厲，則是有人自殺！

自殺之人，是「龍鍾酒魅」蕭三！

常人自殺，往往選擇最痛苦的死法，蕭三身爲武林大俠，不是常人，他選擇了最痛快的死法！

他是「龍鍾酒魅」，最痛快的死法，自然莫如醉死！

於是，他拋給店家十兩黃金，拚命喝酒。

但「酒魅」的酒量，委實太好，這家荒僻酒店的所有存酒，幾乎已被喝完，蕭三還只不過才有七八分的醉意！

他要自殺，由於傷心！

傷心之故，則是眼見他最要好的忘年之交「江湖敗子」一金不換，和極可愛的「刁蠻龍女」高小紅，雙雙慘死在太湖的無情湖水之內……

蕭三目睹金不換解穴以後，滿面火紅，彷彿血管盡爆的從臥處直挺挺般繃起，撞破船艙，落入太湖！

當時發生的倉卒，使他不及搶救……

當時的情況，使他認爲金不換毫無生機，必死無疑……

跟着又是高小紅的殉情之舉，自行投水，與金不換手携手兒，同作波臣！

人，每聞好友噩耗，尚往往悲愴悽惻，情難自己……

何況親眼目睹金不換，高小紅這樣一對綺年玉貌的武林俠侶，在一刹那間，同遭浩刼！

（未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虎·豹·龍·蛇（三）

馮嘉·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洛和馬亨得知虎已隱藏一艘貨輪上，遂設法把虎打死，但馬亨也因此受傷死去，死前，他示意司馬洛到Q市找丁善明，因爲虎豹龍蛇的下一個目標正是丁善明……司馬洛得到丁善明的指示，立即採取行動，對一位懷疑是虎的中年男士進行監視。

追踪豹跡

那兩個青年人沒法奈何他。於是他們進一步，兩個都坐到了球桌上，兩隻手伸到後面去撑着球桌的絨面。這樣，他們就佔據了球桌那一邊邊緣的很大部份。那人要繼續玩下去，就簡直是不可能的了。

他嘆了一口氣，放下球棍，對那桌球室的職員說道：「你替我結帳吧，我不玩了！」

兩個青年人面面相覷。他們的挑釁行動，不能算是不够努力了，然而却並沒有得到他們所預期的成果。這個修長的人總是不動氣。

這兩個人當然就是司馬洛所找來的。他想試試這個人打起架來的時候，會有怎樣的身手。那兩個青年人的任務是失敗了，這人不肯打架。

陰溺泳池

然而司馬洛却有一種成功的感覺。

他已經試出了，這個人是有很高的忍耐力的，超過普通人的高度忍耐力。

這表示這個人並不是普通人了。

司馬洛仍然用望遠鏡小心地瞭望着，看着這個人。

他發覺這個人還沒有離開的意思。那個人拿着一瓶汽水，退到了旁邊的沙發上，坐了下來，慢慢地呷着汽水，有時也看看腕錶。

「這傢伙，他是正在等人。」司馬洛喃喃自語着，「但是他在等誰呢？」

他現在對這個人是相當感興趣了，由於他知道這個人不普通。愈是不普通的人，他就愈感興趣。如果這是一個普通人，一出手就和那幾個人打得落花流水，那麼反而十分之失望了。

那個人只是心平氣和地在那裏看着，離開球桌相當遠，這使那二個青年人再沒有辦法了，只好在那裏打起桌球來。他們既然是以爭球桌爲藉口而進行挑釁的，現在球桌已經爭到了，他們就無法再進一步的挑釁。他們是奉命別太着跡地做這件事的，如果現在還繼續下去，那就變成太着跡了。

他們的任務已經完成。

那人再坐了一會，再最後一次看了看錶，然後便離開了。那二個青年人也沒有跟着他走。他們知道下一步工作是另外會有人做的。

丁善明派了不少人員供給司馬洛差遣的。

司馬洛看見那人離開了，便也離開公寓，下樓而去。

但是他却並不匆忙。他慢條斯理地上了他的車子，開動了，隨便找一個方向開去。

那個人却已經遠去。但司馬洛顯然是有把握找到他的。司馬洛從車上拿下了一隻無綫電對講機，對裏面說：「喂，怎麼樣？」

「現在我們已經跟着他了，」無綫電裏傳出來一個男人的聲音，「現在我們已經到了十字街！」

「好的，」司馬洛說，「現在你暫時跟着他，我來！」

司馬洛把車子一轉，向十字街的方向開去。現在，他們當然是採取交替跟蹤的辦法了。

當他到達了十字街的時候，那兩部車子當然是已經不在那裏去了，但是那個合作的人又報告了他們的所在，司馬洛跟蹤而去。

漸漸地，他已跟上了那個人坐着的那部的士了，而且和那部和他合作跟蹤的車子並排而行。這時，那部合作跟蹤的車子就開始墮後，讓司馬洛來接替跟蹤了。

這樣交替着跟蹤，那個人就很難發現有什麼不妥了。

因爲不是同一部車子在跟蹤。如果是同一部車子，那麼就容易惹人懷疑的了。

司馬洛跟蹤了一程之後，他自己也墮後，而由那個人來接替他。這樣每人跟蹤了一程，已經走了不少路了。這時司馬洛

就發覺，那人的車子，是正在兜着一個大圈。

似乎是漫無目的的。

司馬洛也知道這人是在幹什麼。這個人是也懷疑有人跟蹤着他的。所以他在兜圈子，試驗着。

如果有車子也跟着他兜圈子，那他就會知道是有人跟蹤了。

但是兩部車子，就使他無法察出破綻來。

而且，當第三次接替跟蹤的時候，那個司馬洛的合作人已經換了一部車子。這就使那人更不容易察覺了。

後來，那人似乎已經相信他是安全的了，因爲他不再改變路綫。

司馬洛的心裏有一份喜悅。他知道這個人一定是正在進行一件任務，或者是要會一個人，才會這樣害怕跟蹤的。

後來，司馬洛看見那人的的士在路邊停下來，那人付了車資，站在路邊。那路邊有一個小報攤，買了一份報紙，又繼續站在那裏。

司馬洛的車子停在遠遠看着他。

他看見這個人閃閃縮縮地從那疊報紙裏取出了一隻厚厚的信封，放進了袋裏。

接着一部的士經過，那人又揮揮手，把這部的士截停了。

他上了這部的士，的士開走了，司馬洛又繼續跟蹤。這一次，那部的士所去的路綫，却使司馬洛感到滿腹疑團了，因爲，那部的士現在乃是直向他的住宅那邊駛去的。

他小心地跟在後面。

那部車子，原來眞是向他那間住宅駛去的。漸漸，那座住宅就出現在他的面前了。

那座住宅並沒有圍牆，只是在一座小山崗的頂上，周圍圍着一大片私家草坪。有一條私家路通過草坪的中間，經過游泳池邊，而直達屋子的門口。

當那部的士一駛到山脚，司馬洛就已經知道，那人的目的地的確就是這間屋子了。因爲，這裏並沒有別的屋子。

這個人究竟是來這裏幹什麼的呢？會不會是來找他司馬洛，對他的情報上的提供？如果是這樣的話，司馬洛倒是歡迎之至的。

但是，看來又不像是這樣。這部車子，並沒有駛上草坪中間那片草坪上，而是駛上了草坪的上面，車輪對那花了很多人力物力裝飾及保養而成的平坦草坪作了很大的破壞。

司馬洛奇怪，的士司機又怎麼肯爲他這樣做？也許那人是給了的士司機一筆很富於誘惑性的代價吧？

司馬洛在遠處停了下來，用望遠鏡跟蹤着這部的士。由於這裏地方太空曠了，很容易發覺的，他可不能直接跟過去。

接着，那部車子就到達了屋後。屋子並沒有亮燈，杜白麗大概已經睡着了。的士在屋後停了下來，那人推開車門跳了下車，匆匆跑向窗子的旁邊，從袋裏掏出了那隻信封，丟進窗內，隨即又跳回車上，那部的士開動了，通過草坪，向另一個方向走了。從另一個方向是也可以回到大路上的。

司馬洛的頭上忽然凝滿了大汗，他馬上把車子開動了，也顧不得會受到那人注意了。他的車子如飛地直向那間屋子衝過去，一面低低地叫着：「杜白麗，杜白麗……」就像祈禱似的。

屋子裏亮起了燈光。無疑地，杜白麗是已經驚醒了。她很可能會去把那隻信封拾起來的。

「不，不要！」司馬洛低聲叫着，「不要！」

他一面把馬達的聲音盡可能開到最响，希望吸引到杜白麗的注意，而且把頭伸了車窗外，大聲叫起來：「杜白麗！杜白麗！」

現在，他的車子已經到達了那座泳池的旁邊，杜白麗是應該可以聽到他的叫聲的。

但是已經太遲了，也許杜白麗已經拾起了那隻信封，或且那隻信封是用不着拾起來的。總之，爆炸發生了。

那間屋子在他的眼前碎開來，牆壁化作片片碎，而車子也忽然整部飛了起來，給那爆炸力吹起了，好像給颶風吹襲到一樣。車子墮進泳池，水花飛濺，車子開始向下沉去。

如果是別人，可能會淹死了，但是司馬洛對這是富有經驗的，所以他可以鎮定從事。他並沒有推開車門，因爲被水力所阻，要推開車門是一件困難的事，而且不會成功的。

於是他只有從窗口爬出去。這樣就容易了。他的車子還沒有沉下去之前，他已爬了出來。

當他從水底冒出來的時候，他簡直懷疑他是到了另一個地方，另一個星球的上面，那座屋子已經不在那裏了。

本來屋子在着的地方已變成了一個洞，有點像月球上凹了進去的那種火山口，而火山口的邊緣上剩了那殘破的磚牆壁。

就是這樣了。什麼都沒有剩下來。

司馬洛愕愕地站在那裏。那部的士已經去得很遠了。而他是無法追趕的，他不能將車子從泳池的底下開出來，亦不能潛到水底下去用那無綫電。

他們眞愛用炸藥。

炸藥已把馬亨炸死。而現在炸藥又要把他炸死，結果却炸死了杜白麗。兩個女人都是死於炸藥。兩次都是誤中副車。

杜白麗是死得那麼慘；她簡直不存於這個世界上了。忽然之間不存在，簡直化成了塵土。她一定不知道發生了什麼就死掉了。如果人死了之後還有靈魂的話，很可能她是連靈魂也給炸散掉了的。

司馬洛只是坐在那裏。他不知道應該怎樣安慰杜白麗，如果有屍首在着的話，那他還可以撫着屍首說幾句話。

現在，他只能對天空說：「對不起，杜白麗！」

只能說這一句，只有這一句了。

× × ×

一個報攤是很小的。由於已經深夜，所以那裏的報紙都是減價出賣，兩份報紙疊在一起，只賣半份報紙的價錢。

但是仍然沒有完全賣出去。有些報紙的號召力就是這麼弱的。

那個擺攤的人看看時間，也知道是不

會再有生意了。於是他不再等下去，就這樣把剩下來的報紙收起來，聚成一團，塞進路邊一隻廢紙箱裏，便拍拍手掌走掉。

這些存貨，到第二天是沒有用的。

他吹着口哨，走到了門口，很可能打算去吃點東西之類，就回去睡覺。

但是他的計劃並沒有這樣順利就能夠成功。

一個人忽然從街口後面的黑影裏走出來，擋住了他的去路。在他還沒有看清楚來人是誰之前，肚子上已經給擊了一拳。他一陣痙攣地一彎腰，另一拳又揮過來了，擊中了他的下頷。他整個離地飛了起來，不過在他再跌到地上之前，他的衣領却給人執住，把他提着。

這個賣報紙的人已經暈過去了，因此他再沒有抵抗，就這樣給那人提着，拖着他，拖向路邊一部車子裏，打開車門向後座裏一丟。

這個行使暴力的人，自然就是司馬洛了。

司馬洛打開車門，上了車頭。

司馬洛把車子開動了，以相當高的速度離開那裏，轉進了一座公衆露天停車塲。那裏已經停滿了車子，各種不同顏色、大小和欵式的車子好像森林似的在那裏塞滿了。

根本沒有空的停車位，不過這也等於是說，不大可能會再有車子進來了，而停在這裏的車子，一定多數都是明天才開走的，暫時是不大可能會有人走進停車塲來的。

這裏是鬧市中心一個很僻靜的地方，司馬洛按了車子上的一隻按鈕，有一座小型酒吧自動退了出來，司馬洛拉開小酒吧的門，從裏面取出來了一隻冰桶。那冰桶的裏面除了冰塊之外，還有冰溶掉了之後所形成的冰水。他就把這隻冰桶中的東西連冰帶水向那人的頭上一淋。

這是最佳的提神劑了。那人果然給那冰冷一震，就醒了過來。

他看着司馬洛，感到莫名其妙。他要再看清楚時，司馬洛就一掌摑在他的臉上，而且一掌還不止，司馬洛還一連串地摑了一掌又一掌，直至那人的臉腫得像豬一樣。那人連開口求饒的機會也沒有，只是倒在那裏呻吟着。

這是一個殘忍的方法，不過對付殘忍的人，這却是相當有效的方法，起碼就可以把那人震到連說謊的心情也沒有了。

司馬洛停了手就說：「好了，現在告訴我，那隻信封，從那裏來的。」

「你……說什麼？」那人吶吶着，「我不明白！」

司馬洛又給了他一掌，然後說：「那個向你買報紙的人，你在報紙裏夾了一隻信封！那信封是誰給你的？」

那人吶吶着：「那……不關我事，是……是人家叫我這樣做的！」

司馬洛點點頭：「現在好一點了，那個人是誰？」

「那個……那個是阿漢，阿漢。」

「阿漢是誰？」

那人告訴司馬洛，阿漢是的士司機，和他很熟，就是阿漢把這隻信封交給他，叫他在一個人來買報紙的時候，就把那隻信封夾在報紙裏交給那人。很容易認的，那人會給他一塊錢，叫他不用找續。別人買報紙是不會這樣的。

司馬洛知道這人說的是眞話了。這個的士司機阿漢一定就是把那個兇手載去放炸彈的人。阿漢的的士。普通的士司機是不肯爲客人這樣做的，所以一定要阿漢開的的士了。

那裏可以找到阿漢。

「阿漢去了做生意，」那人說，「我不知道他現在在那裏！」

不過他知道阿漢收工的時候是會在那裏的，他就告訴了司馬洛。而且他也告訴了司馬洛阿漢的模樣，以及阿漢的車子車牌號碼。

「謝謝你！」司馬洛微笑，就一拳揮過去，擊中了這人的下頷。這人的眼睛一翻白，就暈過去了。

司馬洛再開動車子，離開了那停車塲，開到了一處黑暗的路邊。那裏已經有一部車子在那裏了。司馬洛在那部車子的旁邊停了下來，把車門打開，把那個暈倒的人推了出去。

那邊那部車上的人則把這人接過了。那車上的人當然就是丁善明派給他差遣的手下了。這車上的人是會解決這個賣報紙的傢伙的，至於怎樣解決，則司馬洛是不會去管了。

他把那人推出去了之後，便再度開動車子，離開了那裏。

下一步，他當然就是去找這個的士司機阿漢了。

放炸彈的人已經失去了蹤跡，因爲當時是由司馬洛負責跟蹤他的，然而司馬洛的車子墮進了游泳池內，開不動了，也就不能繼續跟下去了。

阿漢也許能透露這個兇手的下落，由於他與兇手的聯絡顯然密切過那個賣報紙的人！

總之一時之間，那個兇手是逃不出這個地方的。丁善明已經把天羅地網收緊了，那人來時丁善明也知道，現在要走，那是更加不容易神不知鬼不覺地走得脫了。

他只能夠躲起來，而司馬洛把會他找出來的。

司馬洛還不知道他是誰，但已經肯定了他是豹、龍，還是蛇吧了。

那個人和虎一樣，又是犯了一個錯誤，對自己的安排太有信心了。他以爲司馬洛在那屋內，打算把司馬洛炸死，可惜司馬洛並不在那裏。

他們派人來殺司馬洛。爲什麼？爲什麼不殺丁善明？既然進得來，爲什麼不殺丁善明？

這是一個暫時沒有答案的問題，司馬洛也把這個問題記住了。有機會的時候他會提出來的。

× × ×

的士司機阿漢那部的士是私人的。有些的士並沒有公司，司機本人就是老板。他也是這樣。他在凌晨時份才收工，那時是大約五點半鐘，天快亮了，有些茶樓已經開市，阿漢就是把的士開到了一間茶樓的門口面前，準備喝過茶吃過一點東西之後就回家睡覺。

但是當他的車子停下來的時候，却有

一個客人來光顧他。這個人就是司馬洛。

司馬洛已在茶樓門外的路邊上徘徊着，這的士一停下來，他就開門上了車，坐在後座。

「請你到東部海灘去吧。」司馬洛說。很禮貌的。

阿漢却一點也不禮貌。他顯然是屬於那一羣不禮貌的司機的。他轉過頭來輕蔑地看着司馬洛，說：「朋友，你的眼睛沒有問題吧，你沒有看見我收工了嗎？」

他指指他的車上那隻里程錶。不錯，那隻里程錶上是已經蓋了一塊布的。

這是不明文的表示，表示他暫時不做生意了。

「你非載我去不可的，」司馬洛却也强硬地說：「我有急事！」

阿漢冷笑：「你有急事你可以去跳樓自殺，老子肚子餓要吃東西！」

他大可以推薦人家坐另一部車子的，但他却沒有這樣做。有些的士司機似乎是狗和蛇雜交而成的產品——那是說他們並沒有人性！

司馬洛也像一個很正常的人一樣，勃然而怒了。他冷冷地說：「你不能不載客，這是犯法的！」

阿漢轉過頭來打量了他一遍，就像看看他究竟是什麼怪物，居然敢和世上最權威的大人物的士司機來找麻煩。他本來還可以解釋自己的苦衷，這樣，任何乘客都不會强逼他開車的。但阿漢還是沒有這樣做。他點點頭說：「好吧，東郊海灘！」就把車子開動了，以相當快的速度馳行。

司馬洛安然地靠在座位上，眼睛半閉着。

大漢的臉上露出一個得意的微笑，由於司馬洛沒有發覺他並非駛向東郊海灘，他就感到得意了。

的士駛到荒凉的地區，駛到了一個極少會有別的車子經過的路上，停了下來，說：「好了，到了。」

司馬洛四面望望，皺起了眉頭：「不是這裏！這裏根本不是海灘呀！」

「那眞是對不起了，」阿漢說，「我不認得路，你坐另一架車吧！」

司馬洛深吸了一口氣，但是沒有發作，他說：「那你載我回到剛才的地方去吧，這裏截不到別的車子。」

「不行，」阿漢說，「請你付錢下車，我不做你的生意！」

司馬洛又不平地說：「這怎麼？這行樣是犯法的！」

阿漢哈哈大笑了起來。「在這裏，你和我講法律？」

司馬洛還是鬆弛地靠在那座位上看着他。

阿漢的笑容又化了一個惡毒的表情。他冷酷地說：「怎麼樣？我叫你下車！」

「我不會下車的。」司馬洛說。

他不下車，阿漢可下車了。他推開門下了車，繞到後面來。他是一個高大的壯漢，他一定以爲他可以以壓倒性的優勢欺凌司馬洛的。

可是，當他伸手要拉開後座的車門時，司馬洛却把車門的鎖掣按了下去，使他拉不開。阿漢憤怒的叫了一聲，就繞過車尾跑向另一邊車門去。

司馬洛一伸手把另一邊車門的鎖掣也按下去了，跟着非常敏捷地一翻身就爬到了前座去，坐進了司機位中。

「唏，你……」阿漢恐怖地叫着，連忙向車頭跑回來。

但是司馬洛已把車子開動了！現在，他要給司馬洛的困難，是佈自己嘗到了。

他怎可趕得上。當他追到司機位的門邊時，司馬洛已經把車門關上，而車子也開始加速。

阿漢拚命跑着追，一面大叫大嚷。但這是沒有用的，人追車子，永遠追不上。司馬洛只要把油門一踏，就可以把他拋下而遠去的。

不過司馬洛又沒有這樣做。他只是把車子緩緩地開着，令到阿漢旣追不上，但是又不會落後，總是保持着那個距離。

阿漢叫罵着，恫嚇。拚命撑着腿子追趕，司馬洛却是充耳不聞，只是在車子倒後鏡注意着他，僅可不讓他追上。

阿漢是一個人，他的動力不像車子有汽油補充，所以狂追了一段路之後，就愈跑愈慢了。

最後，佈的腿子再也不聽從他的吩咐，他的脚一軟，他就在地上坐了下來，喘着氣，喘得差點要嘔吐出來了。

司馬洛就在離他不遠的地方把車子停了下來．轉過頭去對他微笑。阿漢只能在心裏咒罵。

這個天生的壞蛋現在充滿了恨意，恨不得馬上就衝過去把司馬洛揪下車來，打成肉漿。不過在他未喘得過氣來之前，他是不能這樣做的。

當他的體力稍爲恢復的時候，他又跳起來，向車子衝過去。

但是沒有用，司馬洛又把車子開動了。還是像前一次一樣，在不遠的前面引誘着他，不讓他追上，但是，又沒有棄他而去。

阿漢只好拚命地追。這一次，他的體力所能支持的時間，當然是更短的。過了不久，他又不得不再坐下來，這一次則簡直是全身發軟，口吐白沫了。

他是沒有可能追着車子的，徒然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盡，喘不過氣來而已！可是司馬洛却沒有給他以喘息的機會，司馬洛把車子一調轉了來，就向他直衝過來，馬達發出着怒吼的聲音。

「救命！」阿漢恐怖地尖叫着，不得不跳起來逃走。

他還算有一點良知，知道剛才這樣對司馬洛就不對的，因此司馬洛也很有理由開車過來撞死他了。

但他既然追不上車子，也同樣地是逃不過車子的。他自己的這一部的士愈來愈近了，而他又沒有地方好躲。

這個地方是他自己選擇的，那麼僻靜，那麼空曠，固然是沒有屋子和沒有別的車子經過，甚至就連大石也沒有一塊，大樹也沒有一棵。

他就只能夠拚命運動着腿子。

後來，車子就到達了。車頭的熱氣向他的屁股上直噴。不過，司馬洛並沒有把車子直撞到他的身上來，只是如影附形地追在他的後面。

這一次，阿漢的體力是更加支持不久

了。

他雖然絕對不肯倒下來，但是却心有餘而力不足！他的身體不聽他的命令，所以結果還是倒了下來。

他以爲他是死定了。他雖然倒了下來，那部車子還是不停，而是繼續前行，於是，車子便經過了他的身子，不過又不是輾着他，而是只像一隻蓋子一般把他蓋住了。

阿漢就這樣給困在車底，有着一種進入了棺材的感覺。這是一種非筆墨所能形容的恐怖感。

司馬洛不慌不忙地從車上下來，在車旁邊蹲下來，低着頭看着車底下面的阿漢，吃吃笑起來。起先，阿漢只是呆在那裏，還以爲自己是已經死了，想不出有什麼理由他是還未曾給車子撞死的。

但是，終於，他明白自己是安然無恙了。於是這時，他的豪氣又回來了。他在想，爲什麼他不能把這人打成肉漿？現在他既然下了車，就不能逃走了！

憤恨使阿漢忘記了體力的疲勞。他一滾身就從車子的底下滾了出來，跳起身，一拳向司馬洛揮過去。

他是沒有想到，這個英俊而斯文的人是有能力抵抗他的！不但有能力抵抗他，而且還可以壓倒他。他的拳頭還沒到達，司馬洛的脚就輕輕一抬，脚尖踢中了他的胯下。

「哇……」阿漢叫了半聲就叫不出來了。

兩手捧着胯下，在地上蹲了下來，縮作一團。司馬洛的脚又飛起了，這一次，堅硬的鞋尖踢中了他的顎骨，他的頭也差點飛掉了。

他翻了一個跟斗，倒了下來．司馬洛又跳上前去，一個踏住他的頭側，就像要把他的頭踏入地裏似的。

「不……不要！」他哀鳴着。他實在受不住了，頭部就像快要爆裂開來似的。

司馬洛哈哈大笑起來了！就像阿漢剛才一樣笑法。

司馬洛終於把脚拿開的時候，阿漢是簡直對他感激了。

阿漢從來沒有受過這麼大的痛苦。雖然他很明顯地是一個愛好惹事生非的人，但一向都是他欺倒別人，而不是別人欺倒他，所以他才會這樣放肆的。

現在，則是他被人欺倒的少有的一次了。

司馬洛又在他的身邊蹲下來了，看着他，對他露出着一個得意的微笑。

「阿漢，」他說，「你是自討苦吃的。本來我並不打算讓你吃這許多苦，但是你這種對顧客的態度，就已經該打一百大板了，所以我要這樣對付你。」

「好了，」阿漢軟弱地說，「我以後不敢好了！我認輸了！我不收你車錢，載你到目的地吧！」

「謝謝你，」司馬洛微笑着，「不過，在上車之前，我們却還有一件事情要解決的！」

「什麼？還要解決什麼？」阿漢哀鳴道，「我又沒有錢，只做了幾十元生意！你要，你就全部拿去好了！」

「不是要你的錢，」司馬洛說，「我只是要你剛才載的那客人。他在那裏？」

「什……什麼客人？」阿漢問，「我載過很多客人，我怎……怎知道你要的那一個？」

「你當然知道是誰，」司馬洛獰笑着，「這麼特別的客人，你怎可能忘記呢？你怎可能忘記你帮助他炸掉一間屋子？」

阿漢本來已經變得很難看的臉色，現在變得更加難看了，他又哀鳴着叫了起來：「你……你究竟想怎樣？」

司馬洛又在他的臉上踏了一脚。「你已經聽清楚了的，還問什麼？別再浪費我的時間了！」

「他……我不認識他的！」阿漢就要哭出來似的，「他只給了我一百元，叫我載他去這樣做！我……我起先也不知道他是要去放炸彈的！」

「在他上車之前，你沒有見過他的嗎？」司馬洛問。

「沒有，」阿漢說，「沒有，我也不認識他！」

「他下車之後呢？」司馬洛問。

「他在一個街口下車，呃……呃……就是格蘭街口，」阿漢急急地說着，「他一下了車！就有另一部車子開過來，把他接走了！」

「而你現在也不知道到那裏可以找到他了？」司馬洛問。

「我當然不知道了。」阿漢說。

「你說謊！」司馬洛一跳起來，就跳到了阿漢的身上，跳了一套查查舞。

他看來是亂跳一通，但是實在却是很有計劃的跳。這一跳之下，阿漢的肋骨會變得歪曲了一點，他也許還會斷掉一兩根，然而，他却不會給踏死。這是一種技巧，司馬洛是學習過的，不過很少應用，而現在，他覺得是應用的時候了。

當他跳完了之後，阿漢的兩眼翻白，辛苦得恨不能馬上暈去，甚至恨不能馬上死掉。但他却不能暈也不能死，只是在那裏活受罪。受到了最高度的痛苦，然而却不暈也不死。

「你說謊，」司馬洛說，「因爲是你把那炸彈交給賣報紙的人，再由賣報紙的人交給那放炸彈的人的。你們大概是不願意把炸彈帶在身邊，怕危險或者怕給人搜出來吧？一直到行事時才去拿！你也不先打聽一下我是怎麼找到你的？你替那人說謊，證明你和他是很有交情的。現在對我說眞話吧，告訴我他在那裏，不然我會在你身上再跳一次舞的！」

「不……不……要……」阿漢連忙又哀求。

「說！說呀！」司馬洛吼道。

「他……他到了花記！」阿漢說。

「什麼花記！」司馬洛問。

「一間公寓，他要找女人，我和花記是相熟的，我載了他到那裏去找女人！」

「他現在還在那裏？」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阿漢說，「也許他攪了之後就會早走，但也許他會就在那裏睡覺。」

司馬洛又在他的身上踏了一脚：「別對我說謊！」

「我……我不是說謊的。」阿[illegible]着，「你想找他，你到那公寓去找吧！如果

你找不到他，那我也沒有辦法的。你得早點去！」

司馬洛微笑，可惜地搖着頭：「阿漢，你知道嗎？你是個傻瓜！你是個大傻瓜，這裏是丁善明的地盤，你居然也敢和丁善明作對，你眞是活得不耐煩了！」

阿漢只是苦笑。也許他認爲他是不怕這樣做的，由於他是替丁善明的上級做內應。

「好了，」司馬洛說，「現在我就把你拿去交給丁善明吧，好讓你知道，和丁善明作對是一件多麼不智的事！」

「不……不要！」阿漢恐怖地叫道，「不要把我交給他！」

「如果我有別的地方可以處置你，那也沒有所謂，」司馬洛說，「就可惜我並沒有。所以我只好把你交給丁善明了！」

「不要……」阿漢搖尾乞憐般地哀求着。

司馬洛也再懶得和他瞎纏了。他把阿漢一手拉了起來，拖到車尾，掀起行李廂的蓋，把他丟了進去，再把行李廂蓋回了。阿漢在那裏面掙扎着，敲着那蓋子，司馬洛則只是把鎖匙拿了過來，把行李廂鎖上了。

阿漢只能在裏面掙扎，而不能夠出來了。

司馬洛也不再浪費時間，馬上就回到司機位上，把這部車子開動了，又開回市區去，他又開到了另一個街口，那裏巳經有一部車子在等着了。車中的自然又是丁善明的手下。

司馬洛下了車，那車上的人也下了車，司馬洛把車匙交給了那人，對他吩咐了一番，就坐上了那人的車子，把車子開走了，一面巳經把車上的無綫電拿起來，與丁善明聯絡。

×　×　×

那間公寓原來也是在丁善明的勢力範圍之內的。事實上，丁善明在這裏就等於一位土皇帝，地下黑社會的土皇帝，娼妓事業也是一種賺錢的大事業，所以也在他的控制之下了。

那間公寓的管房接到了一個電話，時間是凌晨六時十五分。

那個電話並不是丁善明打來，而是丁善明的手下打來的。不過比丁善明打來更有效，因爲這個管房不認識丁善明本人，也不認得丁善明的聲音。然而這個打電話來的人却是他的頂頭上司，他認識他的聲音，亦會服從他的一切命令。

這個管房聽着電話裏的人對他說了一陣話，臉色就凝重起來了。他翻了一下登記的簿册，低聲地回答道：「是的，是的，有這個人！他還在這裏。在房裏，和一個女的在一起睡覺。他聲明要陪夜的，他還叫我要到中午才好叫他起床！」

電話裏的人又對他吩咐了一陣。管房又點着頭：「好的，好的，我就這樣辦好了！」

他放下了電話，遲疑了一下，又拿起電話來，駁上了內綫的掣，打進那個人的房間去。

電話響了好一陣才有人接聽。就是這個問題中的嫖客。這人惺忪地說：「怎麼，夠鐘了嗎？」

「不，先生，很對不起，現在才六點鐘，」管房下氣地說，「不過我却要請你帮忙一下。你看，情形是這樣的，我剛剛接到了一個電話，警方要來這裏查房！」

「那你想我怎樣？」那人說，「要我現在就走嗎？」

「不，」那管房陰聲細氣，表示抱歉萬分地，「我只是想那位姑娘先出來避一避，查房的時候，只有你一個人在着，那是沒有相干的。等他們走了之後，我叫姑娘再進來好了，眞是十分對不起！」

「眞麻煩！」那人嘀咕着，「這種事情，你都攪不好，那怎麼還能做這種生意呢？」

「我們就是巳經攪好了這種關係，所以才能預先得到通知的呀。」管房的陪笑着。

「好吧，好吧，」那修長的人萬分不耐煩地，「好吧，我叫她出來好了！」

摔下了電話，一分鐘之後，一個年輕女郎就從那間房裏出來了。管房的那個櫃圍處是也看得見她的。她正雲鬢蓬鬆地，身上只穿着乳罩和三角褲，衣服則拿在手中。

她吸着咀看着那個管房：「你究竟在攪什麼鬼？不是跟我開玩笑吧？」

「將就點吧！」那個管房用姆指指向旁邊一間房間指一指。

那個女郎無可奈何地進了去。

那管房繼續在料理着他的帳册，看來若無其事的。大約五分鐘之後，人就來了。四個穿着便裝的人如狠似虎地推門進來。司馬洛就是其中之一人了。他們的身上並沒有什麼標誌標明他們的身份，但是看他們大模大樣的神情，似乎他們就是警探了。

那管房當然知道他們是什麼，也知道他們不是什麼。事實上這只是一幕戲，而那管房也是有份兒上演的。

那幾個人走到櫃圍的前面，出示證件，說：「查房！」

究竟他們出示什麼證件，可不得而知了，那個管房的也根本沒有去看，他是不需要驗明正身的。他說：「你們查好了，我們這裏也沒有什麼犯法的東西，不過，最好請你們不要太騷擾我的客人！」

那幾個人當然沒有對他保證這一點，只是就這樣去進行查房。

這個時候，那個修長的人是巳經坐了起來了。

正坐在床上吸着香烟。經過了這一騷擾之後，他是不能再繼續睡下去了。他只是吸着烟，等着那個女郎回來，希望再來一次。

他也聽見隔壁的敲門聲。聽見有人在查問，要求房中的人出示身份證，一會兒之後門就關上了。跟着是他對面的那間房間。

他拿過自己的衣服來，穿上了內褲，一面從衣袋裏把他的身份證取出來。

他相信這件事情是很快就會過去的。跟着，他的門也响了起來了。他走過去把門開了一綫。

「查房！」外面那個「警探」以毫無感情的聲綫說。

「這裏只有我一個人，」這個修長的

人說，「這裏是我的身份證！」

他是完全沒有懷疑的，他到現在爲止，還以爲司馬洛是巳經死掉了，而且他不相信有人知道是他幹的。可不是嗎？他的手法是那麼乾淨俐落的，沒有和什麼人接觸過。

「你叫梁山？」外面那「警探」看着他的身份證問。

「是的，這上面不是寫明了嗎？」

就在此時，那度門給推了開來，他看見司馬洛的臉在他的臉前耀現了一下，也看到了司馬洛手中有一把槍。

在他能夠有下一步反應之前，司馬洛的槍咀就吐了一吐火。這個梁山就好像中了重重的一拳似的，打着轉跌回了房中，仆到了床上，他的右肩上鮮血狂湧。那裏巳經中了一槍。

這個人恐怖地呆在那裏。這一槍使他完全失去了抵抗力，他甚至不能夠伸手去摸到他放在床邊的那堆衣服，而且他也來不及了。司馬洛巳經一跳過去，把那堆衣服抓了過來。

司馬洛把這些衣服搜了一遍，發覺這人根本沒有帶武器在身。固然沒有槍，就是刀子也沒有一把，竟然是全無武器的。

不過也許這正是一個聰明的地方，因爲他並不是準備來和什麼人開戰的，他只是來殺一個人，殺了一個人就完事了。身上沒有武器，那就不怕警方搜身了，所以雖然有人查房，還是這樣鎭定的。

開槍的事，很可能連那管房的人也不知道，因爲槍彈是通過滅音器射出來，那聲音並不响。司馬洛在門關上了之後，又飛起一腳，踢在那人的身上，那人打了一個滾，便跌在地上。帶傷在身，這一跌可眞不好受。那人跌在了地上，痛苦地呻吟着。

司馬洛一跳就越過了那張床，到了床的另一邊，執住了那人的頭髮，又把他拉到了床上。

那人的眼睛翻白着看着他。

「你可認識我嗎，朋友？」司馬洛對他露出牙齒。

那人雖然沒有回答，但是他顯然是認識司馬洛的。他就是來殺司馬洛的，他怎會不認得呢？

「現在你回答我一些問題吧，」司馬洛用槍咀在他的臉上磨擦，就像正在爲他作着臉部按摩似的，「你究竟是誰？」

「你──不是巳經看到了我的身份證了嗎？」那人可憐而軟弱地說。

「你明白我的意思的，」司馬洛說，「我所問的並不是你的身份證上的身份。我是想知道，你有些什麼外號之類。」

「我……我不明白你的意思。」那人說。

司馬洛微笑：「你究竟想怎樣，想把你交給丁善明嗎？」

那人的臉上震了一震，一時像想笑出來似的。但是他隨即又搖頭。「不……不要這樣，我告訴你好了！」

「那麽你說吧！你是那一種動物？」司馬洛問。

人的咀唇歪着說：「我是豹。」

「豹，你的胆子眞大，」司馬洛說，「難道你不知道你的哥哥虎是巳經死在我的手上了嗎？」

「我知道！」豹說，「但我有我的工作，他有他的工作，工作派了給我，我就要做了！」

「還有龍和蛇呢？」司馬洛問，「他們是誰？在那裏可以找到他們？」

豹祇是輕蔑地微笑着。

司馬洛的槍咀滑到了他的傷口上。「給你一個忠告，朋友，你如果不爭取時間，你就會流血過多而死了，你知道你的血流得多麼快嗎？」

這人的血的確流得很快，他身下的床單，全都給血染紅了，但他却似乎並不担心，他聳聳肩，那是說，他作了一個聳肩的動作，因爲他受了傷的那一邊肩──是聳不動了的。

他說：「我反正也不相信我是能夠活着離開這裏的了！」

「那麼你也想死得舒服一點吧？」司馬洛說。

「即使我知道，我也不會告訴你的，」豹說，「何況我又不知道。」

「別對我說謊！」司馬洛吼道。

「我怎會知道呢？」豹又笑了起來，「難道我們虎豹龍蛇會每星期聚餐一次之類嗎？我們從來不想在一起的，也沒有興趣和這個需要，我們不會合作做一件工作的，我們每次做工作，總是一個人担任工作。」

他也是說得有道理的，司馬洛一時也爲之語塞了，接着豹又說：「就是這樣了，朋友，我就祇能告訴你這麼多了，我不能再告訴你什麼。我失了手，我完了，就是這樣，你可以在名單上劃去一個豹字。也許我是老了，失手敗下來，而且敗得這樣慘。人是會老的，老了就要退步，遲早會有這一天的。總之，龍和蛇你自己去找吧，我不能帮助你了。」

司馬洛的槍咀繼續在他的臉上磨擦着，仍然微笑着。「但是有一個問題我相信是可以回答我的，那就是，爲什麼你要來殺我？」

「我不知爲什麼的，」那人說，「訂單上有你的名字，我就殺你了。」

「你的意思是，你奉命殺我？」司馬洛說，「殺了我然後再殺丁善明？」

「我沒有要殺丁善明，」豹又搖頭，「祇是你，你一個人。」

「我不明白，」司馬洛困惑地皺着眉頭，「你應該是來殺丁善明的呀！」

「我祇知道你是應該殺的人，我就殺你！」豹說，「因爲我是奉命殺你的。我並沒有奉命殺死丁善明！」

司馬洛忽然感到一陣陰冷，頭皮也發癢起來了，有一種奇怪的預感，使他感到這件事是另有蹊蹺的。這件事有一個他所料不到的一面。他說道：「我不明白，爲什麼會這樣呢？最重要的人物還是丁善明而不是我，他們是應該先企圖殺死丁善明的。」

「我也不知道，」豹說，「你最好也不要問我！」

司馬洛看着他，考慮着，一時也不知道，下一步應該怎辦好。

也許，他是應該把豹交給丁善明去處理的，然而他又覺得，他似乎有一件比這

更急的事應該先做的。

是一件什麼事呢？

他一時也想不出來，而豹却已經替他決定應該做什麼了。豹忽然猛的把頭一側，就用太陽穴向他的槍咀壓過去。

這是不容易閃避的一下，而那把槍的槍機是很靈敏的，司馬洛要把手指從槍機圈上拔出來也來不及了。他就這樣扳動了槍機。

「噗」的一聲响，豹的頭顱已不見了半邊。司馬洛愕在那裏，感到陣陣惡心。豹就這樣死掉了，而那紅紅白白的液體，有一部份還濺到了他的身上來。

死了。不能再回答他的問題了。

司馬洛終於從震驚中恢復過來，就拿起了床頭的電話。

他打電話到外面去給那管房，接電話的却已經不是那個管房，而是和他同來的人了。司馬洛說：「替我接丁善明吧！」

「那傢伙怎麼樣了？」接電話的人問道。

「哦，別担心吧，」司馬洛說，「他已經死了，請快一點我要找到丁善明！」

「請你等一等，」那人說，「我試試找找他吧！」

司馬洛放下了電話，再走過去，拿起了豹的衣服來，細細地搜了一遍，却不能從裏面找出什麼來。裏面的只是很普通的東西，連駕駛執照都沒有，只是錢及其他零碎的日用品，其中最重要的文件要算是那張身份證了，而這張身份證，可能還不是眞的東西呢。

司馬洛霍然地把它們丢回下來。讓丁善明來處置這傢伙好了。目前，他却得趕快找丁善明談一談。

兩分鐘之後，電話响了起來，司馬洛馬上接聽，裏面傳來的就是丁善明本人的聲音。那人已經替他把電話接通了。

「有什麼發展嗎？」丁善明問。

「我已經找到了他，」司馬洛說，「就在這間公寓裏，他已經死了——」

「你不該殺死——」

「他已經承認了他是豹，」司馬洛說，「現在你在那裏？」

「爲什麼這樣問？」丁善明有點出奇地。

「媽的！」司馬洛說，「告訴我！」

「在公司裏。」丁善明說。

「媽的，什麼公司？」司馬洛吼叫着，因爲丁善明的生意那麼多，他屬下的公司可以說多到數之不盡的，所以說在公司是等於沒有說了。

「在模特兒公司，」丁善明說，「我正在考試一些新的模特兒！」

「聽着，」司馬洛急逼地說，「我有一種奇怪的感覺。我不知道猜得對不對，不過我是很少猜錯的！」

「你在說什麼？」丁善明莫明其妙的問。

「那個豹，」司馬洛說，「他說他只是奉命殺我，而沒有奉命去殺你！這不是很奇怪嗎？」

「別聽他騙你吧！」丁善明不屑地說道。

「問題就是在這裏，」司馬洛說，「他並不是騙我的。我不相信他是騙我，我相信他說的是眞話！」

「那麼……那麼……」丁善明也有點明白他的意思了，因爲他不是一個笨人。

「你那裏安全嗎？」司馬洛很焦急地問。

「唔……」丁善明沉吟着，「我也有幾個保鏢在我身邊的，而且，這裏的都是女人……」

「小心點！」司馬洛說，「我馬上就來找你。」

丁善明沒有回答他，只是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你聽見了沒有？」司馬洛叫道，「我在跟你說話！」

丁善明還是沒有回答，接着，司馬洛聽見有一件重物墮地的聲音，電話聽筒「格搭」一聲跌在地上。他聽見有幾個女人的聲音尖叫起來。

「丁善明！」司馬洛尖聲叫了起來。

「他……死了！」他聽見有一個女人的聲音在尖叫。不過不是在對他說話，也許根本不再理會這個電話了。

「死……死了？」司馬洛呆看着那聽筒，喃喃着說。

然後他就把聽筒丟下了，衝出了房間，那幾個「警探」仍然在那裏等着他。

「我們走！」司馬洛叫道，「快點！丁善明出了事！」

那幾個人只好匆匆地跟着他走，那個管房覺得不對了，連忙走到房門口去，看看房內的情形。看到床上有個死屍，就嚇得差點暈了過去。

「等一等！」他嘶聲叫道，「等一等！我這裏怎辦好？」

「你把房門關上當作沒有發生過這件事吧！」司馬洛叫道，「我們以後會回來帮你解決的！」

他們衝下了樓，回到了車子上。司馬洛並不知道丁善明這間「公司」在那裏。那些丁善明手下則是知道的。

他們把司馬洛載到了那裏去。

那裏原來是一座商業大厦的頂樓，一間模特兒介紹所。很可能杜白麗就是來自這個地方的了。

司馬洛他們要上去也並不容易，有人已經把升降機鎖了起來，令到沒有人能隨便上去。而司馬洛等人要先用樓下的電話和樓上聯絡，升降機才放下來，讓他們上去。

升降機門在頂樓打開門，四個丁善明的保鏢已手中拿着槍，嚴陣以待了。其中一個頭髮很長，嬉皮士型而相當年輕的，似乎是他們之中的發號施令人物，他打量了司馬洛一會說：「你就是司馬洛？我是金標。丁老板是最信任我的。」

「他呢？」司馬洛問。

「死了。」金標說。

他領着司馬洛走進走廊，進入了一間寬大而豪華的辦公室。那裏面有兩個穿着三點泳衣的美女，正坐在一張長沙發上，花容失色地掩面哭泣着，兩手沒有遮掩到的部份的臉頰則可以看到其上面有着幾條紅印，似乎她們的臉是給人摑過的。

丁善明就倒在寫字桌旁邊的地毡上，背向着天，頭側着一邊臉貼在地毡上，臉上還凝着一個困惑的表情。他的背上就插

着一把刀子。那種輕便和鋒利，馬戲班裏表演刀擲美人的那種飛刀。

「死了？」司馬洛問着，在屍體的旁邊蹲下來，摸了一摸，就知道他果然是死掉了。那把刀子擲得十分準確，從背後刺進了心臟，心臟馬上停頓。

「報了警沒有？」司馬洛問。

金標搖搖頭：「我們的事情不叫警方帮忙的，我們自己管。這兩個，」他一指那兩個女郎，「是她們幹的，出事的時候只有她們兩個人在着！」

「不是我們！」其中一個女郎哭着抗議，「我們……我們沒有……」

「你沒有，那就是她了！」司馬洛指着另一個。

「不是我！」第二個女郎慌張地否認着。

「不，不是她！不是我們！」第一個女郎也替她辯護。

司馬洛轉向金標：「出事之後有人離開過這裏嗎？」

金標搖搖頭：「沒有人離開過，沒有人能離開。我們這裏祗有一個出口。出事的時候我們正在升降機門口。我聽見聲音跑進來，但我那兩個夥計還在那裏的。之後我就把升降機停了。殺人的是一定還在這一層樓的！」

司馬洛一手搭着金標的肩，把他拉到房間的一邊去，低聲說：「金標，大概你也知道我是什麼人了吧？」

金標聳聳肩：「我知道，不過，我不因此討厭你，也不因此而喜歡你！」

「但，」司馬洛說，「你一定不會反對我帮助你把殺死你的丁老板的兇手找出來吧？」

「我相信殺鷄不用牛刀了吧？」金標說，「兇手就在這屋裏，而且就在我們的眼前！」他向那兩個女人一指，「就是她們！祗要多打她們兩掌，她們就招認了，這是對付女人的方法，女人都要打的！」

「不過這一次的神情也許有點特別了！」司馬洛說，「所以我才要跟你談談。我首先要告訴你的就是，我殺死了虎之外，也殺死了豹。豹是剛剛殺死的，剛才在我和丁善明通電話之前。」

金標惶惑地看着司馬洛，不明白司馬洛究竟是要對他說些什麼。

「豹在死之前告訴我，他是來這裏殺我的，」司馬洛說，「很奇怪，這就是他的任務。他並沒有奉命殺死丁善明。」

「又如何呢？」金標說。

「我相信豹並沒有對我說謊，」司馬洛說，「當時我已經想到了，他之所以沒有奉命殺丁善明，因爲這個任務是已落在另一個人的身上了。龍或者蛇。豹一面在企圖殺死我的時候，龍和蛇也一面正在企圖殺死丁善明。丁善明因爲發現了豹的行踪，就疏於替自己防範，這是錯的。」

金標恐怖地四面張望着：「那麼——那麼龍或者蛇也就是——」他又望向那兩個女人。

「我不相信是她們，」司馬洛說，「兇手沒有這麼笨的，殺了人還留在屍體旁

孫子兵法

人生就是「戰爭」

賽孫賓·文

生乎？死乎？繁榮或是滅亡……這就是戰爭。

孫子兵法，是關於指導如何獲致戰爭勝利的書。戰爭是只許勝利，不許失敗的。所謂適者生存，勝利便可存在，失敗便是死亡。

孫子於字裏行間洋溢着戰爭的慘酷，思考要愼密，體驗要眞切，判斷要正確。

孫子兵法有云：「夜呼者恐也」。

這一句話，描寫人在那黑暗靜夜中的心理，是刻劃得很深入的。「夜間人的呼叫聲是相當令人害怕」，孫子是很懂得戰場心理的。

我們可以想像，在黑夜的戰場裏，兵士們不安的心情，同時也能了解陣亡的戰士，不僅斷送了他的生命，同時造成在後方與他有關的一些親人的生離死別的不幸，在戰場上，生命的確非常的賤，隨時都會死亡，這些都是造成恐懼心理的因素。

這時的環境，眼前自然都是鬼影憧憧，所以他這句話，惟有戰爭的體念，才會眞正瞭解。

孫子又云：「兵者國之大事。」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明戰爭決非輕率的事，凡戰爭，都當看成國家最嚴重的事情來處理，不可掉以輕心。

戰爭是一種詭術

趙王得到韓信與張耳帶領數萬大軍東進，要進攻趙國的消息，趙王與成安君陳余，立刻把軍隊集合在井陘隘口。他的兵力不下二十萬之衆。廣武君李左軍，對成安君勸告說：

「聽說漢將軍韓信，剛渡過西河，擄去魏王，夏說，在閼與（韓地名）造成流血事件。這次以張耳爲輔佐，協議結果，打算攻趙。他們趁着勝利而出戰，正是士氣旺盛的時候，所以我們不應去擋其銳鋒。聽說，他們要由千里之外輸送糧食，士兵有饑餓之色，伐木割草而後炊，全軍迄無飽食。這是兵站綫過度伸長的關係吧，但井陘的路是無法兩車並排而行的，戰馬也不能並排地走過險阨的道路；而且行程數百里，其糧食必會延擱在後方。請借給我三萬人的部隊吧！我打算由小路截斷敵人的輸送綫。閣下就深溝高壘，以堅强陣地阻抗他們，千萬不要與敵人正面作戰。

這樣敵人前進既無可能，想要後退也退不回去。我方的突襲部隊又斷絕了敵方的歸路，使敵軍無法獲得食糧，不到十天定可將韓信，張耳二將軍的頭顱帶回來。請留意我的計謀吧！如果不這麼做，我們必會失敗。」

成安君是個儒者，常稱爲正義之軍，不喜好用詭詐奇謀之策。所以他說：

「兵法說：『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現在韓信的兵力號稱數萬，但其實只不過數千罷了，他們又在行軍之後來襲擊我軍。必定疲乏不堪。對這樣的敵軍，如果我們不去進攻它，反而要避開他們，那麼此後如果有更强大的敵軍出現時，你看如何處理？同時如果這麼做，諸侯會認爲我們是畏怯的儒夫，必會輕視我們。」

成安君終於沒有採用廣武君的計策。不久，韓信率軍攻來了，趙軍出城應戰，果然大敗。結果成安君被殺。

自恃爲正義之軍不欲採用計謀，奇策——成安君的這種信念，當然有值得尊敬的地方，如果照戰例來論斷，正義的信念是否應用在戰爭之中，頗有商榷的餘地，其實這是誤解了正義，用錯了地方，所謂正義，並非僅指不採用奇謀詭計而言。

無論如何，成安君的故事乃是誤解孫子「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的眞實意義，刻舟求劍，把它當作敎條信奉，同時拘泥於奇謀詭計，違反正義，除了迂腐之外，結果終成爲一種笑柄。

對於林語堂主張「不打落水狗」，而魯迅卻說：「落水之狗並非不能打，而大大地該打」，成安君的這種作法，完全失掉了戰爭的意義，只知道理論，而不知道處理的方法和果斷的精神，你不失敗誰失敗？

戰爭無常道

水在攝氏一百度便會沸騰，這是物理學上的眞理。十進位裏，二加二是得四。這是數學上的不變方式。但戰爭並沒有定律，也沒有歷史的重演，因爲戰爭是一種變化的藝術。所謂戰爭，乃是人與人之間進行的，正因爲它是人與人進行的，它就會隨着人的思維在不斷的變化，所以戰爭根本就沒有常道，尤其是戰爭的手段，更是如此，相反的，戰爭講的是奇詭變化。

所以孫子說：「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强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敵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用現代的話說：「戰爭用的是機靈詭詐的方法，有能力却表示沒有能力，想運用的兵力却裝着不用，近的却要表示冷淡疏遠，而遠的却又故意表示親近，以利去誘欺詐敵人，趁敵亂而進攻，敵勢强大便要避免衝突，多方擾亂對方使之發怒，用卑下的態度而助長敵人的驕慢，引誘它勞民傷財，離間它內部的團結，攻擊它疏於防備的地方行動，要出於意外。」這實在就是詭詐的方法。所以說，兵不厭詐啊！

勝敗在戰爭之前大勢已定

例如我們出去推銷某種東西。去之前，必然要考慮一下，彼推銷的對象有沒有這種需要，其迫切需要情形如何？

只有這樣事先弄得清清楚楚，然後進行推銷，雖然難免失算，但所佔的比例必小之又小，成功的機會是相當大的。推銷商品如此，進行戰爭何嘗不是如此呢！所以孫子以爲戰爭的勝因，在於你的計算如何了。

計算要準確，選擇或然率較高的一面。

在「水滸傳」裏，黑旋風李逵是個著名的人物。他能將民衆心裏的鬱積完全驅走，所以大家都對他喝采，大家都視他爲英雄。其實英雄的背後，不知有多少的無名英雄。

戰爭無異將全國的百姓生命財產，如同賭博一般，投擲在戰爭的賭桌上。這是何等嚴重的事！所以在作戰之前的計算，是非常必要的。所謂計算，除了謀略之外，凡兵力，形式，氣候，後勤等等，無不一一的詳加研判，再作勝因、敗因的檢討，同時切實的將戰爭的成功率嚴密地算出……這些計算愈周密愈好，誰算得準確，誰算得精密，誰的勝利或然率就愈高。

如果以「水滸傳」來說宋江，李逵，魯智深等的勝利，毋寧說是軍師——吳用的深謀遠慮所結成的勝利果實來得好。

他們如果沒有軍師的主持，完全無計劃地胡鬧，結果這些人都將成爲惡棍，當然是無法得到民衆支持的。

邊，讓人家有機會調查自己的身份。而且，那把是飛刀，是遠的武器。據我猜測兇手是經過門口時向裏面飛一刀，又馬上走了！」

金標的眼睛疑惑地轉動着，又點起頭來：「是的，她們是這樣說的。她們說大家的背都是朝着門口，而這把刀子是通過她們兩人的中間，刺中丁老板的背的。」

「她們有看見人嗎？」司馬洛問。

「沒有，」金標說，「她們忙着照顧丁老板，到回得轉身來時，當然是已經太遲了！」

司馬洛可惜地嘆了一口氣。

「但——」金標的眼睛閃爍着兇悍的光芒，「兇手是仍然在這裏面的，我已經告訴你了，沒有人離開過！」

「沒有別的路？」司馬洛問。

金標搖頭：「沒有，祇有升降機一條路，而窗口是有鐵枝的，沒有人能爬窗出去！」

司馬洛望望窗口。果然，而且，由於有空氣調節設備，窗門都是關上了的，所以刀子也不可能從窗外擲進來。

「那就易了，」司馬洛說，「這裏有什麼新請的職員，有什麼陌生訪客嗎？」

「爲什麼不能是——」

司馬洛搖頭：「兇手是龍或是蛇。他們不可能早就在這個地方工作的。所以一定是新來的人。而舊人是一定沒有嫌疑的了！」

「新來的人？」金標皺起眉頭，接着又向那二個女郎一指，「她們兩個，就是新來的。她們是來應徵的！」

「不，」司馬洛搖着頭，「不會是這兩個。這兩個我們可以免考慮了。新來的職員，不是更有嫌疑嗎？」

金標皺起了眉頭：「我知道並沒有什麼新來的職員呀。」

他走到丁善明的桌子去，按了一個按鈕，有一個戴着眼鏡的老處女型女職員走進來了。金標說：「這是梁小姐，她已經在這裏工作了八年，她是這裏的總務，她知道的。梁小姐，最近這裏有沒有來什麼新的職員？」

梁小姐皺眉想了一會，搖搖頭：「沒有呀，最近沒有新來的人！」

「最新一個來了多久？」司馬洛問。

梁小姐瞥了一眼司馬洛，有點懷疑司馬洛的身份，不過，既然金標支持司馬洛，她也只好回答：「最新的一個也已經來了四年了。」

「四年，這不對了。」司馬洛說，「有沒有男人？」

「沒有，」梁小姐又搖着頭，「這裏沒有男性工作人員的。你看，這裏，男人是很不方便的。就是掃地的什工，也是女人。」

「也許有人潛了進來了。」司馬洛說，「讓我們去看看吧！」

「是的，」金標說，「我們去巡一巡吧。」他轉向那兩個女郎一指：「你們，留在這裏，不要走開！」

那兩個女郎根本已經恐懼得麻痹了，是叫她們走，她們也不知走到何處去好。所以她們也乖乖地留在那裏，沒有走開。

金標領着司馬洛，走到了外面去，先行回到升降機門口。那幾個金標的同伴仍然守在那裏。金標對他們揮揮手說：「還是沒有人能够出去，知道嗎？」

那人點點頭。

金標和司馬洛就由那升降機門口開始，向屋內搜去。那裏面是有很多房間的，有休息室，有寫字間，也有幾間更衣室。他們逐房搜索。果然那裏面的職員都是女職員，而除了職員之外，就是那些來這裏應徵的模特兒了。沒有男人，他們由昇降機門口搜到最裏面的一個房間，都沒有找到男人，沒有陌生人。

後來，他們又回到了升降機門口了。司馬洛和金標迷惘地面面相覷。金標說：「現在你明白了，沒有別人。」

「我的天，」司馬洛說，「龍或蛇原來是一個女人！」

「一個女人？」金標瞪目看着他。

「一定是一個女人，」司馬洛說，「這裏唯一一羣陌生人就是那些來應徵的模特兒，兇手就是其中一人！」

「兇手就是——」

「其中一個模特兒經過門口，把一把刀子擲了進去。」司馬洛說，「然後又回到大隊中間了。就是這麼簡單！」

「那麼我們可以——」金標說。

「我們可以怎樣？」司馬洛微笑，「把她們都殺死嗎？或者向她們每一個都用刑一番？」

金標搔着後腦：「但……但……」但他却說不出一個名堂來。

他是丁善明的手下，也是一個橫行慣了的人，一向的習慣就是向可疑的人物使用暴力，把口供逼出來，但是現在他却知道他是不能如此的。

那一批模特兒有十個之多，而且全部都是女人，他可不能把她們每一個都用刑一番，逼她們招供的。

他對司馬洛說：「那……那麼……那麼你認爲該怎麼辦呢？」

司馬洛緊緊皺起了眉頭。他也是正在想辦法。最後他說：「這批模特兒，她們還不知道發生了這件事？」

她們都不知道發生了這件事，出事之後，金標並沒有通知她們。而事實上他亦沒有理由通知她們。這些都是外人，他也想守着秘密。

「你還可以調動多少人呢？」司馬洛問。

「什麼意思？」金標問。

「我是說，」司馬洛道，「如果我想監視這幾個女人的行蹤，你辦得到嗎？」

「那麼多人？」金標有點遲疑，不敢貿然答應。

「如果丁善明活着，」司馬洛說，「那他是一定可以辦得到的。現在他已經死了，誰可以替他發號施令？」

金標又搔着後腦，最後有點慚愧地聳聳肩：「沒有人，丁老板一向都是——你知道的，一向都是自己握着大權，什麼都由他自己做主的！」　（未完）



俠情中篇連載

龍乘風·文　盧令·圖

英雄槍下美人血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一位白衣青年駕着一輛馬車，向雪城北方飛馳而去，車廂中載着的是雲大爺。在這輛馬車後面，有兩名黑衣大漢跟踪而來。當他們追踪來到一條死胡同，馬車仍向前駛去。正在猶豫不決是否再跟踪下去時，突然身後有人叱喝，於是他們急急亮出兵器防備。誰知來人竟是雲大爺，他不知何時離開車廂跟着他們，雲大爺一出手就打傷他們，在逼供下，原來是嚴鐵鷹叫他們來跟踪的，並供出嚴鐵鷹現住在拚命園，雲大爺聽罷，便殺了他們，乘車向拚命園而去……

風騷甜娘子　勾結嚴鐵鷹

（一）

雲大爺道：「男人拚命花錢，女人拚命出賣肉體的銷金窩。」

姬千結道：「是妓院？」

「不但是妓院，也是賭場。」

「我們去砸了它，幹掉嚴鐵鷹，好不好？」

「你的刀雖快，但拚命園却有幾十把刀，以寡敵衆，太不化算。」

「我們先去找秦帮主……」

「不，就算我們要找帮主，最少也得先帶上一份禮物。」

「嚴鐵鷹的人頭？」

「這禮物當然很好，但若到拚命園硬闖，那是不智。」

「表哥你的意思是……」

「先把他引出來，然後才慢慢把他宰掉。」

「此計不錯，但怎樣才能把他引出來呢？」

「這當然要用餌。」

「用甚麼餌？」

「香餌。」

「你對奪命老嚴瞭解得很清楚？」

「凡是海三爺的黨羽，我全都瞭如指掌。」

「你有把握把這個老王八引出來？」

「當然！」雲大爺悠然道：「只要他的頭伸出來，就不愁你的刀砍不斷他的脖子。」

馬車繼續前行。

它望東北緩緩駛去……

拚命園是一個拚命的地方。

男人在拚命的嫖。

拚命的賭。

拚命的吃喝。

女人也在拚命。

在這裏的女人，爭取男人的本事越大，她賺的錢也一定會越多。

也許這是一個泥沼。

一個既可以淹死男人，也可以埋葬女人青春的泥沼。

但沒有人願意離開這裏。

他們甘願被這個泥沼淹死，她們甘願被這個泥沼埋葬青春、埋葬一生的幸福。

也許那些女人並不甘願。

但她們却已沒有選擇的餘地！

人在江湖，雖然往往隨波逐流，身不由已，但許多時候他們還是可以選擇自己要去的道路。

但在泥沼中，根本就沒有「路」。

所以，在拚命園裏的人，只好各自爲戰，各自拚命。

你是否也想拚命？

你是否也想拚命的嫖？拚命的賭？拚命的吃喝？

× × ×

嚴鐵鷹不喜歡拚命。

雖然拚命園的名字是他想出來的，但他對嫖賭吃喝這幾件事，一直都採取「够癮便算，够飽即止。」的態度。

他的「癮」並不大。

嫖癮和賭癮他都有，但他的「癮」根本就不能算是「癮」，就像八歲大的孩子一樣：有奶吃沒奶吃都不是大問題。

他只喜歡看別人拚命。

他喜歡看別人拚命的賭，尤其是在他的地方上。

因爲別人越拚命賭，他的賭場就越是財源廣進，大殺三方。

他也喜歡看別人拚命的吃喝。

因爲在拚命園裏，你吃了十兩銀子的酒菜，他最少賺了七兩。

他更喜歡看別人拚命的嫖。

他有一種特別的嗜好，就是喜歡透過隱秘的小洞，偸窺嫖客與妓女拚命時的一舉一動。這實在未免缺德。

所以，連他自己都說，像自己這麼一個人，死後該下第十八層地獄。

但他現在還活着。

所以，他仍然在享受着他的人生，別人拚命是別人的事，他却是「優哉悠哉，諸事一概少理」。

（二）

優哉悠哉，一樂也。

諸事一概少理，輕鬆之至。

但「一概少理」並不等於「一概不理」，每當有重要事情發生的時候，他還是不能不理。

他是拚命園的老大，他不理誰理？

所以，這一天晚上，他不能優哉悠哉，也不能一概少理了。

× × ×

這一天晚上發生的事，的確非同小可，而且非要嚴鐵鷹親自出馬不可。

發生了甚麼事這麼大陣仗？

噢！難怪！難怪！原來是甜娘子來到了拚命園，她要押骰寶！

甜娘子何許人也，江湖上知道的人也許並不多，但在拚命園，人人都知道她是一個騷娘子，自從她在兩年前成爲寡婦之後，她一直都是嚴鐵鷹追求的對象。

但甜娘子對他採取的態度，一直都是若即若離，倒教老嚴心癢癢、牙亦癢癢，甚至全身都在發癢。

他沒有皮膚病。

但這種痕癢的程度，却遠比皮膚病還更難熬。

自從三個月前，老嚴向她求親，但却碰了一個軟釘子之後，甜娘子一直都沒有到過拚命園。

唉！

老嚴雖然已四十多歲，但自信還很風流瀟洒，倘若連一個寡婦都弄不上手，有何面目見泉下列祖列宗？

在這三個月來，他一直都想去找甜娘子。

但軟釘子已把他的自信擊破，他居然沒有勇氣去找她。

他等待又等待。

他希望甜娘子會再度駕臨拚命園。

皇天不負苦心人，她又來了。

她永遠都是那麼迷人，笑起來的時候保證連白痴的魂魄都會給她勾掉。

老嚴不是白痴。

他的魂魄早已給她勾掉。

× × ×

甜娘子今夜不但美麗，而且裝束也很高貴。

她是個貴婦。

一個又年輕，又漂亮的貴婦。

其實她已不算年輕，老嚴知道她已三十出頭。但三十出頭的她，看來還是二十三四歲的模樣，這才更令老嚴怦然心動。

拚命園裏雖然有不少漂亮的女人，但老嚴沒有一個喜歡。

他喜歡的女人只有甜娘子一個。

因爲甜娘子不但甜、騷、美艷不可方物，而且還有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能令他心癢癢、牙癢癢，全身都在發癢。

這種女妖精，眞是要命極了！

（三）

三顆骰子全是紅色。

「雙一四，六點，小！」

老嚴借故挨在甜娘子的身邊，不斷的「指點」她押大或者是押小。

最初，甜娘子故意賭氣，老嚴叫她押小，她就偏偏押大，老嚴叫她押大，她就偏偏押小。

但眼光還是老嚴準確得多，甜娘子節節失利，連那勾魂的笑容也不見了。

但她仍然偏要賭氣。

照理她是會一敗塗地，全軍盡墨的。

但漸漸地，老嚴的眼光好像不準了。

他說押大，骰子偏開個小。

他說押小，骰子偏開個大。

甜娘子越是賭氣，贏的越多，居然反敗爲勝，贏了萬多兩銀子。

這可不是一個小數目。

她樂了，臉上又重現那迷人的笑靨。

直到她贏足了二萬兩，她終於罷手。

老嚴嘆了口氣，道：「還是妳行！」

甜娘子把贏過來的銀票裝好，忽然對老嚴道：「你餓不餓？」

老嚴道：「妳餓了？」

甜娘子道：「我想吃鹵鴨麵。」

老嚴道：「這還不簡單，這裏的鹵鴨麵很不錯。」

「不！」甜娘子道：「我不喜歡在這裏吃。」

老嚴一怔，問道：「這裏吃麵有甚麼不好？」

甜娘子的臉上露出了狡猾的微笑。

她忽然輕輕的、低聲的對老嚴道：「我也會煮鹵鴨麵。」

老嚴又是一楞。

甜娘子又笑着說：「你有沒有勇氣到我的家，嚐試一碗由我親自泡製的鹵鴨麵啊？」

老嚴毫不考慮，立刻就答應下來。

對別的事他可以不緊張、不拚命，但爲了甜娘子，就算拚命他也是在所不惜。

× × ×

鹵鴨麵很香。

甜娘子更香。

想不到這個騷娘子煮麵的功夫也很有一手。

老嚴在甜娘子的香閨中吃麵，吃得津津有味。

但他這碗麵還沒有吃完，香閨外忽然旋風也似的衝進了兩個人。

一個是五十來歲，顴骨高聳，表情硬朗的中年人。

而另一人却是個少年。

他衣白如雪，眼睛明亮而冷酷。

這兩人正是雲大爺和他的表弟。

他們的目光都凝注在嚴鐵鷹的臉上。

他們的目光就像是看着一個死人。

但老嚴還沒有死，而且仍然不斷的把麵塞進自己的嘴裏。

（四）

麵巳吃完。

這是一碗鹵鴨麵，但碗裏巳空空如也，老嚴連湯也喝個乾乾淨淨。

但更令人吃驚的，是桌上連鴨骨也沒有。他吃鹵鴨麵，居然連鴨骨頭也一併吞進肚子裏。

究竟是他的牙齒厲害？還是他的腸胃消化力驚人。

甜娘子彷彿看得有點呆了。

對於雲大爺和白衣少年的闖入，她却反而一點也不吃驚。

她當然不吃驚，因爲這本來就是雲大爺跟她預訂下來的計劃。

甜娘子負責把老嚴從拚命園引出來，然後再由姬千結把他一刀解決！

姬千結就是雲大爺的表弟，他的刀用來砍老嚴的頸子，足可勝任愉快。

姬千結雖然還很年輕，但對於殺人這事，他是相當在行的。

他殺人不但很在行，而且，還很有興趣。

他忽然冷冷的對老嚴道：「眞不明白你何以還能繼續把麵吃掉？」

老嚴微微一笑。

「爲甚麼我不能繼續把麵吃掉？你們又不是鬼，我何必要害怕？」

「你可知道我們是誰？」

「唉！」

「你嘆甚麼氣？」

「我嘆我自己的氣，也在生自己的氣啊。」

甜娘子淡淡道：「你莫不是在生我的氣？」

「豈敢！」老嚴道：「就算妳請我吃的鹵鴨麵，裏面放着半斤砒霜，我也絕不生氣。」

「眞的？」

「當然，妳應該明白，我是個老實人，從來都不對女人說謊的。」

甜娘子嫣然一笑：「你這句說話豈非已是對我撒謊？」

老嚴道：「我若連妳都欺騙，還能算是個人嗎？」

姬千結冷冷一笑：「你雖然是個人，但却比猪狗還更不如。」

老嚴眨了眨眼睛，搖頭道：「這一點我倒不知道，是眞的嗎？我眞的比猪狗還更不如？」

「當然是眞的！」雲大爺淡漠地說道：「你以爲自己可以打動甜娘子的芳心？你以爲自己對女人很有辦法？你以爲自己很有吸引力？」

「難道不是？」

「當然不是！」姬千結冷冷的說：「你是個蠢材，比猪狗還蠢。」

他的刀巳亮出。

老嚴的頭巳伸了出來，秦大官人將會收到一件值得他喝酒慶賀的禮物。

老嚴臉色一變。「這算是甚麼玩意？你們要找甜娘子儘管找個够，我又不是她的丈夫，你們攪甚麼我都不會管，但出動到刀子，這倒未免太豈有此理了。」

雲大爺淡淡道：「你怕？」

老嚴道：「我又不懂武功，手裏也沒有武器……」

姬千結嘿嘿一笑：「奪命老嚴居然會不懂武功？這倒是千古奇聞。」

老嚴一怔：「誰是奪命老嚴？老嚴是不是拚命園的老闆？」

雲大爺冷冷一笑：「你不是老嚴？」

老嚴道：「當然不是。」

雲大爺冷冷道：「你若不是老嚴，誰是老嚴？」

老嚴道：「我的確不是老嚴，我姓勾，勾中魂！」

雲大爺一怔。「你叫勾中魂？」

「當然，我本來就是勾中魂。」

「但我看你一點也不像勾中魂，由頭到尾都不像。」

「我沒有尾巴。」

「你有尾巴，」雲大爺冷冷一笑：「你是孫悟空，變來變去，就是變不掉你自己的尾巴。」

「所以，我就算想變成勾中魂，結果也會變成不倫不類？」

「不錯。」

老嚴嘆了口氣，道：「既然如此，我現在巳不是勾中魂了。」

他的目光忽然盯在雲大爺的臉上：「我不是勾中魂，誰才是勾中魂？」

雲大爺淡淡一笑，沉默了許久許久，才說出了一個字。

「我！」

× × ×

這個雲大爺，其實並不姓雲，而是勾中魂！

他是秦大官人的師弟，也是强秦帮裏一個極可怕的人物！

枉作小人

（一）

勾中魂沒有外號。

也許他的名字也就是他的外號。

奪命老嚴雖然也是一號了不起的人物，但論到在江湖上的名氣，他是遠遜勾中魂的。

勾中魂的表弟姬千結雖然還很年輕，但他的刀又快又準，在長安城中，無論是誰聽見「姬一刀」的名字，都會嚇得魂不附體。

姬千結殺人，例必一刀。

一刀就巳足够。

一刀就巳致命！

這一雙表兄弟在長安城的日子並不長久，但他們巳幾乎控制了長安城內外大大小小的帮會。

强秦帮潛力龐大，勾中魂姬千結又是如此厲害的人物，一般江湖組織，焉有對抗的能力。

但這裏不是長安。

這裏是格里烏滋，而且距離拚命園還不到五里。

但勾中魂的計劃巳成功，他利用甜娘子爲香餌，把老嚴引到這裏。

姬千結的刀巳在手中，奪命老嚴立刻就要變成沒命老嚴。

颯！

刀影急下。

但就在這一刹那間，奪命老嚴坐着的椅子突然跌了下去！

× × ×

姬千結的刀很快。

但他的刀剛發出，老嚴坐着的地方忽然出現了一個四四方方的洞。

他坐着的椅子跌了下去，他的人也跌了下去。

姬千結殺人，例必一刀。

但他這一刀巳擊了個空！

對於姬千結這種心高氣傲，從來都沒有嚐試過失敗滋味的少年來說，這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他不相信自己的刀，居然也會有失手的時候。

他還想再發第二刀，但那個四四方方的洞忽然又不見了。

奪命老嚴的人當然也不見了。

勾中魂立刻發出一聲急促的叱喝：「千結速退！這裏有機關！」

他這九個字說得很快。

他和姬千結的身子也移動得極快。

但更快的却是四道從天而降的鐵柵。

卡！卡！卡！卡！

甜娘子的閨房竟然變成了一個巨大的鐵籠子，勾中魂和姬千結巳變成了籠中困獸！

（二）

勾中魂一向都是個很沉着的人。

他最初在長安城替强秦帮打江山的時候，遭遇到最猛烈無情的攻擊。

他和姬千結曾經在一間莊酒之內，被八十六個身經百戰的黑道高手圍困。

但他們很沉着。他們沉着應戰，把敵人一個一個的解決，到最後，八十六個黑道高手只剩下十七人狼狽逃脫。

他們雖然也負了傷，但他們却是勝利者。

但現在圍困着他們的，是一隻巨大的鐵籠子，而在這鐵籠子的外面，還有多少厲害的敵人，他們却是完全不知道。

一直都在房內的甜娘子，現在巳消失了踪跡。

姬千結用刀去砍鐵柵，但鐵柵堅固得令人出奇，竟然完全無損。

勾中魂的臉色變了。

雖然他一直都是個很沉得住氣的人，但現在他却因驚怒而無法再控制自己的情緒。

「甜娘子！妳是個婊子！妳是個混蛋！妳敢出賣我，妳一定會後悔的！」

但甜娘子巳不知去向。

倒是嚴鐵鷹，他又再出現了。

他當然是在鐵柵外出現的。

他冷冷的看着鐵籠中的兩人，冷冷的道：「甜娘子雖然是個婊子，但她的確看上了我。」

勾中魂臉色慘白。

嚴鐵鷹又冷冷的說下去：「雖然强秦帮富甲天下，但海三爺的金子也絕不會比你們米倉的白米少！」

他忽然又走了。

他臨走前的兩句說話是：「甜娘子在三天前巳是我的人，勾先生你是枉作小人了！」

勾中魂突然一聲暴喝，十數點寒星向老嚴的背後激射過去。

但老嚴身手也不弱，而且似是早巳料到勾中魂會有此一着，寒星來勢雖急，但他巳飄然遠去。

他走到房外的一隻銅象前，輕輕的把象鼻向上拗曲。

這是機關樞掣，象鼻一拗，房中突然毒霧瀰漫，而且還射出無數毒箭。

這一着異常毒辣，勾中魂與姬千結巳成籠中困獸，他們可說是非死不可。

奪命老嚴哈哈大笑，直等到毒霧漸漸消散之後，他才回頭，到鐵柵旁去看看勾中魂和姬千結。

他們必巳成爲死人無疑了，世間上能够從這個陷阱裏逃出去的人，恐怕還未出世。

但老嚴的臉色忽然變了。

鐵籠之內居然空無一人，只有滿地毒箭。

他們居然逃走了，這簡直是絕不可能的事。

老嚴終於知道他們是從甚麼地方逃出去的。

這個陷阱也許巳很週密、很毒辣，但還不能用十全十美這四個字來形容。

勾中魂和姬千結是從老嚴逃走的地方竄出去的。

——那個四四方方的洞，固然可以讓奪命老嚴從容離開這座房子，但勾中魂和姬千結也在最危險的一刹那，從這個洞逃了出去。

老嚴扳起了臉孔。

但他仍然相信勾中魂和姬千結，絕對不可能活到明天！

（三）

在四四方方的洞的下面，是一條狹長的隧道。

這條隧道只有一個出口，他們巳沒有選擇的餘地。

他們看見了出口處有燭光。

燭光雖然微弱，但他們的眼睛却巳亮了。

他們當然一定要衝出去。

假如他們衝不出去，這條隧道就是他

們的葬身之地。

勾中魂和姬千結本來都是很有自信的人，但他們現在彷彿已變成了兩條落荒而逃的野狗。

但就算他們眞的是野狗，他們還可以咬人，而且無論是誰給他們咬中，都一定足以致命。

× × ×

隧道再長，也都有盡頭的時候。

他們已來到了隧道的盡頭。

隧道的盡頭，是一座圓型的石室，這裏甚麼都不像，只像是一座巨大的墳墓。

石室四週沒有門，甚至連小孔小洞都沒有一個。

姬千結的臉色又變了。

勾中魂却在他的耳邊輕輕說道：「這裏一定有出路，否則，老嚴也會被困在這裏。」

姬千結沉默着。

他們現在除了不斷搜索出路之外，還要提防突如其來的暗襲。

他們在明，敵人在暗，他們根本無法預知敵人會從那裏掩殺出來，也無法知道他們會在甚麼時候突然出手。

這種形勢對他們當然極其不利。

但更可怕的是：敵人根本永遠不見出現！

倘眞如此，而他們又找不到任何出路的話，那麼這裏無異就是他們的墳墓。

他們只好拚命的找尋出路。

每一塊石頭都可能是機關樞扭。

但他們花了半天時間，結果還是白費心機。

這裏肯定是有出路的，但他們却找不着。

他們又再從隧道折回去，但那四四方方的洞已被大石堵死。

姬千結破口大罵。

勾中魂沉聲道：「別浪費氣力，我們再回去那座石室。」

（四）

當他們第二次折回那墳墓般的石室的時候，一切的景象忽然變了。

石室內燈火輝煌，燃亮着九九八十一盞明亮的宮燈。

剛才還是死氣沉沉的地方，忽然變得很熱鬧。

他們看見十幾個男女在喝酒、猜拳，其中有一個少年衣飾特別華麗，身邊還有三個美麗的少女在侍候着他。

華服少年好像已有八九分醉意。

他的脚步虛浮無力，三個少女連扶都扶不穩。

勾中魂和姬千結都是一怔。

姬千結大聲道：「這是甚麼把戲？」

沒有人回答他。

但忽然間，勾中魂和姬千結的臉色都同時一變。

他們看見這些人之中，其中有兩人，戴着青銅面具，睜眉突目的，模樣相當可怕。

勾中魂和姬千結都不是小孩子，也不是胆小如鼠的人，這種面具當然不足以嚇倒他們。

令他們吃了一驚的，是這兩個人身上的衣服，和懸佩着的武器，無論顏色和式樣，都和勾中魂和姬千結的一模一樣。

這兩個戴着青銅面具的人，忽然走上前，把那華服少年一手推開，還搶走了他身邊的三個少女。

華服少年又驚又怒，上前厮打。

但他不是這兩個人的敵手，終於給其中一人活活捏死。

捏死華服少年那人，他身上的衣服，和他懸佩着的鐵刀，都和姬千結的一模一樣。

勾中魂和姬千結互望一眼，臉上都是充滿驚疑之色。

華服少年直挺挺的躺着。

他已被捏死。

但他的眼皮忽然張開，嘴角間露出一絲奇怪的笑容。

他當然並不是眞的死掉，因爲這是一齣戲。

× × ×

無論這一齣戲是否精采，戲已結束。

勾中魂和姬千結已明白這一齣戲的意思。

在兩年前，他們曾幹過這種事。

——殺人刦色，借醉行兇。

這件事發生在長安城外的一間酒家。

這件事他們早已忘了。

對於他們這種人來說，這種事根本就是微不足道，沒有記掛在心上的必要。

他們怎樣也想不到，當年殺人刦色的情景，竟然會重現在眼前！

石室中忽然吹起一陣陰風。

風很冷，冷入骨髓。

他們看見石室內打開了一道暗門，門內出現了兩個人。

這兩人一個太胖，另一個却太瘦。

勾中魂冷冷一笑，道：「原來是你們兩位！」

胖子淡淡道：「方某已在此處恭候多時，勾兄遠道而來，自當略盡地主之誼，爲兩位洗塵接風。」

勾中魂臉上不動聲色，道：「豈敢！豈敢！」

胖子道：「勾兄敢作敢爲，恐怕世間上沒有甚麼事是你們兩位不敢做的。」

勾中魂道：「洗塵接風大可不必，小弟只想到外面呼吸一點新鮮的空氣。」

胖子呵呵一笑。

「不錯，這裏的空氣本來就已很汚濁，加上兩位就更不乾淨了。」

瘦漢冷冷接道：「既然勾兄不想在此久留，請。」

他口裏這麼說，兩人的身子始終是攔住門戶，一點也沒有閃讓之意。

勾中魂乾笑着。

對他來說，能有機會闖出去，無論這一闖是否成功，都已是很難得的事。

但他仍然未曾採取行動，忽然轉了另一個話題：「兩年前大康酒家那位公子哥兒，未知是兩位的甚麼人？」

胖子目光一閃：「你想知道？」

勾中魂又是乾笑一聲：「當然很想知道，否則又何必多此一問？」

瘦漢冷冷道：「你遲早總會知道的，但現在還不是時候。」

勾中魂道：「未知何時才是時候？」

瘦漢道：「爲期不遠。」

勾中魂道：「何謂爲期不遠？」

瘦漢道：「你的死期就在目前，所以你很快就會知道答案。」

勾中魂一怔，隨即暴笑。他在笑，而姬千結的鐵刀却已在這個時候突然出手！

替姊報仇

（一）

石室內雖然還有十幾個男女，但他們都沒有動手。

剛才他們是在演戲。現在，戲已演完，他們的臉上已不再需要有任何的表情。

他們不再演戲，而是在看別人拚命。

勾中魂和姬千結已成爲困獸之鬥，他們要活下去，就一定要闖過這一關。

那一胖一瘦兩漢子，當然就是方團和屠滌天。

姬千結的刀很快，連暴笑聲中的勾中魂也在暗暗贊許。

這年輕人够胆色，而且資質極佳，是一塊好材料。

勾中魂心裏在想：「闖出此地之後，一定要好好再傳授幾招武功給他。」

那知心念未已，姬千結的鐵刀突然折回，像閃電般插進了他的胸膛。

暴笑聲倏止。

× × ×

勾中魂右膝一曲，臉色死灰。

他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他只知道自己中了一刀，而刺自己這一刀的人，竟然是他一直都很相信的姬千結。

勾中魂張口噴血。

在此同時，他的身形也已掠起，人如天馬行空，半空中運掌如飛，一掌九式，分從九個部位由上而下，怒擊姬千結的要害。

他這九式掌法是在絕望與憤怒中迸發出來的，力量是何等驚人。

姬千結無論如何承受不起。

但一隻胖掌却突然閃出，把這九式掌法全部化解。

那是方團的掌。

方團並不是以硬碰硬，而是用輕巧的掌法，把勾中魂的掌力卸解於無形。

若在平時，這種掌法未必很管用，因爲勾中魂還可以再度發掌，方團再要避重就輕，可不容易。

但現在的情況却並非如此。

勾中魂畢竟已中了一刀，他這九式掌法已是强弩之末。

雖然威勢還是極其驚人，但九式掌法之後，却是無以爲繼。

勾中魂九式掌法未能奏效，血氣已弱，「叭」的一聲跌在地上。

姬千結不再接近他。

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他不能不小心防範。

勾中魂全身都發起冷來。

他大聲嘶叫道：「姬千結，我看錯了你……」

姬千結的眼睛，彷彿變成一片灰白，他喃喃道：「你也許是看錯了我，這幾年來，我一直跟隨着你，就是要等待着這一天。」

勾中魂臉色慘變，嗄聲道：「我有甚麼地方對不起你？」

姬千結搖搖頭。

「你沒有對不起我，但你却對不起我的姐姐。」

「你的姐姐？……」

「不錯。」

「她……她是誰？」

「楚芸娘。」

「楚芸娘？」

「不錯，她比我大十八歲，當你殺害她的時候，我還是個小孩子。」

勾中魂嘶聲道：「她要盜走我的珠寶銀子，去跟隨一個小白臉……」

姬千結冷笑：「她根本就不喜歡你，是你把她强搶回去的，只要有機會，她當然要逃。」

勾中魂怒道：「你一直跟隨着我，就是要替這個賤人報仇？」

姬千結冷冷道：「除了我，還有誰能替她伸寃雪恨？」

勾中魂冷汗如醬，目光向三人橫掃，喘着氣道：「你們一早已串通的？」

方團淡淡道：「有一個更大的秘密，是你從來都不知道的。」

勾中魂胸膛起伏，他現在甚麼都不能幹，只能在聽，只能在等死。

他想不到自己也會有這一天的日子。

方團盯着他，指着姬千結，緩緩的接道：「他既不姓姬，而是姓楚，而且更是我的小師弟。」

勾中魂眼中迸出血絲，身子顫抖得更是厲害。

屠滌天忽然道：「你一定不知道兩年前小楚在大康酒家殺的人是誰。」

勾中魂的確不知道。

屠滌天臉上忽然掠過一絲殘酷的笑意：「你是不是有一個兒子，但却在一歲那年神秘失踪？」

勾中魂想說一個「是」字。

但他的喉頭像是被一塊石子堵塞着，連這麼簡單的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屠滌天的聲音雖然並不響亮，但却像是焦雷般在他的身邊响起：「你的兒子是楚芸娘的情人盜走的，他原本想殺了他，但小孩無罪，他終於不忍下手，還把他撫養成人。」

姬千結恨聲道：「他下不了手，但我却能下手，只要能替姐姐報仇，甚麼事都肯幹。」

屠滌天乾笑着，道：「兩年前在大康酒家被殺的公子哥兒，其實就是你的兒子，但你却完全不知道，而且還是帮兇。」

方團淡淡道：「殺兒子的帮兇！殺兒子的帮兇！嘿嘿！有趣！有趣！他媽的眞有趣！」

「胡說！」

勾中魂臉色慘白得可怕，他的眼珠子簡直已快從眼眶凸脫出來。

「你們說的話，我連一個字也不相信！胡說！胡說！……」

方團沒有反駁他。

沒有人反駁他。

忽然之間，「叮」的一聲，一條金鍊子被拋在地上，鍊上還繫着一枚碧綠的玉牌。

玉牌上刻着四個細小的篆字，那是：

「威震四方」。

勾中魂的呼吸突然中絕。

他的兒子沒有「威震四方」，却死在自己和姬千結的手裏！

× × ×

江湖上的事，雖然並不是每一件都很殘酷，但江湖人報復的手段，却永遠都是這麼殘酷可怕的。

血債血償，這是千百年來每個江湖人遵守不移的法律，雖然其中也有人摒棄這種寃寃相報的思想，但爲數却不多，而且也未必一定就此可以把仇恨化解。

勾中魂作歹爲非，固然死有餘辜，但他的兒子，除了風流不覊，揮金如土之外，並無犯過任何罪過，但結果却成爲仇恨的犧牲品。

姬千結其實姓楚。

他不是姬千結，而是楚千結。

（二）

夜色蒼茫，洞山堡外十分靜寂。

秦大官人在深夜中的臉色，看來比平時更是深沉可怖。

就憑強秦帮主這四個字，已足可威鎭中原有餘。

他在中原叱咤風雲多年，從來都沒有遭遇到沉重的挫折。

強秦帮能在這些歲月中，在江湖上迅速崛起，當然不是一件偶然、僥倖的事。

偶然的成功，只會是小小成功。

能够眞正獲得成功的人，無論是留芳百世或是遺臭萬年，他都必須具有多方面足以令他踏上成功之途的條件。

秦大官人從來都不羨慕僥倖成功的人，也不欣賞僥倖成功的事。

因爲他知道這種「成功」是絕對站不住脚，經受不起時間考驗的。

能够深切瞭解這種道理的人並不多。

冀求幸運降臨到自己身上，忽然一朝平步青雲的人却不少。

可惜就算幸運之神偶然降臨到他們的身上，他們也未必就此可以扶搖直上。

現實總是殘酷的。

尤其是在江湖上，波濤險惡，爬得越高的人往往也會跌得越重。

秦大官人忽然想起了霍十三刀。

霍十三刀在江湖隱沒多年，忽然仗刀重出。向自己挑戰。

雖然他與方殺那一戰始終沒有爆發，但秦大官人和方殺都已看出，霍十三刀已練成了一種極其厲害的刀法，方殺雖然武功極高，但這一戰却是全無把握。

方殺初時原本有七分把握。

但在決鬥前對峙的一刻間，他這七分把握忽然就像冰雪遇見了陽光，完全化爲烏有。

最後，霍十三刀一雙手斷了。

想起那一件事，連秦大官人都有噁心的感覺。

霍十三刀雖然在刀法上練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但說來可笑，却也可悲，他的刀法還沒有在江湖上施展過一招半式，他的一雙手就在極古怪的情況下斷掉。

眞是怪事。

也是太可怕，太恐怖的事。

× × ×

霍十三刀的一雙手完了。

沒有手的霍十三刀，看來也和沒有生命的人不相上下。

自此之後，秦大官人沒有了這個人的消息。

他也許已經死了。

他可能自盡，也可能是死在仇家的手裏。

秦大官人心裏也在可惜。

他可惜的不是霍十三刀這個人，而是他所練成的刀法。

沒有人知道他的刀法究竟已厲害到怎樣的地步，這件事已成爲了一個永遠都不可能獲得解答的啞謎。

他這個人本身已是一個悲劇。

武林中的大悲劇。

秦大官人又想起了方殺。

方殺是他最信任，也值得他信任的心腹份子。

但現在方殺已不再在他的身邊。

對秦大官來說，是千金易得，殺手難求。

尤其是像方殺這種殺手的死亡，更是一種無可彌補的損失。

夜色茫茫。

除了他自己之外，誰都不知道他下一步的計劃將會怎樣。

（三）

風漸漸更冷。

秦大官人的手也冷了。

他忽然看見南方半空，突然爆出一道燦爛的火花。

立刻有人向秦大官人報告：「黑犬堂報急。」

向他報告消息的人是趙敦正。

趙敦正今年還沒有三十歲，國字臉，一字眉，配着一雙大眼睛和一隻不高不矮的鼻子，他的人也和他的名字一樣，敦敦正正的，是個不折不扣的老實人。

秦大官人在雪城四週設立了四座分堂，黑犬堂是其中之一。

秦大官人臉色冰冷，對趙敦正道：「備車。」

自從方殺死後，趙敦正就成爲最接近秦大官人的人，當然，無論從任何角度看來，趙敦正是絕對比不上方殺的。

× × ×

黑犬堂主是強秦帮中最矮小的人。

他叫獵狐叟席四。

在江陵府，席四的名頭可不能算小，十年前江陵五義互相火併，直到現在唯一還能活着的人就是獵狐叟席四。

雖然他長出一副五短身材，但他用的武器却比自己的身體還高出兩倍。

那是一桿幾乎一丈長的金槍。

這桿槍非但長度相當，份量也極爲沉重，居然重達二十三斤另九兩。

十年前席四一戰成名江湖，但接着他却在江湖上銷聲匿跡了好一段日子。

很少人知道，原來他已投身在強秦帮內。

× × ×

黑犬堂在一座小山的山脚下。

這裏地方很隱秘，平時根本就沒有人在這附近活動。

秦大官人選擇這個地方暫時設立黑犬堂，就是喜歡這裏環境偏僻，無論幹甚麼事都可以方便一點。

當秦大官人的馬車駛到的時候，席四已在俯首恭迎。

秦大官人却像是沒有看見這個人，下車之後就直向黑犬堂內走去。

十六個勁裝大漢分列兩旁，他們用的武器也是槍。

他們的槍當然不是二十三斤另九兩的金槍，而是桃木槍。

秦大官人的視綫也沒有落在他們的身上。

當他踏進黑犬堂之後，他的目光就只是凝注在一個人的臉上。

這是一張充滿憤怒、絕望的臉。

這張臉的表情，早已僵硬，永遠的僵硬。

秦大官人呆住了。

他想不到自己一向最倚重的另一員猛將，從老遠趕到這裏，還未和自己說過半句說話，就已死在別人的手下！

（四）

「勾中魂！」

秦大官人的心裏在狂叫。

但他的嘴却不發一言，臉上的表情完全沒有任何的變化。

他只是呆了一呆，然後就坐在一張黑色的高背椅上。

這張椅子本來是席四坐的，但秦大官人在此，哪裏還有他的座位。

其實，堂中還有椅子，但席四不敢坐下。

突聽秦大官人淡淡的說出了兩個字：「你坐。」

× × ×

秦大官人不叫他坐，他不敢坐。

秦大官人叫他坐，他也不敢不坐。

他戰戰兢兢的坐下，一雙枯瘦的手似乎在微微發抖。

秦大官人的視綫又落在勾中魂的屍身上。

勾中魂被放在地上，地上鋪着一張白色的布。

布上染滿血漬。

勾中魂更是渾身是血。

秦大官人沉着臉，忽然問：「致命傷你已看過？」

席四點點頭。

秦大官人突然暴跳起來，一掌就摑在他的臉上。

席四怔住了，還不明白自己何以會挨打。

秦大官人怒道：「你沒有聽見我問你的說話？」

席四連忙站起，道：「屬下聽見。」

秦大官人又在他的臉上摑了一掌：「既然聽見，爲甚麼不回答？」

席四凜然道：「屬下已看過勾二爺的傷勢。」

秦大官人冷冷道：「是甚麼武器？」

席四道：「刀。」

秦大官人道：「甚麼刀？」

席四略爲遲疑。

秦大官人怒喝道：「快說！」

席四吸了口氣，道：「據屬下所見，似乎是姬千結的刀。」

秦大官人眉心一聚，突然喃喃道：「姬千結！姬千結……」

他突然冷冷一笑，問席四：「勾二爺的遺體是誰送回來的？」

席四恭聲回答：「回稟帮主，是拚命園的嚴鐵鷹。」

「嚴鐵鷹？」秦大官人臉色一沉：「好一個奪命老嚴！」

席四道：「憑嚴鐵鷹的本領，還不足以殺害勾二爺。」

秦大官人瞪了他一眼，道：「奪命老嚴也許殺不了勾二爺，但他的本領最少比你還強。」

席四乾咳一聲，不敢再說甚麼。

突見一人匆匆而入，正是趙敦正。

秦大官人臉如寒霜：「甚麼事？」

趙敦正吸了口氣，道：「有人求見帮主。」

秦大官人目光一亮。

「誰？」

「英雄槍郎如鐵！」

秦大官人的瞳孔倏地收縮，瞇成了一綫。

「他總共帶了多少人前來？」

「一個。」

「他是誰？」

「八腿貓。」

× × ×

秦大官人的眼睛陡地睜大，冷笑道：「八腿貓算是江湖上的第幾流人物？」

趙敦正立刻就答：「他的武功雖然只能列入第四五流，但輕功却是一流的。」

秦大官人看着他，忽然笑道：「說得好，你對江湖上的人和事都知道不少。」

趙敦正道：「帮主是否接見他們？」

秦大官人沉吟片刻，終於點點頭，道：「來者不善，善者不來，本帮主倒想看看郎如鐵玩的是甚麼把戲。」

（未完）

新穎俠義奇情中篇

最後一招

高皐·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東門瑜與桂天聲夫婦同往南昌世家，拜訪王四先生，解釋魔教栽贓嫁禍於桂天聲夫婦事，豈料王四見到他們後，先虛與委蛇，突然發難，點住東門瑜要穴，但桂天聲夫婦却將王氏兩子侄制住。僵持中，王夫人由內走出，暗中施毒後，請求桂天聲為兩子侄解穴，但桂天聲已發覺中毒，乃提出先解毒後解穴的條件，王夫人猶豫未決，乃留他們暫居王家。是晚，桂天聲因帶有避毒珠，除袪了各人之毒。翌日，與王夫人相見，猝然點了她主婢二人要穴，然後詢問王四……

途次逢師妹　客邸會嬌妻

王四先生向四夫人瞥了一眼，吶吶半响一個字都沒有說出口來。

顯然王四先生對夫人畏懼已深，不是咄嗟之間就可以解除他心理上的威脅的。

桂天聲略作沉吟，回顧桃花羅剎道：「王四先生乾綱不振，致使牝鷄司晨，為南昌世家帶來無比的恥辱，再說，這女人多半是魔教派來的，妳去問問她，如果不說實話，不妨讓她吃點苦頭。」

他在交待桃花羅剎，目光却時時溜向王四先生及王門二駿。

他希望由他們的反應，再決定是不是應該對王四夫人下手逼供。

王四先生嘴角牽動了兩下，那是內心激動的表情，不過他並沒有出聲阻止。

邦駿兄弟却雙目大張，顯出一份興奮的神色。

現在桂天聲安心了，他知道王氏一門對這位四夫人都無好感，因而目光一轉，向她瞧了過去。

這位風姿綽約的女人，已然面色大變，她雖是十分害怕，仍以威嚴的口吻叱喝道：「王爽，我是你的妻子，你怎能眼睜睜的瞧着我被人欺侮？快動手除了他們，快……」

王四先生身軀震動了一下，口中發出一聲輕吁，然後長身而起，緩步向廳外走去。

這說明了一點，他已懸崖勒馬，不再顧忌魔教的種種威脅了。

邦駿兄弟本想瞧瞧桃花羅剎如何整治王四夫人的，但王四先生一走，他們就無法留下來了。

此時桃花羅剎已經走到王四夫人的身前，口中哼了一聲道：「別再發威了，沒有人會來救妳的，依我看，妳還是識相一點吧！」

王四夫人淡淡問道：「妳就是桃花羅剎？」

桃花羅剎道：「妳說對了。」

王四夫人道：「桃花羅剎久走江湖，做事應該有點分寸，今日一見，却令人有着見面不如聞名之感。」

桃花羅剎微微一笑道：「妳很失望？這不要緊，桃花羅剎原本不是什麼湖海名人。」

王四夫人道：「至少妳應該瞭解當前的現勢，應知道誰是當今武林的主人。」

桃花羅剎撇撇嘴道：「是魔教。」

王四夫人道：「總算妳還有點聰明，本教高手如雲，勢力遍佈天下，開罪了本教妳就死無葬身之地了！」

桃花羅剎道：「別說得那麼可怕嘛，我的胆量小得很呢！」

語音未落，她忽然點出兩指，王四夫人原是坐在圈椅之上的，此時一聲慘呼，竟由圈椅之中跳了起來。

她跳得不高，自然很快就摔了下來，身軀着地之後，她並非老老實實的躺着，而是一面尖聲吼叫，一面不停的翻滾。桃花羅剎在一旁瞧着，有時還鼓幾下掌，對王四夫人的表演，大有不勝激賞之意。

最後王四夫人不止是聲嘶力竭，而且全身收縮，變得像一隻蝦公一般。

桃花羅剎的手法太霸道，縱然是銅筋鐵骨之人，只怕也承受不住。

王四夫人終於崩潰了，因而斷斷續續的嘶喊着：「停……停……我……說……」

桃花羅剎連續拍出兩掌，王四夫人停止了吼叫，也不再翻滾了，只是直着嗓子喘息不已。

桃花羅剎撇撇嘴，道：「明白了吧？王四夫人，咱們也許會死無葬身之地，不過那是以後的事，但現在妳却落在咱們的手裏。」

王四夫人道：「妳待怎樣？」

桃花羅剎道：「不怎樣，只想問妳幾個問題。」

王四夫人一嘆道：「那妳還是殺了我吧！」

桃花羅剎冷哼了一聲，道：「妳不願說？」

王四夫人道：「尊夫是本教教主的記名弟子，他應該知道本教嚴厲的教規，我如若洩漏了本教的任何一點機密，就要受到殘酷的處分，那時生不如死，倒不如讓妳殺死還痛快一點。」

桃花羅剎道：「妳太過份担憂了，四夫人，拙夫是魔教的叛徒，咱們還不是走南闖北，活得好好的，再說咱們為了整個武林的安危，不得不向妳迫供，妳如是不說，眼前這一關妳就無法通過，識時務者為俊傑，希望妳能跟咱們合作。」

王四夫人沉吟半晌道：「可是，我知道的不多。」

桃花羅剎道：「妳知道多少就說多少，不過我要將狠話說在頭裏，妳要是欺騙了我，休怪我心狠手辣。」

王四夫人道：「好吧，妳想知道些什麼？」

桃花羅剎道：「妳用什麼控制南昌世家的？」

王四夫人道：「美色與毒藥。」

桃花羅剎啊了一聲道：「一個年近七旬的老人，竟能為妳古井興波，高明、高明。」

桂天聲道：「這有什麼稀罕，跛者不忘履，盲者不忘視，一個精力過人的久曠鰥夫，怎能拒絕烟視媚行的誘惑？」

桃花羅剎白了他一眼道：「看來你是十分羨慕王四先生了？」

東門瑜哈哈一笑道：「臨老入花叢，是人生的一件樂事，不要說二哥了，連小弟也十分羨慕。」

桃花羅剎哼了一聲道：「你們男人，哼，都不是好東西。」

語音一頓，回顧王四夫人道：「妳向多少人下了毒？解藥呢？」

王四夫人道：「不多，除了四先生就只有兩駿兩驥了。」

桃花羅剎道：「只有五個，的確不多，希望妳將解藥交給我。」

王四夫人道：「沒有解藥。」

桃花羅剎道：「四夫人，我說過，希望妳能跟咱們合作！」

王四夫人嘆了一聲道：「人在矮簷下，誰敢不低頭，我如果有解藥，還能不給妳麼？」

桃花羅剎道：「好吧，妳既是不肯合作，那就怨不得我了！」

王四夫人道：「我沒有騙你，桂夫人，咱們的解藥只能延緩毒發的時間，所中之毒，並不能完全解除，妳如果需要，我給妳就是。」

桃花羅剎道：「不必了，這點毒還難不倒咱們。」

王四夫人道：「妳還要什麼？」

桃花羅剎回顧桂天聲道：「天聲，你說呢？」

桂天聲道：「我想中原武林各派，受害的決不止南昌世家，四夫人如是能夠坦誠相告，咱們將十分感激。」

王四夫人道：「桂公子這麼說，你就不像來自聖教了，如此重大的機密，我怎樣能夠知道？」

桂天聲道：「四夫人說的是，不過妳如果聽到或瞧到什麼，也可告訴咱們。」

王四夫人道：「這個……」

桂天聲道：「人是有良知的，四夫人，難道妳對魔教的所行所為就沒有半點懷疑？」

王四夫人道：「桂公子，你在本教接受過長期訓練，莫非你竟忘記本教忍辱負重，不計毀譽的信條了，唉，看來還是出家人瞧得遠，看得開，少林智空老和尚就比你強多了。」

桂天聲微微一笑道：「多謝四夫人的開導，告辭。」

他隨手點出幾指，震開了王四夫人及兩名婢女的穴道，身形一轉，逕向廳外走去。

東門瑜追上幾步道：「二哥，你就這樣放過她們？」

桂天聲道：「是的，我放過了她們，不過她們却無法放過她們自己。」

東門瑜不明白桂天聲此話的用意，正待出聲詢問，兩聲慘呼，一記悶哼已自身後傳來。

「啊，二哥，小弟好笨。」

東門瑜終於明白桂天聲適才那幾句話的用意了，不過是那幾聲慘叫才能使他明白。

桂天聲却安慰他道：「不，二弟，這不是你笨，是你不瞭解魔教的殘酷，她們的任務失敗了，還或多或少被咱們擠出一點機密，她們如果返回魔教，將[illegible]，的處罰，那時生不如死，只怕連求死也不可能了！」

東門瑜道：「原來如此，啊，二哥說咱們或多或少擠出了一點機密，莫非是那智空和尚？」

桃花羅剎道：「三弟果然不笨，不錯，這是咱們惟一的收穫，不過其中問題很多，待此間事了，咱們再作詳細研究。」

此時他們不便再作長談，因為適才那幾聲慘叫，已將王四先生引來。

這位名滿湖海的高人，似乎在這片刻之間忽然老了十年，不過他究竟不失為一門之主，舉止之際依然十分沉穩。

「少俠，她們……」

「對不起，四先生，在下解開她們的穴道，是想放她們一條生路，但由適才的慘叫推想，她們只怕已經自裁了！」

「好，她們的選擇是對的，只是……唉……」

「四先生，是否因為你們所中之毒而不安？」

「這個……老朽咎由自取，唉……」

「四先生儘管放心，這點毒還難不倒咱們。」

「當眞麼？少俠。」

「自然是眞的了，咱們適才不是也中過毒麼？」

桂天聲立即解下避毒珠交給王四先生，道：「尊夫人只能延緩毒發之期，並不能解除劇毒，在下如非携有避毒神珠，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桃花羅剎道：「尊夫人自裁之事，四先生最好暫守機密，否則可能會引來魔教的大舉報復。」

王四先生道：「桂夫人說的是。」

他立即派人處理四夫人主婢的屍體，並集中身受毒害之人用避毒珠解毒，被桂天聲夫婦制住穴道的家駿人駿，自然也恢復了自由之身。

現在雲開日現，陰霾盡除，南昌世家的大廳之上，正洋溢着一片歡笑之聲。

這是一個盛大的宴會，近百名王氏子弟全部參加，客人却只有桂天聲等一行九個。

酒至半酣，王四先生道：「桂少俠神明英武，舉世罕見，令師是那位高人？」

桂天聲道：「晚輩沒有師父，這點莊稼把式是跟家父學的。」

王四先生道：「令尊的名號是……」

桂天聲道：「家父諱潄泉。」

王四先生一怔道：「少俠請恕老朽失禮，令尊是否與桂大俠濯泉有關？」

桂天聲道：「這個晚輩不大明白。」

桃花羅剎道：「我這個做兒媳的還沒有見到公公，不過，依據種種跡象研判，他老人家可能就是當年魔教的六大血獅之一。」

王四先生啊了一聲道：「少俠就是惟一逃過石獅子滴血的桂家？」

桂天聲道：「是的。」

王四先生道：「那就不錯了，當年武林盛會，魔教教主原想一網打盡天下武林，如非令尊仗義維護，中原武林只怕早已變作血腥世界了，事後六大血獅星散，魔教也從此銷聲匿跡，中原武林為了感激令尊的大德，曾經共同鑄了一面『感恩金牌』準備送給令尊，但咱們找遍中原各地，可是十餘年這塊金牌還是無法送出，今天幸遇少俠，只好將它給你了，家駿，快去佛堂中取來。」

語音一頓，接着苦笑一聲道：「那妖女控制了南昌世家，只有佛堂還是一片乾淨土地。」

桂天聲道：「前輩老謀深算，晚輩衷心佩服，不過那塊金牌晚輩不能接受。」

王四先生道：「為甚麼呢？少俠。」

桂天聲道：「咱們對家父的已往只是猜測，這是不能作準的，就算沒有錯，也應該由家父親自接受，方命之處，尚望前輩鑒諒。」

王四先生略作沉吟道：「這樣吧，少俠，就算是老朽的一個請託，託你轉交令尊，如若令尊不是當年的桂大俠那也不要緊，將來少俠再還給老朽就是。」

桂天聲道：「對不起，前輩，晚輩實在不便答允，因為晚輩已有五六年沒有見到家父了，他老人家身在何處，尚不得而知，還是等待晚輩找到家父之後再作計議吧。」

王四先生道：「你聽我說，少俠，老朽一見到你就有故舊重逢之感，因為你極像令尊，所以令尊就是當年的桂大俠，不必懷疑，其次，為了虬髯蓮鈎之事，中原武林多對少俠夫婦不滿，有了這塊金牌就可以免去不少麻煩了。」

桃花羅剎道：「天聲……那你就收下吧，不要辜負王前輩的一番好意。」

王四先生由王家駿的手中接過一隻錦囊，雙手遞給桂天聲道：「少俠先收好，咱們再乾幾杯。」

桂天聲接過錦囊，將它放進懷裏，然後雙拳一抱道：「晚輩酒足飯飽，就此告辭。」

王四先生道：「別忙，少俠，老朽……東門少俠還有事相商，再說少俠兩代都對王氏有恩，無論如何要請少俠屈留數日，使老朽得以稍盡地主之誼。」

桂天聲道：「咱們只是為所當為，前輩千萬不要放在心上。」

他沒有答允留下，也沒有說立即要走，這是要看王四先生與東門瑜交談的情形而定。

東門瑜不知道王四先生有什麼事要跟他商談，因而詢問道：「前輩，有什麼指示？」

王四先生道：「不敢當，老朽在與少俠商談之前，對適才的冒瀆，先向少俠致歉。」

東門瑜道：「這只是一點誤會，前輩不必放在心上。」

王四先生道：「多謝少俠。」

一頓接道：「令尊名滿西南，武功品德均為世人所稱道，惜為奸人從中挑撥，致與中原武林不相往來，數月前經中原各派請託令師到西南修好，想不到竟遭到魔教的暗算。」

東門瑜道：「這個晚輩知道，前輩之意是……」

王四先生道：「魔教倡亂，其心可誅，如若讓他席捲中原，西南就很難自保了，所謂唇亡齒寒，想少俠必然瞭解其中的道理。」

東門瑜道：「晚輩明白，他日當力勸家父捐棄前嫌，為維護江湖正義而貢獻一

點心力。」

王四先生道：「少俠將門虎子，識見果然不凡，只不知少俠何時返回西南？」

東門瑜道：「這就難說了，目前晚輩還沒有返回西南的打算。」

王四先生道：「老朽有一點建議，不知少俠是否應允？」

東門瑜道：「前輩請說。」

王四先生道：「少俠此時如若返回西南，可能惹來魔教的攔截，少俠如能修書一封，由老朽派人送交令尊，那就安全的多了，少俠以為如何？」

桃花羅剎道：「魔教短期內還不致發覺南昌世家的變故，由王前輩派人前往西南，的確可行，只不過仍應化裝前往，絲毫不能大意。」

王四先生道：「不錯，老朽正是這個意思。」

東門瑜道：「好，晚輩立即修書。」

桂天聲待東門瑜修好書信，乃辭別王四先生，一行九人經九江北上，逕向合肥奔去。

他們在南昌完成了一項摘奸發伏，撥亂反正的工作，雖然此項消息尚未外洩，但桂天聲揭發高寒暗算虬髯蓮鈎，使魔教受到一次嚴重的挫折，魔教說甚麼也不會放過他們。

這天他們到達王家河，此地屬於安徽潛山縣管轄，是大別山東麓的一個山鎮。

此時距晌午還有半個時辰，他們原想到鎮上打一個尖，然後趕到潛山縣城投宿的。

距鎮集約莫還有五里，桃花羅剎忽然啊了一聲道：「天聲，你瞧，只怕是麻煩來了。」

桂天聲道：「不錯，領頭那名虬髯大漢名叫龔虎，是魔教四大管帶之一。」

桃花羅剎道：「你在太湖醒來第一個見到的就是他？」

桂天聲道：「正是此人。」

桃花羅剎道：「好，讓我去收拾他好了。」

桂天聲道：「收拾此人並不困難，只是對他身旁的那名黃袍老者咱們應該特別注意！」

東門瑜道：「二哥！他是誰？」

桂天聲道：「我不認識此人，只不過由他的神情推斷，覺得他是一個十分可怕的强敵。」

桃花羅剎忽然面色一肅道：「我想起來了，此人的確是一個可怕的强敵！」

桂天聲道：「哦，妳快說。」

桃花羅剎道：「當年魔教教主帶着三大魔王，六大血獅，及魔教門下三百餘人，原想藉爭奪武林盟主寶座的機會，一舉殲盡天下武林的，但因六大血獅的背叛，使他功敗垂成，三大魔王死了兩個，三百多精銳弟子也無一倖存，只有鐵傘魔王歐陽傲天護着他逃了出去。」

東門瑜道：「二嫂說對了，他不正是挾着一把雨傘？」

桂天聲知道碰到這個魔王，可能凶多吉少。

他為了隱藏身份及實力，從未使過瀝泉神譜上的武功，現在面臨生死關頭，任什麼都不必隱藏了。

於是，他暗凝瀝泉神罡，放開腳步，直到魔衆守候的山崖才停了下來。

雙拳一抱，向龔虎行了一禮道：「桂天聲見過管事。」

龔虎嘿嘿一陣冷笑道：「桂天聲，本教待你不薄呀！數年教誨之德，你完全忘了？」

桂天聲道：「沒有忘。」

龔虎道：「那你為什麼背叛本教，甚至殺死你的同學高寒？」

桂天聲冷冷道：「這就要請教管事了，高寒為什麼用在下的名義暗算虬髯蓮鈎兩位前輩？又假冒在下之名，再度暗算東門公子？他一再栽賍嫁禍究竟為了甚麼？莫非是教主授意叫他陷害在下不成？」

龔虎大喝一聲道：「桂天聲，你好大的胆量，侮蔑教主，你知道應該接受何等懲罰？」

桂天聲淡淡道：「龔管事，有一件事我必須向你說個明白，當年在下進入聖教並非自願，現在是聖教有負於我，並不是我背叛聖教，因此在下脫離聖教是被迫的，這你們不能怪我，我自然也不再受聖教的任何約束了，在下言盡於此，是敵是友但憑閣下選擇。」

立在龔虎身側的黃袍老者忽然哼了一聲道：「不必再說廢話了，拿下就是。」

龔虎應了一聲，舉手一揮，一名手持鬼頭大刀的彪形大漢走了出來。

此人姓章名彪，也是桂天聲的同學之一。

章彪是一個渾人，根本不明白什麼是善惡是非，龔虎叫他拿人，他却咧開大嘴叱叫道：「俊小子，快跟咱回去，否則咱老章可要揍人了！」

東門瑜說道：「二哥，讓我去對付他吧。」

桂天聲道：「好的，不過此人天生神力，三弟要小心一些。」

東門瑜道：「小弟會當心的。」

他拔出長劍，踏前幾步道：「朋友，請賜招。」

章彪雙目一瞪道：「我叫俊小子跟我回去，誰找你了？」

東門瑜道：「你找俊小子就得先過我這一關，否則他不會跟你回去的。」

章彪道：「這可是你說的，接招。」

一刀揮出，勁風急湧，力道之猛，可當得江湖少見。

東門瑜不敢硬接，腳下一錯，旁移三尺，避開了這兇猛的攔腰一刀。

但他腳下還未站穩，又感到金刄劈風之聲已跟踪而至，不由大吃一驚。

別看章彪身如鐵塔，是巨無霸一類的人物，但身法之靈巧，出招之快捷，却出人意料之外。

好在東門瑜也非泛泛之輩，當他感到金刄劈風之際，便已足尖一點地面，彈身躍了起來。

「流雲亘空」是東門家學，在當代武林，算得是一項獨步江湖的絕藝。

他身在空際，立即翻腕吐劍，連續攻出五招。

這五招像一片天幕，劍光籠罩兩丈方圓，威力之强，當得是無與倫比。

章彪天生神力，魔教曾經予以特殊造

就，但他在東門瑜「流雲亘空」的一輪猛攻下，竟然連中三劍。

此人皮厚肉粗，三劍又不是中在要害之上，當東門瑜身形着地之時，他又大吼一聲，揮刀撲了上來。

「流雲亘空」極費眞力，東門瑜不願輕於使用，但他實在接不下這位渾人的神力，只得再度彈身躍了起來。

這回韋彪學乖了，東門瑜的凌空一擊，使他受到一處輕傷，而且他覷準了東門瑜落地之處，十分準確的一刀揮出。

這一刀幾乎與東門瑜着地的身體同時到達，速度之快，如同電光石火一般。

無論東門瑜的武功如何高明，在雙脚尚未着地之前，不可能再度縱身躍起。

那就糟了，他眞力已竭，立足未穩，這一刀他如何能夠接它下來？

但求生是人類的本能，他雖然明知拚鬥必然無望，仍全力一劍劈出。

這像是垂死之前的掙扎，除非發生奇蹟，這一劍將不可能替他帶來什麼希望。

但奇蹟終於發生了，劍出頭飛，熱血狂噴，韋彪的無頭屍體倒下去了，東門瑜却張着一對驚詫的雙眼，瞅着那具無頭屍體發呆。

雙嬌四獸奔了上去，將面泛青白的東門瑜扶了下來，雲烟在他的耳旁悄聲道：「好險，如非桂公子夫婦雙雙出手，那就不堪想像了。」

東門瑜終於明白了，是桂天聲的金剛指，及桃花羅刹的桃花透骨針救了他，於是雙拳一抱道：「多謝二哥二嫂。」

桂天聲道：「自己兄弟嘛，三弟何須多禮。」

魔教出師不利，折了一員大將，黃衣老者氣得面如寒鐵，沉聲叱喝道：「一起上，只要除掉姓桂的，死活不論。」

龔虎吶吶道：「這個……咳……教主曾經吩咐……」

黃袍老者略作沉吟道：「好吧，你們去對付東門瑜，姓桂的由老夫收拾。」

龔虎應了一聲，率領二十餘名魔教門下，向東門瑜等展開攻擊。

桂天聲目光一掃全場，扭頭對桃花羅刹道：「妳先去迎戰龔虎帮助三弟解決那般魔徒，然後再來助我對付鐵傘魔王。」

桃花羅刹道：「你一人獨鬥鐵傘魔王，我有點放心不下。」

桂天聲道：「不必担心，我縱然勝不了他，自保決不會有問題的，妳快去。」

桃花羅刹無可奈何，只得縱身一躍，攔住龔虎道：「姓龔的，想恃多爲勝麼？先過了姑奶奶這一關再說。」

龔虎雙目一翻道：「桃花羅刹，在下並不怕你，只是妳如此自甘墜落，實在令人有點惋惜！」

桃花羅刹道：「哦，說明白點，姑奶奶怎樣自甘墜落了？」

龔虎道：「桃花羅刹名滿江湖，在人們的想像之中，是一個高不可仰，而又神秘莫測的一代女傑……」

桃花羅刹道：「多承誇獎。」

龔虎道：「可惜姑娘竟不知愛惜羽毛，下嫁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輩，而且他還是本教的叛徒。」

桃花羅刹面色一沉道：「經雲浮空，鴻圖萬里，豈是你們這些爛泥巴，小燕雀能夠領略的，廢話少說，咱們還是在武功上分個高下吧。」

龔虎道：「好吧，姑娘既是忠言逆耳，龔某只好得罪了。」

此人的兵刄是一條豹尾長鞭，一鞭揮出，遠及丈五，鞭身撕破空氣，發出扣人心弦的異聲。

魔教四大管事之首，功力果然不凡，桃花羅刹雖然並不怕他，要想近身反擊却也不易。

此時桂天聲已經與鐵傘魔王交上了手，他使的是從未使用過的瀝泉槍法，也只能跟對方戰成一個平手。

但這個平手却使鐵傘魔王大爲震驚，他再也想像不到，這位年紀輕輕的小夥子，居然使出如此神妙無方，威力驚人的槍法。

在當代武林之中，縱然是一代霸主，能夠接下三招鐵傘的已然十分少見，他們狠鬥數十招，竟然是平分秋色。

在五十招後，鐵傘魔王忽然發出一聲長嘯，鐵傘的招式也同時一變。

它像一隻凌空旋轉的車輪，但却晶芒奪目，勁風四溢。

它的速度在逐漸加快，快得使人瞧不到輪影，只見到一片晶芒。

鐵傘帶起的罡風，也如排山倒海一般，桂天聲如非以瀝泉神罡相拒，幾乎存身不住。

最可怕的是失去鐵傘魔王的身影，他所瞧到的只是滿目光華。

瀝泉槍法是獨步武林的無雙絕學，桂天聲空具此項絕藝，竟對鐵傘魔王無可奈何。

其實鐵傘魔王歐陽傲天是當代武林的第一號魔頭。

當年在數十名絕頂高手的圍攻下，他憑着掌中的一把鐵傘，護着魔教教主突圍而出。

他功力之高，可以說無人能出其右。

桂天聲能夠跟他力拚數十招而不呈敗象，已經是難能可貴了。

由於他的內力不及鐵傘魔王，時間一久，攻守之間已不如適才靈活，那麼他就逐漸步入危險的境界了。

忽然，三條人影由官道狂馳而來，領頭的是一名紫衣姑娘，她身形還在十丈以外，就拉開嗓門高叫道：「住手。」

鐵傘魔王對這位姑娘的出現，似乎頗爲意外，他收回鐵傘，扭頭對紫衣姑娘道：「玲兒，妳又來胡鬧了。」

敢情來人是歐陽玲琅，魔教教主的獨生愛女，勿怪鐵傘魔王會收住他的攻勢。

歐陽玲琅的身後二人，一個是丫環雪兒，另一黑衣老婦是她的奶娘梅婆婆。

柳眉一挑，歐陽玲琅先拋給桂天聲一記幽怨的眼神，然後櫻唇一噘道：「你是怎麼啦？伯伯，憑你一個成名多年的武林前輩，怎麼跟一個後生晚輩動起手來了？你也不怕江湖上說你以大欺小？」

鐵傘魔王哈哈一陣大笑道：「伯伯還有點自信，除了妳玲丫頭，只怕找不出一個人敢對伯伯說個不字。」

歐陽玲琅撇撇嘴道：「伯伯名震江湖，自然可以橫行霸道，侄女兒不管這些，

這件事我非插上一腳不可。」

鐵傘魔王道：「你要怎樣？玲兒。」

歐陽玲琅道：「我要伯伯帶他們回去，這件事交給玲兒處理。」

鐵傘魔王道：「不要胡鬧，玲兒，他是本教的叛徒，伯伯不能不管。」

歐陽玲琅一嘆道：「伯伯，你平日說你喜歡玲兒，就是玲兒要星星你也會摘下來的，原來伯伯是在騙人！」

鐵傘魔王道：「玲兒，伯伯是喜歡你，可是也不能違背教規，如果讓妳放了他，咱們聖教今後怎麼能夠管理別人！」

歐陽玲琅道：「侄女沒有說放了他，只是處理的方法跟伯伯不同而已，好麼？伯伯，將他交給玲兒處置。」

鐵傘魔王道：「不行，這件事伯伯不能依你。」

歐陽玲琅面色一變道：「伯伯，你當眞不答允玲兒的要求？」

鐵傘魔王道：「原諒伯伯，玲兒，爲了維持本教教規的尊嚴，伯伯不能答允妳的。」

歐陽玲琅身形一晃，奔到桂天聲的身前，道：「伯伯既是執意如此，你就先殺了玲兒吧。」

鐵傘魔王估不到歐陽玲琅會來這一麼一手，不由神色一呆。

他是魔王，心腸狠毒，殺人比吐口水還要方便。

不過，骨肉親情的依存觀念，禽獸也難以避免，虎毒不食子，他怎能傷害歐陽玲琅。

於是他咳了一聲道：「妳這孩子……好，好，伯伯依妳，不過有一點伯伯要告訴妳，如果爲了私情而對本教造成傷害，那妳就是本教的罪人了！」

語音一落，身形急轉，眨眼之間，人影已在十丈之外，其餘的魔教門下，也走得一個不剩。

雨過天晴，陰霾盡收，歐陽玲琅轉過身來了。她臉上像綻開着一朵鮮花，艷光迫人，美得不可方物。

「大哥，怎麼謝我？」

「多謝大小姐解圍之德，桂天聲他日必有一報。」

「我說的不是這個。」

「哦，妳說的是什麼？」

「我救了一個人……」

「誰？」

「神槍門主岑玉琴。」

「啊，她在那裏？」

「江浦縣城。」

「南京對岸的江浦縣？」

「不錯，她受傷頗重，要我替她找你，願意跟我走麼？」

「這個……」

桂天聲這一遲疑，立即引起歐陽玲琅的不滿，櫻唇一噘，冷冷道：「大哥，怎麼，有了新人忘記舊人了？岑家姊姊可是你的結髮妻子啊！」

歐陽玲琅語中有物，桃花羅刹怎能容忍得下，因而柳眉一挑道：「妳是桂家的什麼人，要妳來管桂家的家務事？」

歐陽玲琅道：「我麼，桂天聲的師妹，師妹關心師哥師嫂，難道不行？妳呢，是我師哥的小老婆吧？哼，在本姑娘的面前，妳最好少插嘴！」

桃花羅刹面色一變，伸手拔出長劍，便待與歐陽玲琅拚命，桂天聲急忙伸手一攔道：「別衝動，玉篁，她年紀小，不要跟她一般見識。」

歐陽玲琅哼了一聲道：「爲了岑家姊姊我幾乎跑遍了大江南北，這還不是爲你好，怕你揹上一個始亂終棄的不義之名，怎麼，難道我錯了？」

桂天聲道：「我沒有說妳錯，只是妳不明白我的處境罷了。」

歐陽玲琅道：「哦，說說看。」

桃花羅刹道：「妳應該比誰都明白，這一切都是魔教弄出來的。」

歐陽玲琅怒叱道：「妳敢侮辱本教，本姑娘決不饒妳！」

桂天聲叱喝道：「玲琅，妳既然認爲我是妳的師哥，妳就得聽我的，不准再鬧大小姐的脾氣，聽到了沒有？」

歐陽玲琅呆了一呆，終於委委屈屈的道：「聽就聽嘛，幹嗎要兇霸霸的。」

桂天聲不再理她，回頭以傳音對東門瑜道：「三弟，看來只好由你走一趟少林了。」

東門瑜也以傳音道：「好的，不過還要請二哥指示，小弟應該如何進行。」

桂天聲道：「二弟最好改一下裝扮，以免路上遭遇痲煩，到達少林之後就求見少林掌門，將南昌世家的經過告訴他，並說明智空大師也許遭到魔教的控制，如果見不到少林掌門也不要緊，小兄會儘快趕回，到時候咱們再作計議。」

東門瑜道：「好，小弟先走一步。」

東門瑜主僕走後，桂天聲桃花羅刹，及歐陽玲琅主婢三人，也於當晚趕到潛山縣城投宿。

晚餐之後，桂天聲將歐陽玲琅請來房中，原想替她與桃花羅刹之間作一個和事佬，否則今後長途跋涉，誰知她們却大眼瞪小眼，多麼彆扭！

但桃花羅刹却在歐陽玲琅來到之前避了出去，他暗暗嘆息一聲，知道這兩位個性偏激的女人一時之間將難以言歸於好。

於是他只好話題一轉，道：「玲妹子，妳是怎麼遇到岑玉琴的？」

歐陽玲琅道：「在江浦附近，當時岑姊姊正被玉龍帮主郎開新率領四名高手圍攻，她已身負重傷，形勢十分危急，我是路見不平，才插手將她救下來的。」

原來岑玉琴離開張渡湖後，即北上河南，她是要尋找桂天聲，但人海茫茫，像她這樣毫無目標的找法，豈不跟大海撈針一樣？不過她決不灰心，不管希望如何渺茫，他會毫不氣餒的尋找下去。

這天到達睢縣以南的胡莊，她就遇到一個找碴的。

江湖原是一個龍蛇混雜的所在，像她這樣一個風華不俗的美麗少婦，孤零零的闖蕩江湖，痲煩自然是不可避免的。

找碴的是大刀客楮權，在江湖道上，此人也是一個有頭有臉的人物。

他性好漁色，今天又多喝了幾杯，當他發現岑玉琴之際，自然要驚爲天人了。

「姑娘，咱們好像在那兒見過？」

此人當眞是色胆包天，他竟在衆目睽睽之下，橫身攔住岑玉琴的去路。

岑玉琴脚下一窒，愕然道：「你弄錯了吧，朋友，咱們素不相識。」

大刀客楮權道：「沒有錯，妳是張大嫂，咱們分別才不到半年，妳就不認識我了？」

岑玉琴道：「你胡說，我的丈夫是申天桂，你的確認錯人了！」

大刀客楮權呆了一呆，忽然一陣狂笑道：「這當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妳說，桂天聲現在那裏？」

岑玉琴冷冷道：「你聽錯了吧？朋友，拙夫姓申不是姓桂。」

大刀客楮權道：「申天桂就是桂天聲，他假報姓名混入魔教，存心之險惡可想見一斑，然後他又暗算虬髯蓮鈎，並背叛魔教，擊殺他的同門，現在他已是黑白兩道追殺的對象，四海雖大，他已無容身之處了，再說妳是他的妻子，他却連眞實姓名都不肯告訴妳，妳還護着他做什麼？」

岑玉琴道：「你是誰？你怎麼知道這些？」

大刀客楮權道：「我大刀客楮權，在江湖道上是一塊金字招牌，桂天聲的一切，可說人人皆知。自然瞞不過在下。」

岑玉琴道：「多謝你相告，告辭。」

大刀客楮權伸手一攔道：「妳是怎麼啦？姑奶奶，在下跟你說了這麼多，難道妳還不明白？」

岑玉琴道：「你要我明白什麼？」

大刀客楮權道：「擺脫姓桂的，擇人改嫁，以免躭誤妳的終身幸福，如果妳願意，楮某現在還是光桿一個……」

此人竟然當街毛遂自薦，而且說得口沫橫飛，簡直無恥已極。

但他語音未落，忽然拍的一聲脆响，岑玉琴已賞了他一個又清又脆的耳光。

他連退兩步，用手一抹嘴角，竟然抹了一手血絲。大刀客名震江湖，如今當衆挨女人的耳括子，這個人算是丟到家了，他如何忍得下去。

「臭婊子，妳敢打大爺的耳光！大爺要不將妳剝光了躺在街上，就枉稱大刀客了。」

說話之間他已經伸出蒲扇一般的右手向岑玉琴的肩頭抓了過去，他的左手也沒有閒着，向下急吐，再往上一翻，竟是一招極端陰損的招式。

對女人竟用上了「撩下陰」的絕招，大刀客楮權實在下流已極，只是如此一來，却惹起了岑玉琴的殺機。

一聲嬌叱，岑玉琴凌空躍了起來，一陣迷人的香風，向大刀客送來一條玉腿。

這條玉腿是閻王爺的帖子，可不是送給他摸的。

只不過多事的風兒却撩起了她的裙子，那修長潔白的玉腿也隱約可見。

這撩人情思的景象，對一個喝過酒的好色之徒來說，實在具有無比的誘惑之力，所謂願在花下死，做鬼也風流，他自然連死活都忘記了。

其實他只不過微微迷糊了一下，立即清醒過來，他那隻伸出去的左臂原是想摸她一把的，由於他究竟是一個多年習武之人，因而能懸崖勒馬，變摸爲抓，毫不憐惜的向那條凝脂般的玉腿抓去。

但兩軍陣前，瞬息萬變，他適才那一迷糊已經失去了先機，最後就連生命也送掉了。

因爲他那一抓並沒有抓到什麼，岑玉琴的那隻瘦不盈握的小脚，却連續伸縮了三下。

第一下她脚尖的鋼尖不偏不倚的踢在大刀客的太陽穴上，第二下是雙目之間，第三下是心口穴道之上。

這三個地方全是最要命的所在，中上一下已經可以送大刀客到鬼門關去了，最後兩脚是多此一舉。

這是由於岑玉琴第一次使用無影脚，對它的威力還不太瞭解，才使大刀客遭到了慘禍。

岑玉琴身形着地，向圍觀的人羣雙拳一抱道：「小女子迫不得已，希望各位能够做一個見證。」

一名年約五旬的老者由人羣中擠出來道：「此人當街調戲婦女，行爲極端下流，他是罪有應得，姑娘勿須介意。」

岑玉琴道：「多謝老丈。」

她在胡莊只是打了一個尖就繼續上路。然後經睢縣、商邱，向江蘇省境奔去。

鐵佛寺是蘇豫邊界的一個鎭集，岑玉琴趕到鎭上已是落日含山的時分了。

此地貫通官道，行旅十分之多，她連走兩家客棧都已客滿，直到第三家集賢客棧才找到一間客房。

只不過這家客棧頗爲特殊，否則連這間客房只怕也剩不下了。

因爲集賢客棧的老闆是江湖中人，所謂臭味相投，到這兒投宿的自然也以江湖人物最多。

岑玉琴也瞧出了這些，但她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原則，也就泰然處之。

她訂好房間，要來菜餚，獨自在食堂進食。

她的確沒有犯着別人，可是別人却放她不過，原因很簡單，她是一個孤身的女人。

「姑娘，借個光。」

一名臉肉橫生，眉似帚把的短衣大漢，擠到岑玉琴的桌上來了，一句借個光，就一屁股坐到她的桌子對面。

食堂中吃飯的不多，少說點還有兩三張桌子是空着的，短衣大漢偏偏要往這兒擠，豈不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

岑玉琴沒有說甚麼，神色上還是那麼一片安詳。

她不說，短衣大漢却開了口了：「姑娘，野狼邵邦郁是在下，咱們相逢就是有緣，來點酒慶祝一下才有意思，怎麼，不反對吧？」

人家步步進逼，岑玉琴自然不能再裝啞吧，於是柳眉一挑，冷冷道：「岑玉琴不想惹事，邵朋友請自重一點！」

她不想再吃了，碰到這麼一樁倒盡胃口的事她如何還能再吃？

但人影一閃，野狼邵邦郁已橫身攔住她的去路，同時嘿嘿一陣冷笑道：「岑姑娘，邵某可是一番好意，除了在下，可沒有一個敢帮妳了。」

岑玉琴道：「我不需要別人的帮助，閣下的好意我心領了。」

野狼邵邦郁道：「不需要帮助，岑姑娘，妳是眞的不知道還是假裝糊塗？」

岑玉琴道：「我不知道你在說些什麼，請讓開。」

野狼郝邦郁一嘆道：「玉腿飛魂岑玉琴功力够高，縱然遇到當代武林的一流高手，的確能够放手一戰，只是雙拳難敵四手，好漢架不住人多，別人調集了三四十口子，妳如何能够應付？」

岑玉琴道：「當眞麼？我沒有仇人，誰會這麼勞師動衆，來對付我一個婦道人家？」

野狼邵邦郁道：「姑娘妳這是在自我安慰了，莫非妳忘記了大刀客楮權是怎麼死的？再說尊夫桂天聲是武林的公敵，別人怎能放得過妳？」

岑玉琴呆了一呆道：「多謝指教，告辭！」

嬌軀一擰，由野狼邵邦郁的身側一閃而過，速度之快，令人目不暇給。

邵邦郁錯愕半晌道：「高明，玉腿飛魂的盛名果然並非虛致，只是，唉……」

敢情岑玉琴在胡莊一戰，江湖朋友竟送了一個玉腿飛魂的渾號，這個渾號不能算雅，倒也頗爲切題。

她的玉腿是美麗而迷人的，但，當她施展玉腿被你瞧見之時，你的靈魂也就要飛向鬼門關去了。

邵邦郁是胡莊的觀戰者之一，他也隱隱約約的瞧了一眼，雖然他的靈魂並未飛走，却魂牽夢繞的一路追隨下來。

他是蘇豫一帶黑道上的瓢把子，對江湖動態自然十分明瞭，他知道有人要對付岑玉琴，才向她提出忠告。可惜岑玉琴不領情，他的好心成了白費。

此時一名勁裝漢子趨前幾步道：「算了吧，瓢把子，她既然不知好歹，咱們就不必管她了。」

野狼邵邦郁忽然面色一沉道：「不，你給我吩咐下去，叫他們對集賢客棧嚴加戒備，不許任何人在此地撒野。」

勁裝漢子微微一怔，隨即應了一聲，轉身向店門之外奔去。

勁裝漢子名叫鐵三郎，是野狼邵邦郁最得力的部屬，他適才微微一怔，是不明白他的瓢把子爲什麼要對這位岑玉琴如此關顧？

自然，岑玉琴風華絕代，是一個值得爲她賣命的女人，不過以野狼邵邦郁的實力，大可予取予求，如今連邊都沒有摸到就這麼大賣傻勁，豈不成了傻瓜一個？

其實邵邦郁面惡心善，是一個懷才不遇的落第秀士，他愛慕岑玉琴，却沒有半點褻瀆之心，這是極高的情操，也是一股傻勁，不是一般人所能領略的。

翌晨岑玉琴繼續上道，野狼邵邦郁仍像寃魂不散似的一路跟踪下去，直到江南附近，終於發生了驚人的變化。

此時天空正飄着濛濛細雨，天色也是一片迷濛，岑玉琴低頭緊走，想趕到江南城歇息。

忽然有人打了一聲哈哈，接着人影逭閃，由道旁樹林中湧出一羣懷抱長刀的大漢。

來人一共三十六名，爲首的是一位年約四旬的白衣文士，他懷中抱着一把金刀，雙目神光閃爍，露出一片殺機。

「別走了，姓岑的，嘿嘿，此地風水不錯！」

岑玉琴脚下一窒，向白衣文士打量一眼道：「你這是做什麼？朋友。」

白衣文士道：「討債的，殺人償命，欠債還錢，妳說對麼？」

岑玉琴道：「你找錯了人了吧？咱們素昧生平，那裏來的債務？」

白衣文士哼了一聲道：「妳還要裝傻，大刀客楮權是不是妳殺的？」

岑玉琴道：「閣下原來是大刀客楮權的朋友，那就難怪了，不過楮權當街調戲婦女，行爲十分下流，他是自己找死，這可不能怨我。」

白衣文士冷哼一聲道：「我說過，殺人償命，欠債還錢，妳縱然舌粲蓮花，這筆血債郞某非討不可。」

岑玉琴道：「你姓郞？」

白衣文士道：「不錯，玉龍帮主郞開新就是下，大刀客楮權是郞某的朋友。」

岑玉琴毅然道：「好吧，郞帮主請賜教。」

郞開新伸手一招，四名懷抱長刀的大漢立即聯袂奔出。

岑玉琴反臂摘下長槍，幽幽一嘆道：「玉龍帮是江湖上的名門正派，閣下竟然不明事理，豈不令人失望！」

郞開新冷冷道：「少說廢話，給我拿下。」

隨着郞開新的叱喝，四柄長刀挾着破風之聲向岑玉琴攻過來。

刀光耀目，勢如水銀瀉地，這四人不只是功力極高，配合之妙，也令人嘆爲觀止。

岑玉琴雖是當過一門之主，但搏鬥的經驗並不太多，此時乍逢强敵，難免手忙脚亂。

她雖是忙亂，却逃過了玉龍帮四大高手的聯手一擊。

只是她受了傷，後背左肩鮮血殷然，拉開了兩道寸許長短的傷口。

一招之下就落得兩處刀傷，這是她意想不到的，而且敵人又如此之多，再鬥下去豈不是凶多吉少！

銀牙一挫，她豁出去了，左手一指點出，迎擊當面的一名大漢，長槍反插，猛刺身後的敵人，同時嬌軀急旋，玉腿倏飛，四聲扣人心弦的慘呼，幾乎不分先後的响了起來。

金剛指、倒馬槍、無影脚，她壓箱底的武功，一古腦搬了出來。

這幾項獨步武林的絕學，果然具有無可比擬的威勢，玉龍帮的四大高手登時一起了賬，向鬼門關報到去了。

玉龍帮主郎開新大吃一驚，他決未想到岑玉琴竟然身負絕藝。

好在她已身受刀傷，又只是獨身一人，此時如果不將她收拾下來，今後玉龍帮就要枕蓆難安了。

於是，他纂喝一聲，領先向岑玉琴撲出。

郞開新不愧爲一帮之主，金刀飛舞，刀刀有如疾雷撼山，岑玉琴從未遇到如此高明的對手，連招架也感到難以應付。

她身負武林絕學，但在强大的壓力之下，竟然無暇施展，惟一能够使用的就只有桂天聲教給她的最後一招倒馬槍法了。

這一招成了她的護身靈符，每當危如累卵之際，一記倒馬槍法，必然使她脫出險境。

而且她也傷了不少玉龍幫門下，只要她使出倒馬槍法，圍攻者必然有一個濺血橫屍。

只是她的傷勢也在不斷增加，最後是披頭散髮，鮮血被體，幾乎變成一個血人了。

不過她要活下去，她要見到桂天聲，強烈的求生意志，使她在劇烈的酣戰。

此時三條人影由西方急馳而來，領頭的一名彪形大漢，正是野狼邵邦郁。

他原是一路上暗中護送岑玉琴的，昨晚由於因事稍有躭擱，岑玉琴就幾乎遇到不幸。

身形還在十丈之外，邵邦郁就振吭大呼：「姓郎的，你要不要臉，堂堂一幫之主，竟以多勝少，欺負一個婦道人家！」

郎開新原已勝券在握，最多再用十招，他必然可以將岑玉琴收拾下來，想不到半路上殺出一個程咬金，野狼邵邦郁竟然跑來攪局。

他知道此人不太好惹，不先打發了他就很難達到收拾岑玉琴的目的，於是他交待手下六名高手纏着岑玉琴，就率領十名手下向邵邦郁迎去。

「怎麼啦？邵兄，你要插手管這樁閒事？」

「不錯，邵某非管不可。」

「什麼！莫非她跟你有什麼過節？」

「你猜錯了，她跟在下毫無過節。」

「這就叫人不懂，難道你想救她？」

「你說對了，在下正是想要救她。」

「你是開玩笑吧，邵兄，你知道她是誰麼？」

「當然知道，她叫岑玉琴。」

「也知道他的丈夫是桂天聲？」

「知道，桂天聲是武林的公敵，不過這不干我的事。」

「嘿嘿，說的好，看來邵兄是不惜與天下武林爲敵了，只是在下想不明白，你究竟爲了什麼？」

「這個麼……在下只是受朋友之託而已。」

「這就難了，你有朋友，邵某也有朋友，她殺了大刀客楮權，邵某不得不討回這筆血債。」

「既是如此，咱們只好在武功上分一個高下了，郎幫主請。」

話不投機，只好訴諸武力，這一對草莽高人，就這麼捨死亡生的拚鬥起來。

野狼邵邦郁使鞭，他的功力較郎開新差了半籌，不過搏鬥一開始他就用上不要命的打法，像拚命三郎似的，只要能夠傷到對方，完全不顧慮自己的安危。

郎開新不想跟他同歸於盡，因而倒是處處避着他，一晃數十招，還是半斤八兩，誰也佔不到便宜。

只不過邵邦郁的眞力消耗較多，而且他還担心岑玉琴的安危，時間一久，長鞭的威力自然就減弱了許多。

這是千載難逢的良機，郎開新自是不肯放過，他故意賣了一個破綻，讓邵邦郁的長鞭放盡，然後彈身急進，金刀猛揮，以驚雷掣電的速度捌向野狼的胸膛。

當金光耀眼之際，野狼邵邦郁已經知道他的生命到了盡頭，他竟然大吼一聲，不退反進，向着郎開新的金刀迎去。

莫非他嫌活得命長，怕郎開新的金刀劈他不死？

不，他是要縮短雙方的距離，以便同歸於盡。

郎開新估不到邵邦郁如此兇悍，臨死之前硬要找一個墊背的，他想撤回金刀，彈身倒退，但腹部一陣劇痛，一隻粗大的手掌已經插進他的腹內。

他的金刀自然也劈中了邵邦郁的胸膛，而且幾乎將這位兇悍的野狼劈作兩半。

邵邦郁已經當場死亡，郎開新雖然未死，却痛得全身顫抖，三萬六千個毛孔都暴出了汗珠。

他忍痛收回金刀，斬斷了邵邦郁的手腕，才不致開腸破肚，總算暫時保得住了他的生命。

此時邵邦郁的兩名部屬也已經戰死，只落得全軍盡墨，但玉龍幫的十人只剩下半數，他們還是得不償失。

郎開新經屬下緊急救治之後，由兩人扶住向岑玉琴拚鬥之處走來，當他舉目一瞥之際，神色上竟然爲之一呆。

身負重傷的岑玉琴沒有死，玉龍門下却死得一個不剩。

這是什麼原因？莫非岑玉琴假裝負傷，故意隱藏實力？

不，岑玉琴的確受了重傷，只是她的身旁多了三個女人。

一名紫衣少女，一個青衣丫頭，她們手持長劍，護衛在岑玉琴的左右。

還有一名抱着虎頭鐵杖的黑衣老婦，雙目神光如電，遠遠向郎開新瞧來。

顯然，她們救了岑玉琴，玉龍門下的高手，自然是她們超渡的。

這又是一筆血債，但郎開新却無力討它回來，不過君子報仇十年不晚，他必須問明白欠債者的身份。

因此，在部屬攙扶之下，他緩緩走了過來。

「老夫人，咱們有仇？」

「沒有。」

「那妳們爲甚麼如此狠毒，將郎某的手下殺得一個不剩？」

「這可不能怪我，他們圍攻一個身負重傷的婦道人家，還不聽老婆子勸告。」

「好吧，郎某今日認栽，請老夫人賜告名號，郎某只要不死他日必有一報。」

「有志氣，梅婆子會在江湖上等着你的。」

「郎某告辭。」

郎開新爲友復仇，竟落得如此慘敗，玉龍幫因而一蹶不振，今後江湖上再也沒有人提到這個名稱了。

梅婆婆目送郎開新的人影逐漸消失，不由嘆息一聲回顧岑玉琴道：「姑娘，妳是誰，那姓郎的跟妳有仇？」

岑玉琴道：「晚輩岑玉琴，多謝前輩及兩位姑娘救命之恩，唉，一個孤身女子行走江湖，想不到困難竟然如此之多！」

梅婆子是梅婆婆，紫衣女郎及青衣丫環自然是歐陽玲琅及雪兒了。

岑玉琴的感慨引起了歐陽玲琅的共鳴，因而哼了一聲道：「不錯，那姓郎的必

然是想欺侮妳，所以才發生這場惡鬥。」

岑玉琴道：「不，是他的朋友大刀客楮權在睢縣境內的胡莊當街調戲我，我不甘受辱，因而發生拚鬭……」

歐陽玲琅道：「我知道了，因爲妳殺了大刀客，所以姓郎的找妳報仇。」

岑玉琴道：「正是如此。」

梅婆婆道：「岑姑娘，妳爲什麼要獨闖江湖？」

岑玉琴道：「尋找我的丈夫。」

梅婆婆道：「尊夫是誰？」

岑玉琴道：「桂天聲。」

歐陽玲琅面色一變道：「什麼！妳的丈夫是桂天聲？」

岑玉琴道：「是的，拙夫離家後，本門也遭人攻擊，在家毀人亡的悲慘境遇下，小女子只好浪跡江湖來尋找拙夫了。」

雪兒忍不住插嘴道：「桂夫人，請問尊夫是不是也叫申天桂？」

岑玉琴一怔道：「不錯，小妹子也認識拙夫？」

雪兒沒有理會岑玉琴，却向歐陽玲琅撇撇嘴道：「小姐，桂公子在咱們那兒一待四五年，他根本就沒有成過親，這會兒怎麼突然冒出一個桂夫人來了？依小婢看，這其中只怕大有問題。」

歐陽玲琅向岑玉琴瞧了一眼，道：「雪兒，不許胡說，岑家姊姊，小妹想知道，妳跟桂公子何時成親的，妳願意告訴我麼？」

岑玉琴就將桂天聲到這達槍門的經過扼要的說出，然後輕輕一吁道：「拙夫有如天際神龍，玉琴自知配他不上，也留他不住，除了希望他不要拋棄，別無所求，對他的一切行爲，自然也不敢約束，這是肺腑之言，希望姑娘能够相信。」

岑玉琴雍容華貴，在平易中有一股令男人傾慕，女人尊敬的氣質。

而且桂天聲之與岑玉琴的結合，分明是聖教促成的，神槍門與桂天聲不幸的遭遇，自然也是聖教的傑作。

歐陽玲琅是一個任性的姑娘，却有一顆良善的心，以及分辯是非善惡的良知，在同情及尊敬雙重動力之下，她自然完全相信岑玉琴了。

「琴姊姊，小妹歐陽玲琅，是桂公子的朋友，此地不宜久留，咱們到城裏去先治好了妳的傷再說。」

岑玉琴道：「多謝玲妹，我總算找到一個朋友了，妳可知道拙夫現在何處？」

歐陽玲琅道：「不知道，不過咱們會很快找到他的。」

於是她們到了江浦縣城，包下了一家客棧的整個後院，立即延醫替岑玉琴療傷，當歐陽玲琅回到她的房間之後，梅婆婆却跟了進來。

她的面色十分嚴肅，好像發生了什麼大事。

「小姐，有些話老婆子不知道該不該說。」

「說吧，婆婆，咱們之間還有什麼不能說的。」

「小姐當眞喜歡桂公子？」

「這個……」

「小姐，桂公子已經有了女人了，縱然眞如岑姑娘所說，她不計較這些，可是無論怎樣，她畢竟跟桂公子成婚在先。」

「這個我知道。」

「這麼說小姐做小星也願意了？」

「唉，說眞的，婆婆，我自從見到他就決心跟他了，估不到岑玉琴却搶先了一步，這是命，我只好認了。」

「好，桂公子果眞如同岑姑娘所說，他是天際神龍，與其跟凡夫俗子做夫婦，倒不如跟他做小星，只不過小姐是當眞下定了決心？」

「是的，縱然天荒地老，玲琅此心不變。」

「如果遭到阻力呢？」

「什麼阻力？」

「例如教主不同意。」

「這是我嫁人，並不是我爹嫁人。」

「可是婚姻之事要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如果教主不同意，只怕就很難達成了。」

「我可不管這些，最多不回聖教就是了。」

「眞的？」

「自然是眞的，玲琅決定的事幾時改變過了？」

「好，看來這件事老婆婆應該告訴妳了。」

「什麼事？婆婆？」

「是江湖大事，也是桂家及歐陽家的家務事。」

「哦……」

「妳可知道咱們的教主是誰？」

「咳，婆婆妳是怎麼啦？教主不是我爹麼？」

「不，他不是妳爹。」

歐陽玲琅已經十八九歲，再也不是黃毛小丫頭了，雖然他們父女之間顯得頗爲疏遠，但教主是她的爹，這是任何人都無法否定的。

現在她的奶娘梅婆婆居然說不是，她不止是萬分駭異，而且大惑不解。

「婆婆，妳如果是開玩笑，這種玩笑千萬少開！」

「小姐，如此重大之事，老婆子怎敢開玩笑。」

「那妳說他是誰？」

「她是你娘的妹妹，妳應該叫她姨娘的。」

「什麼！妳說他是我娘的妹妹，他竟然是一個女的？」

「是的，如若她不是女的，就不會整天戴着面具，弄得那麼神秘了。」

「婆婆，妳該不是在騙我吧？」

「唉，妳呱呱墜地之時是老婆子接生，以後十九個年頭老婆婆從來沒有離開過妳，妳想老婆婆會騙妳麼？」

「那……我娘呢？」

「妳娘生下妳不久，梅氏一門就遭到一場浩刦，除了老婆婆帶着妳逃出火窟，全家大小十餘口包括妳爸娘在內，都喪生在大火之中了。」

歐陽玲琅是一個堅强的女孩子，此時却忍不住哇的一聲哭了起來，她一直認爲自已生活在幸福之中，估不到她竟然是如此的不幸。

「婆婆，妳說，那火是怎樣燒起來的，莫非是有人暗算我家？」

「妳娘當時有病，所以老婆子帶着妳在另外一間小屋子，火起時是半夜，待老婆子驚醒之時，全莊都已陷入火海之中了，老婆子曾經懷疑是受人暗算，但却找不到憑據。」

「後來婆婆就將我帶到姨娘那兒去了，是麼？」

「是的，妳爹娘親戚不多，她又是妳娘的同胞妹子，而且是她先找來的。」

「那時她已經是聖教的教主？」

「是的，她是女代父職！」

「這就奇怪了，傲天伯伯是男人，他爲甚麼不繼承教主之位？」

「妳外公沒有兒子，傲天只是他的義子，妳娘又跟着妳爹離開了聖教，妳外公在臨終之前，只得將教主之位傳給妳姨娘了。」

「原來是這樣的，哼，十幾年來，我一直認爲她是我爹，她瞞得我好苦！」

「這一點倒是可以原諒的，因爲她從小就是男裝打扮，後來接長了教主，只好將錯就錯了。」

「她一直沒有嫁人？」

「她嫁過人，還生過一男一女……」

「哦，她的丈夫孩子呢？」

「那就要問桂公子了，這件事只有他才明瞭。」

「婆婆，妳越說越玄了，她的丈夫孩子怎麼扯到桂公子的頭上去了？」

「這就應了一個巧字，因爲桂公子，正是她親生的兒子。」

「什麼，會有這等事！」

歐陽玲琅呼的一聲站了起來，張着嘴，瞪着眼，一臉錯愕的神色。

梅婆婆長嘆一聲道：「妳外公要想稱尊武林奴役江湖，目標既不正大，手段又過於偏激，因而黃鐘聖教就被世人目爲魔教了，妳娘在諫勸無效之後，乃毅然脫離聖教，隨妳爹隱居梅莊，唉……估不到……唉……」

歐陽玲瓏道：「梅莊毀於大火之事，我會查明眞象的，婆婆，先說桂公子怎麼會是教主的親生兒子？」

（未完）

綢紗帶巧勝柳葉力

海雲

廣東十虎當中，最喜歡行俠仗義的人，首推周泰，周泰怒鬪衆善社痛毆郝達人一事，至並仍是武林佳話，年齡較高的武林中人，仍能憶及，可見當時周泰風頭甚勁，普通拳師無此聲威也。

郝達人本來是東莞劇盜，官方追捕甚急，逼於遁入空門，逃往羅浮山修道，在清靈觀隱居，拜精一道士爲師，學道兼練武，八年後，精一道士病逝，他的凡心未泯，索性離開清靈觀，前往廣州，首先拜會當地劣紳，炫耀道術，再得劣紳五人之助，在西關「扳桂坊」創同善社，乘機敲詐，誘姦良家婦女，無所不爲，當時有一名富翁亦居西關，姓柳，獨子希文，體弱多病，柳翁由朋友介紹參觀同善社，看見郝達人岸然道貌，五綹長鬚，髮亦密茂，似是有道之士，肅然起敬，普通道士有長鬚者，但是鬚髮皆白，郝達人的鬚又長又黑，髮亦黑色，加上身形高大，語音雄壯，更加威風凜凜，隨後看見他焚香禱告之後，表演神打功夫，叫門人一刀斬落左臂，不但無傷，且無一滴血，更加信服，決心叫希文學習打坐功夫，捐贈百兩，郝道人喜出望外，稱謝不已，說：「柳翁，你的兒子未滿二十，仍在發育之期，一經打坐練氣，必然化弱爲强，將來成家立室，開枝散葉，兒孫超過百人。」

這番話講中柳翁的心事，含笑點頭，自從他們父子兩人參觀道壇那一天開始，柳希文就加入先天道，苦練氣功，殊不料三年過外，全無功效，依然瘦骨嶙峋，至於柳翁捐贈善欵，却逾千四両白銀，雖然富甲一方，仍覺不値，有一日，柳希文偶然給友人帶往周館看人練功，發生興趣，接受友人勸告，姑且試試拋開氣功，練習拳脚，因爲他平時缺少運動以致食慾全無，練功之後，動作較多，飯也多吃，於是體魄逐漸强健，一年之內，增加體重二十磅之多，肌肉亦覺豐滿，與前判若兩人。

柳希文根本上就不喜歡先天道，對於打坐，不感興趣，故此毫無成就，後來他加入周館練武，逐漸强壯，當然興趣漸濃，不單是只做健身運動，還依照周泰指點，日日埋樁練𦙶橋手，紮馬，打沙包，十分起勁，兩年後，他的拳脚已經有些根基，特別是七星連環腿，更加靈活，出脚就是七招，連環踢出，居然可以一個打贏五六個人，他亦沾沾自喜，更加興奮勤於練習，把郝道人所教的道法忘得乾乾淨淨。

郝道人一向都是靠捐欵來維持道壇開銷的，對於街坊善心人士，緊記在心，碰着過時過節，就去捐欵，特別是一向對他重視的人，更加巴結，往往登門拜訪，那天合當有事，他忽然想起柳翁久未捐欵，便親往柳家拜訪，殊不料柳翁病倒，只是柳希文接見，他向柳希文打量了幾眼，說：「希文，你的體格比較以前好得多了，一定是練打坐有恆，祝你更加勇猛精進，今日我特意到來拜訪令尊翁，順便請求你們捐些善欵，既然令尊翁病倒，你也可以揸揸主意，可否動筆捐欵與貧道維持善堂的經費呢？」

他說的這番話頗有道理，可是，柳希文的態度却很冷落，只是提筆在他捧上來的募捐册上面寫下「一両」之數，郝道人看了，勃然大怒說：「希文，你太過放肆了，如果你仍是那麼孱弱，還有可說，你的體格已經强壯起來，仍是如此孤寒，未免太過份了，假如令尊翁不是在醫院留醫養病，他最少捐贈一百両。」

因爲他說出這種話來，有如責備，柳希文聽了很不服氣，冷笑一聲說：「郝道長，我久未去善堂焚香禱告，亦未練功，你對我簡直是絕無幇助的，你該心知肚明，至於我的體魄有了好轉，只是向周泰學習拳脚，與你無關，捐欵多少，乃是施主之事，你不應該逼人多捐善欵。」

郝道人聽了，眉毛往上一揚，雙眼一瞪，說：「希文，你忘了恩師，還把周泰看做食飯神仙，眞是可笑，他的功夫只是

騙騙孩子，如果他跟我交手，即時命喪黃泉！」

郝道人大言不慚，柳希文聽了，怒形於色，不由自主的加以駁斥，說：「郝道人，你不必多說廢話，你一向只是知道焚香參拜，閒來打坐養生，功夫方面一竅不通，怎能與周泰相提並論呢？別說周師傅了，周館的徒弟個個都可以打贏你！」

郝道人氣湧如山，說：「照這樣看，你也可以打贏我了，是也不是呢？」

柳希文傲然說：「我當然可以打贏你啦！」

兩人談談說說，假如對罵，形勢逼人，非打不可了，在郝道人這方面說，他以前是江湖大盜，跟柳希文這種人交手，必操勝劵，故此他說得十分囂張，柳希文却誤估對方，以爲對方只是一個道士，從沒有打過功夫，且又穿了長長的道袍，如何作戰？他在周泰那邊學習到的蔡九儀正宗脚法，擅長七星連環腿，料想有了一把年紀的郝道人不是對手，故此他卽時要與郝道人展開龍虎鬥，毫無所懼，便笑嘻嘻的說：「道長有心賜教，再好也沒有了，我可以乘機印證周泰所教的拳脚是否有用，我們同到地堂較量一下，好嗎？」

郝道人含笑點頭，於是兩人在柳家入門之處一個闊大的地堂紮馬凝視，隨卽過招，柳家並無旁人勸阻，兩人任意發揮武技，雙方立好了門戶，便卽展開一場熱哄哄的龍虎鬥。柳希文看見對方穿了道袍，且又年近花甲，對這一場戰鬥很有信心，擺好了招式，大喝一聲，隨卽進馬發招，殊不料郝道人舊日在江湖上闖蕩多年，手上還很有勁，且又熟識拳路，任由對方如何揮拳踢脚，只是左右閃避，柳希文的一雙脚顯然繞着他踢得十分起勁，始終沒有碰着他，所踢的只是道袍，十分喪氣，末了，他一脚落空，被郝道人進馬發招，一招推山掌向他左胸印了一下，他就倒退幾步，臉如土色，站着喘息不已。

郝道人哈哈大笑，說：「柳希文，你祇有三天可活，如果你沒法去治療，到同善社的神壇求藥，必須帶着五百兩銀子到來，缺少一兩我也不肯醫你。」

說完，掉頭就出戶外，柳希文知道身受重傷，免强進入房內歇息，隨覺胸部有一股曖氣升起來，張開了口，鮮血直冒，吐出了一口血，反而覺得舒服些，大吃一驚，連忙派人飛報周泰，懇求師傅駕臨，替他急救。

周泰聞訊急赴柳家，帶了幾個徒弟，另有跌打酒、藥，抵達柳家，遠遠望見柳希文躺着喘息，走進細看，用手按在他的身上中部幾處穴道推拿，問他有何感覺，隨卽用藥酒灌飲，又用藥材搗爛敷在受傷的部位，一切做妥，吩咐他躺着睡覺，柳希文睡了一個時辰然後醒過來，對周泰說：「我的胸部仍有劇痛，但是沒有火燙的感覺了，我能否可活下來呢？」

周泰把他的上衣拉高多少，使他看得見自己的胸部，然後說：「希文，你被黑砂掌所傷，胸部靠左一邊出現黑色掌印，我遲來半步，你就活不成了，可是，你仍要不斷喝跌打酒、吃藥，過了兩天，你才會逐漸恢復原狀。」

柳希文由衷的感謝他，果然不出所料，周泰在第三天早上去看，柳希文已面有血色，能够落床行走幾步，他對周泰說知被妖道傷害的經過情形，還說妖道想借此敲詐，周泰勃然大怒，說：「你不必担心，讓我收拾他。」

跟着兩人密密的計議一番，下午三時，柳希文躺在帆布床上面，儼如久病垂危，由兩個人抬着搬到同善社，剛剛放下來，郝道人自遠而近，向他望了一眼，說：「柳希文，我說你僅有三天可活，你必須到我這邊求醫，現時看來你氣若游絲，難以渡過今晚，我的說話應驗了，你快點說，有沒有銀兩帶來？」

柳希文說：「我沒法籌得五百兩銀子，只能够免强籌得三兩，請道長開恩！」

郝道人勃然大怒，說：「我正是這樣子的人，看見銀子然後開眼，沒有銀子帶來，快些回家辦後事吧。」

柳希文賴着不走，兩個轎伕當中，有一個人就是周泰，他向郝道人瞪了一眼，說：「郝道人，你快些醫他，如果你一定要看見銀子才醫他，我把這件事情對你的善男信女說知，你就慘了，那時你的門徒星散，你就難以在此立足了！」

郝道人哼了一聲，怒容滿面，他的門人當中有些人認得轎伕是誰，走近他低聲說了幾句，他知道轎伕是周泰裝扮的，更加震怒，說：「周泰，我現時不肯醫他了，他是你的徒弟，你自己動手醫他吧。」

周泰還沒開口，柳希文已經哈哈大笑，由帆布床跳下來，連踢幾脚給他看，說：「郝道人，我已經醫好了，今天登門並非求醫，只是想看看你跟周師傅過招。」

周泰乘機走過去，怒目而視，兩人有如劍拔弩張，欲罷不能，加上同善社的門人圍觀，郝道人下不了台，更加要搏鬥，他怒吼一聲，說：「周泰，今天有你就沒有我，看招！」

周泰知道他最擅長的是黑沙掌，必然出招就下毒手，趕快退後兩步，讓他一招，然後轉身出擊，南派拳脚有一種步法叫做麒麟步，又名香爐脚，左右兩脚互壓，身體微微坐下，看來好像站不穩，掌則隨時變招出擊，周泰十分擅長這種步法，郝道人連發七招，盡是落空的，周泰趁他的攻勢逐漸疲弱，突然轉身飛出一條鬼脚來，拍的一聲，踢中郝道人的小腹，使妖道倒退五步，柳希文狂笑不休，郝道人老羞成怒，索性奔入密室，把他秘密收藏的兩把柳葉刀抓出來，走回大堂，如飛殺上，想把周柳兩人殺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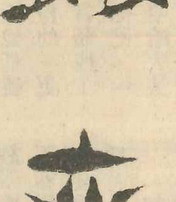
那種柳葉刀又短又薄，形如厨房用的菜刀，但却長達一尺五寸，由於它薄而闊，舞動時一片刀光捲住周泰，形勢危急，不過，周泰只是剛剛交手之際屈居下風，他連避七刀，有機可乘，便卽轉身，從腰間抽出一條綢紗帶來，憑着它作爲武器使用，大戰十多個回合，郝道人的右手被綢紗帶捲住一拉，整個人拋出一丈過外，跌下石階，唇角流血，雙刀也拋掉，顯然是不能再戰了，周泰大笑幾聲，跟柳希文揚長而去。

郝道人覺得臉目無光，當晚就潛逃不知所終，周泰大獲全勝，廣東十虎的戰績添上了輝煌的一頁，又充份反映出南派拳脚驕的人特殊招式，贏得乾脆玲瓏。

本文電視版權已由麗的電視公司購得，即將改編為長篇電視劇播出

俠義奇情
長篇連載





黃鷹·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雲飛揚在武當山上，白天受盡武當衆弟子的凌辱，晚上則獨自偷偷跑出山門，到林中僻靜處苦練武功。這一晚，當他練完功夫正在喘息之際，突有一個蒙面黑衣人悄然走來，原來這人就是他的師父，他把在武當遭遇的一切稟告師父，然而他師父卻告誡主要忍耐，不能洩露行藏，之後，便教導他練習槍法，但他自拜師至今，還未見過師父的眞面目，雲飛揚已不知道這黑衣人的來歷，也不知道何以要殺他武功，但他知道這人是出於一番誠意的。

飲恨觀日峯　敗北返武當

這幾年以來，雲飛揚學不到武當派的一招半式，反而跟隨黑衣人在這裏，練成了一身絕技。

黑衣人所教的到底是那一門派的武功他完全不知道，黑衣人也沒有提及。

所以他始終還是認爲，黑衣人的武功雖然高强，未必是名門正派。

也所以對於武當到現在他仍然存着萬一的希望。

深山大澤，臥虎藏龍，可是在武當派的根據地武當山之中，竟然潛伏着一個黑衣人這樣的高手，實在就不可思議。

× × ×

黑衣人槍勢忽一變，一槍刺出，哧的就將一支火把刺滅！

七七四十九槍，火網消散，火把盡滅，變成七七四十九支松枝落下。

他反手將槍插在地上，盯着雲飛揚。

「無論你是學習什麼，要成功，就要下苦功，絕不能分心，絕不能！」

雲飛揚垂着頭，不敢作聲。

「跟我來。」黑衣人轉身舉步，走向左面的樹林。

雲飛揚只有跟在後面。

× × ×

走出了那邊樹林，當前是一面斷崖，一條飛瀑天河般瀉下，月光下水花有如珠玉。

飛瀑下有一方巨石，在水流衝擊之下，兀立不動。

黑衣人手指那方巨石。「坐上去！」

雲飛揚張大了嘴巴。

「坐上去，」黑衣人語聲一沉。

雲飛揚苦笑：「那豈非要像那方巨石一樣，要承受瀑布當頭衝擊。」

「我正是要你的意志，練到好像那方巨石一樣，堅定不移，上去！」

雲飛揚硬着頭皮掠向那方巨石！

瀑布轟轟發發的瀉下，靜夜中更覺驚心動魄。

一接近，那種聲响，簡直就震耳欲聾，雲飛揚刹那什麼都聽不到，頭頂一迎着那股急激瀉下的瀑布，眼前不由就一黑，幾乎給那股瀑布撞得昏過去。

他雖然沒有昏迷，一脚才踏上那塊巨石，就一個觔斗，給那股瀑布撞得從石上滾下來。

那塊巨石長年在瀑布衝擊之下，已變得光亮如鏡，滑不留足，瀑布下是一個不大不小的水潭，雲飛揚直沉到底，很快又浮起來，已喝了好幾口水。

黑衣人目光冷酷，語聲更冷酷：「再上去。」

雲飛揚一咬牙，再次掠上那方巨石，嘩啦一聲，又給瀑布撞了下來。

他並沒有就此罷休，第三次掠過去，但立即又墮下來。

黑衣人忽然道：「意存丹田，以神貫氣，隨屈就伸，柔中有剛！」

瀑布雖然轟轟發發，可是他說的每一個字都能够清楚傳入雲飛揚的耳裏。

雲飛揚傾耳細聽，若有所思，又茫然不知所以，方待問，黑衣人身形已飛雁般掠出。

他身形飛快，眨眼已不見。

雲飛揚目送他消失，呆了一會，身子忽然一沉，整個人都沒入潭水之下！到他冒出來的時候，他神志已經完全清醒，然後他又掠到那方巨石。

這一次他的身形並不急速，却也不緩慢，就像是奇蹟一樣，這一次他居然沒有被瀑布撞飛。居然已能够在那方巨石之上盤膝坐下來。」

下山

拂曉。

是七日後的拂曉，武當山鐘聲大作，一聲緊接着一聲。

鐘聲迴盪，响徹雲霄，凄迷在羣山的朝霧，亦彷彿被鐘聲摧散。

也就在綿綿不絕的鐘聲中，青松頭戴紫金冠拜倒在大殿正中。拜倒在武當開山祖師，三丰眞人的聖像之前。

一拜再拜三拜，青松整衣起立，左面一個護法長老立即奉上武當的鎭山寶劍，右面另一個護法同時奉上一個紫檀木盤子，上放一個紫金盥，左右還有兩隻精巧的金猊。

盥中盛着清水，猊中燒着檀香。

青松盥中淨手，再以檀香將手薰乾，才接過放在黃綾上的鎭山寶劍。

儀式簡單而隆重。

青松雙手捧劍，終於走出了香烟繚繞的大殿。

所有的武當弟子都齊集在殿外，分成兩行，一望竟彷彿無際。

青松緩步走下了殿前石階，兩個中年道士隨即跟在他身後。

他們一個號木石，一個號鐵石，都是青松的得意弟子，也就是這一次追隨青松下山，負責侍候青松的人。

木石背負着一個狹長的包袱。

青松只帶去這兩個人，認爲這已經足够。

鐘聲不絕，三人從兩列武當弟子中走過，從容不迫。曉風蕭索，天地蒼凉。

× × ×

雲飛揚沒有在大殿那邊，鐘响的時候，他已經置身豬舍。

從豬舍下望，遙遙可以看見通往山下的石級。

他總算看見青松三人，沿着石級往山下走去！

風吹急，吹亂了他的頭髮。

他伸長了頸子，極目望去，心中不由暗自禱告。

青松雖然一向令他很不開心，可是在這個時候他仍然暗替青松祇福。

這就連他自己也覺得奇怪。

毫無疑問他本來就是一個心地很良善的人。

× × ×

山下亦有武當弟子在恭送。

馬匹早已準備好，青松三人上鞍開鞭，走上了征途。

曉色已消散，天地仍蒼凉。

氣派

黃昏。

市鎭已在望，青松却在路旁一間小屋

之前勒住了坐騎。

那已經不是他下山之時的坐騎，十七日以來，他們的坐騎已經換了三次。

鐵石木石一策馬緊跟在青松之後，看見青松停下，忙上前。

「師父，市鎮就在前面不遠，」鐵石言下之意，不難明白。

「那個市鎮已入於無敵門的範圍，若是要安靜，還是不進去的好！」

鐵石點頭。

「我們索性就在這戶人家借宿一宵，」青松「刷」地滾鞍下馬。

鐵石木石忙亦掠下來，鐵石腳步一急，搶在青松的前面，伸手往門上叩去。

門須臾打開，出來的是一個老婆婆，老得已只剩下兩顆門牙。

她容貌慈祥，笑容更慈祥，看見青松三人，微感錯愕。「三位道長……」

青松合掌接上口：「老人家，貧道三人想借宿一宵，不知道是否方便？」

老婆婆忙道：「道長太多禮了，老婆子受不起，請進來。」她一面讓開，一面接說道：「這裏就只得我們夫妻二人，那有什麼不方便。」

青松陪笑：「如此，貧道一於打擾老人家了。」

「那裏說話，」老婆婆踏着碎步走向那邊的房門。「三位道長先在廳子裏坐坐，老婆子這就去吩咐當家的打點。」一頓，又道：「馬匹就留在天井好了！」

青松回頭吩咐道：「鐵石，你照顧馬匹，木石，你看有什麼可以幫一下那位老人家的，」

鐵石應聲接過韁繩，木石反手掩上門戶，走了過去！

進門是一個小天井，左是廚房，右轉一個小廳子，廳左右各有一個房間，是一般人家結構。

× × ×

左面房間內，一個老公公正從床上下來，看見老婆婆那般興奮，奇怪的問道：

「是什麼人來了？」

「三個過路的道長。」

「陌生人？」

「我就從未見過了。」

「看來還是要去說一聲，前些時，無敵門有命令下來，一看見陌生人就要去報告。」

「算了，你這把老骨頭，還跑來跑去幹什麼，那只是三個道士，又不是什麼江湖漢，倒不如省些氣力，去招呼客人，我們這個窩，已很久沒有客人來了。」

老公公笑笑。「說不定那三位道長還懂得指點迷津，看出我什麼時候，又如何才能轉運。」

「就是轉頭就天降橫財，你這把年紀，也享不了多少，別再想了，還不去執拾一下那邊的房間。」

「這就去了——」

他們的語聲並不響亮，在門外的木石卻全都聽得清楚，倒退回青松身旁：「師父，這裏已經入於無敵門的範圍了。」

「何足爲奇？」青松負手在廳中，忽然歎了一口氣。「今夜，我們還是安靜不了。」

木石一怔。「他們不會去通告的。」

「只可惜，我們已經在無敵門的監視中。」

木石不明白，青松即時回頭望門那邊，三下敲門聲即時傳來。

青松吩咐一聲：「鐵石開門。」

× × ×

門打開，四個紅衣漢子當門而立，一見鐵石即問道：「青松道長可是在？」

「貧道在這裏。」青松緩步踱出了廳外。

那對老夫婦已聞聲走出來，一見那四個紅衣漢子面色大變。

青松即時回頭一揖。「驚擾兩位老人家實在很過意不去！」

那對老夫婦如何還說得出話來。

一個紅衣漢子接道：「貴客光臨，有失遠迎，接待不周，尚祈恕罪。」

「言重！」青松上前，鐵石木石，護住在左右。

「前面水雲鎮五福客棧內已經爲三位道長準備好美酒上素，還準備了三間上房，敝門水雲鎮分舵上下一百七十二人，亦已在鎮口恭候多時。」

青松淡然一笑。「貧道三人自然不能夠讓貴舵上下等得太久，鐵石——」

鐵石立即走過去拉馬。

那四個紅衣漢子也有馬騎來。

兩個隨即縱身上馬，喝叱一聲，策馬在前引路。

這時候黃昏已逝。

× × ×

夜色越深，燈光就越明亮。百數十盞燈籠，分成兩列，由五福客棧一路排列到鎮口。

燈光明亮，長街有如白晝！

那百數十個無敵門弟子一式紅衣，腰掛鋼刀，手執燈籠，立在長街兩旁。

他們一個個挺胸凸肚，立得筆直，一語不發。

燈光下紅衣如血，他們的眼瞳也彷彿已充血。

天地靜寂，長街無聲。

× × ×

未入市鎮，已見燈光。

那兩列燈光，就像是兩條發光的巨蛇，黑夜中彷彿已張開了血盆大口，只等青松三人投進來。

「師父你看！」鐵石擧手指向市鎮那也。

木石接上口：「無敵門好大的氣派，這絕無疑問，是做給我們看的！」

「有日無敵到武當，我們弄個更大的排場，讓他知道我們武當的氣派，只有在他無敵門之上。」

青松只是淡然一笑。

× × ×

三騎終於走在長街上，「的得」蹄聲，敲碎了長街的靜寂。

「嗆」的百數十個無敵門弟子突然拔刀出鞘，一聲吆喝。

刀光如雪，紅衣如鐵，吆喝聲却像是霹靂一樣。

燈光紛搖，一時間彷彿就天崩地裂。

鐵石木石勃然變色，青松却始終若無其事。

刀出鞘，一照面，「嗆」的又入鞘，

動作劃一，顯然已久經訓練。

這到底是致禮還是示威，當然就只有無敵門的弟子才清楚。

青松這才掌一靠前胸，誦一聲「無量壽佛！」

神態安詳，語聲平靜。

夜行

夜未深，房中燈未消。

精緻的房間，明亮的燈盞。青松獨坐燈旁，手撫那半邊玉玦。

鳳刻仍然在玦中，也當然不會破玦飛出，翺翔在九天。

青松目光落在玦上，却有一種鳳欲飛的感覺，他的神色很奇怪，好像在考慮着一件事。

也不知過了多久，他忽然站起身子，移步到窗前。

窗戶半開，下望長街，有幾個無敵門的弟子在逡巡。

青松的在窗前出現，立即就引起他們的注意，先後抬頭望上來。

青松隨即將窗關閉，走回窗旁，將燈火吹滅。然後他身形一動，掠到另一面窗戶之旁。

這個窗戶之外，是客棧的後院，也有無敵門的弟子在來回逡巡。

青松算準了距離，身形一動，一縷輕烟般掠出，掠過後院，落在靠牆的一株丹桂上。沒有人發覺。

丹桂飄香，青松身形再動，帶着丹桂的餘香消失在迷濛夜色中。

爲誰不寐立中宵

夜更深！新月一鈎，斜掛天際，月色流如水，涼如水。

青松的身形亦水流一樣，飄逸無聲的掠至那道高牆下。

四丈高牆，月色下更顯得高拔！

青松深深的吸了一口氣，身形直往上拔起來，他輕功雖好，但要一口氣，拔上四丈高，亦是一件沒有可能的事情。

他拔起了三丈，身形一頓，却在未下沉之前那刹那，他的右脚尖已點在左脚背之上，竟然又再向上拔起了丈多高來，一翻，就上了牆頭。

這就武當七絕之一的——梯雲縱！

× × ×

高牆內花木扶蘇，是一個精緻的院子，一邊竟然還有一個小小的池塘。

水平如鏡，院靜無聲。

池塘畔，有一座兩層的小樓，上層現在仍然有燈光！

窗紙被燈光映得雪白，那之上，有一個女人的投影。

一個長髮披肩的女人。那個女人的影子在窗紙上彷彿已經凝結。雪白的窗紙，孤獨的黑影，看來是那麼美麗。

美麗而凄涼。

× × ×

青松掠上牆頭，就看到了窗紙上那個孤獨而美麗的影子，他彷彿也感到了那份孤獨，那份凄涼，忽然發出了一聲歎息。

低沉的歎息聲中，他身形有如輕烟一樣掠下高牆，掠過花木，貼着水面掠過那個池塘，落在小樓下。

樓中人毫無所覺，影子一動也都不一動！

青松仰望着窗紙上的影子，探懷取出了兩枚銅錢。

他穩定的手竟然微微顫抖了起來。

什麼事令他如此緊張？

× × ×

手終於回復穩定，青松手一揚，兩枚銅錢飛上了半天，「叮」的一撞又分開，各劃了一個半弧，「篤篤」地嵌入窗櫺之內。

「叮」的那一聲之中，窗紙上的影子一顫，「篤篤」聲響之後，已移近窗前，手抬起，又放下。

青松看在眼內，身形欲動。

一個幽怨的女人聲音即時從樓內傳出來：「你來了？」

「我來了。」青松歎了一口氣。

「我還以爲你已經忘記了這個地方了呢！」

「怎會？」

「可是你到今夜才再來。」

「這爲了什麼，你應該明白。」

「我實在太明白了。」跟着是一聲冷笑。

青松垂下頭。「我知道，實在太對不起你……」

「你今夜到來，就是要告訴我這句話嗎？」

青松無言。

女人幽幽的歎了一口氣。「很多事我都知道。」

「九月初九之後，無論如何，總該有一個了結了。」

「你有幾分把握。」

「十分。」青松的語聲充滿了信心。

「然後又怎樣？」女人問：「你放下武當，不做武當的掌門？」

青松點頭。「也應該放下了。」

「然後呢？」

「我沒有忘記答應過你的事。」

「你眞的沒有忘記？」

「時刻在心中。」

女人忽然笑起來，笑得是那麼凄涼。

青松怔住。

「可惜——」笑聲終於停下！

「可惜什麼？」

「你還是忘記了一件事。」

「什麼事？」

「你忘記了我已經等了你多少年？」

青松又怔住。

「算了。」女人又歎了一口氣。「反正我都已經準備忘記了這件事。」

「你……」

「我們都已經太老了，又何必太認眞呢？」

青松沉默了下去。

「話雖說十分，其實這一戰你也不是很有把握。」

青松目光一閃。「何以見得？」

「你若是自負必勝，又怎會先到此地來？」

青松啞口無言。

「不管怎樣，我都希望你能夠平安回

武當。」

青松忽然問：「這些年來，你日子過得可好？」

「很好。」

青松訥訥地接問：「我可否進來。」

「你還有很多話要跟我說？」

「很多——」

「不說也罷。」

「難道——你就不想見我一面？」

「相見爭如不見。」

「見又何妨？」

「不見又何妨？」

青松無言。

「你也該走了。」女人語氣更冷淡。

青松沉默了下去。

那個女人亦沒有再說什麼，影子又凝結在窗紙上。

× × ×

月冷無聲，夜靜無聲。

時間在消逝，月更西，夜色却更濃。黎明之前，也是一夜最黑暗的時刻。

院子裏霧氣深重，青松的衣衫已被霧水披濕。

他看着窗紙上的影子，雖然有千言萬語，却不知從何說起。

「我要走了。」他終於說出這句話。

「本就該走了。」

「相信很快就會再來。」

女人沒有作聲。

「孩子怎樣了？」青松忽然問。

女人的影子一震，語聲也顫抖起來。

「很好。」

青松歎息。「你眞的不肯讓我見一見面？」

「我是怎樣的一個人你應該清楚。」

青松沉聲歎息，身形一動，衣袂聲一响，掠過水池。

影子沒有動。

青松掠上牆頭，回望小樓，窗戶仍緊閉，影子也始終不動。

他終於死心，歎息聲中消失在高牆之外。

也就在這個時候，那邊花徑上花葉一顫，一個人一步跨出。

是一個高大的男人，一身衣衫亦已被露水濕透，站在花木之後，顯然已相當時候。

青松却竟然沒有發覺。

這個人的武功當然已臻化境，忍耐力更可怕！

雙龍會

九月初九。

黎明。

東嶽泰山。

× × ×

「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是孔夫子的話。

杜甫亦有詩。「會當臨絕頂，一覽衆山小。」

× × ×

泰山一直就是崇高與偉大的象徵。

中天門再過，是一道很寬，却並不很陡，數達六千七百的石級，有如雲梯一樣，延伸到青天外白雲裏。

白雲中一道紅牆，還有一道黃門，那就是有名的南天門。

到了南天門，玉皇頂就很接近的了。

× × ×

日未出。

天風呼嘯，絕頂嚴寒！

蒼松之下，一方巨石之上，立着一個白衣老道人，背負着一個狹長的包袱。

絕峯上就只有他一個人。

——武當青松！

× × ×

急風吹起了青松的衣袂，吹起了他的五綹長鬚，他看似便要被風吹去，可是始終兀立如山。

他的眼蓋低垂，忽然暴張。

絕峯下卽時宿鳥驚飛，千萬隻飛鳥漫天飛舞。

一刹那，霧氣急激飛散，十丈外另一方巨石之上天神般突然出現了一個人！

宿鳥驚飛未落，那個人緩緩轉過了身來。

臥蠶眉，丹鳳眼，顧盼生威，金紅色的披風獵獵地迎風飛揚，不可一世。

——獨孤無敵！

× × ×

四道目光劍一樣在半空交擊，青松不動，獨孤無敵也不動。

只不過刹那，兩人的眼睛與身軀彷彿都凝結成冰石，劍一樣的四道目光就像是尖端與尖端兩兩相抵，又功力相當，停留在半空。

東方遠處波層雲浪裏，即時隱隱露出一綫綫金光。

綫綫金光漸漸變成半圓形，再變成一顆火珠，圓而紅，隨着白的雲層，綠的波層，漸漸的滾動，漸漸的升起，滾着，升着，盪漾着，色彩越來越鮮明，鮮紅得像瑪瑙、珊瑚、脂胭，終於由半圓形變成一個整圓形，衝破了白雲，脫離了碧海，昂然升騰上天空。

泰山觀日出，是如此壯麗迷人，青松與獨孤無敵却始終一些也不爲所動。

風在吹，衣袂在飛揚。

旭日照耀下，獨孤無敵右手那支精鋼龍頭拐杖亦閃出灼目的光芒，彷彿亦有了生命。

獨孤無敵面正向東方，目光與日光同樣奪人，倏一動，嘴唇接一顫，第一個開口：「十年了。」

青松「嗯」的淡應了一聲，冰石一樣彷彿已凝結的眼睛與身軀開始溶解。

「想不到十年後的今日，天下英雄，還是只得你與我。」獨孤無敵長長歎了一口氣：「今日一過，相信我就更感寂寞的了。」

「我也有同感。」青松亦自歎了一口氣。「高處不勝寒，一個人到了某一個地步，難免就會感覺到寂寞。」

「不管怎樣，無敵門與武當派的恩怨，到今時今日，亦應該有一個了結的了。」獨孤無敵一頓忽然問：「青松，武當派的事情你交待清楚沒有？」

「沒有——」

「不要緊，一切都有我，你放心。」

「武當數百年基業，沒有了青松，一樣會發揚光大。」青松的語氣始終那麼平

淡。「倒是無敵門，獨孤兄一旦不在，只怕會不可收拾。」

獨孤無敵一怔，破聲大笑。「好，想不到十年不見，道兄的口齒竟然變得如此凌厲，只不知，武功方面又如何？」

青松很冷靜的道：「獨孤兄要清楚還不容易？」

獨孤無敵目光一閃，道：「也是時候的了。」

「獨孤兄面東背西，正對旭日，還是先換一個方位。」

「現在却是吹西風，我面東而立，可以借助風勢，算起來沒有吃虧。」

「既然你我都沒有佔對方便宜，就這樣好了。」青松接一聲：「請！」手一翻一揮，背負包袱「呼」一聲飛出，正掛在旁邊那株蒼松離地丈許的一截斷支之上。

「颼」地包袱脫開，落下，裏頭是一幅寬大的牛皮，橫穿着槍棍刀劍四種兵器，還有一支精鋼打成的管子。

獨孤無敵龍頭杖立時往下一沉，脚下巨石片片碎裂，亂石飛激中，他魁梧的身形冲天而起，飛舞在半空！

青松手一探，右手拔出了橫穿在皮套上的纓槍，左手同時拔出了那支鋼管。

兩下一接，六尺纓槍立時變成了丈三，青松身形亦凌空飛起來！

槍與杖半空交鋒，「叮」一聲，兩人凌空落下，青松纓槍彈出了一團槍花，直取獨孤無敵的咽喉！

獨孤無敵龍頭杖一絞，將纓槍撞開，青松纓槍勢子却未絕，喝叱聲中，毒蛇一樣，連連標向獨孤無敵的咽喉！

獨孤無敵身形迅速變換，槍尖就差那半寸，始終刺不到他的咽喉！

三十六槍刺盡，青松暴喝一聲，紅纓激揚，先擾無敵眼目，槍尖急震，再點獨孤無敵咽喉。

「叮叮叮」十七下急响，槍尖都點在龍頭之上，青松的出手雖然快，獨孤無敵的應變也絕不慢。

槍勢已花，杖勢未絕，「神龍擺尾」，掃開纓槍，龍頭杖反守爲攻，橫掃青松的中路。

青松輕叱一聲，身形凌空，纓槍急落，當頭插下，無敵龍頭杖急一沉，突然暴退。

青松右脚着地，身形隨即又彈起，欺前兩丈，纓槍急刺無敵咽喉。

無敵那刹那一聲暴喝，龍頭杖疾掃出去。

槍與杖迅速交擊，槍尖兩尺方從龍口刺過，「鏗」一聲已然相撞。

一蓬火星閃逝，槍被撞開半尺，龍頭杖咬着槍桿直上，直取青松前鋒手！

青松急退，無敵緊追。

一退再退，青松武當絕技梯雲縱展開，抽槍，揮手，颼的纓槍飛射無敵的咽喉，既急且準。

無敵一聲：「好！」身形一閃，槍從頸旁飛過，「奪」的插入旁邊一塊山石之內，直沒兩尺。

青松身形又凌空，喝一聲：「小心暗器！」混身上下突然閃起了一蓬光芒。

七種暗器每種九支從他的雙手連珠飛出！

他一手七暗器，左手五揚，右手四翻，身形九變，七九六十三支暗器分從九個不同的角度射出，將獨孤無敵整個身子都籠罩在暗器之下。

破空之聲暴响，奪人心魄。

青松身形動作未絕，凌空三個翻滾，百八十九支暗器緊接着飛射。

無敵簡直就像是籠罩在一蓬光亮的雨點之下，他暴喝，縱身，手一掠，外罩金紅色的那襲披風雲般捲出，「呼」一聲，迎向射來的光雨。

二百五十二支暗器飛出三丈之外。

他大笑：「青松，你可想到我有這一招。」

青松沒有應聲，身形凌空落下，手一探，已將皮套上那支雙節棍取出。

短棍長只尺八，長棍却在八尺過外，是一支罕見的奇門兵器。

長棍飛掃，短棍巧打，青松迅速攻出了一百八十招，却也只是一百八十招，雙節棍便已被無敵的龍頭杖震斷。

青松立即棄棍取刀。

武當開山刀勁而狠，一招十三式，一共七七四十九招。

青松人刀飛舞，六百三十七刀一氣呵成，急斬無敵，刀勢急處非獨不見刀，連人也都被刀光掩沒。

無敵龍頭杖接一刀，破一刀，雖然被迫退百十步，但刀勢一頓，龍口已咬在刀鋒之上。

「喀」一聲，刀鋒中斷，青松劍出鞘，武當兩儀劍施展，一道劍光飛虹般射向無敵。

無敵的神色一直很輕鬆，這時候終於變得很凝重。

青松脚踏九宮八卦，劍走陰陽，輕盈處如流水行雲，剛烈處却有如暴雨疾風。

無敵龍頭杖配合身形變化，「叮叮」聲响中，連接青松三十劍。

青松劍勢由緩而急，一支劍彷彿化成千百支，再化成一團灼目的光芒。

那片刻之間，青松竟刺出三百劍之多，無敵都一一接下。

兩人的額上都已冒出了汗珠。

那一團光芒由迷濛而變成清晰，由一團而合成一股，突然像一道閃電也似，疾擊向前去。

無敵眼一眩，持杖雙手已感到尖針一樣的劍氣刺進來。

他雙手終於棄杖，「叮」一聲，那支龍頭杖被劍挑飛，橫飛上半天，落下，直沒入土中兩尺。

劍光與劍勢同時一弱，也就在那刹那，無敵雙手一拍，將青松那支劍夾在雙掌中。

劍光立斂，劍勢亦停頓，青松左手一抬，往劍柄上搭下，雙手捧劍刺前。

幾乎同時，無敵混身的衣衫陡然鼓起來，那一頭長髮亦如刺蝟般揚起，混身的肌肉彷彿也都在發脹，面目也彷彿因此而變易。

變成了第二個人。

他的膚色亦轉成了赤紅色，混身的血液看似就從所有的毛管湧出來。

青松都看在眼內，看得很清楚[illegible]突然變得異常的蒼白。

「滅絕魔功第八重。」他的語氣簡直就像是呻吟。

無敵一聲：「不錯！」雙掌一奪，青松手中劍再也把持不住，脫手飛出。

無敵同時鬆掌，劍從他頸旁飛過，奪的插入他身後一株松幹上，直沒入柄。

青松身形同時欺前，雙掌疾擊！

無敵的雙掌及時迎上，「噗噗」的兩下異响，無敵連退三步，青松却整個人倒飛出丈外。

無敵的面色更紅，青松的面色却有如紙白。

兩人的衣衫都已被汗水濕透，身形仍然都很穩定。

青松除了面色蒼白之外，看來並無任何不妥，無敵却已在喘息，却也是他先開口：「青松，要不要再比下去。」

青松冷冷的說道：「不必了，是勝就是勝，是負就是負。」

無敵點頭：「好。」反手一挑，將插在松幹上那支劍挑向青松。「你的劍。」

青松抬手接下。

無敵接揮手。「道兄請，請珍重。」

青松回劍入鞘，一聲不發，往山下走去，腰身仍挺得筆直。

無敵目送青松，目光不動，脚步橫移，走到龍頭杖旁，伸手握住了那支龍頭杖，然後就沉默了下去。

山風仍急吹。

陽光更耀目。

× × ×

南天門外，守候着的鐵石木石，還有無敵門孤獨無敵的大弟子公孫弘，護法千面佛，寒江釣叟，與及百數十個無敵門的弟子。

那些弟子俱都一身黑色勁裝疾服，站在那裏，一聲不响，顯然久經訓練，但從神態亦可以看得出都有些緊張。

鐵石木石，公孫弘，寒江釣叟，千面佛亦不例外。

雲深霧重，他們根本看不到玉皇頂上青松與獨孤無敵的一場惡戰。

却總算聽到叱喝聲。

現在連這叱喝聲也已沒有，他們的目光都集中在上山的那條路上。

時間在靜默中飛逝，他們終於看見一個人走下來。

——武當青松！

鐵石木石喜形於色，那些黑衣人的面色却變得很難看，公孫弘濃眉緊皺，寒江釣叟的面色已有如白圭。

千面佛算是最鎭定的一個。

公孫弘看着青松，突然咬牙，看似便要有所動作，却終被千面佛一伸手按住。

公孫弘回顧千面佛，千面佛只是一搖頭，目光是那麼鎭定。

青松一直走向鐵石木石，二人如夢初覺，一齊迎上前去。「師父——」

「走！」青松只說出這一個字，脚步不停，走向那條長達六千七百級的石階。

鐵石木石一面疑惑之色，又不敢多問，只有緊隨在後。

× × ×

走下了一半的石階，鐵石回頭望去，南天門已隱約在白雲中，他再也忍耐不住，方侍間，一個霹靂也似的聲音却突然從山上傳下來。

「青松——」是獨孤無敵的聲音。「再給你兩年，兩年之內，武當再無人能將我擊敗，兩年後的今日我就親上武當山，滅你武當派。」

語聲轟轟發發，山野林間迴聲激盪。

鐵石木石一聽，面色大變，青松即時身形一栽，一口鮮血噴出。

石階被鮮血濺紅，青松的面色却已有如金紙。

鐵石木石左右忙上前扶住。

「師父——」

「走——」青松的語聲微弱。

一陣歡呼聲，在青天外白雲裏爆發。

「惟天爲大，如日方中。」

山迴谷應，盡是無敵門這口號。

獨孤鳳

歡呼聲遠傳數十里，獨孤無敵在歡呼聲中飛馬回到了總壇。

他已換過了一襲新衣，一襲新的金紅色披風，威風八面的走過大堂，在照壁前一張獸皮椅子上坐下來。

照壁上畫的是一條翻騰在風雨中的孽龍，猙獰而威武。

大堂處懸着血紅色的幔幕，兩行獸皮椅上坐着無敵門的四大護法，七堂堂主。

無敵門門主以下，設有四大護法，都是武林中的高手。

千面佛擅易容，精暗器，一支禪杖曾經橫掃北五省。

九尾狐人如其名，詭計多端，却是一個陰陽人。

萬毒仙翁一身俱毒。寒江釣叟一支魚竿，飛釣殺人於三丈之外。

這四個人任何一個都足以獨當一面，獨孤無敵能够令他們臣服，實在不簡單。

四大護法外尚有外三堂，內五堂，外三堂之下，有舵主，香主，分駐在各地。

江湖上，可以說絕對沒有任何一個帮派能够與無敵門相提並論。

無敵門現在亦眞的一如其口號——

惟天爲大，如日方中。

× × ×

獨孤無敵坐下，揮手，大堂內外帮衆的歡呼聲便迅速的停下。

外三堂鴿堂堂主立即上前，道：「稟門主，青松一行三人的行踪，已在屬下嚴密監視之中。」

公孫弘接道：「我堂下所有殺手亦已準備妥當，一有命令，立即就可以出動，擊殺青松。」

獨孤無敵「唔」一聲，道：「鴿堂堂主——」

「在——」

「傳我血手令，所有無敵門弟子沿途不得騷擾青松三人，如有違背者，以門規處置。」

「是。」鴿堂堂主雖然這樣應，却一面疑惑之色。

其他人也不例外。

公孫弘搶着問：「師父。」

無敵截口道：「我不想乘人之危。」

寒江釣叟隨即道：「門主眞是宅心仁厚，氣量過人。」

萬毒仙翁亦道：「武林霸主不愧武林霸主——」

無敵笑笑：「還有，這兩年之內，我準備閉關練功，這期間所有人等，不得招搖生事。」

衆人亦只有應是。

無敵笑容不減，接道：「大家現在可以出去，其他的事情，今夜席間我再與大家細說。」

他的笑語聲始終那麼平淡，誰也猜不透他現在打的是什麼主意。

衆人却都聽得出，無敵需要安靜一下，一個個告退，只有公孫弘留下。

公孫弘隨即走到無敵座前。「師父，你時常稱讚弟子在無敵門中資質最高，說來慚愧，很多事弟子都不明白。」

無敵目光一落，道：「爲師沒有錯讚你，最低限度，你都聽得出爲師不是言不由衷。」

公孫弘道：「弟子願聞其詳。」

無敵沉吟道：「青松被我以滅絕神功擊傷內臟，縱使有靈丹妙藥，亦不過苟延殘喘而已，不足爲慮，所以爲師故作大方——再說，觀日峯一戰，爲師亦受了些少內傷。」

公孫弘惶然。「師父，你——」

「不要緊，休息一頭半月，相信就可以完全痊癒。」

「青松那個牛鼻子……」

「他武功的高强，確在你們的意料之外。」

「既然現在他身受重傷，我們何不乘勝追擊，殺上武當山，斬草除根，免留後患？」

「爲師與青松十年一戰，三戰三勝，都沒有乘勝追擊武當派，你可知何故？」

「恕弟子愚昧。」

「只因爲武當山還有一個燕冲天。」

「燕冲天？他……」

「是青松的師兄，二十年之前便已被稱爲武當第一高手，據知，一直都在武當後山，苦練武當七絕的天蠶訣。」

「天蠶訣？」

「如果你不是善忘，應該記得我曾經告訴過你，無敵門的先幾代，都是敗在武當的天蠶神功之下。」

公孫弘點點頭。「那青松……」

「他始終沒有練成。」無敵沉吟着，「看來郤天蠶神功，並不是任何人都可以練習，但燕冲天苦練二十年，縱使未完全練成，亦不是青松可比。」

「然則燕冲天一日不死，我們豈非就一日不能够獨霸武林。」

「這只是兩年之間的事情。」

公孫弘不明白，無敵隨即解釋：「兩年之後，我的滅絕神功相信已可以突破第九重，達到本門先代從來沒有達到的境界，就是燕冲天，亦難逃一死。」

語聲一落，無敵右掌一沉，在他椅旁的一張几子便「嘩啦」的被擊成粉碎。

公孫弘方待說什麼，無敵已問道：「是了，內五堂方才怎麼只見四堂，銀鳳堂堂主又怎樣了？」

公孫弘囁嚅着道：「她……」

「還在生氣？」

公孫弘點頭，無敵却大笑起來。

× × ×

門緊閉，那之上嵌着的一隻銀鳳，在陽光下閃閃生輝。

獨孤無敵才將門推開，一柄柳葉刀就迎面射來，他眼明手快，一揚便已將飛刀夾在食中指間。

「好快的飛刀，」他笑着走進堂內。

堂中只有一個女孩子，一個美麗而英武，帶着幾分冷傲的女孩子。

她雙手玩着三柄飛刀，盯着獨孤無敵，嘴唇抿成一條綫，一聲也不發。

無敵一直走到那個女孩子面前。「今日每一個堂主都來祝賀我，怎麼就是你這個銀鳳堂主不來？」

女孩子仍不作聲。

「還在生爹的氣？」無敵又問。

那個女孩子也就是他的獨生女兒獨孤鳳。

「我怎敢。」獨孤鳳仍在把玩着飛刀，「比武都過去了，誰還將這事情放在心上。」

無敵看着獨孤鳳，忽然歎了一口氣。「爹不帶你去，是對這一戰並無必勝把握，萬一戰敗，難保你就會有什麼損傷。」

獨孤鳳聽到這裏，再也惱不了下去，拋下飛刀，上前牽住了無敵的臂膀。「爹，你沒有受傷的吧？」

「一點兒內傷，算不了什麼。」

「眞的不要緊？」

「爹什麼時候欺騙過你？」

「那可好——」獨孤鳳突然拉着無敵到堂中桌旁，「爹，你坐下。」

無敵詫異的：「怎樣了？」

獨孤鳳隨即雙手一拍，四個婢女應聲從內堂轉出，各捧着佳餚美酒。

無敵先是一楞，接而大笑：「好女兒，原來你早就吩咐人預備了酒菜，歡迎爹回來。」

獨孤鳳噗哧笑道：「我早就知道，爹你是絕不會打敗的。」

無敵大笑不絕。

酒斟下，獨孤鳳擧杯。「爹，這一杯祝你乘勝追擊，消滅武當派。」

「好。」無敵一笑，痛盡杯中酒，忽有所感。「鳳兒，你自小都只是關心武林中的事，其他的事難道沒有想過。」

「其他事？什麼事？」

「譬如說你的終生……？」

獨孤鳳咬着嘴唇，不作聲，無敵接下去：「十八歲的了，怎能够只顧練武，無敵門下這麼多……」

獨孤鳳冷傲的道：「我誰也瞧不上眼，」隨即溫柔的一笑，「有爹你伴着我就够了。」

無敵一笑道：「可惜，這兩年之內，爹不能再陪伴你的了。」

「爲什麼？」獨孤鳳一驚。

「爹只是要閉關苦練兩年。」

「那……」

「你以後就不要再這樣任性的了。」

「以女兒的武功，才不怕什麼人。」

「又來了，」無敵搖搖頭，「你武功雖好，經驗還是不够，我就是担心你闖出禍來，所以已經吩咐了弘兒以後小心照料你。」

獨孤鳳立時露出不悅之色。

看樣子，她對於公孫弘似乎並沒有多大好感，無敵却又不知道。

血手

夜未深，屋內仍然有燈光。

人馬都俱已疲倦，青松鐵石木石三騎又來到那個農家之前。

青松的面色有如白圭，已實在支持不了下去，鐵石滾鞍下馬。「師父，我們就在這戶人家借宿一宵好不好？」

青松無力的點頭，鐵石方待敲門，「依呀」的一聲，門已經在內打開，那個老公公探頭出來，一見是青松三人，一呆，便亦將頭縮回去。

鐵石忙上前道：「這位老人家……」

老公公應又不是，不應也不是，怔在那裏，老婆婆接亦出來，亦怔住。

鐵石接說道：「家師傷病在身，不宜趕路，夜色又已深，想借宿一宵……」

老公公吃吃的道：「三位道長，我們窮苦人家的處境，你們也應知道的了。」

老婆婆接道：「說實在，我們不敢收留三位在這裏住宿，就這樣，煮些粥給三位食了，三位休息一會之後再上路。」

鐵石沉吟，木石回答：「也好，勞煩兩位老人家。」

老公公看着老婆婆，看看青松，終於將門打開。

鐵石木石忙扶了青松下馬。

× × ×

這戶農家與青松他們離開之時並沒有任何的不同，只是心情已完全兩樣。

那一對老夫婦實在不知道青松他們到底是什麼身份，一齊躲進了厨房內。

青松盤膝在一角，半晌才張開眼睛。

鐵石木石侍候在一旁，看見青松眼睛張開，木石忙問：「師父，怎樣了？」

青松吁了一口氣：「調息了一會，已經好了很多。」

語聲未已，兩聲悶哼，突然從厨房那邊傳來，青松面色一變，霍地站起，鐵石一聲：「木石，你照顧師父，我過去看看！」第一個掠出！

青松木石亦隨後追了出去。

× × ×

粥已沸，「噗噗」的在响。

那對老夫婦却不能再作聲，都已變成了死人，血從他們的咽喉流下，那之上，穿了一個洞。

鐵石劍出鞘，直闖進去，看見那對老夫婦，不由得怔在當場。

青松木石緊追着進來，木石目光及處，猛一聲驚呼：「師父，你看！」

青松循指望去，那邊的牆壁上，釘着一方尺許寬闊的白布，上印着一隻血掌。

「血手令！」青松目眦欲裂，身子顫抖了起來。

鐵石道：「這不是無敵門殺人的標識嗎？」

青松點頭，面色更難看，緊握的雙拳，指節發白。

× × ×

正午。

這時候是醉仙樓生意最好的時候，人聲嘈雜，可是青松三師徒一走進來，就迅速靜下。

每一個人都以奇怪的目光望着他們。

鐵石自顧走到櫃枱的面前，坐在櫃枱後面的店老闆疑惑的望着他。「三位，那邊有空的座頭……」

鐵石道：「我們是來投宿的。」

「歡迎——」老闆一面將賬簿攤開。

「請問——」

「我們是武當弟子……」

鐵石話才說到一半，那個店老闆「拍」的已忙將賬簿合上，趕緊道：「小店已經客滿，三位請到別間。」

鐵石冷笑。「我們可不是白住的。」

老闆陪着笑臉，道：「小店眞的已經客滿……」

話口未完，店門外蹄聲暴响，一個黑衣人策馬從門外奔過！

黑衣人張弓搭箭，坐騎馳過的那刹那，手一鬆，「颼」的一支箭射出！

那支箭連着一方白布，奪地飛插在大堂正中橫匾下，白布揚開，出現了一隻血手印！

滿堂客人應聲望去，齊皆變色，不約而同，推椅而起，往外奔了出去，不到片刻，已走得八八九九，最後，只剩下一個人。

那是一個富家公子裝束的少年，衣飾華麗，只是放下杯，向青松這邊望來。

他長得非常英俊，詫異中仍然不失鎮定。

這邊店老闆連聲嚷叫：「你們還沒有付錢，怎樣够這樣一走了之。」

他當時叫不住那些客人，也攔阻不了，嚷叫一會，轉顧青松三人，又不敢發作，苦着臉的道：「這一次，可給你們這三位武當弟子果死了。」

青松憾慨之極，鐵石木石面色鐵青。

老闆頓足道：「你們說，叫我怎麼好啊。」

一個聲音即時在後面响起。「張老闆，你何必這樣緊張！」

老闆應聲望去，便要發作，但看見是那個少年，忙又嚥了回去，苦笑道：「傅公子，你有所不知，他們這一走，我便血本無歸了。」

那位傅公子淡然一笑。「都算在我賬上。」探袖取出了一大錠銀子遞前去。

張老闆欲接還拒：「傅公子，這怎麼可以？」

「小意思，」傅公子索性就將那錠銀子塞進老闆手中。

張老闆不覺將銀子握緊，只恐丢掉似的。

傅公子接道：「勞煩你替這三位道長打點一下。」

張老闆立時苦起了臉，訥訥道：「傅……公子……」

「是銀子不够……」

「不！——」張老闆目光轉向那塊印上血手印的白布。「我們做生意的苦處，傅公子也都明白的了。」

青松聽到這裏，一旁插口道：「這位公子的好意，貧道師徒心領了。」轉吩咐道：「鐵石木石，我們走！」

木石鐵石扶着青松立即就轉身舉步。

（未完）

長篇俠情故事

劍氣白雲

蕭逸·文
盧令·圖

誠摯少年人

餽贈冷玉膏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伍青萍和哈小敏為了挽救白如雲的性命，不顧一切困難，雙雙一起往五老煉丹之室內偷取「冷玉膏」，正在得手之際，忽聽三百老人聲音响起，同時人也由屋樑上飄落，把伍青萍，哈小敏雙雙拿住，星潭要將她們關閉在古井中以懲罰她們，當哈古弦過來時，為之氣結，決定一走了之，但却要把他那份「冷玉膏」差人送給白如雲，星潭也不反對，木蘇只好差人送藥給白如雲，而青萍，小敏兩女孩也被木蘇帶到一口古井之中，答應在兩個月後才放她們出來。

她用鹿皮小尖靴，用力的踢着地下的石塊，冷笑道：「我生平最恨就是妳這種人，現在妳才承認妳愛他，可是妳却救不了他，有什麼用？」

青萍被小敏罵得臉上青一陣白一陣，她眞想不到，哈小敏竟會對她如此，當時苦笑道：「我是太軟弱了……可是，妳不是在人前人後都愛他麼？妳怎麼也救不了他呢？」

哈小敏氣得翻了一下白眼，一時結巴道：「我……我……」

青萍苦笑道：「妳也不要罵我了……我們都是一樣的，只不過我們表示的方式不一樣。」

她用噙着淚水的眸子，注視着尚在吃醋的哈小敏，吶吶的道：「人的感情是不可揣測的，今天妳最愛的人，也許明天就是妳最恨的人，可是今天妳最恨的，也許明天又是妳最愛的人！」

她癡癡的追憶道：「我當初是恨白如雲的，可是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後來會愛上了他……而且死心塌地的愛上了他！」

哈小敏冷笑了一聲，小聲道：「有什麼用？」

青萍看了她一眼道：「是啊，沒什麼用。」

她低了一會兒，心中想到了一句話，正想出口，可是轉念一想，又覺得此時說出完全是多餘的了。

她嘆了一聲，站了起來，逕自往前走去。

這陰暗潮濕的地洞之中，黑黝黝的，二人因內力充沛，尚能暗中辨物。

哈小敏由手中摸出千里火亮着，才看出不遠之前，有一石几，還有一張石牀，牀上有兩個大蒲團，所幸井底反倒比上面暖和，二女並不覺得身上有絲毫冷的感覺，再看石几上有一瓦缽，盛着大半碗燈油，油蕊多已腐朽。

哈小敏皺眉道：「想想辦法！」

青萍把衣服邊上撕下了一條，搓成繩子，浸在油中，點着了，倒也光亮。

二女端着燈，把井底走了一圈，發現內中還有地方，只是碎石嵯峨，隱隱有一道清泉由井底穿流出去，二女看了一番，却是一籌莫展，只好把燈火放在石几之上，二人妳看我，我看妳的坐在石牀之上，如此守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清晨，果然有一根繩子，垂着一個小籃子，由上降了下來，裝着熱騰騰的食物。

青萍把它解了下來，繩子上去了，只是誰也沒有胃口去吃，把它放在石桌子上面！

經過一夜的相處，二女感情顯然又和好如初了，她們又試圖上攀，可是每一次都失望的落了下來，如果沒有人來接引，要想逃出，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二女本來心中尚存着萬一的希望，可是到了晚上，她們終於再次失望了。

青萍默默坐在蒲團之上，她心中想，老道也許早就走了……自己一時大意，落得身受苦禁，這還不說，却躭誤了白如雲的性命。

想到此，她眞是難受透了，抬頭一看，哈小敏一雙明眸，也正自癡癡的看着牆角發呆。

青萍嘆了一聲道：「妳在想什麼？」

哈小敏臉一陣紅，吞吐道：「我是在想，我們兩個同時愛上了一個人，該怎麼解決呢？」

青萍怔了一下，暗忖到了這個時候，她還在想這些，她對白如雲也眞是癡心到了家了。

當時不由苦笑了笑道：「還說這些幹嘛呀？」

哈小敏似乎美夢突破，不禁苦笑道：「想想也無妨啊！」

青萍心中忽的一動，當時眨着眸子道：「妳想的結果如何呢？」

小敏忽然臉色一紅，她眸子轉了一下，道：「我想……如果可能，我們都嫁給他也無所謂……」

青萍不禁微笑道：「妳願意麼？」

小敏抬了一下眸子，噘着小嘴道：「誰叫我們同時愛上了一個人呢？而且我們又這麼好？」

說着，忽然又嘆了一口氣，搖了搖頭道：「這只不過是空想罷了。」

伍青萍似有所思的站了起來，她皺着眉頭道：「如果我們現在能出去，再能偷到藥，還來得及，老道也許還在旅店裏等我呢。」

哈小敏抬頭看了一下井口，失望的道：「誰會來救我們呢？」

忽然她吃了一驚，小聲道：「姐姐快看，有人來了！」

青萍不由一喜，忙抬頭一看，果見洞口似有人影一幌，只是距離太遠了，看不淸楚是誰，不過可以確實斷定，那是一個人！

小敏喜歡得緊緊抱着青萍道：「哦，別是來救我們的吧？」

青萍搖了搖頭道：「妳先別高興，我看不一定！」

二女抬頭向望去，只覺井口光華大增，微微聽到一個聲音傳下道：「下面有人麼？」

小敏立刻緊張道：「是龍大哥……這就好了！」

青萍不由蛾眉微皺道：「是他，不會吧？」

小敏已跳起來笑道：「是他，一點也不錯，我一聽聲音就知道。」

這時上面又傳下聲音道：「伍青萍，哈小敏，妳們可在下面麼？」

青萍臉色一紅，小聲說道：「果然是他！」

小敏已仰頭高叫道：「龍大哥，我們在下面，你快點想個法子，把我們救上去吧。」

無奈龍匀甫內功充沛，他是用「千里傳音」的功夫向下發話，而小敏雖然內功也不錯，可是要想把話傳上去，却是不容易。

她扯着嗓子叫了半天，上面的龍匀甫，也聽不見她說些什麼。

不過他却知道下面是有人了，遂聽他道：「妳二人不要急，我救你們上來！」

哈小敏不由喜得緊緊抱着青萍，連道：「這就好了……這就好了……龍大哥來救我們。」

青萍這時又喜又悲，她小聲道：「他怎會來救我們呢……他……」

小敏又抬頭叫了兩聲龍大哥，這一次倒似傳入了匀甫的耳中，只聽他道：「我聽到了，妳們不要急！」

遂聽到呼拉拉一陣陣繩索之聲，只見當空一串黑影閃動着，垂下了繩梯。

小敏忙拉着青萍，雙雙由繩索上爬了上去，匀甫還在上面道：「要小心一點，不要摔下去了！」

不一會二人已爬了上去，小敏在前，青萍在後，上去之後，早見龍匀甫立在井邊。

他穿着一身黑亮的絲質長衣，背上揹着一把長劍，和一個行囊，像是要出行的模樣！

二女上來之後，他苦笑了一下道：「二位受驚了！」

青萍低着頭，小聲道：「謝謝你！」

小敏這幾個月，早也和匀甫處熟了，她笑着上前拉着匀甫的衣服道：「大哥，你怎麼來的？」

不想匀甫却往後退了一步，他淡笑道：「不要這樣！」

小敏也不由一怔，匀甫遂淡淡一笑，他道：「我還是下午才知道，所以偷偷放妳們出來，要不然我早就來了，二位請多原諒！」

二女一時都感動十分，都不禁又羞又慚，把頭低下了。

龍匀甫這時一雙眸子在二人身上轉了一轉，深情欵欵的道：「師父他們也太狠了！其實感情這種事，又如何能免强！」

他苦笑了笑又道：「我眞羨慕白如雲，可是我並不妒嫉他。」

他說着探手入懷，摸出了一包東西，雙手遞在青萍眼前道：「這是姑娘想要的東西……其實姑娘要是明說，我也一樣會設法的！」

青萍癡癡地接過道：「這……這是……什麼？」

她幾乎不敢多看一眼這個誠摯感人的少年，他瞳子裏散出的目光，是那麼感人和失望。

龍匀甫微笑道：「這是冷玉膏，是我從三位師父那裏偷來的，足够救白如雲的命！妳收下快去救他吧！」

青萍接過來，只覺鼻子一酸，禁不住眼淚刷刷的淌了下來。

她哭道：「龍大哥！我太對不起你了……可是你要原諒我……因爲我……」

匀甫低低嘆了一聲道：「我明白……姑娘妳不要傷心。」

他說着眼圈一紅，遂後退了一步，目光向小敏一瞟道：「怎麼！妳也走麼？」

哈小敏這時也哭了，她點了點頭道：「我……是的！」

匀甫怔了一下，半天才笑了笑道：「這樣很好，我心也死了！」

他忽然頓了頓道：「那麼，趁天沒有亮以前，妳們快走吧！」

二女只是低着頭，誰也沒有動，小敏紅着眼圈道：「龍大哥你呢？」

匀甫忽的呆了一下，遂苦笑道：「我也走！」

青萍忍不住問道：「你上那去？」

匀甫一刹那，心中可眞有說不出的悲

哀，他閃着那雙被淚水浸滿的眸子，吶吶道：「我……我去一個地方。」

小敏哭道：「你不回來啦？」

匀甫動了一下脚，嘆道：「我放了妳們，又偷了師父的藥，已犯了本門家法，自然不敢回來啦……！」

他頓了頓，遂又一笑道：「不過，男兒志在四方，我有一身本事，到那裏也不會餓着我的。」

他說完了這句話，一時却再想不出什麼別的話了，二女更是只剩下吸鼻子了。

一時唏唏之聲不絕於耳，遠處鐘聲响了三下，龍匀甫忽然一聲苦笑，道：「快走吧，不走天快亮了！」

二女這才驚覺，慌忙向外走了幾步，龍匀甫忽地回過頭來，看了小敏一眼，嘴皮動了動，却是沒有說出什麼來，小敏忍不住又問道：「謝謝龍大哥……以後我們要找你，可到那裏去啊？」

匀甫慘笑了一下道：「也許在鎮江金山寺。」

他忽然臉色一變，忙改口道：「哦！不！不！我以後會去看妳們的！」

哈小敏心中一動，她這一刹時，忽像對匀甫有了極深的感情，不由呆了一呆。

龍匀甫走到外面，他用手往一條小路上指了一下道：「這條路下山最近，恕不遠送，我走了！」

他說着猛然身形一起，已竄起了五六丈高下，落向了一棵老樹之尖。

二女都不由呆了一下，方要出聲，他已再次騰身，消失於沉沉黑夜之中了。

二女痴痴呆呆望着他的後影，良久，青萍才嘆息了一聲道：「龍匀甫居然是如此一個君子，眞想不到！」

小敏只是用手在擦着眼睛，青萍看在眼中，心中不禁微微一動，暗忖：「看來，哈小敏倒似乎和龍匀甫之間也有了感情呢！否則她又何至於如此悲傷？」

當時低低嘆一聲道：「我們走吧！」

小敏才似驚覺，微微點了點頭，二女遂順着條小路直撲而下，果然是一條出山捷徑。

途中雖有兩三處暗卡，她們都不費力過去了，因恐被三老發覺，所以一路飛馳，待天亮時，已到了山下了。

哈小敏途中一直悶悶不樂，有時候談到了白如雲，她才會欣慰的笑笑，可是只要一提到龍匀甫，她立刻又神色黯然了！

青萍對匀甫，雖也十分感愧，可是到底，他們之間並沒有什麼感情，想起來至多難受一會，也就算了，因此她私下揣度小敏的神態，不禁十分奇異，可是她不好說破，她心中不時的想：「如果他二人結成一對兒，倒是挺合適的呢。」

這是她心中的想法，却不好說出，中午時分，她們已來到了老道住的那所旅店之中。

可是不巧得很，老道昨天已去了，店伙拿過一封信，說是老道留下的。

青萍匆匆把信拆開一看，只見上面寫的是：

『字示青萍姑娘旅次：

久候不來，憂心似火，惟恐小徒命危不及見貧道最後一面，是以先返廬山，姑娘不論成功與否，即盼來廬一晤爲盼！

秦狸手啓年月日』

青萍看過匆匆收起，小敏却皺眉道：「他寫些什麼？」

青萍急道：「他等不及已先走了，叫我們趕去廬山！」

哈小敏把信接過，又看了一遍，她苦笑了笑道：「信中根本連我提也不提，如何說是我們呢！」

青萍不由臉一紅，心知小敏又在吃醋，當時不由「噗！」的一笑道：「妳呀！妳這人眞是……人家也不知妳也來，要知道還會不高興？」

小敏淡淡一笑，說道：「我看也不見得。」

她忽然眼圈一紅，嘴皮動了動，却是沒有說出來，青萍惟恐她又想起什麼傷心的事來，當時忙催道：「我們快走吧！還要趕多少路呢！」

小敏也自驚覺忙道：「到廬山的路，妳可認識？」

青萍點了點頭道：「我知道，就是忘了也可以問……」

於是二人匆匆上道，一路上加緊奔馳，看看已快到了廬山。

筆者乘二女趕路的這段時間，再掉過筆頭來，敍一敍那垂危中的白如雲吧。

原來白如雲自老道去後，雖然裘大希細心的照料，無奈病勢已深，看看已是奄奄一息！

裘大希採回了幾種藥，煎熬成藥汁，給白如雲服下，少緩病勢，只見他喘得愈發厲害了。

這一日天方亮，裘大希輕輕走近他床前，見白如雲只過幾天，雙目已深深陷在目眶之內，瘦成了一副皮包骨頭，不由一陣心酸，差一點流下淚來。

他見白如雲上胸連連起伏着，呼吸甚急，不由輕輕問道：「白兄弟，你感覺如何？」

白如雲張開了眸子，喃喃道：「我很好！」

他隨着笑了笑道：「老裘，這些日子裏，可把你累壞了！」

裘大希連連搖手道：「唉！你何必還說這些？……兄弟！你……」

他强自忍着淚，總算沒有流下來，白如雲遂看了他一眼，他嘴角兀自帶着和往常一樣的微笑道：「你不要難受，放心，我不會這麼就死的！」

裘大希破涕爲笑，說道：「是啊！你要死了，我到那裏再去找這麼一個好兄弟呢！」

白如雲淺淺一笑，露出扁貝的一口細齒，他看了左右一下，裘大希忙問道：「兄弟！你想幹什麼？」

白如雲含笑道：「老裘你坐下……我有話要給你說！」

裘大希忙拉過一張椅子，一面坐下，一面尚自皺眉道：「你還是儘量少說話，說話傷神的！」

白如雲搖頭笑道：「無妨！我要不說，才傷神呢！」

裘大希心中一怔，暗想以他個性，很少如此過！他要說的，一定是藏在他內心深處的話，到了現在他說出來，足見他自己，對於自己的病勢，也沒有太大的希望

了。想着不由黯然的點了點頭，佯笑道：「那你就慢慢的告訴我吧！」

白如雲含着笑點了點頭，他一雙眸子，仰視着屋頂，嘆了一聲道：「老道去了有幾天了？」

裴大希皺眉道：「有好幾天了，大概也快回來了！」

白如雲點了點頭，眸子遂即轉到了裴大希身上，他苦笑了笑道：「其實死對於我，並沒有什麼可怕，因爲這是每一個人都不可免的！」

裴大希乾笑道：「你是不會死的。」

白如雲點了點頭又接下去道：「可是，我却有一件事壓在我內心，而最感遺憾的事……」

裴大希一驚，暗忖：「果然我沒有料錯！」

白如雲遂即嘆了一聲，說道：「本來，我決心要把這一件事完成的，不論海枯石爛，那怕天涯海角……」

裴大希張大了眸子，細心的聽着，他相當吃驚，因爲由這人口中所說出的話，分明是兒女之私，而像白如雲如此一個人，居然也會如此而煩惱，這却是令他想不通的了！

他只是靜靜的聽着，不能絲毫打擾他，白如雲眨了一下眸子，無力的又閉上，痛苦的道：「可是，看來，這一個望是達不到了！」

裴大希握住他一隻手，半笑道：「不會的，你不要想得太多，那是一件什麼事？如果必需的話，我可以爲你去辦！」

白如雲苦笑了笑，他搖了搖頭道：「那倒不必了，我所以要和你談話的目的，只是爲了要你證實一件事。」

裴大希怔道：「證實？證實一件什麼事？」

白如雲淺笑了笑，他笑得很平靜，就像是沒有生病一樣的，他反問道：「老裴，這幾個月的相處，你以爲我這個人如何呢？」

裴大希先是一怔，遂哈哈一笑道：「這個何必還要問？自然是人中之傑了！」

白如雲搖了搖頭道：「我不是問你這個。我是問你，你覺得我這個人有感情沒有？」

裴大希注定着眸子，正色道：「你問我，我也就實在告訴你了，你是一個有着豐富感情的人，只是你表現的方式不同，而且你一向不願隨便給人的……」

才說到此，他覺得白如雲，那隻抓着自己的手，握得更緊了，他臉上帶出一層無比的喜悅神情，於是裴大希頓了一頓又繼續說下去道：「……可是一旦你把感情給了誰，一任天長地久，這份感情都不會變質的，可是庸俗的世人，却不能一一儘自領會罷了！」

白如雲眸子裏放出異樣的光彩，他含着無比喜悅道：「是的，是的，我要你證實的，也就是這一點。」

然後他閉上了眼睛道：「人們都常批評我冷酷，說我沒有感情，其實我不是那樣的，我只是過於偏激而已！」

裴大希心中感到奇怪道：「到了此時，他又何必把我喚來？只爲了強調這一點而已……」

他心中正在狐疑，白如又張開雲遂眸子，道：「你和老道，是我生平良師摯友，知我愛我，對於你們來說，我並不遺憾……因爲我們相處得很深了，從你們那裏得到的也很多了，只是我却什麼也沒給你們。」

裴大希搖頭笑道：「你給我們的也很多了……你給老道的是『依賴』、『驕傲』和『感情』，而給我的除了以上三種以外，還有『健康』，這些我們從別人身上，是無法得到的……」

白如雲沉默了一會，也許他認爲裴大希所說的並沒有誇大……

裴大希說完了這句話，內心十分痛苦，他緊緊握着白雲如的手道：「白如雲，你把你內心的話告訴我吧！我知道你心中還有未說的話。」

白如雲猛地張開了眸子，他很快的在裴大希身上轉了一週，遂即苦笑道：「你眞是知我至深……裴兄！你可相信，我深深愛着一個人麼？」

裴大希心中雖奇，但表面並不現出，只淡淡一笑道：「每一個人，都會愛一個人的……她是誰？」

白如雲停了一會，才道：「她名字叫伍青萍，是一個內外都美的女孩子。我……很喜歡她，可是……」

裴大希早已從老道那裏，略知一二，但是他却不動聲色，試探着問道：「這個伍姑娘在那裏呢？」

白如雲黯然神傷的道：「不知道……可是，我一定要找到她……不過，唉……這是不可能了！」

他矛盾的自語着，裴大希心中却在盤算着，老道此行前，也曾說過，一定要設法把這位姑娘找來，不知能否如願……！

他想着不由一笑道：「天下事，有時是很微妙的，也許過幾天，這位伍姑娘就來了！」

白如雲猛的一下坐了起來，道：「她會來？……」

隨着他又同洩氣的皮球也似的，又倒了下去，臉色黯然的慘笑道：「你只是這麼說說而已！」

裴大希見他居然一下竟能坐了起來，不由大吃一驚，當時幾乎吓呆了，暗忖：這伍青萍的魔力眞大，我的百副靈藥都無能爲力，只聽見她的名字，就能使他一下坐了起來，看來生命之力，有時確是無可理喻啊！

由此他心中，更暗暗存下，要設法使伍青萍來此和他一晤了！

他這麼想着，一時却沒有說什麼，白如雲喘了一陣，微笑着又說道：「這個女孩子很可愛，我一輩子也忘不了她。」

裴大希見一提起伍青萍，居然令他病也減了三分，不由心中暗喜，忙接口道：「她可曾愛你？」

白如雲不由劍眉微軒，裴大希正自後悔，不該問他這句話，白如雲却嘆了一聲道：「我不知……道！」

他忽然伸手往懷中摸去，裴大希忙制止他，遂伸手入他懷中問道：「你要拿什麼？」

說着他却拿出了一張發皺疊着的紙，白如雲目光一喜，點頭道：「就是這個……這是她寫的……你唸一唸吧！」

裴大希慢慢打開這發皺的紙，暗忖道：「原來他竟如此情痴……」

想着輕輕唸道：

「白雲深處曾爲客

青萍隨波任浮沉

……

長憶天湯一抹紅」

他不禁微微嘆息了一聲，輕輕搖了搖頭，白如雲這一刹那，眼角已濕透了，他閉着眼睛道：「放回我衣袋裏。」

裴大希依言把這張紙疊好，又放回到他懷中，一時却也慨然！

白如雲忽的張開了眸子道：「有人來了。」

裴大希一驚道：「誰？不會吧！」

白如雲忽地說道：「啊！北星，南水，他們怎會來了？老裴，你快去帶他們來吧！」

裴大希將信又疑的走到門口，往山下望去，果見百丈以外，兩個黑影，一路往上馳着，他不由心中一動，暗想道：這白如雲眞神秘人也，在病中，居然有此聽力，以此看來，他「兩相神功」分明已成，只是臨終竟自走火入魔，一待病去，怕不天下無敵了！

想着忙走下了幾步，才看清果是一雙幼童，一路飛縱着向上撲來。

二童子年歲均在少年，一路走着，尚且互相說着，可是神色至爲傖促，刹那之間，已行到了裴大希身前。

「請問這裏是游劍峯不是？」

裴大希方自點頭，却見另一身材精矮的小孩，喘着上前問道：「請問……請……問……」

那前行的童子皺眉，回頭說道：「唉呀！我已經問過了，你又何必非要再問一遍？」

無奈那後來小孩還不依，口中兀自道：「……游劍峯……此地？」

裴大希見狀直想笑，只是心中牢記着白如雲，總算沒笑出來，當時點頭道：「你們是南水、北星是不是？」

二人立時一怔，南水點了點頭道：「是的！是的！我是南水，他是北星，你怎麼知道？」

說着用手指了北星一下，北星也點頭結巴道：「我北星，他南水，咦？你知道？老秀才！」

這幾個月以來，他總算練習得自己也會說話了，這幾句話說得裴大希直皺眉，他咳了一聲道：「你們別吵，跟我來！」

南水皺眉道：「我們是找白少爺！」

北星結巴道：「找……鐵旗俠……他是我們的主人。」

裴大希點頭道：「我知道！你們小聲一點，他現在正生着病。」

二小連連點着頭，裴大希領着二小直接到了白如雲房中，白如雲正張着一雙渴望的眸子在等待着，他微微笑着點着頭道：「南水、北星……」

南水、北星忽然怔住了，他們簡直不能相信，眼前這個瘦弱的人，就是他們的主人。

終於，他們由白如雲的微笑裏，認出來了，一時不由大驚失色。

南水哭叫道：「少爺……少爺你怎麼會成這……這樣了？」

北星却一面跪在白如雲床前，用沙啞的嗓音哭道：「少爺……少爺……」

白如雲這時也自一陣心酸，他却皺着眉道：「快起來……快起來！不許哭！」

雖是在病中，他仍然有這種威力，二小雙雙站了起來，一面抽泣着用手抹着眼淚！

白如雲這時一打量二小，見幾個月不見，二小樣子也變了，變得又黑又瘦，尤其是頭髮又長又亂，就好像兩個小叫花子一樣！

當時心中十分難受，停了一會才道：「誰叫你們出來的？我走的時候，不是囑照你們好好看着家麼？」

二小立在床前，用手扶着床欄，只是流淚，吸着鼻子，半天南水才道：「我們想少爺……」

北星只是點着頭，白如雲長嘆了一聲，這時裴大希含笑走過來，對白如雲道：「他們兩個小小年紀，千山萬水，來此已是不易，足見一番熱誠，你就不要怪他們了！」

白如雲點了點頭，無力的對二小道：「見過裴先生。」

二人彎腰叫了聲：「裴先生。」

裴大希引手道：「你們不要多禮了，你們怎知主人在這裏呢？」

二小一起開口，最後北星看了南水一眼，小聲道：「你……說好了！」

南水這才一五一十的侃侃道來，裴大希不由連連點頭嘆息不已。

白如雲聽到後來，不由張大了眸子道：「你們見到了伍姑娘？……她人呢？」

南水皺着眉道：「她說她要去給少爺討藥，匆匆就走了。」

白如雲嘆了一聲，自語道：「她這是何苦？」

可是這一刹那，他臉上閃着極度的興奮之色，裴大希却問道：「這位伍姑娘還說了些什麼沒有？」

北星在一邊連連道：「有……有……你說！」

他用手指了南水一下，南水用手搔了一下頭，用力的想着，道：「她只是哭……她說都是她害了少爺，我們問她怎麼害了少爺，她也不說，光是哭，後來叫我們兩個快來，還叫我們告訴少爺，她一定來看少爺。」

「啊！她要來這裏……你說，我還能見到她麼？」

這句話後來的聲音都有些變了，裴大希安慰他道：「你放心……小兄弟！我都等着喝你們的喜酒呢！」

白如雲啟齒一笑，遂即把眼睛閉上了，他內心燃燒着極度的興奮，他確是不能相信，自己會死的，因爲他是有着強力生命意志的人啊！

二小扶在牀欄邊上，眼中浸着熱淚，裴大希偷偷對他們搖了搖手，二小遂即止住了抽泣。

這時白如雲竟自入了夢鄉。

半月以來，他都是睜着眸子，與生命抗衡着，裴大希用盡了藥力，也不能使他稍睡一刻，想不到這一剎時，他突然睡着

了。

裴大希走到牀前，彎腰聽了聽，面上帶着喜色的點了點頭，隨即輕步走出來。

二小也跟着走出，南水流淚道：「裴先生，少爺的病要不要緊？」

裴大希皺着眉，半天才道：「這要看他造化了，不過從他面相上判來，他確實不像是一個短壽的人！」

北星這時一個人坐在石頭上，他痴痴看着山下的白雲，眼淚不停的流着。

他用脚踢着山邊的石頭，他的腦中惦記着主人的病，小心眼中眞有說不出的難受。

裴大希走到了他的身邊，嘆道：「你們不要傷心了，也許天無絕人之路，我想你主人，一定會有救的！」

北星擦了一下鼻子，也不哼聲，三人正在臨風傷感之際，忽見一個六旬左右的老人，一身青布衣服，他背上揹着一個黃布包袱，在眼前出現了！

裴大希怔了一下，這老人已走至面前，雙手抱拳道：「借問一聲，有一位鐵旗俠白少俠，可是這裏？」

「不錯！是在這裏，你是誰？」

這人笑了笑，說道：「這麽說是不錯了！」

裴大希含笑道：「貴客尊姓？來此有何貴幹？」

這人匆匆把背後一個黃包袱解了下來，雙手奉上，而帶微笑道：「在下奉了三百老人之命，爲哈古弦老俠客送點東西！嘿嘿！」

他乾笑了兩聲，轉動了一下黃眼睛珠子道：「白少俠貴體欠佳，在下也不打擾了。」

裴大希接過東西，心中已有點瞭然，不覺頓時大喜，他喜道：「貴客請入內少坐如何？」

這老者連連搖頭道：「不坐了……此藥一到，白少俠貴恙定必復元。」

他說着頭也不回，扭頭就走了：裴大希見他步伐矯健，一刹那已消失了。

裴大希慢慢打開這緞子包袱，只見內中十管斑竹，都有火漆封閉。

他在鼻子上聞了聞，不禁狂喜道：「這就好了，這就好了！」

一時只覺得心花怒放，二小一齊偎上來道：「這就是冷玉膏麽？」

裴大希大笑道：「誰說不是？眞想不到三百老人居然如此慷慨，白如雲的命是有救了！」

他匆匆返入室內，當時在白如雲牀前大聲叫道：「老弟！老弟！」

白如雲突地一驚，睜開了眸子，只見裴大希笑得嘴也閉不上的樣子，不由動了一下嘴皮子道：「什……麽事？」

裴大希擧了一下手上的藥道：「老弟！你有救了……有人送藥來了！」

白如雲不由眸子一亮，他驚喜道：「老道……來了麽？」

裴大希搖頭笑道：「他倒沒有來，你絕對不相信，這藥是誰送來的。」

白如雲忙問道：「是……誰？」

這時南水也在一旁笑道：「是三百老人差人送來的，眞想不到！」

白如雲本來的笑臉，忽然消失了，他皺了一下眉道：「什麽是三百老人……送來的？」

裴大希這時已迫不及待的，用火在烤着封管的火漆，白如雲忽然抖聲道：「且慢！」

裴大希愕了一下道：「是眞的呀！」

他說着由那包袱之中又抽出了一封信，遂即撕開，內中是一張素箋，打開來，只見信中寫着：

「今差人代哈古弦贈上『冷玉膏』十支，希點收爲荷！

三百老人手啓」

裴大希點了點頭道：「原來是哈古弦送的！我是奇怪他們會這麽大方呢！」

說着把藥遞到白如雲面前與他看了一遍，白如雲看完之後，却是眉頭緊緊的皺着，半天才道：「老裴！我看這事有點不對。」

裴大希這時已用火烤開了一支，拔開塞子，只見白如濃乳也似的膏汁，正是那萬金難求的冷玉膏，不由笑道：「你太多疑了，這藥是眞的，一點也不錯！」

白如雲嘆了一聲道：「三百老人恨我入骨……他爲何會來救我？」

裴大希也不禁愕了一下，他皺了一下眉道：「可是，這藥是哈古弦託他們送來的啊！」

白如雲搖頭苦笑道：「哈古弦救我倒也可信，只是這藥經過三百老人的手，就令我大爲懷疑了！」

他這麽一說，裴大希也不禁吓了一跳，當時又仔細的看了看那藥，搖頭道：「可是這藥是千眞萬確的呀！再說……你的病也不能再耽誤了！」

白如雲有氣無力的望着裴大希，問道：「這送藥的人呢？」

二小在一邊道：「走了……」

裴大希笑道：「這人太客氣了，放下藥就走了。」

白如雲皺眉道：「他叫什麽名字？」

裴大希被他這麽一問，倒是一愕，當時搖了搖頭道：「問他他沒有說，咦！被你這麽一說，我倒眞有些害怕了！」

白如雲臉色又恢復爲蒼白的顏色，他苦笑了一下道：「所以，這藥千萬不能用……等老道回來，問淸楚了再說！」

裴大希皺着眉，半天嘆了一聲道：「這可眞是愁人了……我却看不出有什麽不對啊！」

白如雲喘了一陣，他那雙無力的眸子不時的轉動着，這位一世奇人，却有超人的智力和見解。

他忽然冷冷一笑，裴大希知道有故，當時輕聲問道：「你想到了什麽？」

白如雲慢慢道：「他們也太把我看低了，我如今已是垂死之人，也不見得就會上了他們的當！」

裴大希一向是足智多謀，只是他不清楚白如走和三百老人的敵視原因，是以無法揣測這事的眞假。

此時聞言，不由一驚，他安慰道：「你還是閉上眼睛休息吧，這藥，我再仔細看看！」

白如雲忽的張大了眸子道：「那送藥人一定未走！」

裴大希道：「他走了……不會吧！」

白如雲苦笑道：「老裴！」你書讀得太多了，一切都是度之以仁，這些江湖中的人心險惡，你却是不知道？」

裴大希非常佩服，白如雲居然這時，尙有如此的智力分析一件事情。

當時不由緊張的問道：「那麽以你之見呢？」

白如雲微微閉上了眸子，隨後又慢慢睜了開來，他徐徐的道：「以我看來……這人定是一武林高手，他一定隱藏在山中，也許……」

他眨了一下眼睛道：「也許今夜他會來。」

這一句話可把裴大希吓住了，他是一個不通武技的文人，自然吃了一驚。

一旁的二小也是一驚，南水立刻咬牙道：「少爺放心，他來了，我和北星兩人對付他，不把這小子蛋黃給打出才怪！」

白如雲眸子一掃，他却吓得馬上把頭低了下來。

裴大希不由笑道：「對了！有他們兩對付他還不行麼？」

白如雲深深的皺着眉毛，這時輕嘆了一聲道：「老裴你太笨了……」

裴大希一怔道：「我笨？」

白如雲閉上眼，有氣無力的道：「南水、北星雖可對付他，但却不知來人身手如何？一擧不殲，反倒打草驚蛇！」

裴大希點了點頭道：「可是總比不對付他好呀？」

白如雲接下去道：「現在三百老人尙在假仁假義的暗中下手，一旦抓破了臉，難免親自興師，那時試問，我們誰能抵擋？豈非是等死麽？」

裴大希恍然大悟，連連點頭道：「有理！有理！可是我們總不能今晚上等着他來吧？」

白如雲黯然一笑，說道：「我們等着他來……」

裴大希翻了一下眸子，白如雲冷冷地一笑道：「這人來此，是探我到底死了沒有……」

裴大希不由一拍手道：「啊！我知道了，你只要裝死就行了！」

白如雲點了點頭道：「對了……天一黑，你就佈置一下吧……南水、北星穿着白色孝衣。」

裴大希皺眉道：「這個我知道。」

他搓了一下手道：「不過，我還是有點不相信，也許是你過慮了！」

白如雲看了他一眼道：「如果今夜他不來，證明這藥就是眞的，你明日儘管給我服用就是了。」

裴大希笑了一笑道：「好！我猜他是不會來的……不過，我們不妨小心一點就是了。」

他站起身來嘆道：「這才眞是人無害虎心，虎有傷人意，白兄弟！你的魔難也太多了！」

他向南水、北星二人點頭道：「來！跟我把這裏佈置一下！」

二小這時早已怒形于面，出室後，南水向裴大希道：「裴先生，少爺爲什麽不叫我們對付那老頭兒？」

裴大希笑道：「也不是不叫你們對付，是怕你們一個對付不了，叫那人跑了就麻煩了！」

北星恨聲道：「我抓……死他……」

裴大希這時到了另一間房中，翻箱倒櫃，找出了一匹白麻來，當時比着二小身材，粗針大綫的湊合了兩身孝衣，囑咐二小道：「到了晚上，你們就穿上，爬在白如雲牀邊，假裝睡着就是了。」

北星吃吃問道：「少爺呢？」

裴大希抖抖一塊白布道：「把這個蓋在他身上，就行了！」

二小連連點頭，裴大希想起一事，特別囑咐道：「你們要特別注意，要是這賊子敢下毒手，你們却事先得下手，千萬不要讓他下了手就糟了！」

南水連連點頭道：「你放心，決沒問題。」

他對北星道：「北星，我們一人一邊守着少爺，這人要是只看看少爺，那我們就裝着沒事，假使要下手，我們兩邊攔倒他！」

北星點頭結巴道：「知……知道，我用劈空掌打……他。」

裴大希又找來了兩根白蠟燭，用蠟台插上，放在一張案桌子上，又找了四個藥盤子擺上，看起來，還眞像是辦喪事的樣子！

一切都弄好了，還找出一管藥來，把藥先倒出來，空着管子，放在白如雲牀邊的一個茶几上。

這時天色已經要黑了，白如雲又把二小喚至牀前，低聲囑咐道：「我方才想了，這人只要到我床前，看我之後，你們就要設法給他一些厲害瞧瞧，但却要放他回去。」

二小連連點頭，裴大希笑道：「你意思是想叫他回去報信你死了？」

白如雲點了點頭道：「是的，這樣三百老人就安心了……」

他說着緊緊的咬了一下牙，恨聲道：「如果我猜得不錯，一待我復元之後，三百老人這三個老東西，我豈能饒他？」

裴大希見他咬牙切齒的恨態，心中也不由吃驚，當時冷冷一笑道：「依我看，這三百老人定是知道你兩相神功已成，自知無敵，所以才想出此一毒計。」

他遂又搖了搖頭道：「不過！我總希望這是假的。」

說話之間，天色可就愈發暗了。

裴大希命二小換上了衣服，這才把蠟燭點了起來，把門虛關上，又用白布放在白如雲身上，僅露一頭在外，以便隨時可拉上來。

再把燈火一撥小，這份慘相可就十分逼眞了。

二小在方才才哭過，眼泡還是腫腫的，這倒不用假裝就行了。

他自己却進到裏面房中去了。爲了小心起見，從現在起，誰也不再說話，只是靜等着這陌生客的來臨。

可是時間慢慢的過去了。

桌上的白燭已燃了一大半了，還是一個影子都沒有，白如雲緊緊的皺着眉毛，暗想：「莫非是我多疑麽？」

可是他又不相信三百老人會如此慷慨，他心中不禁又驚又喜，暗忖：「要是我多疑，這藥想必是眞的！」（下期續完）

武俠長篇故事

臥龍生・文
子成・圖

金筆點龍記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兪秀凡帶了王當，王翔兩從人，隨着某一神秘組合派來的巡閱使水燕兒，乘船向該組合進發。航程中，水燕兒慨然答允兪秀凡各種苛求，並願委身以事，希望兪秀凡不要與該組合作對，豈料反被兪秀凡以情以理動搖了水燕兒對她義父（該組合的最高領導者）的信心，使她去留失據，不知如何自處。船將靠岸，兪秀凡要求水燕兒保護兩從人先行離開，然後才與她同去見她義父，結果，水燕兒答允了。當船泊岸時，眼前一片黑暗，無法辨認方向……

武人變烟鬼　沉淪苦海中

突然間，冷風拂面，星光閃爍，景物隱隱可見。

兪秀凡回頭看去，只見王翔、王當等魚貫行出了一個黝黑的洞口。

水燕兒停下了脚步，道：「送客馬。」

兪秀凡暗暗一皺眉頭，忖道：送客馬？不知是怎麼回事。

一個青衣女婢，轉身而去。

片刻之後，帶着一個半百老者，牽着兩匹老馬，行了過來。

雖然是夜色幽暗，但幾人剛從更暗的地方，行了出來，只見那匹馬，瘦骨嶙峋，但却鞍轡俱全。

水燕兒道：「老馬識途，這兩匹馬都已有近二十年的歲數，牠們很老，但牠們近十年來一直出入這一片險惡之區，除了這兩匹馬之外，沒有人能逃過這一片險惡之區。」

目光轉到兪秀凡的臉上，接道：「要他們上馬吧！」

兪秀凡道：「這是什麼地方？」

水燕兒道：「這地方叫作死亡帶，是一個相當大的區域，裏面有很多種的致命佈置，任何一種佈置，都可以取人性命，這地方共有一百七十四種佈置。」

兪秀凡道：「我如何能知道他們安全離開了此地？」

水燕兒道：「這兩匹老馬回來時，可以帶回來他們安全離開此地的信號。」

兪秀凡點點頭道：「好！王當，你們安全離去之後，留一個記號回來。」

王當點點頭，道：「我們會在馬鞍上留下安全與否的記號。」翻身躍上馬背。

水燕兒冷冷說道：「馬出險區後，會自動停了下來，仰首長嘶，那時，你們就可以下馬離去了。」

王當道：「多謝指點。」

水燕兒又道：「還有一件事，你們應該知道。」

王當道：「什麼事？」

水燕兒道：「馬鞍前面，掛着一副黑色的眼罩，兩位應該把眼睛蒙起來。」

王當怔了一怔，道：「爲什麼？」

水燕兒道：「因爲你們經過幾處很險惡的地方，如若一個人不把眼睛蒙起來，見到了恐怖，必將會影響到胯下坐馬，如是老馬受了影響，行錯一步，可能會要了兩位的命。」

王當道：「不知道有些什麼可怕的事？」

水燕兒道：「我只能告訴你，你們見到的恐怖，足以使任何人生出驚悸。」

王當道：「在下倒希望能見識一下！」

水燕兒冷笑一聲，道：「不要太逞强，那恐怖不是任何一個人所能承受。」

王當道：「難道世上眞有嚇死人的事？」

小燕兒道：「希望你能相信，這是賭命的事。」語聲微微一頓，接道：「兩位生死和我無關，但如是兩位死了，這位兪少俠，很可能改變了他自己的決定。」

王當緩緩取下馬鞍前面掛的眼罩，戴在頭上。

兪秀凡冷冷笑道：「你們記着燕姑娘的話，戴好罩布，我在此等候你們平安的消息。」

王翔、王當一點頭，提韁縱馬而去。

兪秀凡右手握着劍柄，肅然而立。

足足等候了一頓飯工夫之久，兩匹瘦去馬而復返。

兪秀凡疾上兩步，雙目在兩匹馬鞍上瞧了一陣，突然擧手，在第二匹馬鞍上拍了一掌。

水燕兒冷笑一聲，道：「用不着毀去他們留下的暗記，我答應放他們，就不會派人追縱了。」

兪秀凡回顧了水燕兒一目，道：「在下是不是應該交出兵刃了？」

水燕兒道：「不錯。你交出兵刃之後，我才能帶你入城。」

兪秀凡道：「什麼城？」

水燕兒道：「造化城。」

兪秀凡望着那兩匹被看馬人牽走的老馬，長長吁一口氣，道：「很遺憾，在下未能一睹那些能使一個人無法忍受的恐怖。」

水燕兒道：「沒有一個人能夠忍受那觸目驚心的恐怖。」

兪秀凡冷笑一聲，接道：「就算是眞的觸目驚心，那也不過是一種幻影罷了，在下想不出世上眞有嚇死人的事。」

水燕兒道：「那是你見識太少。」語聲一頓，接道：「你是否準備交出兵刃？」

兪秀凡沒有回答，却緩緩把長劍遞向水燕兒。水燕兒接過長劍，順手交給了女婢。

兪秀凡道：「燕姑娘，告訴她們，好好守護着我那把劍，在下如能生離此地時，我還要帶走。」

水燕兒道：「兪少俠，這把劍是一柄寶刃麼？」

兪秀凡道：「是一把道道地地的凡鐵。」

水燕兒道：「一把平常的寶劍，也值得如此重視麼？本組合雖非富有，但還賠得起一柄寶劍。」

兪秀凡冷笑一聲道：「姑娘錯了。一把劍的名貴，並非在它的本身，而在它能否受武林同道的尊重，武林人身上的佩劍，大都沾染過血腥，那血腥有罪惡，也有正義。」

水燕兒接道：「血腥就是血腥，還有什麼罪惡和正義之分？」

兪秀凡沉吟了一陣，道：「殺的是萬惡不赦之人，那就是正義之劍，殺的是無辜善良，那就是罪惡之劍，這一點姑娘大概是不會否認了。」

水燕兒道：「咱們不用辯論這些了，我們會好好的保管你這把劍。」

兪秀凡一揮手，道：「那就勞請姑娘帶路了。」

水燕兒道：「兪少俠已交出兵刃，顯然對咱們這個組合，有着相當的尊重，諸位可以去了。」

追隨水燕兒的人，大家都散去，只有兩個女婢，還在兩側守候。

擧起素手，輕輕一揮，水燕兒緩緩說道：「兪少俠，記着我們的約定麼？」

兪秀凡道：「記得。」

水燕兒道：「能不能說一遍給我聽聽？」

兪秀凡一皺眉頭，道：「可是聽從姑娘之命行動，不要多管那些無謂的閑事？」

水燕兒道：「就是這樣了。咱們走吧。」

這一番，兪秀凡倒是很仔細的追隨在水燕兒的身後。

明明是一條平坦的路，但行約數十丈後，突然向地下斜去。迎面似是一座山壁，兩旁也都是連綿的峯崖，那條路，雖然是向下斜去，但斜度不大，走起來幾乎感覺不到。幽暗的夜色，使人無法看到一丈外的景物。

忽然，水燕兒停了下來，兪秀凡幾乎收不住脚步，撞在了水燕兒的身上。

兪秀凡凝目望去，只見一道黑色的牆壁，攔住了去路。

只見水燕兒擧起了右手，突然在黑色的牆壁上，擊了三掌。

那黑色的牆壁，突然間裂開了一座門戶。

水燕兒回顧了兩個女婢一眼，道：「妳們留在這裏。」

擧步行了進去，一面接道：「兪兄，請進來吧！」

兪秀凡緊緊隨着水燕兒的身後，進入了門戶。

突然間石門合起，一道强烈的燈光，直射過來，照的兩個人雙目難睜。

片刻之後，那燈光突然消失，只見石道兩側，點起了很多燈火，照的整個石道，一片明亮。

水燕兒冷冷說道：「兪少俠，現在開始，你要小心了，咱們進入了危險之區。」

兪秀凡道：「多承照應。」

水燕兒道：「過了這一列明燈區，就轉入了另一個區域之中。那地方，可能有很多的使人看了難過的事，但希望你不要多管。」

兪秀凡道：「看一看行不行呢？」

水燕兒道：「不要停下來看，更不要多問一句話。」

兪秀凡道：「燕姑娘，可否告訴在下那是一處什麼樣的地方？」

水燕兒道：「你有眼睛，到時間就可以看到，現在用不着告訴你。」

兪秀凡目光轉動，四顧了一眼，壓低聲音問道：「燕姑娘，這地方是不是有人在監視咱們？」

水燕兒道：「你的話太多了。」

兪秀凡只覺一股怒火，直衝上來，冷笑一聲道：「燕姑娘，在下有一種受騙的感覺。」

水燕兒道：「經驗很可貴，但體會到經驗時，很痛苦。」

兪秀凡長長吁一口氣，道：「燕姑娘，美人如蛇蝎，看來是古人誠不欺我了。」

水燕兒道：「我已經告訴過你了，難道我說的還不夠明白嗎？」

兪秀凡道：「很明白。燕姑娘，妳不覺着手段很卑下麼？」

水燕兒道：「人總要經歷過很多痛苦，所以，一個江湖人成名之前，必需要有着很多痛苦的經歷。」

兪秀凡道：「燕姑娘，在下一向自認爲是一個很小心的人，但我想不到，竟然被你燕姑娘輕易的騙了。」

水燕兒道：「兪少俠，眼前你只有面對現實，回顧過去的人，永遠會在痛苦之中折磨自己。」

兪秀凡强自忍下一口氣，不再說話。

水燕兒大步向前行去，未再回顧一眼，似

乎對俞秀凡的願否同來，已不再重視。

一種被輕侮羞辱的怒火，在俞秀凡的胸中熊熊燃燒着。胸藏萬卷書，使得俞秀凡有着不同於一般江湖人的莽撞，在極度的忿怒中，他仍然能控制着自己。默誦着大學之道，逐漸平消去胸中燃燒的怒火。

不知走了多少時間，也不知走了多少路，眼前又恢復了黑暗，已然是燈火盡處。

水燕兒頭未回顧，口中却冷冷說道：「俞秀凡，你可在跟着我麼？」

俞秀凡長長吁一口氣，道：「不錯，在下一直走在姑娘的身後，舉手之間，就可以點到姑娘的要害大穴了。」

水燕兒道：「那你爲什麼還不出手暗算我呢？」

俞秀凡道：「俞某人沒有妳燕姑娘那份卑劣的手段。」

水燕兒一直未回過頭，舉步直向黑暗中行去，口中却冷冷說道：「俞秀凡，你逞口舌羞辱我一番，是不是覺着很快樂？」

俞秀凡道：「談不上什麼快樂。不過，在下覺着既是事實，說說有何不可。」

這時，兩人已然完全行在黑暗之中，俞秀凡地形不熟，更不知走在何處。

抬頭看去，不見星月，似是又走在一條地道之中。他很想問問水燕兒這是什麼地方，但話到口邊，又強自嚥了下去。

轉過一個彎子，景物突然一變，燐燐綠火映照着三個大字，寫的是「地獄門」。

俞秀凡冷哼了一聲，道：「這就是造化城麼？」

水燕兒道：「上面寫的明明白白，難道你連『地獄門』三個字也不認識？」

俞秀凡道：「我認識，但在下不記得姑娘提過地獄門。」

水燕兒道：「咱們三條約定，你大概還記得，其中有一條，就是要別管閑事。你可以看，但不能停下來看，你能夠記得好多，看得好多，那要靠你的才慧了。」

俞秀凡有些茫然的說道：「幽燐藍焰，佈置如鬼域一般，這又代表什麼？」

水燕兒道：「我已經說的太多了，進入了地獄，我就不再答覆你任何問題，記着我的話，別多管閑事，別胡說八道。」話落口，人已踏入了地獄門中。

俞秀凡心中暗道：就算這裏眞的是人間鬼域，妳水燕兒既然敢去，我俞秀凡難道還怕了不成。大邁一步，跟進了地獄門。

一陣冷風迎面吹來，抬頭看時，仍然不見星光。

風從那裏來，想一想，頓覺背脊上升起了一股涼意。

流目四顧，只見四週閃動着綠色的燐火，除了一陣陣吹上身來的寒風之外，靜悄悄的聽不到一點聲息。

水燕兒一直保持着適當的速度，走的是不快不慢。

俞秀凡這一陣思索張望，不覺間慢了下來，落後了七八尺遠。但仍可隱約的看到水燕兒的背影。

突然間，一聲尖厲的怪叫聲，一下子劃破了荒悽的寂靜。俞秀凡不自覺的停下了脚步。

就是這一陣工夫，身右兩丈外，已燃起了八盞藍色的燈光。雖然有七八盞燈，但並不明亮，不過對俞秀凡這樣的人物，已經很夠了。

藍焰照射下，只見兩個分穿着黑、白衣服的人，各執着一柄長劍，相對而立。

忽然間，兩人同時舉起了長劍，刺向對方的前胸。那是很快的劍招，其攻勢的凌厲，直可穿心致命。

兩個人以同樣快速的劍招，把長劍刺入了對方的胸中。鮮血隨着激射而出。兩個人同時倒了下去。

像一道流光，突然出現，又那樣快速的消失。

人倒了下去，八盞藍色的燈火，也突然飄飄而起，四下流散。

突然間，俞秀凡想起了和那水燕兒的約定，不能管閑事，不能停下來看。但像這等突然發生的事情，怎能會一下子按耐的住好奇之心呢？

抬頭看去，那裏還有水燕兒的影子。

忽的腦際間靈光一閃，俞秀凡想到了這是一個圈套，眞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了。

他滿腹詩書，才慧過人，非一般的江湖人物可比，想透了這是故意安排下的陷阱，心中反而平靜下來，也激起了豪壯奮發之心，暗自運氣，調息了一下，舉步向前行去。

緩步行約五、六丈遠，眼前忽然亮起了一盞紅燈。

那紅燈亮的很突然，似乎是忽然由地下冒出來一樣。任何人都會爲這突然出現的紅燈，大爲震駭一下，但俞秀凡却十分鎭靜，緩緩轉眼望去。

那是由地下豎起來的一根木竿，紅燈就挑在木竿之上。

俞秀凡緩步行了過去，仔細看了一陣，發覺那木竿早已埋在了地上，而且十分堅牢，那說明了這根木竿早已在此處，自然不可能突然由地上冒了出來。毛病出在那盞燈上。

但俞秀凡相信不論何等快速身法的人，決無法在點燃起紅燈之後，能輕易逃避過自己的目光。

他文才過人，才慧之高，決非一般的江湖人物能夠比擬。略一忖思，已想出那毛病全在燈上的設計了，如若用一種易燃之物，用一節燒香，接在那易燃物上，燒香的火勢燃到，自然起火，很輕易燒起了那挑起的紅燈，隱起一根香頭的火光，該不是一件太難的事。

想通了個中的道理，俞秀凡忍不住微微一笑，轉身向前行去。

瞭然了這地方都是人化費心思設計的機關埋伏，就算是滿眼恐怖的鬼火形象，俞秀凡也不放在心上了。

行了數十步，突然聽到一聲冷冰的聲音，由身後傳了過來，道：「站住！」

俞秀凡停下了脚步，回頭望去，只見那紅燈之下站着一個長髮披肩，面色雪白的怪人。

鎭靜了一下心神，俞秀凡緩緩說道：「閣下是人還是鬼？」

那白面人冷笑一聲，道：「你認爲我是人是鬼？」

俞秀凡心神已完全鎭靜下來，淡淡一笑，道：「閣下是人，但却扮成了鬼的樣子。」

白面人道：「不用研究我是人是鬼，你這胆氣，很叫在下佩服。」

俞秀凡道：「誇獎，誇獎。」

白面人道：「閣下既有這份胆氣，但不知是否敢入室內坐坐？」

忽然移開了身子。

俞秀凡凝目望去，只見那白面人的身後，果然有一個黑色的房子。

這一下，倒使俞秀凡大吃一驚，暗道：一個人突然出現在身後，那也罷了。但這一幢房子，突然出現在紅燈之下，那決非一般的障眼小術所能辦到，難道這就是造化城？

但聞白面人道：「你不敢進去，是麼？」

俞秀凡手中沒有了寶劍，人也變的持重了很多，略一沉吟，道：「那座房子中，還有些什麼人？」

白面人道：「閣下怕不怕我？」

俞秀凡笑一笑，道：「在下的感覺中，人比鬼更爲可怕。」

白面人道：「閣下既有着不怕鬼的豪氣，何不進來坐坐？」

俞秀凡道：「好！你是否要陪我進去？」

白面人道：「自然要陪你進去。」

俞秀凡道：「那就有勞了。」緩步行了過去。

白面人一轉身，行入室中。

俞秀凡行至屋外，仔細打量了那黑色房屋一眼，只見那黑色房屋，上下不見一點雜色，不知是何物建成。

只聽那白面人冷漠的聲音傳了過來，道：「閣下請進！」

黑色的屋子，室內又未點燈火，看上去更爲黑暗。

俞秀凡在門外略一沉吟，舉步行入室中。剛剛跨入一步，那黑屋的兩扇門，突然關起來了。

室外透入的一點燈火，也因室門的突然關閉，完全隔絕。夜暗的黑屋，密不透光，黑的伸手不見五指。

俞秀凡凝聚目力望去，只見一片黑暗，那裏還能瞧到那白面人。

忽然間，感覺停身的黑屋，開始旋動，向下沉落，但却聽不到一點聲息。

俞秀凡暗暗嘆一口氣，忖道：果然製作的十分靈巧，屋舍移動，竟然不聞聲息。

暗暗吸一口氣，納入丹田，全神戒備。

只聽得那冷冷的聲音道：「閣下感覺到怎樣？」

聽聲音，就在身前不遠的數尺之處。

俞秀凡暗暗吁一口氣，道：「這座黑屋，帶區區到什麼地方？」

那冷冷的聲音應道：「不論到什麼地方，你已經沒有選擇的機會了。」

俞秀凡道：「既是如此，閣下也用不着問我了。」

那人冷哼一聲，不再說話。

俞秀凡忍下氣也未多問。

約過一刻工夫，黑屋突然停了下來。

黑屋兩扇門突然大開，一陣白色的燈光透了進來。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中，停了一陣，驟然間看到了燈火，有着一種特別明亮的感覺。

只見人影一閃，那白面人快步向黑屋外面行去。

俞秀凡右手一伸，一把扣住了那白面人的右腕脈門。

他的擒拏手法，乃金筆大俠艾九靈綜合天下擒拏手法的精髓，向無虛發。

白面人怔一怔，道：「你幹什麼？」

俞秀凡一步跨出黑屋，淡然說道：「你知道我是誰麼？」

白面人道：「不管你是誰，到這裏都是一樣。」

俞秀凡道：「不一樣。在下是貴組合的貴賓，你竟敢對我如此無禮。」

白面人哈哈一笑，道：「貴賓！貴賓怎會到這地方來？」

俞秀凡劍眉聳動，冷冷說道：「你穿着一身鬼衣服，大約不會是眞的想作個鬼吧？」

白面人道：「你想殺我？」

俞秀凡道：「你可是認爲我不敢殺你？」

只聽一個嬌甜清脆的聲音，傳了過來，道：「放開他，他只是一個傳話的鬼卒。」

俞秀凡目光轉動，才發覺自己正停身在一座小廳之中，敢情那舉步一跨，人已進入了此廳。

廳中的佈設，簡單的很，一張木案，兩張木椅，木案上放了一枝能燃燒的白色蠟燭，和一個白色的茶壺。

俞秀凡點點頭，道：「果然是構造的十分精妙，不過，這房中的佈設太差了。」

那女子也穿着一身白衣，一張臉也白的像雪一般，白的恐怖，白的不見一點血色。

但她兩條眉毛，却是又黑又濃，一對眼睛，生的十分靈活，總之這女人除了膚色白的可怖之外，每一處都生的十分秀美。

只聽那白衣女人冷冷說道：「這地方那裏不好？」

俞秀凡道：「佈置的太簡單，而且色彩也不調和。」

白衣女人道：「這地方根本就沒有第二個顏色。」

俞秀凡笑一笑，道：「不錯，所以看起來有些悽涼。」

白衣女道：「這倒不要閣下費心，咱們住在此地，時日很久，覺着並無不便。」

俞秀凡內力湧出，一下子把那白面人震退五六步遠，緩緩說道：「姑娘，你是不是此地的首腦人物？」

白衣女道：「那就要看你問的範圍了，如是單指這座小小的房舍而言，我就是這裏的主人。」

那白面人被俞秀凡暗運內力震退了之後，突然轉身而去。

俞秀凡隨着那白面人的背影向外望去，只見門外一片黑暗，瞧不出一點景物。

暗自提聚了一口眞氣，目光轉注到白衣女子的身上，道：「你們準備如何應付在下，現在是否已經決定了？」

白衣女冷然一笑，道：「別把我身份看的太高，我比那傳話鬼卒的身份，高不了很多，我能夠管轄的，只是這一間小屋。」

俞秀凡道：「姑娘既然連一點力量也沒有，想必是完全無法作主了。」

白衣女子道：「我只是不能答覆你的問題，我奉到的令諭是留你在此。」

俞秀凡哦了一聲，道：「姑娘是否自覺有這份能力呢？」

白衣女子道：「我沒有。但這房子中的機關佈置，却有把你困於此地的能力。」

俞秀凡心頭大大的震動了一下，道：「以後呢？」

白衣女子道：「以後，等待第二道令諭來再說。」

俞秀凡鎭靜了一下心神，道：「只怕姑娘對在下還不太瞭解。」

白衣女子道：「我不要瞭解你什麼，我只是奉命行事。」

俞秀凡道：「我是造化城主和燕姑娘請來的貴賓。」

白衣女接道：「你如不是貴賓，怎能到此，早把你打入血池、刀山中了。」

俞秀凡哦了一聲，道：「這地獄門還有刀山、血池？」

白衣女人道：「十八層地獄中，該有些什麼，這地方應有盡有。」

俞秀凡道：「想不到，世間眞的會有人間地獄。」

白衣女子道：「人間的罪惡很多，但死去之後，是否會被打入地獄，無人知曉，所以，我們建立了這座人間的地獄，使得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到地獄的慘狀。」

俞秀凡道：「妳姑娘是什麼人？」

白衣女子道：「地獄之中，和人間一樣，也有分等職級，我的身份，只是比傳諭的鬼卒高一些。」

俞秀凡已經完全鎮靜了下來，索性坐了下去，笑一笑，道：「這是一座人造地獄，自然所有鬼卒，都是活人改扮的了。」

白衣女子道：「我們是人，但也不過是比死人多一口氣，沒有太多的分別。」

俞秀凡道：「姑娘何以這樣的自暴自棄，在下的看法，你們躲在建造精妙的地獄中，雖然像鬼，但如一旦離開了此地，和常人有何不同？」

白衣女子格格一笑，道：「你看我和常人有些什麼不同？」

俞秀凡道：「你臉上塗的白粉太厚了，厚的不見血色，也不像一個人。」

白衣女人道：「哦！你看我臉上是塗的粉麼？」

俞秀凡道：「不是粉，是什麼？」

白衣女臉上的肌肉僵硬，看不出什麼變化，但雙目中，却現出淚光，嘆口氣，道：「地獄門中，沒有什麼僞裝，你看到我的臉，是我眞正的面目。」

俞秀凡呆了一呆，道：「一個人怎麼是這樣一張臉？」

白衣女人道：「活人的臉，有肉有血，鬼的臉，沒有血肉，我們是介於人和鬼之間。像我這樣的一個人能夠跑到人間去麼？不論我們如何委屈求全，別人也不會把我們當作人看待了。」

俞秀凡道：「妳的臉是——」

白衣女人道：「我的臉是經過了特殊的改造，成了現在這個模樣，它不太像一個人的臉，是麼？」

俞秀凡點點頭，道：「好慘酷的手段！」

白衣女子道：「因此，就有一天大開地獄門，放我們出去，我們也不能離開這地方。」

俞秀凡道：「地獄中人都是像你這個樣子麼？」

白衣女子道：「不都是如此，但大部份都是如此。」

俞秀凡道：「那是說，地獄之中，也不是很公平的地方了？」

白衣女子道：「到處都是一樣，人間、鬼域，都有不平。」

俞秀凡沉吟了一陣，道：「人間的不平、罪惡，已然夠多，想不到鬼域中，竟也有這樣多不平的事。」

白衣女沒有立刻回答，沉吟了一陣，道：「這些話可能太深奧了，我不太懂，自然也無法答覆你。」

俞秀凡淡淡一笑，道：「他們把我誘入此室，不知用心何在？」

白衣女子道：「要你留在此地。」

俞秀凡道：「就在這樣一座小室中麼？」

白衣女子道：「如是貴客衝出了這座小室，那就不是我管的事了。」

俞秀凡道：「室外一片幽暗，又是什麼所在？」

白衣女子道：「恕我不能告訴你太多的事，但你如不肯留在這裏，離開此門一步，即可能有一場龍爭虎鬥。不過，那會很公平，他們都赤手空拳。」

俞秀凡道：「如是在下留在此地呢？」

白衣女子道：「你會受到賤妾的招待。」

俞秀凡道：「就在這座小室中麼？」

白衣女子道：「這地方是賤妾住宿的地方，自然也是招待貴賓的地方。」

俞秀凡道：「這座白色的小屋，門裏是和平，門外是搏殺？」

白衣女子道：「不錯，一個是門智，一個是門力，貴賓可以選擇其一。」

俞秀凡雙目凝注在那白衣女子的身上，仔細打量了一陣，發覺這白衣女子，除了臉色白得特別可怕之外，身材十分嬌小玲瓏，五官也很端正，膚色也很細膩，但那一張白的像銀板一樣的臉，怎麼看，也不像一張活人的臉。

輕輕咳了一聲道：「姑娘準備如何招待在下？」

白衣女子接問道：「貴賓已決定留在此地了？」

俞秀凡實未想到會遇上這樣一個環境，敵人的意向，是那麼妙不可測，看來，想見到那造化城主，似乎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了。

第一次，俞秀凡感覺到困惑，也失去主動的能力，一切都要看敵人的來勢，才能隨機應變。

但聞白衣女子道：「貴賓有絕對的選擇自由，留這裏還是行出去。不過，只有一個選擇，一旦決定了，就無法再行更改。」

俞秀凡道：「在下決定了，姑娘有些什麼手段，可以施展出來了。」

白衣女子突然轉過身，推開了一扇門，道：「貴賓走前面呢，還是由賤妾帶路？」

俞秀凡道：「有勞帶路。」

白衣女子一側身行了進去。

俞秀凡大跨一步，緊追在那白衣女子的身後。有了水燕兒的一次經驗，俞秀凡不得不更加小心一些。

白衣女子帶着俞秀凡行過了一條甬道，景物突然一變，只見一座空空蕩蕩的大廳，燃着八盞藍色的燈火。雖然有八盞燈火，但都是藍色光焰，看上去並無明亮之感。

這座廳不很小，也不太大，中間放着一張木桌。

白衣女把俞秀凡讓在客位上，緩緩說道：「貴賓可要吃點什麼？」

俞秀凡四顧了一眼，道：「這就是你接待我的地方？」

白衣女道：「這是進食的餐廳。」

俞秀凡道：「只有咱們兩個人麼？」

白衣女子道：「賤妾如非沾了貴賓之光，只怕永無機會在這座大廳中吃一餐了。」

俞秀凡道：「在下倒也有些餓了，但不知這地方和人間的食物，有什麼不同之處？」

白衣女子道：「此間的佳餚美味，別處很難及得，賤妾招呼他們送上來，請貴賓品嘗一下。」

俞秀凡突然微微一笑，道：「姑娘，可是不用再等第二道令諭傳下來了？」

白衣女道：「不敢欺瞞貴賓，賤妾已得到了令諭，負責招待貴賓。」

俞秀凡道：「看來，地獄門內這傳諭之法，也非常人能夠看到了。」

白衣女子道：「我們有一種很特殊的傳訊之法，不知內情的人，無法看到。」

俞秀凡點點頭道：「所以，妳可以自作主意了。」

白衣女道：「這全是貴賓所賜，賤妾做夢也沒有想到這一天。」

俞秀凡道：「既是如此，希望姑娘別在食物之中下毒。」

白衣女子道：「你不妨小心一些，我吃過的食物，你再食用。」

突然提高了聲音，道：「奏迎賓樂。」

但聞一種刺耳難聽的怪聲，突然間響了起來。

俞秀凡本精音律之學，但却從未聽到過這種難聽的聲音，那是天下最不調和的樂聲了。該是鼓聲的時候，却突然響起了兩聲尖厲的銅板，該是弦聲配合的時候，却突然冒出來幾聲大鼓和金鈸之聲。該是鐘鼓交作的時刻，聲音却一下子低了下去，輕管慢弦，完全變成了一種上氣不接下氣的怪聲音。

總之，這是一種完全叛經離道的樂聲，但是並非是全無章法，只是它的高低、快慢、急鼓繁弦，完全出人想像。世上如若有難聽的音樂，這一陣樂聲實是當之無愧了。

樂聲足足響過了一刻工夫，才停了下來。大廳中又恢復了原有的鎮靜。

俞秀凡長長吁一口氣，道：「地獄和人間，果然是有着很大的不同，在下從來沒有聽過這樣的音樂。」

白衣女子笑一笑，露出了一口整齊雪白的牙齒，道：「你現在聽到了，聲音如何？」

俞秀凡道：「極端的不調和，刺耳錐心。要有一點修養的人，才能聽得下去。」

白衣女子道：「你是自覺很有修養了？」

俞秀凡道：「在下聽過了，仍然好好的坐在這裏。」

白衣女子點點頭，道：「不錯。很少有人能夠聽完這一段樂聲而能端坐不動的。」

俞秀凡道：「他們的樂聲，也不是隨隨便便敲打出來的，最好和最壞的樂聲，最感人和最難聽的配合，都是一樣的耗費了無比的心血和才慧。」

白衣女子點點頭，道：「閣下這點年紀，知道的可眞不少啊！」

俞秀凡道：「姑娘誇獎了。」目光盯注在白衣女子的身上，緩緩說道：「姑娘這一張臉，是怎麼造成的？」

白衣女子嘆道：「一種藥物。唉！不談也罷！」

俞秀凡道：「只是藥物傷害的，也許能夠醫好。」

白衣女子雙目一瞪，道：「能夠醫好？這藥物早已和肌膚合於一處，要想改變它，只有一個辦法。」

俞秀凡道：「什麼辦法？」

白衣女道：「帶肉連皮的挖下這張臉。」

俞秀凡道：「這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

白衣女子道：「所以，還是不談的好。」

俞秀凡神色肅然的說道：「可惜，他老人家一直不願出世，以他的醫術之精，醫學之博，我相信只要他肯出手，一定可以解除你們這等痛苦。」

白衣女子道：「你是說世界眞有這樣的人，這樣的醫術？」

俞秀凡道：「有人能把一張有血有肉的臉，變的僵硬雪白，不像一張人臉，而你們又能活下去，保持血液流暢，不會潰爛，就應該有人能夠醫好它。」

白衣女子道：「你說的什麼人？」

俞秀凡道：「花無果。」

白衣女子道：「花無果……」沉吟了良久，長長吁一口氣，接道：「我好像聽人說過這個名字。」

俞秀凡道：「他號稱天下第一神醫，當今之世，以醫道而言，只怕再無人高過他了。」

白衣女子忽然一變話題，道：「貴賓，咱們吃飯了。」

俞秀凡點頭道：「不錯，姑娘要他們上菜吧！」

白衣女子舉手互擊三掌，道：「上菜！」

大廳一角處，突然開啓了一座門戶，一個面色血紅的黑衣大漢，手中托着一個大瓷盤，快步行了過來。

瓷盤中放着一個血淋淋的人頭。

俞秀凡呆了一呆，道：「這是什麼菜？」

白衣女子道：「這叫全人宴，先從人頭上起。」

那人頭太像了，俞秀凡雙目盯注在那人頭上良久，竟然瞧不出一點破綻。俞秀凡暗自忖思：難道那是一顆眞的人頭不成？

只見那白衣女子伸手把一雙筷子遞了過去，道：「貴客請啊！你如是想保持着體能活下去，總不能不吃飯啊！」

俞秀凡實在舉不起手中的筷子，搖搖頭，道：「算了，這頓飯不吃也罷。」

白衣女子道：「爲什麼？你害怕了，不敢吃，是麼？」

俞秀凡道：「你敢？」

白衣女子道：「爲什麼不敢？」伸出筷子，挾下那人頭上的鼻子，微微一頓，鼻子應手而下，放入了小口之中，吃的津津有味。

俞秀凡只覺腹中一股酸氣上升，張口欲嘔，咬咬牙强自忍下去，算是未嘔吐出來。

輕輕歎息了一聲，問道：「姑娘，味道如何？」

白衣女子放下手中的筷子，緩緩說道：「味道不錯。貴賓既然腹中飢餓，爲何不進些食用之物？」

俞秀凡道：「這麼看來，在下確有很多不及姑娘之處了。」

白衣女子道：「貴賓好生客氣。」

俞秀凡道：「生食人肉的這份本領，不但在下不能下嚥，天下敢吃的人，只怕也沒有幾個。」

白衣女子笑一笑，道：「貴賓連這一點膽氣也沒有，如何能夠在江湖上闖嘛。」

俞秀凡道：「姑娘進入這地獄門後就敢吃人肉麼？」

白衣女子道：「如是你餓的太厲害了，大概什麼都可以吃了。」

俞秀凡道：「就算在下生生餓死，也無法食進一口。」

白衣女子道：「何不吃一口試試？」

伸出筷子，又在那人頭上挾了一隻耳朵下來，放入口中吃了起來。

俞秀凡搖搖頭，轉過臉去。

白衣女子笑一笑，道：「貴賓，人頭過後，就開始了五腑六臟，然後四肢，你要一口不吃，就要撤下去了。」

俞秀凡道：「謝啦！姑娘，這全人宴，你一個人吃下去吧！」

白衣女子突然伸手抓起了俞秀凡面前的筷子，挾下來一片耳朵，道：「貴賓請吃一口嚐嚐吧！」

俞秀凡冷笑一聲，道：「生啖人肉，除非有一天二地的大仇大恨，你們爲我生生殺了一個活人，這手段的殘忍，當眞是聞所未聞。」

白衣女子突然把挾在筷子上一片耳朵，放入俞秀凡的口中。俞秀凡驟不及防，一片耳朵已被放入了口中。正待吐出來，突然覺着有一種甜香之味，流入咽喉。不禁心中一動，嚼了兩口，品嚐一下，頓覺一片香脆。

輕輕吁一口氣，道：「這不是人肉？」

白衣女子笑一笑，道：「很多事，不能太早的下結論，需知一個人的見識終是有限的很，跑上一輩子江湖，也無法識得萬事萬物。」

俞秀凡頓覺着臉上一熱，竟說不出一句話來。

白衣女子道：「吃一隻眼睛吧！這顆人頭，每一處的地方，都不相同。」

俞秀凡輕輕咳了一聲，道：「雖然明知是味美可口，但這等形像，入目驚心，叫人有着難以下咽之感。」

白衣女子輕輕吁一口氣，道：「貴賓，你要學習忍耐啊！求生之術，第一要適應環境，別忘了，你現在地獄中。看到的，聽到的，都和人間不同。」

俞秀凡道：「姑娘來到這裏，有多少[illegible]了？」

白衣女子道：「記不得了。這裏面不見太陽，十二個時辰，一般模樣，很難叫人記得時光。」

俞秀凡道：「姑娘就沒有一個大約的數計麼？」

白衣女子道：「眞的是記不得了。一定要說一個時間，總該有四五年了吧！」

俞秀凡道：「四五年了，那該是一段不短的日子！」

白衣女子道：「在這裏，時間對我們並不重要，甚至連生命都很淡漠。」

俞秀凡冷聲道：「但妳却沒有面對眞理的勇氣。」

白衣女子搖搖頭，道：「不談這個，我的職司就是要善盡招待之誼，貴賓希望什麼，只管吩咐。」

俞秀凡笑一笑，突然舉起筷子，挾起另一隻眼睛，大吃起來。

那白衣女子說的不錯，眼睛有眼睛的味道，吃起來，有一種蜜桃，脆梨的感覺。除了難看之外，這實在是一種極爲可口的美味。

一閉雙目，俞秀凡又在那人頭上挖下來一塊，放入口中。

這一次是頰上之肉，入口又是一種味道，鬆軟、清香，似是吃了一口最好的千層糕。

白衣女子放下筷子，道：「除非親身體驗到事情經過，最好是不要過早的妄下結論。」

俞秀凡道：「姑娘有什麼指教，何不據實見告？」

白衣女子道：「我只是隨便說說罷了，並沒有指明什麼，貴賓不要誤會。」

俞秀凡忽然發覺這白衣女子，也不是一位簡單人物，水燕兒的教訓，在他心中烙下一個極深的烙印，立時閉口，不再多言。

白衣女子招呼川流不息的送上佳餚，果然是一個人全身所有的肢體，腑臟形狀。

雖然是每一道佳餚都有着獨特的口味，但它的形狀，却給人一種無法入口的威脅。

上完了最後一道手足湯，白衣女子才起身說道：「貴賓想看些什麼？」

俞秀凡道：「有些什麼可看呢？」

白衣女子道：「聲色之娛，應有盡有，你有什麼吩咐，只管請說。」

俞秀凡道：「客隨主便，姑娘覺得能給在下看些什麼，在下就看些什麼。」

白衣女子笑道：「要不要看看地獄中的歌舞？」

俞秀凡道：「那些歌男舞女，是人還是鬼呢？」

白衣女子道：「像我一樣的人，不過，他們有一張鬼臉。」

俞秀凡道：「也像你一樣的白。」

白衣女子道：「那就難說了。他們有紅臉，也有白臉，也有全黑的臉，鬼域中形形色色，此地無不俱備。」

俞秀凡道：「如是這樣，不看也罷！」

白衣女子歎口氣，道：「但她們有着很健美的身材，隆乳、豐臀、身如潔玉，除了他們的臉外，全身無處不美。」

俞秀凡道：「可惜在下不能太隨俗。」

白衣女子道：「好吧！貴賓既無欣賞歌舞的雅興，咱們就隨便走走吧！」站起身子，向前行去。

白衣女子帶着俞秀凡，穿過了幾處殿院，突然聞到一股濃重奇異的香氣。

行過不少地方，但在俞秀凡的感覺中，並無不同。因爲到處是一片黑暗，就算有幾盞燈光，也是幽幽燐火，照不過三尺方圓。但那濃重的異香，却給人一種刺激、誘惑的感受。

俞秀凡吸了兩口氣，道：「姑娘，這是什麼味道？」

白衣女子道：「福壽膏的烟氣，不知公子是否聽人說過？」

俞秀凡怔了一怔，道：「福壽膏？」

白衣女子道：「是的。一種清心提神的藥物。可以使一個人忽然間精神大振。」

俞秀凡沉吟了一陣，道：「鴉片產自苗疆邊區，花色艷麗，本名罌粟，結果取液，熬製成膏，氣味芬芳，有提神之效。但其質絕毒，常嗜成癮，一旦成癮，戒絕不易，終身受其毒害。」

白衣女子呆了一呆，歎道：「貴賓淵博的很，此物初入中原，知曉的人不多。」

俞秀凡道：「這也算不了什麼，書上早有記述。」

白衣女子道：「前面就是福壽院，貴賓是否願意去見識一下呢？」

俞秀凡道：「看看吧！在下雖知其名，但却沒有見過。」

白衣女子很溫婉，笑一笑，道：「賤妾帶路。」

俞秀凡緊隨白衣女的身後，行入了一座大院落中。這地方本已不見日光，所有的房舍，牆壁上全都是黑色。所以，非到近前，簡直無法辨識。

白衣女子行到一座黑色大門前面，輕輕的敲了三響，木門呀然大開。

在這裏，俞秀凡見到了人，一個全身黑衣的大漢，在一盞藍色光焰的燈光之下，面目清晰可見。

有些意外的感覺，俞秀凡緩緩說道：「姑娘，地獄門內，竟然也有不是鬼臉的人。」

白衣女子道：「他們也是鬼，只不過名稱不同罷了。」

俞秀凡道：「他們是什麼鬼？」

白衣女子道：「烟鬼！在福壽膏的誘惑之下，他們雖然沒有鬼臉，但却有了個鬼心。什麼事他們都作得出來，我們只是地獄門中的鬼卒，他們才是地獄門中眞正辦事的人。」

俞秀凡道：「他們都辦些什麼事？」

白衣女子道：「什麼事都可以辦，能進入福壽院中的人，也不是平常的人物。」

俞秀凡道：「他們也是貴組合中化費心血訓練出來的人了？」

白衣女子道：「不是。他們都是武林中一方的豪雄人物，有德高望重的大英雄，有縱橫江湖的劍手名家，也有心狠手辣的江洋大盜，一時間，賤妾也說它不完。閣下，何不進去自己瞧瞧？」

俞秀凡點點頭，舉步向前行去。

白衣女子緊隨一步，追在俞秀凡的身側，接道：「這裏面，都是人，人的臉，人的衣着，燈光也明亮一些。你如只是想看看他們的外表，那不會使你失望。」

俞秀凡道：「姑娘的意思是，他們的作爲，使在下震駭了？」

白衣女子道：「不止是震駭，而是痛心疾首。」

俞秀凡道：「這樣嚴重？」

白衣女子道：「是否嚴重，你看過就知道了。」

俞秀凡道：「那就請姑娘帶路了。」

白衣女子笑一笑，舉步向前行去。

俞秀凡暗中提聚眞氣，緊隨在那白衣女身後。

這一座高大圍牆環繞的院落，十分遼闊，黑暗中，分別挑起了十盞昏黃的燈火。燈光雖然昏黃，但比起那藍色光焰的鬼火，多少帶一點人的氣息。

十盞燈，分距的很遙遠，俞秀凡凝聚目力

望去，只見那每一盞高挑的昏黃燈光下，都有着一片房屋。那十盞昏黃的燈光，代表着十個不同的院落。

行到了第一盞昏黃的燈光之下，白衣女停下了腳步。

俞秀凡抬頭看去，只見燈光下寫的是「少林別院」四個大字。

這少林寺天下聞名，怎會在這地獄門中，冒出了一個少林別院來。

怔怔神，俞秀凡緩緩說道：「姑娘，這少林別院，是什麼意思？」

白衣女子道：「這一座院落中，以少林寺的僧人爲主，有很多不是少林寺出身的人，但他們也都是和尙。」

俞秀凡啊了一聲，道：「少林寺乃武林中人人敬慕的大門派，怎會跑到了此地來？」

白衣女子道：「自然是有原因。你何不進去瞧瞧？」

俞秀凡道，「應該進去見識一下！」

白衣女子低聲說道：「貴賓，他們的脾氣都不太好，你最好不要招惹他們。」

俞秀凡道：「多謝姑娘指點。」

白衣女子推開木門，立時有一個身着深灰僧袍、頭有戒疤的和尙，擱住了去路。他手中執着一把戒刀，臉色却是一片青灰，但雙目中神光烱烱，單看眼神，一望即知是一位內外兼修的高手。

白衣女子伸手從懷中摸出一方金牌，在手中揚了一揚，道：「我奉諭帶貴賓觀光十方別院，不得無禮冒犯。」

那灰衣僧人望了那金牌一限，一語未發，退到一側。

白衣女子輕輕咳了一聲，說道：「燃起火炬！」

灰衣僧人轉身行去，幌燃手上火摺子，點起了一枝巨大的火炬，火光熊熊，照亮了整個的院落。

俞秀凡目光轉動，四顧了一眼，但見這少林別院，只是一座大型四合院，正面是一座大廳，其餘三面都是櫛次鱗比的房間。

搖搖頭，俞秀凡道：「這地方，像是一處人數擠擁的大雜院，它稱謂少林別院，未免是有汚少林二字了。」

白衣女子道：「沒有法子，人數太多，只好讓他們擠擠了。」

俞秀凡道：「院子倒是很大，只是太空曠了。」

白衣女子道：「這是他們練武的地方。」

俞秀凡道：「這裏有很多人？」

白衣女子道：「一直都保持着五六十人左右。」

俞秀凡未再多問，心中已然明白，這裏的人有出有進，進的自然是新來的，出，應該是死去的別稱了。

只覺一陣陣濃重的烟香氣，由大廳中傳了出來。望望大廳，俞秀凡緩緩說道：「姑娘，可不可以到那大廳中瞧瞧？」

白衣女子道：「既然帶貴賓來了，咱們就不會再保留什麼，貴賓請吧！」

進得廳門，迎面撲過來一片如霧的烟氣，這座大廳，簡直是一座烟館。

十張木榻，十盞烟燈，躺着十個和尙，十個秀麗的女子，在燒着烟泡，十個側臥在木榻上的和尙，都在呑雲吐霧。

衝入鼻中的烟氣，香味濃烈，充滿着一股誘惑。

廳中的燈火，十分明亮，俞秀凡暗暗吁一口氣，仔細看去，只見那十個燒烟的女子，個個身材窈窕，姿容秀麗，臉上是一片艷紅。但那些抽烟的和尙，却是一個個面色青灰，不過每個人的精神都很好。

他們躺在床上，對一個進來的陌生人，竟然視若無睹。

俞秀凡很想找機會和他們攀談幾句，但見那些和尙一個個神色冷肅，俞秀凡幾次話到口邊，又呑了下去。

繞了大廳一週，白衣女子緩緩說道：「貴賓看完了麼？」

俞秀凡點點頭，道：「看完了。」

緊隨在白衣女子的身後，大步行出廳門。

仰面吁一口氣，俞秀凡緩緩說道：「姑娘，可否帶在下進入這些房間內瞧瞧？」

白衣女子略一沉吟，道：「可以。不過，你要小心一些，不要鬧出事情。」

俞秀凡笑一笑，道：「在下不會給姑娘找麻煩。」

白衣女子舉步而行，到大廳右側第五間門前，伸手一推，道：「瞧瞧這一間，你想知道些什麼，也許可以在這一間中找到答案。」

俞秀凡凝目望去，只見房中一片黑暗，隱約間似是有一個人盤膝而坐。

突然間，火光一閃，亮起了一個火摺子，點起木榻頭上的燈火。只見一個白髯垂胸的灰衣老僧，盤膝坐在木榻上，神情一片肅然。

白衣女子揚了揚手中的金牌，緩緩說道：「我奉命帶貴賓觀光十方別院，希望老禪師善予接待。」

俞秀凡抱拳一禮，道：「晚進末學俞秀凡見過老前輩。」

灰衣僧人緩緩把手中的火摺子熄去，雙目轉注在俞秀凡的臉上，道：「你找老衲，有何見教？」

俞秀凡道：「不敢，晚輩想請教老前輩幾件事情！」

灰衣僧人道，「好！你請說吧！」

俞秀凡回顧了白衣女子一眼，道：「姑娘，可不可以給我們一個單獨談話的機會？」

白衣女子道：「怕我聽到麼？」

俞秀凡道：「有很多事，有姑娘在場，談起來有些不便。」

白衣女子點點頭道：「好吧！但時間不能太久。」

俞秀凡道：「不會太久，咱們談好了，就招呼姑娘一聲。」

白衣女子未再多言，悄然退了出去。

俞秀凡掩上木門，回頭又對灰衣老僧欠身一禮，道：「老禪師，可否見示法號？」

灰衣老僧苦笑一下，道：「小施主，老衲居此甚久，法號早已忘去，不說也罷！」

俞秀凡肅然說道：「老禪師既然活在世上，就可能有一天重見天日，法號又爲何不能告人？」

灰衣老僧苦笑一下，道：「小施主，你這點年紀，能被人視作貴賓，想來必然是江湖上很有身份的人了。」

俞秀凡心中暗道：我如不自吹自擂一番，這老和尙不把我看在眼中，自然不會說實話了。心中念轉，口中說道：「區區能被他們視爲貴賓，自然是有着原因，在這段時日之中，區區和這一組合中的高手，有過不少次的接觸，但晚輩却僥倖一直未落下風。」

灰衣老僧雙目中神光一閃，盯注在俞秀凡臉上瞧了一陣，道：「閣下這名字老衲從未聽過，但不知可否把令師的姓名見告？」

俞秀凡沉吟了一陣，道，「可是可以，不過，茲事體大，晚輩不能輕易說出。不過以老禪師的處境，似已無向晚輩保密的必要了。」

灰衣老憎道：「老衲不是保密，而是覺着慚愧。」

俞秀凡道：「慚愧於事何補？」

灰衣老僧震助了一下，道：「小施主的意思是……」

兪秀凡接道：「老禪師也染上那福壽烟癮了麼？」

灰衣老僧道：「老衲很慚愧，不過，三年靜坐，老衲已把它戒除了。」

兪秀凡道：「老禪師能在烟霧繚繞中戒絕毒癮，足見高明了。」語聲微微一頓，接道：「那些人都無法戒除麼？」

灰衣僧人搖搖頭，道：「沒有辦法。以老衲這份定力，戒除此癮，還自斷了三個指頭。」伸出左手，接道：「小施主請看看。」

兪秀凡凝目望去，果見那灰衣老僧左手上食、中、無名三指，軟軟垂下。原來，三指的骨骼，都被生生捏碎。

兪秀凡道：「這麼看來，那福壽膏却是一種絕毒之物了。」

灰衣老僧道：「可悲的是，初吸此物，他能給人一種迷濛的愉快，一旦上癮，却又一日不可無此君，逐漸的能使一個人性情大變，終至良智盡喪。」

兪秀凡道：「可怕呀！可怕。」

長長吁一口氣，把自己進入地獄門中的經過，簡略的說了一遍。自然，中間刪除了很多不便出口的地方。

灰衣老僧長長歎一口氣，道：「小施主還能記得來路麼？」

兪秀凡道，「在下乘船而來，已記不得如何離去了。」

灰衣老僧搖搖頭，道：「這太爲難了！」

兪秀凡微微一笑，道，「在下既然來了，希望能把事情查一個水落石出。」

灰衣老僧歎口氣，道：「小施主，別太自信，他們這組合中有多少高手，在下不太明白，單是這十方別院中的人，就足可和當今任何一個大門派抗拒。小施主不論有多強的武功，你一個人就無法走出這十方別院。」

兪秀凡道：「老禪師，如若天下高手都被這個組合控制，咱們又有什麼辦法才能找到一批人和他們對抗呢？」

灰衣老僧歎口氣，沉吟不語。

兪秀凡微微一笑，道，「老禪師，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老禪師雖然被囚於此，那只囚住了老禪師的人，並沒有征服老前輩的心，是麼？」

灰衣老僧苦笑一下，道：「小施主，老衲擺脫了烟毒的控制，才敢有此想法；但身受烟毒控制的人，他們根本不敢心生叛離，每日所求的，只是有一口福壽膏來過過癮。」

兪秀凡歎息一聲，道：「這些人，久受佛門薰陶，難道就沒有救世之心麼？」

灰衣老僧歎口氣道：「小施主，不能太責怪他們，小施主沒有受過這福壽膏的毒害，不知這福壽膏的厲害；老衲是過來人，深知這中間的痛苦。唉！那造化城主的厲害，就是用時間來磨去這些人的仁俠之心；所以，我們初到此地之時，那造化城主並沒有對我們有任何的要求，也沒有告訴我們什麼，只是供應福壽膏給我們吸食，但等我們一個個上了癮之後，他們就露出了猙獰的面目，性情特別剛烈的人，自己已然無法反抗，自絕而死，這些未死的人，經過了一段很長久的時間折磨，已然完全改變了性情。小施主，一個未中毒的人，根本就不可能想到一個身染毒癮之人的痛苦，那是一種無法忍受的痛苦。」

兪秀凡道：「老前輩，在此之人，都是武林中極有成就的人，難道在開始之初，就不曾想到這些麼？」

灰衣老僧道：「他們也可能想到了，但他們太自信，覺得這福壽膏未必就能控制他們。唉！江湖上從沒有聽過福壽膏的傳說，沒有人知道這毒物如此厲害。」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除此之外，他們還用了很多的方法，一種精密的計算，和個別施術之法，突破了人性中的缺陷，使他們失去了防範之心，不自知的落入圈套之中；自然，他們不是只用一種方法，以每個人個性的不同，施用的方法也有分別。」

兪秀凡歎口氣，道：「古往今來，只怕從沒有一個組合，能够有如此精密的安排。他們不但神秘莫測，而且使用着很新奇的藥物，把武林中很多精英人物，收爲己用。」

灰衣老僧歎口氣，道：「他們的手段很陰險，方法很新奇，又不怕這些人心生背叛。」

兪秀凡道：「老前輩，晚輩想到一件事，請教老前輩！」

灰衣老僧道：「什麼事？」

兪秀凡道：「那些吸食福壽膏的人，一個個面色青灰，是不是仍能保持原有的武功？」

灰衣老僧道：「武功上自然會打些折扣，不過，那並不十分明顯，每天他們都還保持着一定的習武時間，沒有荒廢。只是在體能上有些消退，但就老衲觀察，他們有一些地方，却彌補了他們逐漸消退的體能。」

兪秀凡哦了一聲道，「那些地方？」

灰衣老僧道，「和人動手搏殺的手段。似是那福壽膏，能够逐漸的改變一個人的性情，原本是心地很慈和的人，但忽然間變的毒辣起來！」

兪秀凡道：「老前輩可曾想過這中間的原因麼？」

灰衣老僧道：「老衲曾經苦苦思索此事，化了甚久時間，才想出兩個原因，但老衲對福壽膏瞭解的太少，不敢說一定正確。」

兪秀凡道：「請老前輩見教！」

灰衣老僧道：「他們吸食福壽膏，已上了癮，每日一定的時間發作，一旦癮起，那就無力再和人動手。所以，一和人動手，即求速戰速決，拚出個生死存亡；第二個原因，是那福壽膏的毒性，可能侵害到他的本性，使和善的人變的十分惡毒，陰險的人更爲陰險。」

兪秀凡沉吟了一陣，道：「晚輩想帶一些福壽膏，如若能把此物，交給一個醫學精博的人，也許能够找出配製解藥的方子。」

灰衣老僧想了一陣，道：「這倒有可能。老衲知曉一人，其醫術的精博，前不見古人，就算華陀、扁鵲重生，也未必能高明過他，只是不知他是否還活在世上。」

兪秀凡道：「老前輩說的什麼人？」

灰衣老僧道：「花無果。」

兪秀凡道：「晚輩見過。」

灰衣老僧道：「你認識他？」

兪秀凡道：「可以奉告老前輩，那花無果還活在世上。」

灰衣老僧道：「那眞是武林之福。」突然臉色一變，歎道：「小施主，你能够活着出去麼？」

兪秀凡道：「晚輩此番受騙，被送入地獄門中，能否生離此地，不敢妄言。不過，這總是一個機會。」

灰衣老僧沉吟了一陣，道：「找一點福壽膏交你帶走，並非難事，老衲去想想辦法。」起身離去，片刻後，重回室中，把幾片福壽膏交給了兪秀凡，道：「我佛慈悲，保佑小施主平安離此。」

兪秀凡一抱拳，道：「老禪師多多珍重，晚輩就此別過。」轉身向外行去。

灰衣老僧長長吁一口氣道：「小施主！」

兪秀凡人已行到門口，聞聲停下脚步，道：「老前輩還有什麼吩咐？」

（未完）

世界首創
太陽能打火機



PR

太子牌
感光型火機

太子牌感光型太陽能火機乃利用光能，包括太陽能及室內任何光源，變成電力，打火一觸即着。
備獨特太空聚積電路*IC 設計，雖在猛烈陽光曝晒下，亦不致因感光敏銳，超量充電。聚積電路，可保障儲電效能，長壽耐用。

總代理：太子牌火機（香港）有限公司　九龍彌敦道81號地下　電話：3-698291-2